

編者序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們在上海、香港、昆明、重慶幾個地方的報紙，登了兩篇徵稿的啓事，徵稿的題目，一個是『基督教與新中國』，一個是『我的基督教信仰』。關於前者，我們提出了如下的幾個問題：『基督教在現在的中國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這是一件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它對於建設中的新中國，究竟有沒有貢獻，如果有，它的貢獻是什麼？基督教的教義，與現代思想是不是不相容的？基督教是不是能夠與時代俱進的？』我們並說明：教內和教外的人的稿件，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無論是站在贊成或反對的立場的，均所歡迎。關於第二個題目，我們希望作者敘述的是：『在個人經驗中認為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及其在大時代中的意義。』除了公開徵稿外，我們還特約幾位基督徒和教外的朋友，給我們寫稿。結果，我們收到關於這兩個題目的稿子約有五十篇。現在採用了，編入本書的，屬於『基督教與新中國』一題的十篇，屬於『我的基督教信仰』一題的十五篇，共二十六篇。此外，我們又特別轉載了蔣委員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爲復活節廣播的一篇關於基督教信仰的講辭。我們認爲這篇演講，無論從基督教本身說，或是從現階段的中國歷史說，都具着深長的意義，值得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讀者的注意。這些稿子都是一九三九年年底以前收到的，中間因爲編者會有內地之行，以致遲到現在，才能把它們編輯成書，貢獻給讀者。因爲『基督教與新中國』這一個題目，可以概括兩方面的文章的意義，我們便把它定爲本書的名目。

我們爲什麼要編輯『基督教與新中國』這一本書呢？分析起來，大概可以作如下的解釋。我們相信：基督教有一個中心的信仰，這一個信仰，是永恆的真理。在本質方面，是亙古不變的，但在應用方面，它却可以隨着時代的變遷，而有不同的表現。但基督教的中心信仰究竟是什麼？這一個問題，雖然在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中，曾得過不少的答案，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今日，尤其在抗戰建國進行中的中國，我們對這問題，似乎有重新檢討，重新敘述的必要，因爲我們相信：二十年來世界歷史巨大的變遷，和現在中國！基督徒所經過的烈火的洗禮，應當是一種極好的淘鎔的力量，可以把基督教最精純的信仰，洗煉出來。此其一。

其次，自抗戰發動以後，一般基督徒對於國策的擁護，和服務的工作，都有過相當的表現與努力。不但這樣，我們知道中華民國的開創者孫中山先生是個基督徒；現在領導我們去抗戰建國的蔣總裁，也是個基督徒；在過去和現在，參加革命工作和民族解放工作的，還有許多別的基督徒。這便使我們不得不相信：基督教不但與過去中華民國的創立有密切的關係，它與未來新中國的建設，也必定可以有特殊的貢獻。這一種特殊的貢獻，究竟是什麼？這一個問題的回答，也是本書所以編輯的主要動機之一。

再其次，這幾年來，反對基督教的聲浪是消沉下去了，不但這樣，許多人並且對基督教表示相當的尊重，或者還對它發生了新的興趣。這一種趨勢，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來證明。但許多人對基督教的表現，雖然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却還不能接受；那些受了現代唯物論的影響的，尤其是如此。這

些人對基督教信仰的疑問與批評，應當是我們所亟願知道的，因為這樣的討論與追求，可以使彼此得到更清楚的了解，同時也使雙方對任何人所不得而私的，普遍而恆久的真理，有更深切的認識。這又是本書所以編輯的主旨之一。

以上的幾種目的，在本書裏有沒有達到呢？我們可以說：至少是部分地達到了。在『我的基督教信仰』部分，十五篇代表不同的思想背景的文章，把基督教信仰的各方面都說到了，有的是比較接近傳統的信仰的，有的是站在自由主義的觀點說話的，有的是偏重信仰的本身的，有的是闡發信仰在生活中的意義的，——這些，可以作為基督教信仰的一個橫剖面。自然許多我們希望討論的問題，或者敘述得不充分，或者完全沒有提到；著者所代表的各種觀點，也許還有彼此衝突的地方。至於『基督教與新中國』部分，十一篇文章中，五篇的作者是非基督徒，其餘六篇的作者是基督徒。幾位非基督徒作者肯給我們投稿，我們非常感激。他們對基督教都有相當的認識；他們對基督教的獎勵，使我們慚愧；他們對基督教的批評與期望，使我們警惕，也使我们益加自勉。自然兩方面的文章，都包含了，引起了，許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在這裏得到充分的解答，或者完全沒有得到解答，但是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種貢獻，因為它引起了我們追求，研究，體驗的興趣，也指示了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

編者在書末貢獻了一點個人的意見，但因為時間，篇幅，和學力的限制，說得非常的簡略。異日希望還有機會，對本書所提出的許多問題，作更深刻的研究，倘有所得，當再獻芻蕘，就正讀者，以補今日的缺憾。

序 者 編

吳耀宗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九日

基督教與新中國目次

編者序

上編 基督教與新中國

基督教與新中國（周繼善）	一
基督教對新中國的貢獻（王任叔）	三一
新中國與愛的基督教（王紀華）	三七
論基督教的維新運動（楊績）	四一
基督教救國主義（徐謙）	六一
基督教與新中國的教育（陳子平）	七一
基督教對人材的貢獻（張宗麟）	七七
我與基督教（吳涵真）	八七
基督教應當怎樣傳佈（晏奩）	八九

基督教在中國已有的貢獻（張宗道）	九五
基督教教育與新中國的建設（顧惠人）	一〇一
下編：我的基督教信仰	
特載：蔣委員長一九三八年復活節廣播詞——爲什麼要信仰耶穌	一〇七
我的基督教信仰（謝扶雅）	一一一
我是怎樣相信基督教的（王季深）	一二一
抗戰建國中的基督教信仰（徐寶謙）	一四三
基督教信仰與社會改造（吳雷川）	一五一
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趙紫宸）	一六一
基督教與生活的改造（朱祖浩）	一七九
從迷信到信仰（陳保羅）	一九九
基督教信仰的意義（江文漢）	二〇三
基督教與新社會的創造（漱渝）	二一一

基督教信仰的特質（余日宣）	二一五
我的基督教信仰（誠質怡）	二二三
耶穌是我的救主（丁但以理）	二三一
我的基督教信仰（曾寶蓀）	二三九
我的基督教信仰（詠公）	二四五
我的基督教信仰（陳文淵）	二五五
編者的意見	二六三

基督教與新中國

周繼善

一 導言

一個擁有全人類最大數字信仰的，和具有二千餘年光榮戰鬥史的——基督教，直到今日，它仍然保有着獨特的權能，受着世人的崇拜。這種不可思議的偉力，它必定不是偶然的，它必然地有其不可搖動的真理，永恆的領導權，如水銀瀉地般的共信，超乎時空的素質，以及合乎人類共同生存的準繩。

相反地，如果基督教沒有這些優點，或者這些優點是暫時的，而不是屬於永恆性的話，則無論代表着基督教的人物及基督集團的分子，是怎樣有權勢，有財富，有詭謀，有巧辯，有誘惑力，它必然地逃不了無情歷史的審判，時代洪流的淘汰！然而，事實上，基督教不但沒有被歷史審判，沒有受洪流的淘汰，反而榮耀了人類，推進着時代。這事實，可以從基督耶穌改革猶太教起，至今日為止，來作證。——它誠然領導着人類羣己的德性，信仰和終極；而且支配了歐西各國，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制度，形態和理想。

可是，從另一方面看，基督教如果真似上面所說那樣有權能，不是一種奇跡了嗎？因為，單就我們平日的常識來推論，誰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不變動的真理，也沒有永恆的權能。倘若我們站在進化的實踐經驗的前提來辨識，則不僅基督教中認為神聖的三位一體的上帝，會發生搖動；即人世間所有的宗教，都有被

認作原始人類的幻覺和虛妄的危險！自然哪，基督教也就不能例外了。儘管神學家們窮盡畢生的精力，說：『宇宙的活動，有物質相，有精神相。』『人所能知道的有限，宇宙的現象無窮。』『神是絕對的客觀的實在，不是幻想中的虛構。』『神是許多客觀事物活動的人格化，統一化的象徵。』可是，諸如此類的解釋和說明，到底不是進化不已的人類所需要的。同樣，也不能夠使現代的一般人們所能理解和首肯的，更不能顯示基督教一定可以永恆存在的真實性。甚至於愈使人覺得神學家有意在賣弄玄虛，愚玩理性，歪曲事實，來阻礙人類的進展呢！所以，馬克斯主義者，竟老實不客氣地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

若依這種趨勢看來，則今後的宗教，尤其是擁有全人類最大數字信仰的基督教，它底前途，不是要日就黑暗了嗎？這又不盡然。依筆者個人的淺見，基督教的權能與真理，並不完全建築在，甚至於並沒有建築在，——一般神學家們底註腳之下的。可是，基督教到底有永恆的權能嗎？有不可搖動的真理嗎？如果說有的話，那末，它又建築在甚麼基礎之上呢？這些，就是本文所必須探求的，也就是本文的主旨之一。

同時，處於這抗戰建國，強敵壓境的中國今日，我們底軍隊不如人，我們底武器不如人，甚至於我們底組織力也不如人，可是，我們全國上下，却具有着必勝的信念。當然，這種必勝的信念，是要經歷過最痛苦最艱難的奮鬥，纔可以實現的。那末，我們的抗戰必勝和建國必成的信念，有絕對的可能性嗎？他方面，在這段以血肉來築成的過程，彼素以正義為懷的基督教，能給予我們以多少的幫助？多少力量？並且在新中國建設成功以後，基督教是否能滿足中華民族的需要？是否與我們的政治精神及指導原則，不相衝突？是否仍

能作為我們民族和全人類底羣己德性，信仰和終極的標幟？諸如此類的問題，亦是本文所必須探求的。不過，這些問題，它所牽涉的地方太廣博了，所旁及的真理也太深邃了。許多的先進們和並世的同道們，對於這無邊大道，都難窮其究竟，未能得其平易；何況又有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現象呢！作者源細流淺，智小識狹，何敢語此天人大化！唯念選民遭塗炭之苦，東園有被焚之厄，瞻望前程，悲憤曷極。故不得不一吐胸中鋒刃，殲斯魔障。同道們同離敵愾，當可諒我不是標新立異吧？

二 基督教給予新中國的是什麼？

甲 從聖經的立場去觀察新中國必得勝

乙 基督教對於新中國抗戰時期的幫助

丙 基督教對於新中國啓蒙時期的貢獻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賠上牲畜，以命償命。……他怎樣叫人的身體有殘疾，也要照樣向他行。』」（利未記第二十四章十七至二十節）

「上帝呵，外邦人進入你的產業，污穢你的聖殿，使耶路撒冷變成荒邱；把你僕人的屍首，交與天空的飛鳥為食；把你聖民的肉，交與地上的野獸；在耶路撒冷周圍流他們的血如水，無人埋葬。」（詩篇第七十九篇一至三節）

「耶和華呵，他們強壓你的百姓，苦害你的產業。他們殺死寡婦和寄居的，又殺害孤兒。」（詩篇第九十四篇五至六節）

「他們因着信，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爲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敗外邦的全軍。」（希伯來書第十一章三三至三四節）

「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第五章十節）

甲 從聖經的立場去觀察新中國必得勝

新中國的抗戰建國，已經奠定了她鞏固穩定的基礎了。這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四百兆選民，信任着耶和華付與他們的生存權力，在歸主的天才領袖蔣總裁的指導之下，拋頭顱，洒熱血，斬斷了法西斯的魔手，粉碎了強盜們的野心。目前雖然沒有完竟其全功，可是，光明的坦途，却已從披荆斬棘的危崖中出現了。兩年以來的苦鬥，雖然犧牲了數百萬優秀的生命（據衛生署長顏福慶的報告，謂自抗戰二十二月以來，我國兵士的死亡，已達一百萬以上，難童則達六百萬，難民則爲五千萬人強。）損壞了無數萬億珍貴的財產；雖然都邑成了灰燼，田園成了荒邱；雖然忠骨堆成了高山，碧血衝激着洪水。可是，正如經文上所說：「堵了獅子的口！」我們毫不畏懼地在毒烟和炸彈中，以血肉築成了新的長城，來榮耀主耶穌的十字架。法西斯魔鬼之羣，不但強壓主的百姓，而且苦害了主的財產；不但殺死寡婦和寄居的，又殺害了孤兒。所以，中華民

族本着天賜人權，以雷霆萬鈞般的鐵拳，團結統一的心志，照着主耶穌清潔聖殿，趕走敗類的大無畏精神，滅了烈火的猛勢。我們雖然痛苦萬分，但想到主耶穌所說的：『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這一句經言，馬上增加我們以無限的勇氣。舊時雖軟如羔羊，可是在敵騎橫行禹甸的今日，我們已變成剛強而果敢的正義之士了。

現在，我們且離開宗教的術語來說，中華民族自從踏上了維護生存的大決鬥場以來，政治的機構，已民主化，政治的運用，已科學化，政治的標幟，更接近三民主義。我們的軍事，一方面以空間換取時間，達到了消耗敵軍實力的預期；一方面，化敵軍的後方爲前方，發展了全民游擊戰的天羅地網；一方面採取主動的殲滅戰，達到了積小勝爲大勝的級數。同時，在我廣漠的西北和西南各區域，建立了龐大的機械化的新軍，和戰時經濟發展的根據地，作爲驅逐敵人出我領土的新生力。我們的教育，更能發揮艱苦絕卓的精神，合乎戰時的需求；他方面，在精神上，我們中華民族有全民共信的領袖，有親愛精誠與夫團結統一的抗戰陣線；有含辛茹苦，出錢出力及不作奴隸的人民；有智勇兼備，矢忠矢誠，及衝鋒陷陣的士兵將士；有全國一致必勝的信念；有全世界正義人民及友邦的同情援助。這是實在的，中華民族已在硝煙彈雨中長大起來了！因此，我們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力量集中和意志集中的精神動員總綱之下，必然地可以達到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偉業。進而爲全人類和平保障的長城，樹立起世界大同的基石。而且，我們可以預卜，這新中國的建設，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將來，促其實現的。

新中國的抗戰建國，它成功的理由和必然性，我們已從聖經的教義上，加以有如上述的檢討了。反之，我們的勝利，就是敵人的失敗。敵人是侵略者，我們是被侵略者，這是早已爲世界的人民所公認了。即軟弱如國際聯盟會，亦是這樣議決着，並且通知會員國及各民主國，個別地以其精神物質，幫助我們。多行不義的敵人，自然要自食其果的。正如經文上所說：「打死人的，必被治死！」至於我們呢？是被侵略者，因此，我們的一切抵抗敵人的行動，是合乎耶和華所給予選民的信心和公義的，故能打敗外邦的全軍。至若站在其他立場，來估計我中華民族建國必成的——如從歷史的民族立論的，及從科學的社會革命立論的，他們已有不少的辯證了，而且發揮的很詳盡明顯，此處可無庸重述。況這等立場，又非本文的範疇呢！

乙 基督教對於新中國抗戰時期的幫助

現在，我們須加以檢討的，就是代表着基督教的信徒與教會——無論本國的，歐美各國的，甚至敵國的——在這一次新中國抗戰建國過程中，它們給予我們以幫助沒有？有多少的幫助？而幫助的程度和效果怎樣？若大概說來，基督教對於我們的幫助是很多的。可是，如欲透澈明白它們底幫助數字，程度和效果，須從下列各方面來觀察。

不過，在沒有申說這些事情以前，我們還須略論一下現代基督教的精神和它對於戰爭的態度。庶幾論斷起來，有着軌道可尋；如果所得的結論與事實，即有出乎我們意想之外時，也不致使讀者們失望或悲

觀。因爲你已先知道基督教的真面目了。

我們如果嚴格一點說，現代的基督教，差不多已喪失了耶和華上帝以洪水淹死惡人惡獸，暨耶穌教主底反貴族，抗地主，禦強暴，討內奸，殺身成仁和殉身正義的鬥爭行動與律條了！自從聖保羅時代以來，那狹義的，幾乎是無條件的不抵抗式的和平主義，即日就寢盛於基督教底中樞神經和整個的細胞裏。甚至聖經的平衡性，也漸漸予以破壞。神祕的妄誕性，亦日就滋長。傳入歐洲各國後，先與固有的封建社會制度合流，次與新興的資本主義同行，再經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的火禮，於是，現代的基督教，很顯然的與希伯來時代及耶穌時代的精神，分道揚鑣了。——儘管它底「量」已發展到百分之百的高度，如歐西各國皇帝的加冕，需要教皇或教主的御手，歐美人民的冠婚喪祭等禮儀，也需要神父或牧師禱告和致頌詞。可是，基督教底元性，因爲經過這悠悠歷史的薰染，那是毫無疑義地「變質」了。然則，現代的基督教底本質，到底是怎樣了呢？簡括起來，約如左列各種形態：

- (一) 作爲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工具
- (二) 作爲新興資本主義的擁護者
- (三) 鐵腕下的和平論
- (四) 神祕的定命論
- (五) 逃避現實的獨善論

(六) 空虛渺茫的天堂論

(七) 失去鬥爭性的唯愛論

不過，基督教到了最近二十餘年來，却有點不同了。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的加深，已臨到崩潰的前夜；一方面，又因進步的社會主義思潮的澎湃，以及反動的法西斯侵略主義的橫行無忌，於是這本來就富有革命性、世界性、大衆性和以人類共存爲標幟的基督教，重新到了生氣勃勃的初春，大有綠滿天涯紅滿枝的先兆。事實上，耶和華的教訓與耶穌時代的偉大崇高的精神，已在世界各個角落，程度不等地先後萌芽起來。然以千餘年來的不斷變質和舊有政治制度的依舊存在，故其復興功果，並不怎樣顯著；但它的轉變，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它的轉變成分，確有不少優良的種子在內。例如：它對現代統治階級及舊有制度的懷疑，厭惡爲富不仁的人，同情窮苦無告的人，反對極權國家的侵略弱小民族，讚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制度，注重個人改良須與現實社會改造平行，以及提倡實踐的服務精神等，諸如此類的收穫，也可以說是很珍貴的呢。

如果，把上述兩者歸納起來，基督教自身，尙在一種相對的矛盾狀況中，同時，又是在一種新舊交替的鬥爭中，那末，若是要希望它對於現世有着壓倒的指導權，和絕對的誘化力，那是很困難的，甚至事實上也不許可它這樣做。由此看來，我們大致可以決定着代表基督教的信徒和教會，對於我們新中國在抗戰建國的階段中，所能給予的幫助，是不能夠達到水平線之上的。不過，基督教的信徒和教會，又因為年齡的不

同，智識高低的不同，所學的不同，感受性的不同，所受刺激的不同，以及國籍性別的不同，於是工作又有優劣，同情又有厚薄，行動也就有消極積極的分別了。爲着說明方便和醒目起見，約分爲下列三類：

(一)一部分的基督教徒，他們死守着罪惡的因果論，和無條件的和平論的頑固立場，因此，他們根本反對任何戰爭的行動！他們誠然痛恨侵略者的殘暴，認爲是最高級的犯罪行爲；同樣，他們也不主張弱小者以武力來求解放！所以，這一部分的基督教徒和他們所領導的教會，對這次新中國在抗拒強暴的過程中所受的一切創痛與鉅傷，除了以含淚的眼色，微弱的聲音，對着漫天烽火，死亡枕藉的黃裔，喊着罪過呀！罪過呀！或者默禱着一些不關痛癢的詞句，求耶和華消除戰爭以外，再也尋不出他們對於強暴者有何種有效的行動了。這樣，不但侵略者強橫蠻兇的面容，對於這樣迂腐的基督教徒，報以輕蔑的獠牙的一笑！即被害的弱小者，也只好望洋興嘆，懷疑着牧羊人的放棄責任，在白日裏作夢。

(二)一部分的基督教徒，却稍爲注重社會性一點。可是他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個人的。對世界現狀和人類將來的命運，還是交託給無條件的和平論點之上。因此，屬於這種信仰階段的基督徒，他們反對任何動機的戰爭，尤其是對於侵略戰爭和強者欺壓弱者的暴行，更加反對。然而，他們除了爲反對而反對之外，亦不能有稍近積極的行動了。他們凝於千餘年來的傳統習氣，否定了主耶穌疾惡如仇的精神，更忘却了主耶穌肅清聖殿時那種大無畏的忠勇行動！所以，他們只限於消極的救濟難民，扶持流亡，醫治傷者，捐助藥物及予以心靈上的慰藉而已。對於兇殘的敵人，仍是噤若寒蟬。

(三) 另一部分的基督教徒，却與上述二者大異其意旨了。他們很虛心地學習耶和華上帝以洪水淹死惡人惡獸的律法，很堅決地履行耶穌犧牲在十字架上的精神，很自然地將聖保羅以來的無抵抗主義的和平定論，銷熔於時代的洪爐中。他們眼見以汗血築成的萬千教堂、學校、醫院、養老院、貧兒所等文化慈善機關，頃刻間在瘋狂的侵略主義底炸彈之下，化爲灰燼！他們又看到愛和平的成千成萬的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頃刻間死於羣魔的刀槍之下！他們更看到中華民族底高樓大廈，肥美的田園，雋秀的山河，頃刻間被野蠻的強盜們踏爲平地！在如此的慘絕人間的情景中，他們底慈悲之眼，發出了正義的烈火；他們底和平之臂，長出了斬魔的鋼刀，他們不僅向世界各基督教國呼籲，而且向侵略之國責譴；他們不僅消極地救助受害的人民與其他生物，而且積極地親自拿着武器，向着狼狽們以迎頭的痛擊！試冥目思想，這樣失掉理性，毫無同情及濫用科學的殺人犯，如果你還向他講博愛的話，真是等於癡人說夢！恐怕你這說博愛的人，也會被這殺人犯所刺死。所以，對這種殺人不眨眼的兇犯，最合理的處置，是要用耶和華上帝曉諭摩西的『打死人的，必被治死』的辦法。不過，在目前的环境之前，能夠理解而且能夠實行這種求仁得仁的基督教徒，實在還不甚多。故頗有孤掌難鳴，一木難支的苦況。可是，他們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尤其是在這抗戰階段——已經給予以無限的助力了。

丙 基督教對於新中國啓蒙時期的貢獻

上節所述，只是說明基督教在新中國對外抗戰階段中的工作大概。現在，我們還得追述一下基督教在新中國啓蒙時期的福音——即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前的三十年代。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基督教對於新中國啓蒙時期的貢獻是大過它對於新中國抗戰時期的工作的。這些，我們可以由左列的各種事實來證明。

(一) 政治方面——遠一點說，清代中葉，太平天國的民族復興運動，它之能震驚禹甸，橫掃華夏，埋伏了後來中華民國的種子，完全是耶和華上帝及基督耶穌底意識的顯示與實施。其次，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成立。這一個空前的大政治轉變——廢止數千年以來的專制政體——誰都知道，它的掌舵人和創造者，是孫中山先生。但是，誰都知道，孫先生不僅是一位遠大崇高的革命家，同時，他還是一位忠誠敏慧的基督教徒。他不但創造民國，而且還留給中華民族和他的同志，以三民主義的寶藏。然而，三民主義中的民族、民權、民生，却充分地包容基督教一貫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時代的巨輪，進展到民國十五年以後，國民軍的掃蕩舊日封建勢力，剷除帝國主義走狗的地方軍閥，統一全國，這種進一步的民主政治運動的建立，換言之，也就是基督精神在中華民族心靈上進一步的表現。再進而至西安事變和平結束後，新中國底政治啓蒙運動，也可以說，告了結束。於是，正式進入新中國政治建設的光明時期——對內的真正統一，對外的拒抗強暴。再簡明一點說，中華民族這次超絕前代的大建國運動，它底領導者和輔助者，都是一些堅苦卓絕的基督徒。由上述的短短歷史看來，知道基督教與新中國政治建設，是何等地有連帶的關係。

呵！進一層言，基督教對於新中國的政治動向，實有一種決定的作用和發酵的作用哩！

(二) 文化方面——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它底文化的質和量，只要是稍為明瞭的人，沒有一個不心嚮往之的。可是，它並不是完整無缺的，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因此，我們對於那些不良的成分，實在有指出來的必要：第一，因為幕古的儒家思想，支配了多數（最大的多數）人民，所以，歷代以來的中華民族，凡在他們處理個人的或集團的大問題時，他們的立場，總免不了帶有很濃厚的守舊觀念。第二，因為厭世的佛陀思想，混入了中華民族的各階層，所以，他們對於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評價，就不免深深地埋藏了寂滅的元素。由於以上的兩重很強韌的意識支配的原故，於是，這兩千年以來的中華民族底基本哲學，差不多迷糊在『茹古和寂滅』的荒邱裏！然則，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另一種相反的對立的思潮，來浸潤他們的心田，那末，他們是很容易走入於衰頹的林園裏的。恰巧基督教傳到中國來了。若誇張一點說，中華民族有了得救的機會了。唐宋元明清各代，距離現在太遠了，我們暫且不要去追述它，單論近三十年代吧：歐美的基督教徒，千山萬水跑到這形而上學已達飽和點的中國，帶着科學的智識和術技，在各地方建立起無數的教堂、學校，尤其是醫院，乘着耶穌博愛和服務的精神，從物質的改進，來轉變人們的氣質。於是上帝之國的新觀念，就於不知不覺之間，潛在中華民族的廣大羣衆底血球裏了。我們可以毫不勉強地說，『那號稱中國新思潮之母的五四運動，以及新中國精神建設所寄存的新生活運動，』這兩者，是與基督教有絕對不能分離的關係。因為基督教文化既影響了廣大的民衆，同時，又影響了政府，於是中華民族舊

日的『茹古』轉變為現在的『舍今』；過去的『寂滅』轉變為今日的『興奮』。這種基本的人生觀念的向上，實在是中國新生文化的泉源，也就是現在新中國建設的基礎。

(三) 社會方面——我們中國的社會形態，不容諱言的說，一直到這三十年代，還是很雜亂的，矛盾的！由於數千年來封建觀念的沒有泯除，故一切黑暗時期的殘渣，仍然很頑強地保留着；如特權階級及平民大眾的對立，家族制度和國家意識的對立；多妻制度的盛行；教育的不普遍，以至文盲衆多；（佔全人口總率的百分之八十）衛生的不講求，以致人口死亡率增高；各種生產技術的不求改進，以致國庫空虛，人民窮困。諸如此類的不良現象，無一樣不影響到政治的改革，亦無一樣不阻滯文化的前進，甚至於破裂國家民族的統一。可是，自從基督教昌明於中國以後，中西教徒們秉其一貫的服務精神，民主的思想和博愛的心懷，對於那些過於不接近現代社會的各種習慣及制度，運用科學的方法，盡可能地加以善意的指導。他方面，歐美各國的牧師們，屢向其祖國的教會和慈善家，募集鉅額金錢，興辦各級學校，設立各種醫院、養老院和孤兒院，使各地的中國人民，認識新的社會組織，學習新的社會習慣，提高他們的智識，宣傳正當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並為他們醫治疾病，灌輸他們以衛生的常識。同時，盡可能地使鰥寡孤獨廢疾老弱的人，不致凍餓。其他，如救濟天災人禍，基督教的信徒和教會，尤其盡了最大的努力。今日中國社會能有如此的進步，原因誠然很多，而基督教的盡力推動，更為進步的原因之一。

總括起來說，基督教對於新中國的建設，按照歷史的評價，它不僅是處於輔助的地位，而且，它還相對

地執有領導的權能。因此，它貢獻於新中國的食糧和勇氣，實在是相當的偉大！（惜千餘年來的基督教傳統習氣，是反戰爭的，不主張武力對抗的，所以，它對於這一次新中國的抗戰，並不熱烈地贊助，故其幫助我們的能率，却遠不如它在新中國啓蒙時期工作的偉大！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加以特別申述的。那末，勇於前進富於犧牲的基督教，一定是能夠加以衷心的接納的。）

三 基督教今後在新中國的前途

甲 新中國今後的動向和需要

乙 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和永恆權能

丙 基督教在新中國的前途是光華的

「你們這些要吞喫窮乏人，使困苦人衰敗的，當聽我的話。你們說，月朔幾時過去？我們好賣糧；安息日幾時過去？我們好擺開麥子，賣出用小升斗，收銀用戥子，用詭詐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銀子買貧寒人，用一雙鞋子換窮乏人，將壞了的麥子賣給人。耶和華指着雅各的榮耀起誓說：他們的一切行爲，我必永遠不忘。地，豈不因這事震動……地必全然像尼羅河漲起，如同埃及河湧上落下……到那日，我必使日頭在午間落下，使地在白晝黑暗。」（阿摩司書第八章四至九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

容易呢。」（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三至二四節）

「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賽亞書第一章十六至十七節）

「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八節）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三章十節）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二節）

基督教在新中國建國運動中，它所能給予的一切幫助，已經在上文申述其大概了。現在，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使我們必然地要注意到的，就是基督教今後在新中國的前途怎樣？本來時代進展到二十世紀的今日，全世界人類所賴以共同維繫生存底一切舊有紀綱、法度、信仰、道德、政治、經濟、生產技術、社會組織……等精神的物質的各方面，可以說，無一樣不是在急劇轉變、崩潰之中！相反地，新生的一切紀綱、法度、信仰、道德、政治、經濟、生產技術、社會組織……等精神的物質的各方面，亦無一樣不是在急劇轉變、生長之中。這種種現象，可以說只要稍微留意觀察的人，他沒有不會感覺到的。那末，打開窗子說亮話，素以信仰著稱於全人類的基督教，是否也隨着大時代的火花，不可逃避地而烟滅灰飛呢？還是它有超乎時間空間的偉力，不被洪流所淘汰，而仍能巍然地保持其領導人類共信共存的指標呢？然則，這個絕對相反的問題和預

測，現在是毫無疑義地要加在基督教的身上來了。凡是關心基督教的人，——無論他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他們一定是很客觀地與奮地來討論，以求出各個人所認為合理的結論出來。這些結論，當然有些是比較接近而能勉強一致的，有些必定是分道揚鑣的。但彼此距離最遠而最難一致的，恐怕莫過於神學家和社會學家了！因此，依筆者淺見來說，認為欲得到基督教的真精神和真面目，似乎不是死守着神學家的唯心論式所能濟事的；同樣，亦非社會學家的唯物論式所能盡其藩籬的。進一層言，擁護基督教的學家和反對基督教的社會學家，因為他們各有其自己底不可搖動的立場與目的，故彼此間，所依為論證的據點及透視的角度，不免有入主出奴的感情之存在，反而將他們兩者間的慧光遮蔽！所以，他們兩者間的議論，也就不易得到廣大的第三者的衷心誠信。由此看來，探求基督教寶藏的方式，實有另闢蹊徑的必要。新蹊徑是如何呢？平易言之，就是：

第一原則——客觀環境是否需要基督教？同樣，基督教是否能供給客觀環境以需要？

第二原則——如果客觀環境不需要基督教，同樣，基督教又不能供給客觀環境以需要時，則神學家儘管有殉道的精神，犧牲的決心，亦不能挽狂瀾之既倒！

第三原則——如果客觀環境需要基督教，同樣，基督教又能供給客觀環境以需要時，則社會學家儘管有電光般的巧辯，生花般的文詞，亦不能震撼真理之毫末！

我們若運用上述的原則與方式，來檢討基督教今後在新中國（甚至全世界）的前途，它的好處，在

積極方面，比較容易破除彼此間的藩籬，虛心地無我地去探索，真理即豁然開朗。而且可以減少許多原理上的爭論，來源和發生上的爭論，直截了當地以大衆的是否需要爲判斷爲依歸；在消極方面，更可以免除許多『感情移入』的排他性，狹隘性和階級性的衝突呢。

現在，謹進而檢討新中國今後是否需要基督教，以及基督教能否供給新中國以需要這個問題上來。

甲 新中國今後的動向和需要

新中國的建設，現在還是處於艱苦的過程中，它甚麼時候，纔可以功果圓滿，此刻雖不能確定它的日期，可是它建設之必然成功，那是毫無疑義的。現在，我們必須問及的，就是建設一個怎樣形態的新中國？新中國的建設，它的最高目標是甚麼？此後的動向如何？再則，它的需要是一些甚麼？其實，這些眼前的問題，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心目中，早就有了很明確的觀念——因爲中華民族，在近世紀的三百年間，由於滿清政府的庸碌無能，高壓殘暴，愚頑守舊，致使這素以優秀著稱的四百兆人民，完全陷於奴化的休止狀態！尤其是從鴉片一戰失敗以後，外患如麻，割地賠款，指不勝數，泱泱大國，竟淪爲次殖民地地位，至八十餘年之久。中華民族的天賦人權，被帝國主義者的武力和經濟力，剝奪殆盡！孫中山先生以卓絕的英才，無邊的智慧，挺身而出，懷基督耶穌的博愛精神，創設三民主義，爲萬民立法，爲萬世立基，滌除帝制的餘毒，建樹民主的宏業。然以帝國主義者在我國的根深蒂固，並以不平等條約爲護符，不斷地勾結我封建餘孽和地

方軍閥，致瀕年引起內亂，破壞我國家統一，壓迫我民族復興，使孫先生手創的民國，直到他逝世時，尙難促三民主義的實現。可是，自由、獨立、平等的革命怒潮，却更加激盪了古老的中華民族。這樣，直接引起了十五年大革命的火花；間接修正了各先進帝國主義者對我的侵略政策。不過，這其間，最使我們感覺遺恨的，這位遠東後進的日本鄰邦，反以嫉妬的心情，輕蔑的眼光，視我民族復興運動如蛇蝎，爲不可恕！竟毫無理由地加緊侵略起來——於是歷史上駭人聽聞的廿一條件，五三濟南慘案，九一八瀋陽事變，一二八上海事變，七七蘆溝橋事變，掠奪劫搶，接踵而起。得寸進尺，了無止境。事逼至此，我全國上下，深深知道和平的生存，既不能以外交常軌求得，在忍無可忍的最後關頭，才發動了八一三的全面抗戰。不過，我全面抗戰，既經發動，那就非達到樹立真真實實的自由獨立的新中國，非完成不折不扣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則抗戰的軍事行動，是永不會停止的。所以，建設新中國的決心，不僅是每一個黃帝子孫的企望，而且是全世界正義人士所樂聞的。

由於上述的一段簡單的中華民族奮鬥史，——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求自由，求獨立的意義，是非常的顯明。具體言之，約有如下十項：

- (一) 獲取平等的經濟權；
- (二) 獲取自立的軍事權；
- (三) 保存完整的領土權；

- (四) 樹立國內外各民族間的平等
- (五) 獲取文化自由發展權；
- (六) 推翻封建政權；
- (七) 發展廣大的民族；
- (八) 泯除土地與資本的獨佔；
- (九) 發展生產技術和消費平均；
- (十) 促進大同世界。

中華民族因爲有如上所述的合乎正義感的強烈要求，故在政治上，必然地產生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作爲新中國建設的最高標幟。這偉大的生存運動，現在既爲四百兆人民一致的要求，那末，它的力量之宏大，是無物可與頡頏的。如果有人想來阻止這個運動，或來取消這個要求，他一定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獸子。所以，新中國的建設，她的動向是反強權的，是抵抗侵略的，是反獨存獨榮的，而且是反主奴式和平的；她的需要，是正義，是同情，是平等式的和平，是互相扶助，共存共榮的。

不過，說到此地，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還須得檢討的——就是新中國的建設，固然有其光榮的動機，正大的目標，假如每一個國民的人格修養，缺乏了自我犧牲和服務精神，仍然與從前那般個人高於一切，家庭重於國家，私利勝過公益。甚至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瘦，痛癢不相關，同聲不相應，同氣不相求，手

足不相親！那末，儘管我們的動機如何高尚，制度如何良善，目的如何一致，既有了這些不義的思維和行動，包藏在我們每一個國民的身上，就是無敵國外患，也會把一切光榮的理想和計劃，破滅得一乾二淨！退一萬步說，如果中華民族，在它抗戰建國的期中，不注意個人的人格修養，則理想與計劃，雖不致於破滅得一乾二淨，至少在中途也必停滯不前的。

上面這些話，就是我們認為的一個重要問題，這個重要問題，倘若不得合理的解決，無論如何，是要給予新中國建設的前途，以致命的打擊的。這絕對不是有意來危言聳聽的，也決不是一般人所否認的宗教教訓。這是鐵的事實，只要稍具歷史智識，稍有團體生活經驗的人，都會首肯的。因此，中華民族她建國過程中或她建國成功以後，必須要注意國民個人人格的修養。其重要性，差不多與三民主義有等量齊觀之勢。我們的領袖蔣總裁，有見及此，故在抗戰第二期開始以後，特別提倡國民精神總動員，即在匡救我們的不逮。

概括說來，新中國誠然需要三民主義的大同世界，同時，每個國民也需要自我犧牲的博愛精神。正相反，一個民族集團，誠然不可缺乏至高的政治理想，同時，一個民族的細胞，尤其不能缺少至高的人格修養。因此，新中國的集團和個人，除了有三民主義作為他們政治目標之外，正急切地需要一種能夠幫助其完成政治理想的真理呢。可是，曠觀人類疇範以內，有沒有這種真理？我們可以毫不懷疑地說，人類疇範之內，早已有這種真理存在了。這種真理，就是衆人皆知的——基督教。

然則，基督教到底有沒有這樣偉大無邊的力量，超乎時間空間的真理，幫助新中國的建設，合乎新中國的需要呢？要解決這個難以使人相信，尤其是使現代中國人難以相信的問題，我們就必然地要來檢討基督教的寶藏了。

乙 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和永恆權能

基督教所顯示的真理，所給予人類的光明，是非常豐富的。這是任何人，甚至反對基督教的馬克斯主義的人，也都不能否認的。但一討論到基督教的中心思想時，尤其是討論到基督教有否永恆權能時，則彼此間意見的紛爭，見仁見智的鴻溝，就永遠難以泯除了。尤其是從歐洲工業革命以後，由於經濟生活整個改觀的原故，附帶引起了科學的進化論和唯物的社會主義的勃興。於是，歐洲社會上固有的各樣文化相，首先被它們檢討的，就是基督教。其原由於基督教是歐洲社會上一切權能的領導者，自然是要首當其衝了！同時，又因為科學的進化論者和唯物的社會主義者的無神觀念之倡導，以及勞動階級反抗現實社會情緒的高漲，致對於基督教底本原和基督教所代表的舊有勢力，加以無情的攻擊，極端的否定！他方面，又由於代表着基督教的信徒和神學家們不可動搖的立場及高高在上的地位，對斯等新興學說，不免報以輕視的眼光。同時，基督教徒和神學家們，對自己所代表的真理，既不能虛心相從，重新加以客觀的檢討；而對外來的攻擊與否定，又不予以合理的解釋及答覆，只是一種不開明式的武斷和不合時序的固執！於是

相激相盪，風波無已——在歐洲，甚至在全世界，反資產階級與反基督教，幾成爲現代進步人一致的要求。試問，在這樣的處於兩極端的鬥爭之下，那裏還能夠尋出基督教的真面目——中心思想和永恆權能呢？所以，蘇聯在其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時，首先以武力摧毀了代表着沙皇和地主政權的東正教！甚至現在，蘇聯的政府，還不許有類似宗教信仰團體的活動。那末，我們如果站在任何一方面，而不去加以折衷的辦法，欲想探求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和永恆權能，不是要比上天還困難嗎！所以筆者自始至終，認爲探討基督教的真面目，是有另闢新蹊徑的必要，如本篇首節各項所說。簡言之，即以「需要」爲基督教真面目的天平。至於取舍之間，論證之間，則以站在半神學半社會學的態度爲最相宜。因爲，第一可以泯除彼此間固有藩籬的對立；第二可以使神與人兩方面不致偏重；第三可以削減主觀情緒上的盲動性和敵愾性的對立。這樣，筆者雖不敢說有所發明，至少，也可以說是一種大胆的嘗試哩。

現在，謹以大胆的嘗試，站在上面所說的半神學半社會學態度和立場，（這種折衷派近乎和事老的辦法，似乎從未爲學術界所贊許。但筆者自信，這種嘗試，並沒有違背辯證法。擴大一點說，人類生活史上的一切鬥爭過程和結果，誠然是一勝一敗，但不是絕對的。最後總是雙方歸於相對的修正，而產生另一種新的現象。這新的現象，當然不是屬於敗的方面，但也不是全然屬於勝的方面。那末，我這種和事老辦法，實在是是可以嘗試一下。）來檢討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和永恆權能。爲便於說明起見，謹簡約爲十項如次：

（一）博愛——這是基督教的中心教義，也就是它不可動搖的信條之一。換言之，如果將博愛這個偉

大的元素，從基督教的有機體中抽出，我們雖不敢說它已空無一物，却敢說它已不能作為全人類一視同仁的導師；至多，它只不過成為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階級的御用物罷了。基督教在消極方面，誠然認為人生是含淚的旅客，應當彼此相愛，渡此痛苦的……，達到完美無缺的天國；然而，它在積極方面，認為芸芸衆生，無論聖賢豪傑，無論婦孺赤子，都沒有十全的善性，都帶有無限的惡根。照聖經術語說，即所有的世人，都是有罪的！因此，個人與個人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就發生了自私、嫉妬、怨恨、輕蔑、不平、巧取、豪奪等種種不良的鬥爭和行為！小之，則與汝偕亡；大之，則殺人盈野。基督教認為人類此等惡念劣行，必須現身說法，以拯救之。拯救的方法，最要莫如博愛。其拯救的範圍，不僅是這一代人，而且要拯救無窮代的人。這樣，則不止每代人的性靈得救，即每代人的身體亦得救。於是，天國就時時刻刻臨到人間。若用現代的習用語來表白，就是康樂的平等自由大同世界的實現。我們試將聖經考察一下，從舊約的創世紀起，至新約的啓示錄止，無論在量的方面或質的方面，沒有一樣不是以愛為中心論的。若上帝的創造樂園暨耶穌的論愛仇敵，尤為此中心精神的最佳說明。他如衆人皆知的經文：『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更能充分地表現基督教博愛的絕對教義和信條。

（二）反強權——基督教既以博愛為本體，當然，凡是違背或破壞人類共同生存的一切不良思想和行動，都是在絕對排斥之列。例如以暴力、威權及金錢等手段，去欺侮侵犯他人的，基督教是認為罪大惡極，而不可容忍的。雖然，基督教對於反強權的處理，有『說服』和『抵抗』二種態度，可是，它之必須克服

強權，伸張公義，保障弱小，則並不因態度的不同而異樣。這種大無畏的精神，不但在聖經上，處處昭示我們，即歷代來的基督教徒，亦頗稱心地表現出來，以為卑愛崇惡的強暴者鑒！

(三) 排斥自我主義——自我主義是博愛精神的叛徒，是利他主義和服務精神的姦賊。同樣，又是強權的幫兇！因此，可以說自我主義乃是一切罪惡的泉源。照聖經上的指示，我們人類祖宗亞當夏娃的被逐出樂園，上帝必以洪水湮沒世界，耶穌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都是由於人類自我主義的作祟！纔引起了許多大問題出來。所以，基督教對於世人的昭示和它的工作，是要時時刻刻將「自己」和「自己的生命」，獻與「愛」和「利他」的祭壇之上，纔可以成全上帝的旨意。進一層言，每個人如果都能抑制私欲，拋棄自我，那末，大眾生存的障礙，社會不良的習氣，就可不費吹灰之力而予以剷除。相反地，新的良好的適於人類的社會制度、法律、風俗等，也就不斷地創製出來。於是，經文上所說的：「上帝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見的，人也不能說，看哪，在這裏，看哪，在那裏，因為上帝的國，就在你們的心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二〇至二一節）這樣，人間天國，在利他主義的博愛領域中實現了。

(四) 發揚犧牲精神——犧牲精神，是每個人完成他理想過程的一種武器。相反地，人們如果缺少這種武器，則無論從事於怎樣容易的工作，都是很難成功的。因此，基督教歷來對於犧牲精神一項，是異常重視的。所以，耶穌對衆人和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可福音第八章三四節）而耶穌自己也就以寶血來榮耀了這種精神！

(五) 反對私人資產——基督教最能得到大衆信仰而永遠不替的，要算它對於人類社會私有財富制度，能夠加以無情的攻擊，不妥協的否定。這種大公無私的共有共存的精神，在聖經上記載的最爲顯明。如阿摩司書第八章四至九節，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三至二四節（俱見本篇文首經文引抄）等經言，它對於蓄積財富的人和財富本身罪惡的申討，較之馬克斯以來的社會革命家的言論，尤爲痛快淋漓而澈底。可是，基督教爲甚麼要反對私有資產呢？這理由很顯明，因爲私有資產，是自我主義和強暴者的掠奪品！在上帝的天國裏，自然是不容許有這種犯罪行爲的。同樣，基督教不僅消極地反對特權階級和資產家榨取大衆血汗行爲的無恥，更極端地提倡勞動的神聖。如新約經文上所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六) 同情貧苦大衆——基督教既然深惡痛絕強暴者和富有者，所以，它對於那些被富強者所壓迫榨取的勞苦大衆，是無條件地予以扶助的。換言之，因爲基督教是同情勞苦大衆，所以，它對於那般強暴者和蓄積財富的人，也是毫無條件地攻擊！故主耶穌在世時，他是盡其所能以醫治無告的痼疾者。又爲那些被社會所遺棄所賤視的奴隸們和婦女們，申張正義。他曾常常對世人說：「凡勞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八節）因此，纔引起了當時統治階級的嫉妬，而置主耶穌於死地！這種以血肉來爭取貧苦大衆自由的偉大行動，不僅驚天地而泣鬼神，且開天國萬世的基業。

(七) 民族平等——世界上各種民族，無論她底地域、流派、文化程度等，如何懸殊，可是在基督教的

心眼中，都是屬於上帝的兒女，理應相親相愛，一律平等，共同生活，不可有彼此歧視、嫉妬、欺侮、仇恨、或殺害等妄念或暴行。所以，經文上說：「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所以，你們既是上帝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歌羅西書第三章十一至十二節）反之，如果各民族有少數的敗類，有意違背平等生存的原則，假借天然的願望，不足與缺乏的美名，在國家主義的幌子之下，實行其奴視他族，侵略他族的暴行，那末，在基督的天國裏，是絕對不能饒恕的。

（八）階級平等——一個部落，一個國家，從古代到現代，因為組織的複雜，歷代的生產方式的不同，於是人與人之間，不可免地劃分出許多的階級來。同時，又因為各階級中工作的難易，勞動的懸殊，以及權力和報酬的高下，致發生了治人和被治於人的對立！明言之，治人的多壓迫人，被治於人的，多被人壓迫。所以，在封建社會時代，有貴族壓迫奴隸；在資本主義時代，有資產者壓迫無產者。於是，這新陳代謝的人類社會，無一天不有鬥爭的流血的慘劇發生呢。本來就以博愛平等為中心的基督教，見了這樣不安定的人間地獄，當然是痛心極了，它不但要各階級彼此平等，而且希望在人間社會，建立起無階級的天國。所以，經文上說：「不再是奴隸，乃是高過奴隸，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倘若你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腓利門書第十六章十六至十七節）

（九）世界大同——基督教的最高形態，由於耶和華的旨意，由於博愛的立場，自然，就發生了

反強權，反自我，反民族的仇視，反國家及階級的對立！這種演進的終極，即成爲超時間超空間的國際性的大組織。這個超乎時空的國際性組織，照現代的政治術語來說，就是衆人皆知的「世界大同。」我們試問：基督教爲甚麼要立定這樣一個最高的政治形態呢？因爲人類的一切罪行，非達到共存的時候，不能算爲解脫。同樣，基督教的天國，如果不在實際的人世間確立起來，也就不能算爲完成上帝創造宇宙萬物和愛世人的旨意。

（十）至上人格——基督教除了給予世人有如上述的各種至高精神和永恆權能以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然則，這個真理是甚麼呢？簡單地說：即「統萬事，萬物，萬理，而攝於一。」這攝於一的意義，無論在基督教的本身，以及芸芸的衆生各方面，都很重要。因爲要攝於一，纔可以使人們在千變萬化之中，理解到一個共同的大道，共同的向心力和共同的至高模範。同樣，基督教的一切教義與信條，纔算有了本源和至高的統帥。他方面，又可使崇信的世人，得到一個至上的安慰。進一層言，這攝於一的具體說明，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耶和華上帝。」同樣，上帝就是基督教的至上人格，也就是普天下的人們，所應學習，追求的至上人格。

丙 基督教在新中國的前途是光華的

現在，我們對於新中國今後的動向和需要，已略述於前；而於基督教的中心思想和永恆權能，也約論

於上了。兩相比較，我們很清楚地了解——新中國所需要的一切，恰好是基督教所能勝任愉快地供獻的一切。同樣，中華民族今後的希望，也就是世界今後的希望。新中國今後的建設，也就是世界今後建設的一環。進一層說，新中國所包有的一切現代思潮，不論個人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以至其他一切文化的，也就是現代世界所包有的一切縮影。既然新中國所需要的一切，基督教能毫無遺憾的供給，那末，推論起來，基督教對今後世界上所需要的一切，自然亦能充分地予以供給。——不僅理論上可以作如斯觀，事實上尤能作如斯觀。——由於上述種種的論證，基督教既是具備着超絕時空的偉大而永恆的權能，以及合乎今後客觀環境的無限需要，那末，還有誰能夠撼動它的毫末呢？還有比它更爲完善的真理嗎？況且「需要」的本身，就是最恆久的真理，因爲人類一切文化的發生和發展，是靠需要而來的。一個不合乎世人需要的文化，縱然能夠發生，也就難於發展；縱然能夠發展，也就只能曇花一現，朝露一瞬，會幾何時，即成爲歷史的名詞，博物院的古董！正相反，凡是合乎需要的文化，不僅易於發生，而且易於發展；不僅易於發展，而且最能永久。可是，最能合乎這個光榮條件的真理的，曠觀古今，只有基督教纔能受之而無愧。我想，今後人類永遠航行之海，除了基督教仍能執行其指南針的職務之外，是尋不到第二個代替者的。

最後，我可以敢於肯定地說，基督教的真理之光，是永恆地普照着新中國和今後的世界的。

四 結 論

我這篇簡陋的論文——基督教與新中國——就此告了一個結束。當然，以此區區的短簡篇幅，來解決這樣一個偌大的問題，要想處理得很完善很充實，而沒有錯誤和漏洞，不僅無此勇氣，亦事實所不許。不過，筆者却有一種熱情和自信——在發揮基督教的真理方面，我不但不否認古今來任何同道們的主張和立論，我還認他們的所言，都能存在。因為時代和環境的懸殊，真理的說明和透視，是必然地各異其面目與形態的。誠如黑格爾所說：「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摘意）因此，我個人亦不能例外，我生的時代是二十世紀，我處的環境是苦鬥中的新中國，那末，我對聖經的着重點和基督教的透視，自然是與過去的任何同道們，甚至和過去的社會學家們，殊途而分道的呢。正相反，我感覺到非如此不能與現實聯繫而圓通。若不然，更何能盡基督教之偉大？在我們中國方面，尤其是正在和世界上最強橫的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因為我過於熱烈地希望早日斬斷奴隸的鎖鍊，恢復自由的生活，實現我們政治解放的目標，所以，我對於整個基督教給予我們新中國在抗戰過程中的幫助，是認為不充足，而且距離基督精神頗為遙遠。但這不是現代基督教的力量不夠，而是千餘年來傳統思潮的作祟！

筆者個人還有點小小的意見，認為檢討基督教新精神的同道們，在這二十世紀的今天，似乎不必過於着重那些舊日的傳統的唯心和唯物底論辯，尤其不必斤斤於宗教與人文主義的必須分離！老實說，如果必須將宗教與人間分離，試問宗教的對象又是甚麼呢？不是空中樓閣嗎？正相反，宗教的代表者恰恰是「人」；宗教所欲改造的對象也恰恰是「人」。尤其是基督教，它所以能高於其他宗教的，而不被時代怒

潮淘汰的，就是它最能接近「人」，最能爲「人」所需要。因此，我個人認爲神學家的玄學，至少在目前，不容易爲大衆所體會，同樣，也就不會爲大衆所欲知。換言之，大衆們所願知的，是他們切身所需要的。則身爲基督教教徒的人，應該從「人」的這方面去努力。筆者的立場就是這樣，故執論頗與傳統觀念不同——以現實爲着眼，以人類爲終極。故對於基督教的探究，儘可能以避免玄學上的「人云亦云」，而以需要爲依歸，爲判斷。但並不是神學家平日所諷刺的人文主義或社會主義。

從整個方面說，基督教對於新中國的貢獻，是偉大的。原來，中華民族沉湎於老莊佛陀的出世思想，實在太久了，故易忘却現實，賤視現實。凡是不注重現實的民族，在政治上是容易失敗的。可是，基督教與其信徒，却是特別注重現實的。在中國，如洪秀全的有組織的對滿清政府第一次革命，中山先生的建立民國，創造三民主義，以及這一次蔣總裁領導下的抗敵建國大運動，可以說，都是基督精神的實踐與發揚。將來如欲使世界大同，尤其需要基督精神的普遍發展哩。

基督教對新中國的貢獻

王任叔

首先我們得明白新中國是個怎樣的國家？

我們的政治家和理論家所揭發的則是「三民主義共和國。」是一個真正統一的民主共和國。但這國家的實際內容是怎樣的呢？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裏說的都是。如其要概括的來說，則是這樣的一種共和國：

「他能克服中國政治上行政上的分裂現象，它能消滅軍閥割據和不斷的軍閥鬥爭的局面，他能夠在國內建立和平和安甯的秩序……」

「這個共和國真正保護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保護少數寄生蟲的利益；在這共和國內，有無上威權的應當是人民的意志，而不是軍閥獨裁者的爲所欲爲；在這個共和國內，人民有一般的民主權利和民主自由，人民有工作和受教育的權利，人民有身體、財產、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

「這種民主共和國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民主共和國呢？」

「第一，這個民主共和國不是社會主義的，也不是非資本主義的，但也有別於歐美那些國家的舊式民主共和國。它將是而且一定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勝利的過程中產生的新式的民主共和國。」

「爲什麼是新式的呢？因爲（一）中國的民主共和國產生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即是歐美民主制度已經崩潰的時代，（二）這種崩潰的時代，不像普通的崩潰的時代，而是帝國主義的某一環已經破裂，那裏無產階級已經取得勝利。（三）最重要的是中國民主共和國是產生在反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而且是經過這個國家內全體人民的流血戰爭所達到的。

「第二，這個民主共和國是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式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國會，應當是全中國人民的代表機關。……根據這種選舉法，中國所有公民，無種族、民族、性別、黨派、宗教和地域之分，也不受財產和等級之限制，都有權利參加國會的選舉和被選舉權。

「這種國會是全中國人民最有威信的代表機關，他應當對於中國內政外交的一切根本的問題，作詳細的討論和通過相當的決議和法令。此外這種國會還應當通過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憲法。這種憲法要能真正保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權利。」（民族統一戰線教程——一八一—二〇頁）

其實，更扼要一點的來說，這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採用「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及「耕者有其田」，「大企業國營」等等的辦法。在政治路線上，則將政權與治權分立，實行普選，政權歸民，並提高這政權。總之，這是個半殖民地國家要完成其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任務的新國家。在此，宗教的信仰，大體是自由的。基督教自然有它的活動與服務的餘地。

從基督教的產生和發展上看來，基督教大體是資產階級的宗教。在宗法的封建社會裏，被壓迫的羣

衆，是婦人、農奴、奴隸；就是原始的有產者（商人和工業家），同樣也是被壓迫的一羣；他們最初大都有各自的祕密神教。基督教最初也是一種祕密神教的性質。到了城市工商業漸漸發達，商人和工業家的財產地位增高了，有產者的民主政治運動在城市裏抬頭起來，這種基督教的祕密神教，也公開出來，取得了羣衆，勝過了官家宗教的偶像崇拜，成了封建貴族統治下的各種被壓迫的羣衆的宗教。直到今天，我們還可在聖經上看到耶穌基督所遺留下來的那種平民精神；也就是城市工商業家在反抗封建貴族領主的鬥爭過程中，聯合奴隸、農民及其他窮人的一種「政治路線」。它的確是代表了最大多數的奴隸、農民及一般窮人，展開反封建鬥爭而宣揚教義的。

但任何宗教，決不是固定的；雖然它是某一社會的必然產物，即如基督教是有產者社會的必然產物，但由於各國特殊情形的不同，它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的形態也各有不同。例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在意識領域上，大都是唯物論的，表面上也大都是反宗教的；但由於這唯物論的機械的性質，依然回復到宗教的泥沼裏，一等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又大倡宗教，是並不為奇的。德國資產階級，較法國的為軟弱，一方面與封建貴族妥協，一方面又取資產階級革命的姿態；所謂「德國的法國革命論」的康德主義，是很少反宗教的色彩的。到了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與小資產階級的前進意識的費爾巴哈出現，才竭力主張「無神論」。他以為「神」不過是人造的，「牛能造神，也將是一頭牛。」然而，他沒有把宗教放到社會學的見地上來考察，祇從生物學的見地來考察。他想以倫理學來代替宗教，而實際上，他却在倫理學中完

成了宗教。十九世紀的英國，資本主義已到穩定局面，即資產階級獲得了政權，僧正柏克萊，以他主觀的唯心論的哲學，確立了宗教的無上威權。一直到現在，基督教始終還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有產的統治者的工具，成爲有產者支配世界的宗教，而基督教的屢次革新運動，也不過是適應有產者社會的各種變革和有產者的這個企圖。『在基督教的領域內，實際上有普遍意義的革命，帶着宗教的特色的，也只限於從十三世紀到十七世紀的資產階級解放鬥爭的第一個階段』（昂格斯費爾巴哈論）這是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

在中國，基督教是隨着帝國主義的侵入而俱來的。但帝國主義的侵入，具有它矛盾的因素：它一方面要中國淪爲它的殖民地，而另一方面却使封建生產的中國漸漸接近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方式，帶來了科學的文明，自由解放的思想。基督教在中國，同樣也帶有這兩重性。其一是作爲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工具，爲帝國主義國家作不合理的說教，如五卅慘案發生時，若干基督教徒，歸罪於中國人不信仰上帝，故上帝降此大罰，這在客觀上，無疑起了緩和彼時中國人民反英鬥爭的作用。但同樣，基督教的博愛、平等、服務的精神的徹底執行，以及中國前進的基督教徒（『吃教飯』的決不在此內），科學化的頭腦與辦事方法，則是使中國走向現代化去的一支力量。自從八一三抗戰以來，中國基督教徒，的確發揮了它最優秀的這一面的精神，這在我們覺得是無可批評的。

毛澤東先生說：

「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

這意見如其應用到基督教上來，則我以為在將要到來的這一「新中國」的建設階段上，中國的基督教，也必須造成一種「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盡力防止作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作用，而發揮它科學的頭腦，博大的胸懷，與服務的精神。在建立一種合理社會的要求上，建立具有基督教精神——平等、博愛、自由、幸福——的新信仰與新宗教。

原书空白页

新中國與愛的基督教

王紀華

在我手頭有一本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上海之江青年會出版的之江青年裏面陳約氏愛這篇文章中，在引證了聖經中對門徒所說關於愛的一段話以後，陳氏有以下的意見：

「愛是要彼此間表現出來的，我們知道基督徒的精神團結，在這嚴密的關係裏所產生出來的力量，是足以撼山岳而泣鬼神的。由於這力量裏所濺發出的熱愛，更足以溶化鋼鐵而感動冥頑的：

「羅馬帝王苛政統治，連續地頒下了禁教令，並且操起血染的利刃，準備除盡所有的聖徒。基督徒處這遍地荆棘的境況中，仍互相提攜，相親相愛，甘冒身命的危險，高揚無畏的精神，大家站在一條戰綫上，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與惡魔肉搏鏖戰，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永留下人間以千世不朽萬古垂流的懿德和功範，羅馬的惡勢兇饑，終於被基督徒的行爲品格消滅了……」

我——作者不是基督徒，我對於耶穌基督的教義無所知，但我知道耶穌基督的主要教訓是「愛」是「博愛」。藉着這「愛」與「博愛」，基督徒與教會，會奮鬥了近二千年，發展了基督教，也更發展了基督愛與博愛的教訓，到今天，博愛的精神，與藉着愛并爲了愛而團結奮鬥的精神，確已成爲一切真正基督徒最優良的傳統，這一傳統，我從我所知的幾個個別基督徒的朋友那裏得到證實，也從戰事以來中國教會與基督徒的一切工作上得到證實，更從最近在全世界，在中國教會中最進步的傾向中得到了證實。

我有許多基督徒的朋友，他們在爲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的事業中奉獻了他們的一身，他們以殉道者的精神，奮不顧身的與一切惡勢力鬥爭，有的甚至真的像耶穌基督上十字架一樣地犧牲了。在這次戰爭中，無數基督徒參加了前綫後方的工作，這裏已經不再是個別的基督徒，常常是整個的教會。他們是爲什麼？在民族的立場上說，他們是爲自己的祖國，作爲一個基督徒來說，是真正接受了耶穌基督的教訓，爲了愛，并藉着愛，與惡魔鬥爭，這在中國的許多外籍基督徒來說尤其是如此。當戰事發生以前，當基督徒參加這一戰鬥還限於個別的人們，而不是許多整個的教會的時候，我們還可以說這是偶然的現象；但二年以來，教會參加民族解放事業，已是如此普遍，已經成爲抗戰中如此重要的力量，這就使我們深信：至少在中國，教會與基督徒們是真正接受基督教訓而身體力行的。

就近來世界與中國許多教會的傾向來說，我們可以更發現許多基督徒毫不隱晦目前社會中那些不合理的現象，并且根據基督博愛的教義，把這些現象的改善，認做是基督徒們神聖的責任。在上述同一刊物內，汪儀溪說：

「我們的先哲早就說過：衣食足而後知禮義。人民在窮苦壓迫之下，生命存續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們的理性是不受控制的……明知黑暗是罪行，可是爲了生命的存續，他們又不得不做，固然基督的教義允許他們懺悔……」

「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機構之內，資本家和工人的地位，絕對不能平等，但是他們在上帝的面

前，却是同樣的臣民，也許勤勞的工人比貪暴的財閥，價值要高得多。所以倘使許可我們用實現經濟制度之一加以改造來具體適合我們基督天國理想的話，我們是當可捨資本主義而取社會主義的。

【（基督教與現代經濟制度）】

就我記憶所及，在晚近基督教的文獻中，做上述主張的不止汪氏，更不限於中國的基督徒，在全世界基督徒中，許多人都有與上述相同的主張。應該說這是教會中一種進步的傾向，是前世紀所無的進步傾向，至少應該說這種進步傾向在最近一二十年來方才開始發展。依我個人的意見，這種進步的傾向是基督教義真正具體的發揮，牠本身就是基督博愛精神最優良的傳統。

可是誰也不能否認，在我國確會有許多人對於基督教與教會抱着激烈的反感。這裏除了偏見以外，一部份原因不得不歸結於教會本身，最主要的，就是許多教會不再是上帝的教會，愛大眾為大眾服務的教會，他們變成了瑪門的教會，為財主們服務。他們把耶穌基督地上的天國的理想，變成天上的天國的神話，用來安撫被壓迫的人們，用來緩和和壓迫人們對於現實生活的反抗。這一現象，自也不僅發生在中國，千年來的歷史會不斷記載教會壓迫哥白尼、迦利略等科學者及其在科學上的發現，幾個國家的僧侶，會成為人民大眾革命運動所要掀覆的反動勢力，直到現在，某些地方的教會還在以全部力量壓迫達爾文物種原始說的傳佈。這些事實，說明在某些時期與某些地方，教會曾經變成人類社會進展途上的障礙。也就是說，教會與瑪門結合了，教會背棄了基督與基督的教義，那麼教會受人們的背棄，難道不是當然的。

事嗎？

我們還不能否認，與瑪門結合的教會，今天在全世界還不佔少數。世界的現實生活是如此飛速的向前進展，教會與基督徒或者是無意識的離開了現實生活，變成了阻礙人類社會進步的力量，或者在這殘酷的現實生活面前，沒有勇氣認真奉行基督的教訓，反過來有意識地與惡魔結合。那麼，受了同一現實生活的教訓，開始了他們最進步傾向的發展的教會與基督徒，不可以稱做新生的教會與基督徒嗎？與基督徒的新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榮耀！

教會與基督徒在新生中，中國也在走向新中國的過程中。從老中國到新中國的過程，正如從老教會到新教會的過程一樣，需要極艱苦的努力。從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和教會的新生的思想一致，這從我們對於新中國一般的瞭解，與上面所談到教會的新生的理想，可以得到證實。我們歡迎教會的新生，正如歡迎中國的新生一樣！基督教會的新生與新生的基督教會，是建設新中國的有力因素之一，這是我所深信不疑的！

新中國建設過程的艱苦，正如教會的新生過程一樣艱苦。我們謹預先祝頌新中國的勝利，也預先祝頌新生的教會勝利！

論基督教的維新運動

楊 續

一 序 奏

想着對於基督教說幾句話，不是幾天之內的事，也不是幾個月之間的念頭。一個將頭埋在神壇底下，過了些時寶貴光陰的人，一旦從宗教掉轉了她的面孔時，極容易使她時常都覺得自己有一樁願心未會了，她嗓子裏老有些什麼在那兒爬，爬。即使她長久沒有摸一本關於宗教的書，沒聽見一句關於宗教的話，即使她所事所想，不但在外形上和宗教距了一段遼遠的空間，就是論性質，也難以和宗教扯在一道，然而只要是一點火星劃過宗教思想的緒端，那驟然一亮的紅光，就能反耀出在她心裏堆成一團的那些絲頭。所以，如今用一個異端（用十年前由一位老師聽來的古怪名詞）人的身分來說宗教的話，自己竟也不覺其生分。

眼前還是異端，無論在行事和讀習上都無分別。爲了要寫這篇小東西，我也曾買了書，也曾作了些思索，集了些念頭，只是門外漢究竟有其職業性的生疎，使準備在散漫的情形下，幾於把效果減成了零。在思慮上應作到十分的恐只留下了五分，在材料上應有五分的，若收得到一分，我已經敢求編者和讀者的原諒了。

在另一篇自白性的文章裏，我會稍稍提到了自己在宗教上的小小經驗。這裏似乎可以也應該把那經驗多說幾句。

從來在宗教人之間，存在了好像有兩大分野：一種單主崇拜神，講求神人的貫通，以達到個人的靈化或得救；另一種則着重於宗教的實驗性，牠的社會意義。其實我以為這兩種態度原不是平行的兩端，而為一條樹本的發展。崇拜因緣於個人的無能，實驗性則由於社會的敗落，總之，都是人類在艱苦生活上的哀鳴。

我之和宗教發生關係，與中國現代一般青年們一般，是由追求牠的社會意義與效能入手。我是生來就沒有宗教傳統的，家裏連敬祖拜宗都很馬虎。父親到了上年紀，坐在家裏沒事的時候，才領我們在神櫃面前叩幾個頭。平常家裏敬神，總是差最小的孩子們去幹，算是點個卯。母親信佛，她的兒女却把三清殿的三尊大菩薩捶了個稀爛，害得和尚上門來哭。我進教會學校以後，用讀小說的心把一本聖經差不多讀完了，也不會得到一些神感。可是另一方面，多虧了我那并不理想的家庭，特別是我母親苦惱的生活，以及我那時所痛恨的中國的糜爛，聖經和講道竟使我覺得有滋味起來。起初我在禮拜堂裏打瞌睡，後來豎起耳朵來聽，再後來，我就自己從衆人面前站起來大聲的祈禱了。於是在某一個禮拜天，我便隨着一長列的人從牧師澆水的手指底下爬近了上帝的檯子。同時，我還細心以宗教的看法去了解宇宙，了解天人之際的諸問題。人原是理性的動物，中國人尤其重理性，徒恃感情的聳動，永不能使中國人滿足，連我們的女人也是

一樣。說女人沒有邏輯，至少對於中國女人是誣罔。

在思想和感情上穩定了一年多的工夫，我的騷亂和憤恨逐漸又恢復起來，並且比以前更利害了。原來我感覺到獲取了宗教，對於個人有着感情慰藉的意義，宗教的自省工夫，對於個人修養是心理的治療。當時宗教家們所高唱的改革人心，其出發點就在這兒。但是想到牠的社會作用上去，宗教就顯出了空虛無能。以我所見的宗教活動來說，不但令人生不出解救社會的感覺，且在在似乎看到了宗教舉措的不平。爲種族偏見和階級偏見所挾持了的宗教人士，各以其自身所謂的解救（這就是就極理想的意義講）施之於窮苦學生，除了對於她們的家與身的苦痛無法解除以外，還依着那些宗教人士所謂的正義與神旨，令她們每月拿着五、六元錢，作每日十六個鐘頭以上的勞役。至於那些在校的同學，每天針線工夫作到深夜，却拿不到一文錢，我看見那些在校出校的同學們，一天天黃，一天天瘦，有的眼瞎，有的背弓，有的成了肺病。那些奉神的人們還抱怨說：「她太愛發愁了！」「她太不知足了！」在感恩謝神的高唱聲裏，我聽到陣陣切齒的低潮。

即使不提這些「錯誤」的舉動，宗教對社會的努力依然還是無能。社會好像是一架高張的鉄網，人像帶鍊的猴子，衝着網眼東竄西跳，被那掌網的巨手，用鉄鞭抽得鮮血淋漓。宗教家却站在那網外面擎起一片片小麵包逗那些猴兒，軟着聲音責備牠們，叫牠們把良心翻個轉身。他們對那冷森森高張的鉄網盲目得利害，自然有許多宗教家並非盲目，却是有意的擁護。他們一天到晚，心呀心的哼，却不知愛真理，愛美，

愛人的心，早已先他幾百步，經由各種或明或暗的路掛上了十字架。就是那漫漶大眾的衆生，誰不喜愛生命最光潔的果實？然而有這個心又能作了什麼呢？假定宗教真以爲必治的是心，那裏又是牠有效的治心醫院？

拋棄宗教，在我并非很快的過程，然而至終我丟掉了牠。在哲學上，宗教思想只是某種感情的凝鍊，心的顫動；在實際上，宗教行動更是階級倫理的反應。牠的青年會活動，牠的中小學教育，表徵得特別明顯。

我只知道那時候宗教替中國帶來了一種重要的東西。以牠的內省法，牠的個人主義性的自我分析，喚起了中國一部份青年的自我覺醒和自由思想。這說來原很矛盾。上帝的統制却反而喚起了自我與個人。這矛盾恰恰反映了帝國主義侵入殖民地，反而引起殖民地民族資本主義的滋生這一種物質現實。同時也正像殖民地民族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統制下無法繁榮一樣，完全的自我覺醒與自由思想，只有脫了宗教的桎梏，才能充分發展。這無他，中國這一片塵封的封建土，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無論精神上或物質上的任何針刺，都是最富於敏感的。

二 宗教的維新運動

反映到我的行動上來的宗教毛病，久已不是我一個人所感覺到的。事實上在我還不知道世上有基督教的時候，當日的北京已經泛濫了非基督教運動；當我熱忱拜神的時候，國內正喧嚷着反基督教的狂

潮。等到我對於基督教發生了有決定性的懷疑時，我聽到了宗教人士自身對於牠也在徬徨和苦悶了。那時我只看到了大變動中中國基督教徒的動搖，未會理解到這就是全世界在宗教方面智慧心靈的覺醒。

這番覺醒就是我現在所擅加稱謂的維新運動。

異端身分的我，對於這運動不能說有親切的知識。大體說來，牠現在還似乎止於言論和出版方面，其本身還是通過了目前基督教的各種組織而表現。當事主腦人們仿佛還是書齋的人物較多，身在宗教的行動社會裏而推進這運動的人固然少，運動的主腦者意識地拿起這運動來推行的，恐怕也難指出幾個。局外人聽見了他們中間有組織政黨，參加政治的提倡，也聽見了有組織國際經濟會議解決國際矛盾的企圖，只是在具體行動上，究竟未見有什麼成果。牠本身既不會形成廣泛的行動，牠的人物也多為宗教界的智識份子，那麼我們更可以推知牠還說不上包有着勞動階級的成分在，因為牠還沒形成一種羣衆運動，還不能使牠自己代表被壓迫階級的確切要求。

這運動內容，就局外人零星的歸納，大約能夠得到如下幾點：

甲、對共產主義的同情，從而贊同牠的實幹精神，集體主義，階級的取消，經濟生活的分析，乃至於牠辯證的方法論。

乙、上帝觀的合理化：在宇宙觀中賦與一種人格的親戚，本是基督教全精神生活的脊梁。因此，無論如何，上帝是不能放棄的，只要求其上帝觀的合理化。

丙、對宗教固定組織的不滿，這班人本身既有所認識之後，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上，便把一切成爲攻擊目標的罪惡和思想的錯誤，都歸之於那些固定的組織及其所代表的意識現象，因之對宗教組織機構的不滿，變成了對組織化的宗教的不滿，不過這種不滿尙未很表面化。事實上，他們的不滿是對的。

丁、主張直接的政治行動。他們承認政治的公理，承認社會改造須借助於集體的行動，個人改造對於全體的前進之無力，他們甚至於以爲在必要時節，武力，雖不得已，也只好用一用。

統一在這種新內容之內的，還是基督教那萬古不變的愛的主張。愛這種生命的重要因素，素來被基督教當作了牠在哲學、論理學與社會學方面的基本據點。玄一點的頭腦稱之爲宇宙形成的動因，人一點的心稱之爲人間聯繫的永恆紐帶。因此無論牠的新內容有了多大的積極性、現實性，牠的出發點還是那個心。對於人間的現實，牠有了極大的讓步，對那宇宙的現實，牠還堅持着牠先天的頑強。因此可以說牠對於人間現實的讓步，也只是有保留的。在牠看來，某些人間現實依了愛的律法去看，不但不是應有，且是一種罪惡，但是牠又會讓步說：『有什麼辦法呢？人間是不完美的，暫時容許罪惡，乃是不得已的呵。』然而牠不知道最無情者莫如宇宙，宇宙的現實也就不完不美，那麼，假定宇宙有牠的主宰者，牠有何能力作爲萬物完美的泉源？實則與其把完美認爲理想的彼端，不如將牠視爲發展的過程。

我在這裏不要對於這運動作什麼批評，所有我的意見將在下文去提到。這裏只不過將維新運動的概況與背景作個簡略的敘述而已。

維新運動的出發點，雖脫不了是宗教的心，然而促成牠的背景，却是現實的物質變動。

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隨之而發展起來兩種社會的對照，恐怕是基督教智識份子所感到的現實最大最深的刺激。大戰結束時，威爾遜總統帶去歐洲的十四條公意，用政治的言語講是民主主義的理想，由精神上說，恐不能不在最完備的基督教理想中尋其根基。可是，事實上呢，這理想缺少了牠應有的現實基礎，失敗了，嘗着一切空想所必有的歸宿。接着來的是世界的再分割，是殖民地弱小民族繼續的壓迫鎖鏈，乃至更進一步的是世界經濟大恐慌，是恐慌之後的難於恢復。穿插在這種毀滅性的恐慌之間的國際政治愈來愈奸險的簸弄，出賣，冷血的自私自利，殘酷的屠殺與征服，是世界重分割的製造，乃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綿延。在社會生活方面，我們只有更失望的現象，使人悲嘆不勝其悲嘆，要唏噓也沒了眼淚。全世界人類（除了一小部分）都感染了流行性的神經衰弱症，政治的鬼魅張開了黑掌在背後追得人發狂，大毀滅的陰影撒開蔽天的黑翅膀，壓蓋在人類頭上，腐爛和憤恨的毒煙，薰得人昏惘而暴跳。這一切總合起來，形成了舊世界這一團霉黑氤氳的腥霧。

正和這相反的，是那被詛咒，被視為廢爛破滅了的蘇聯，却舉起牠鮮艷的翅膀，像一隻鳳凰般在紅光裏站起來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不但消滅了國內的不平等，消滅了飢餓與寒冷，階級和文盲，牠不但在物質享受上，給了一萬萬五千萬人口以最廣泛最確實的保證，並且正如他們自己所允許的一樣：在較好的物質基礎上，也保證了較高級的精神生活。二十年來，蘇聯文化成果的大量產生，質的突進，使無論那一

個資本主義國家都落了後，而她在精神生活方面的建設，其最特色最獨一的是精神病患的減少。美國人在物質以及一般的文化享受上原是超乎儕輩的，但是他們不幸，生於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依然免不了時代性的神經衰弱。只有走上了新時代的蘇聯人民，在健康的物質設備上，調養了他們健康的神經。同時，以他們的集體生活為根基，為基督教所朝夕詛咒而不死去的自私心，已經為一種不期然而然的集團心理所代替。社會主義的競爭，已取了昔日自我中心個人主義的位置了。

倘若蘇聯的成功只在於物質方面，倘若蘇聯只能使她自己國富兵強，眼望着精神不見物質的，基督教人士決不會惘然悵望，如有所得，又如有所失。倘若蘇聯不提物質，而標榜精神建設，以達到今日的成功，基督教人士恐亦認為理所當然，毫不足怪。但以蘇聯是以辯證唯物論立國，似乎她動手只在物質方面，而結果乃達到了文化和精神，這就不能不使基督教人士驚心了。基督教問世兩千年，講道德，說仁義，朝於斯，夕於斯，而她的成果，始終不能超乎現社會機構所命與的以外。她的行為夾沙帶泥，於社會安寧個人痛苦上，雖有小補，在社會歷史的大動勢方面，假若那動勢與在她裏面的代表階級的利益不合，她就站在阻力的那一面。無論在基督教團體本身或受基督教影響的社會中，道德仁義常常是應節的花燈，除點綴外，偶有其照光的效用，也就暫時得很。還有更使基督教敏感之士警覺的，是基督教的精神維繫力，不可掩飾，是在弛墜。舉一大端，昔日在西方只要振臂一呼，就有不少融合了冒險熱情與宗教信仰的少年男女，願來遠東作傳教士，這種熱情之被遠航新聞記者的熱情所代替，足見基督教紐帶鬆弛的一班了。

以上種種綜合起來，構成了維新運動的全面背景，使敏感的宗教之士，一面對於自身提出了疑問，一面又放眼而觀察現實。

這維新運動在人的成分上，雖不能指出其階級的背景，但就思想上講，則不能不承認牠已秉了前進階級意識現象的本質。首先，他們承認了階級的存在；他們承認了級階間的不平，需要鬥爭才能解決，尼伯爾維新運動的理論大師，就有如此的意見流露於個人道德與社會改造裏面，固然他們認為用武力不是好方法。由認人心不好為社會罪惡的淵源，改而承認經濟制度的腐爛，而企圖以國際集體行為來改善牠，作為援濟社會的初步，這一點也明顯的有着前進階級認識的成分。至於他們之相信辯證的方法論，并企圖能夠運用牠，如麥墨累所作的，則他們對於戰鬥的理論之接近，也已顯然。近代思想本來不可避免的以前進階級的意識為其主流，維新運動之能夠顯出這種階級觀點的素質，（雖然在許多的地方他們有了保留，）原不足怪。

三 若即若離的愛仇敵

這運動有其很明白的特點，便是牠對於共產主義的態度。頑固的基督教主管人士，素來認為宗教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較溫和的人亦僅承認這新興時代思潮的主流，為一種善意的思想而已，但維新運動人士，不但認為善意的思想，且對牠加以研究，無論在關於思想或現實工作的問題上，他們都積極埋頭去

考究，去思索，將共產主義的理論與行動，加以誠懇的分析，這一點具見于這班敏感智識份子的態度相當客觀而誠實。他們由自己的觀點與邏輯，達到了基督教與共產主義同質異工的結論，以為共產黨和基督教在動機、觀點和目的上，都是一致，只有方法上是兩樣。

在他們想，共產主義者社會革命的理論導源於要改進世界，改善人類的要求。這一種感情的動力可以推動人去發現或者接收一種理論。平日人所不願聽，不願理會的觀點主張，在某種感情的要求之下，便覺其頭頭是道。這一點救人濟世的感情動機不僅是共產主義者所獨有，也是基督教徒的出發點。在觀點上，他們以為共產主義者雖然持了唯物的見解，但其對於人類現階段的不滿，認為人類離完滿的境界尚遠，則與基督教相同，由此乃出發了二者共同的目的——人類的澈底解放，世界共產主義或天國的實現。

他們以為兩者之間，唯一不同的就在於方法。事實上說來是很怪的。他們接收了辯證法的觀點，却不贊成牠在方法上所持戰鬥的主張。換句話說，接收了共產主義思辯上的方法論，而拒絕了牠關於現實的方法論。這種矛盾是不可理解的。這說明維新諸君子中，必有對於辯證法之深刻的了解，不貫通存在，這可以用創造的社會中論基督教的辯證法章來作證明。倘若我們多誅求一點，就不妨說這種非邏輯的邏輯尚含有一份童心。牠彷彿說：『是，是，你的話講得很對，可是事實上還是別那麼作的好。』他們的邏輯說：『你要的是善，而你用惡的方法去求善，那麼惡惡相尋，你終不能得到善。』換句話說，手段與目的不能矛盾。譬如說，你要生，你不能以死的方法去求生。這邏輯自然完全是非邏輯且非辯證的。事實屢屢證明只有

死中才能得生，耶穌自己也曾講過。若是按照這班君子的方法論，則由「善」而「善」，只該是一條直路，然而天下最能走直路的莫如射箭，一枝箭要筆直達到牠的目的物時，沿路需要有多少毀傷？

在非基督教的人看來，即以方法除外，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也還是完全不同的兩件東西。我們姑且承認共產主義者之接收共產主義有感情的動機在先，和基督教之拜神一樣。但我們也不妨說一切理論的追求，都先有了感情在推那第一下輪子，不但政治歷史理論的研究是這樣，就是純玄學的思維，純科學的探討，都莫不歸源於情。情的動機既是普遍的，牠就無法使物物相異，更無法使物物相同。例如空氣是一切生物的始點，你就不能舉空氣為標誌，以說明兩種生物相同或相異。要緊的是空氣被吸入某生物去以後，在牠裏面發生什麼分解化合，使一種生物異於其他生物。感情加之於兩個人無分彼此，該兩人如何動用感情，以及因為動用分解之同異而產生的結果，才足以說明這兩人或兩種主張的異別。共產主義一貫是綜析理解的，由此而達到理的結論；基督教從來是訴之於情，求助於物外而找到情的歸宿。共產主義者從理論上發現了一條必然的路，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還是如此；并且只此一路，別無旁道。這條路就是他們的辯證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過去已成的現實，似乎已為他們證明了將來必然的真實，因此與其說一個共產主義者去獻身革命，唯一的是為了將來的憧憬，還不如說已有的現實，將那唯一必然的真理堆在他的腳後跟，擠着他使他一刻也不能放鬆自己的前進。這一點在基督教裏好像是兩樣的。基督教在人的彼端懸了上帝，在人間的盡處懸了天國，而對於人，對於社會，牠却不能呈出一種現實的真理，一講

到現實牠就落了空。牠只能憑那冥冥渺渺前程上的紅燈，對人作感情的召喚。共產主義是物的分析，基督教則是心的統觀；前者是理解，後者是直覺。共產主義的力與真實出於事理之必然，至少他們自己所認識的是這樣。基督教的舉動與感應，乃由於人情的絕望，對人性人能的絕望，兩者絕然不同。至於共產主義的出發點是物，基督教的則是心或精神，則已經是明顯到不必費辭了。

兩者的目的也不容易說是就是同一的東西。固然，解放是同一的，雙方都要的是人類解放，但因要解放的對象不同，也可以使解放異質。被壓迫的無產階級要求解放，是爲了順應歷史發展的輪子前進；被鎮壓的資產階級求「解放」却是爲了拖住歷史，要牠開回去保護自己的剝削特權。他這就不叫「解放」而算是背叛。共產主義和基督教所求的都是人類的解放，但前者的解放對象是不合理的物質條件，社會政治機構，而後者則是罪惡。以空洞的罪惡爲對象，這解放的用心無論如何好，如何熱，都是無的放矢，而解放等於不解放。

至於方法上，基督教着重內心分析和改善，共產主義者則求集體動作的革命運動，這顯著的分別，及其所能產生的不同果子，都是週到了的，我們可存而不論了。

維新運動者對於共產主義雖有相當大的好感，然而他們的基本態度則是游疑的。受社會變動時代浪潮的衝打；在不知不覺中，他們感染了無產階級意識的活動，只是吃虧了他們的內心看法，他們的眼光大半是朝內的折光鏡。社會矛盾一到他們眼底，就變了，取了個人弱點的形式。我不冤枉他的，他們中間確

有人極懇切的將社會矛盾推到社會，在人與社會之間取些適當的距離來觀察現實的病態。然而這種虛心人很少很少。因為要分析社會的矛盾來了解一件罪惡，較之把罪惡一包袱打起來，朝人心上一拋要麻煩費事得許多。並且由於感覺和思維習慣的原故，就是那不多的虛心認識者，在分析困難，問題牽涉到了繁複環境，遺傳、生理、生物學等方面時，也每每容易舉起人心的擋箭大牌說：人是沒有辦法的，人性和人能有着先天的，也許是致命的缺乏，才構成了社會政治的罪惡；這種罪惡恐怕永遠沒有解除的希望；革命的功用大是可疑。

對於革命的懷疑，在維新派的思想家們，可以說是處在潛伏的地位。他們也很承認革命有時是必要，但他們却不一定說那是歷史的必然，假如他們對於這必然點了頭，他們會說這對於前途也并無保障。人心的弱點終會存在，這種弱點選擇了適當的關頭，就來摘取人民的血養成的革命果子。終久，問題還在人，人心，人心！

這種對革命的懷疑，本質上如果不視為對辯證法的懷疑或不理解，還能稱之為什麼呢？辯證法認為人性與人能是各種社會條件的綜合產品，牠們是後天的。牠們完全適應着物質條件而變遷，而發展。人在其學爬的第一步上，就因了他在性與能方面，更加能夠適應某種自然環境，而賽過了恐龍，賽過了大哺乳動物，乃至賽過了人猿。並且假如我們能放胆說，則有了歷史的人類，在他的身體構造，即作為他的精神生活之生理基礎的肉體構造方面，比沒有歷史的人類，一定也有不同。時間所帶來物質條件的改變，是能影

响人的肉體構造和精神生活的。

在橫的方面，地理條件的不同，也變化了人的體質。一般的說來，依了皮膚的色澤不同，人類被分爲五種，這相異的色彩同時也表現了地理氣質的差別。這還是較爲普通廣泛的事例。地理條件對人的影响，在很小的事例上也看得出。醫學上現在發現在海洋地帶住的人民，他的白血球裏有某種東西，比較在大陸地帶的人要多，而且這種不同的變化非常之快。比如一個中國的東北人當其在東北時，他的白血球中那種物體爲數是二十，但至他去到英國後，那種物體就增加到五十，及至他回了東北，那數目就退回二十原數。使英國人受同樣試驗時，其結果也是如此，又這英人若是到埃及去，這物體的增加量也是五十。

這裏我們必需小心注意兩點：第一，不能馬上就來結論，說這種白血球中物體的增減，對於那人心理、感情、思想、品格就能有多大的影响。人的精神生活是社會性的活動，主要和直接的與社會動變接觸而發生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至於牠們與生理上的關係，尤其關於這白血球中的物體這方面，我們却還是一無所知。第二，假定這種影响存在，社會條件的不同，又必然在牠上面起了其他的作用。因爲日本與英國同爲島國，英日兩民族却是很相反的兩種生人。反之，美國是大陸國，英國是島國，但這兩國人民大體上還保持着他們歷史上養下來的共同點，這就是明白的例子。記住了這兩點，我們就不致於走入機械的地理條件論，而忽略了社會發展條件對人性人能之機動的決定性。反之，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的將特定的地理條件，與該地理環境上的社會形態社會條件，合起來看，認牠們爲該處人的特殊整個生活條件。因爲地理

環境是常常可以受制於社會環境的。

顯著的社會條件的不同，也能夠對於人發生有決定性的影響。醫學界曾經發現了一對意大利的雙生子，就因環境不同，長成了兩樣的人。照例同卵雙生子和異卵雙生子不同，前者是一卵分成兩個生命，所以兩個孩子一切都長得相像，後者就可以有不同。這兩個意大利同卵雙生子一生下後，一個便被帶去了美國，另一個則留在意大利。結果那美國孩子却比意大利孩子的腦蓋大了許多。像這種事固然還沒有充分的試驗來形成一條法則，牠至少說明社會條件（也許有地理條件在內）對於人體，乃至於他的精神可能性，提供了一種新的決定性，這決定性尙待研究，却不是不值得研究。

生理學上極值得我們感覺興趣的是Gen的問題。據說Gen是存在於Chromosome中間的一種東西，牠就控制人的好行爲與惡行爲，犯罪的生理根據常常可以溯源於牠。照進化論講去，生物中某種物體的存在乃是爲了適應環境的需要，所以馬由四隻蹄變成了一隻大蹄，人的尾巴會變成了尾骨。以此推去，則Gen的來源可以思過半矣。人類最初與自然爭，與野獸爭，自不能不發展殺戮、劫奪等的Gen；等到階級政治發生，私有財產成了必然，高度的自私、陰謀、狡詐漸漸發生；到了現在，則烟幕、陰謀、欺狡、變詐，愈來愈精密。資本主義經濟的詐騙剝削，變成了近代政治的神經總線。客觀的需要使資本家比封建地主變成了更精敏，更和善完美的掠奪者。物質條件的決定，使Gen不能不長足的加強起來發生適當的作用，因而遂形成了特定的時代特定的社會中一種特定的人性和人能；同時這種Gen又構成了下一代兒童降生以前

第一步的環境。(所以，近人常常爲了環境和遺傳多少的問題大發異同之見，其實不免有些辭費。)

辯證法雖不會談到Gen的問題，但提到牠適可以說明唯物史觀的下層說之正確。假如生理學家是對的，假如Gen果真操縱人格的型態，有制惡的Gen，也有制善的Gen，又假如這種Gen是轉而在物質條件的影響乃至於決定之下，則唯物史觀以爲人性人格乃是受社會經濟基礎的影響或決定的話，更有了生理學上的根據。往長裏說，我們可希望長時期努力不斷解放社會條件，以冀制惡Gen的消滅；往短裏說，先天環境不良的人，把人放在良好社會條件的正當控制與誘導之下，也有可能發生好的效用。當然在這樣講的過程中，我們對於Gen的改良，必須把時間觀念放長一些。假定說五千年的私有財產制度已經使滋長私有財產觀念的Gen發展繁多，要消滅牠或改變牠，也就不是百年半世紀的事了。人類從歷史取的也多，他要向歷史還的血債也不在少。

即使不幸到生理學上去，唯物史觀分析精神生活的社會經濟背景，以過去的經驗說已經證明了沒有錯誤，按現在的成果看，跟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所滋長起來的，關於集體幸福的社會觀念，大體上已不能不承認是能夠代替私人財產而成人類勇進的動力。如若我們死記住這只是一國國內社會主義制度建設成功的結果，則世界社會主義建設若成功時，世界共產主義若成功時，我們精神前途上難道不能容許一些大光明的希冀？

維新的基督教智識份子對於革命，或者說根本上對於辯證的方法論，是懷疑的。充其量，他們只能對

革命加以事實上的屈就，好像說事實上雖是無可奈何，理論上却原來亦不該如此。不但此也，因為理論上他們有了保留，所以事實上的屈也就給加了個大大的問號，特別是關於前途方面。這種懷疑屈就，乃至關於前途的徬徨，一方面造成了他們對於革命的迴避，自生些旁枝錯節，紊亂革命的步伐（特別是在西洋方面，在中國方面則由於生存鬥爭的壓迫，這一派人士，亦有極少數含着懷疑的淚而咬牙前進的人物。這原於弱小民族的中國，她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持久抗戰，本質上具有了有前進的階級領導着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意義。中國基督徒的參加與擁護抗戰，一方面表現着殖民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反抗，另一方面在伏流中推進的，却是前進階級鬥爭意識的上揚，若沒有這種上揚，殖民地資產階級對帝國主義的鬥爭，永不能持久。在這一點上，中國基督教維新份子在持久抗戰中的鬥爭，有着推進世界人類由資本主義制度解放出來的意義。就這一點出發，中國基督教的維新智識份子，在全世界基督教徒中，除了印度高麗的以外，應該是比較最能反映被壓迫階級的意識的，因此也應該是最能前進，最勇敢的。意識上和行爲上，他們應該對全世界基督教的維新運動採取領導的地位。這一層，可惜我們現在還未有見到很多的端倪。關於這一層，如若篇幅容許，我底下願意再申論一番，目前却不得不停止了。）像英國麥墨累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另一方面，他們不但不努力於促成目前這不合理的社會之潰滅，反而在有意無意中支持牠。他們揚聲的承認現社會的不合理，雖然把社會制度的造因歸咎於人心，但究竟也還點頭判決這種制度。但是在行爲上，他們就從他們應負的工作走得遠遠的。明明知道一切是資本主義爲

社會制度作怪，他們還想在這個制度的容許之下，來舉行什麼世界經濟會議，希圖以此解決經濟的糾紛。假如我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代表人，假如我有充分的大量和胆氣，我就會竭誠歡迎他們來開這個點綴我的聖明的大會。我沒有理由不許。我知道他們永不會通過一條不許我撈取剩餘價值的議決案，永不會叫我把我的政府銀行交給一個工人委員會去管理的。并且即使他們通過了一百條關於取消國際間關稅制度的廢話，若是於我無害，我儘可以對那條文打幾個哈哈得了。

基督教維新人士對現制度的妥協，小部分是無意，大部分是有意的，病因還是伏在那個天打雷劈的人心問題上面。

一方面是對現制度的妥協，另一方面又是對於將來的冥想。他們縱容感情的奔馳，給那不可見，不可知的將來，（也許竟還不能說是將來，而只能以空中的遠景去表現他們那幻想局面所寄托的地方）帶上極圓滿的華冠。他們想着絕對，想着完美和永恆。心裏想的，與眼下看的手裏作的，不是一個東西，兩者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這一種精神矛盾，使意志堅強，誠實堅決的份子們力求解決，因而反能進步，但牠同時也使另一班裏有耐性，對真理之心不肯十分客觀，十分真切的人們，藉着物質矛盾的方便，就挑些輕鬆敷衍的花門來弄弄，向舊的陳腐的基督教投降。

十年前，當我起始聽見基督教人士對基督教功用懷疑悲嘆時，同時我也聽見了一個新鮮名辭：基督教共產主義。那時我還聽見談到了如何實現這一種共產主義的方法，就是由志同道合的基督教徒來到

一起，共同生活，把共產主義作一小規模的實驗。自然，這事沒有實現，因為牠的失敗不難於閉眼朝裏看一看。并且這樣的失敗，歷史上已經有的是成例呵。

講到大規模的基督教共產主義，同樣也沒人加以試驗過，甚而至於計劃如何去試驗牠，都沒有發現。也許有，但借作者以圈外人的身份，沒法子能夠知道。以牠十年來的銷聲匿跡看去，這個主義只怕是沒有多大希望了的。因為牠本身就包涵了許多問題無法解答，即使解答也不過糟蹋紙墨，為世界多添一宗長眼的檔案而已。

四 暫結

關於基督教維新運動的問題，并不只此而已。這裏還有牠的上帝觀問題，價值觀問題，牠對於組織化的宗教的問題，牠對於宗教前途的影響，牠本身所應取的途徑——由宗教革命到社會革命的問題（這種特別應該說到中國的基督教維新人士）以及最後作者所謂的宗教的將來等等。在這每個問題中又包涵了一些小的問題，值得逐條講到。但作者所預定的篇幅和時間，都已到來，而所談的內容尚不過原意的三分之一。以有限的時間，作無限的探求，其勢不得以拋磚的心理自慰，而以探索的責任，放在對本題更多關切的基督教人士身上去了。一句近於自欺的真心話是這樣：他日，我的工作若在告一段落，使我有心暇來作旁枝研究時，我希望我能夠把我所說完的話，用更好的形式，以更好的內容說下去，藉以遮遮

基督教救國主義

徐 謙

關於本問題，分析起來有三點：

- 一、基督教自身有沒有建國的意義？
- 二、基督教對於民族革命現階段有什麼貢獻？
- 三、基督教在將來的新中國中能不能合於時代的需要？

我在未講明以上三點前，不妨將我個人對於基督教信仰的歷史回憶一下。我從民國元年辭司法次長一職，就因反對袁世凱有個人專政推翻革命的野心。後來二次革命失敗，袁世凱要稱洪憲帝，我無倒袁的力量，只能在社會上浮沉。當時我的胞兄和幾個朋友見我苦悶，勸我信基督教以得安慰，我回答說：『我祈禱上帝，若袁世凱死，我就信基督教。』我說了這話以後，不久，果然袁世凱得病而死，我兄和友就勸我踐前言，我就毅然決然在北京聖公會受洗禮，以及受洗後行堅振禮，所以我的信仰是從救國的思想而發生的，就是以救國主義為基督教主義。我認為耶穌宣傳天國，並不是另一世界，而是要天國實現於現世界。耶穌之死，雖非因實行革命，而他所宣傳的教義，確是反對現勢力——執政者和富人。他們怕他要做猶太王，所以將他釘十字架，就是怕他要實行社會革命。我從這個觀點，以為庸俗基督教只宣傳救人救世，而不宣傳救國，並且提出政教分離的主張，避開救國問題。我認為這不是耶穌的真教義。若基督教不能解決救國

問題，那末，教人救世全是空談，也可以說全是迷信。至於政教分離，乃是古代宗教戰爭的結果，那種宗教戰爭，更是違反耶穌的戰爭，而政教分離將教徒劃出國民以外，使一國多一教徒即少一國民，其害甚大，因此我不願一切而宣傳基督教救國主義。

在我還未大做基督教救國主義宣傳以前，有一段歷史，值得提出來供人研究。在袁世凱預備稱帝時代，他使他的工具國會議員提出一個憲法案，其中關於普通規定信仰宗教之自由一條被刪去，而改爲「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後來袁世凱雖死，而這個憲法案並未打消。民國五年黎元洪復任總統，而政權在段祺瑞之手，北洋軍閥是袁的嫡系，自然也是贊同這個憲法案的。孔子之道，久已被歷代帝王用爲工具，而憲法若是專規定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無異積極的規定孔教爲國教，而消極的否認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當時一般基督徒起了恐慌，因爲次年春（民國六年）就要開國會，來議這個憲法案，所以想設法在事前恢復「信教自由」的規定。那時，我做司法次長，已入聖公會，於是先由北京基督徒領袖提議組織「信教自由會」，其時天主教領袖數人也贊成這個意思。於是開了歷史罕有的一個例子，就是基督教天主教兩教聯合起來，在北京組織信教自由總會，分設全國基督教之部和全國公教之部（公教就是天主教的別名）推我爲總會會長，誠靜怡爲基督教之部代表，馬相伯爲公教之部代表。會所設在象坊橋，而開會地點則借中央公園內雍劍秋之辦事處。全國基督教及公教各有二百四十餘個機關，皆一致擁護總會。因此又開了一個破天荒的例子，就是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也派其披髮的神甫爲代表，加入總會，接着有

回教的阿洪，贊成派孫繩武爲代表，全國回教俱進會有七十多個機關，而佛教、道教也都次第贊成，並有國會議員二十餘人加入總會，這確然成爲一個空前未有的宗教團體的組織，可以代表數百萬宗教信徒的意見。於是對國會具書面請願，而國會之內，又由加入本會之議員動議，將憲法案仍照世界憲法通例，加入『信教自由』之規定。凡總會發表主張，皆得全國各地分會文電響應，使當時多數議員不能不認爲人民之要求。果然，民國六年國會開會時，雖然未打消『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之規定，但確然另加了一項是：『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這一消息傳出，使全國宗教信徒莫不歡忻鼓舞。於是在五月間，借美以美會大禮堂開信教自由慶成大會，全國各地都派代表來參加。那時因我的政治經驗不足，也可說，我心想基督徒都是以誠相見，不用政治手腕，所以沒有在會前與各教之有力代表議定本會繼續存在及活動的方法，而貿貿然無準備地開了大會。不意會場中有人提出：憲法規定信教自由之目的已達，本會應即休會之主張，其理由仍注重政教分離，故各地基督教會不欲再作政治活動，以免將來牽入政治漩渦云云。當時我對會衆說明，宗教本應救國，即不能脫離政治。政教分離，乃是外國人愚弄中國人的話，其實在外國並不如此。信教自由即是政治上之主張，政治上變化無常，今日國會通過，他日國會又可取消，況現所慶成者不過爲憲法案，而憲法尙未成立，不能遽認爲目的已達，故本會仍應繼續存在。其時天主教代表不發言，而其他宗教代表亦無意見，卒以多數通過本會仍存在，但停止開會，於是此偉大之宗教人民團體，遂入於睡眠狀態，而余之救國主張，亦不能藉此會而有進行的方法。不過有一事應表彰的，就是馬相伯在開會期中，發現了

日本黑龍會擾亂中國陰謀的祕密小冊，提至會中，由會油印宣布，這算是做了一次救國工作。

次之，在民國七年，有美國個人布道的卜克門，在廬山牯嶺招邀中外基督教領袖開布道大會，我也在被邀之列。開會第一日，就請我演講個人的信仰。我就將我在政治上主張民權救國的主義，袁世凱的帝制自爲，因祈禱上帝而袁世凱死，認爲民國可以得救，遂入中華聖公會受洗禮與暨振禮而爲基督徒的歷史，敘述一遍，於是我又將我所信的基督教救國主義，詳加說明。我認爲耶穌的教義本是救國的，他宣傳的天國是要在人世上實現的，而不是拿一種不能證明的空想麻醉人，叫人死後進天國。他就因爲要在人世上造天國以致受死。後來傳基督教的，尤其是傳教而爲政治工具的，就避開救國問題而不講，專講救人救世的空話。殊不知世界上無無國之人，人怎樣能離開國而得救？譬如亡了國，任憑你信了基督教，做了基督徒，還能算不是亡國奴嗎？這不是精神問題，乃是物質問題。一個人若是沒飯吃，沒衣穿，若不能解決政治經濟問題，怎樣可以使他得救呢？道家度人成仙，佛家教人滅度，都是一樣勸人死了得救，這於人有什麼用處？至於說道救世，更是大而無當的話。這個世界是不能無國界的分別的，國與國之間，永遠免不了戰爭。一方是侵略國，他一方是被侵略國，戰爭起來，無論侵略國與被侵略國的人民，都是一樣受慘禍。世界歷史很多次，直到現在，很多國出來提倡弭兵，尙且毫無效力，何況基督教說空話，怎樣能夠消滅國與國的界限，人種與人種的界限，而使全世界和平得救呢？所以我以爲救人救世的關鍵就在救國，若能將一國的政治經濟組織，真正改革到人人生產，而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事，使人人都有豐裕的共同生活，那才可以算是救

國，那末，國內的人自然得救。不但一國如此，而全世界的國都如此，那就沒有國際戰爭的必要，自然可以算是救世了。因為我信耶穌是有這樣的救國主義，才發生了我的信仰，而我不願人之反對，或說我是毫無所本，但我總要宣傳基督教的救國主義。於是我提出組織基督教救國會問題。經我演說之後，大眾並沒有一個人提出反對的理論，及至付表決時，大多數贊成，當場就推出七人組織委辦。自從牯嶺會議之後，各委辦都回到上海，就在中華基督教協會開了一次委辦會議，推舉出三人執行委辦，但是，執行委辦雖然推出，而老是不執行。我勸說他們也不能推動，不得已我一個人執行牯嶺大會的使命。從民國七年到十三年，我無論在上海廣東及他處（如漢口開封洛陽南苑等）或在外國（如美國）總是時時宣傳基督教救國主義。或開研經會口頭演講，或發行基督教救國週刊，或對廣大羣衆演講，收了許多會員，並且另外組織一個救國聯合會，使一般人都可以加入救國。不意中間遇見些教會牧師反對說：『救國不能利用基督教。』我的回答是：『基督教不是商標，也不是任何教會牧師所能包辦的，況且我並沒利用某某教會的名稱，於他們可以說是各不相干。』但是，後來我索性將數字去掉，只講基督教救國主義，他們也就無可反對了，因為他們不能說基督不救國。

以上都是歷史的事實。現在我看見青年會協會用此題徵文，並且聲明無論信仰不信仰，都可以各寫自己的意見。這種態度確然是要尋求真理，所以我要就於上列三點，說明我的意見。

論到宗教，似乎都不是講政治的，基督教自然也不是例外，但是，救國的意義與普通政治的意義不同。

救國不一定要參加政治的組織，做政治的活動，乃是立在政治的源頭，做政治的主動。宗教講救國的，如同教乃是一種民族主義，不是我所要講的。儒教（講祭神也可算是一種宗教）講治國，正是講政治，也不是我要講的。我所要講的，乃是我所信的基督教是救國的。不過這個「教」字也許是我用錯了。因為耶穌當時雖然傳他的教，但並沒有立什麼教會，後來他的門徒才逐漸成立教會，而所傳的教已不像耶穌講救國主義，甚至簡直不講救國主義了。因此，我就改為講「基督救國」而不用「教」字，也可說是我並不講宗教，更與任何教會無關。我根本就不信仰舊約，因為那是猶太教，不能與基督教混合為一。一般人以為耶穌用舊約的話對人講，殊不知那是不得已的法子，不過是藉舊約講他自己的主義罷了。耶穌說：「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八節）可見他絕不是信仰舊約的了。並且我對於新約也非絕對的信仰，因為四福音書乃是門徒在耶穌死後很久才追記的，其中所記的話頗有出入，不能認為沒有訛誤，再則將門徒的話合併在新約內，也未免編輯不謹嚴。我所信的乃是我認為耶穌所宣傳的救國主義。耶穌宣傳的總義就是天國。（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節，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節，路加福音第五章四十三節）惟約翰福音變為哲學的意義，用「道」與「真理」替代天國福音，可見有見仁見智之不同，但又借反對的人該亞法嘴裏說出救國的意義。（約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九節至五十一節）所謂天國，並不是神話的天國，乃是在人世上實現天國。（馬太福音第六章六節）並且將天國要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建立的意思暗默說出。（馬太福音第十章卅四節至四十九節）他雖然沒將天國的輪廓寫出來，但是，對門徒

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爲主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爲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爲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五節至二十八節）就是表示要將君主制度推翻而建立民國的微意。根據門徒所記耶穌一鱗片爪的話，已可看出基督教自身有建國的意義，但是，門徒避開政治的途徑，而用社會革命的主張，想建立一種基督教共產主義社會（使徒行傳第二章四十三節至四十五節，第四章三十二節至三十五節），不過他們沒想到，不用政治的方法，這種空想的社會，是建立不起來的，所以使徒的方法不久就失敗了。但是，基督教至今能存在，也未嘗不是離開政治的原因，而基督教所宣傳的都是神話，反爲政治所利用，所以基督教的後繼，就不能不讓位於某種適當的主義來擔負建國的工作了。話雖如此，但是社會主義的起源，仍不能不歸之於基督教，如聖西門之新基督教，就是從基督教出來的一種社會主義，而羅伯渦文更是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實行家，不過他們的主張，都不能脫離宗教的空想，所以不能達到建國底目的，而這種主義之演進，就有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基督教社會主義劃然分野，雖然始創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也未嘗不有過基督教的關係。這就是我認基督教有建國的意義，而傳教者不能發明，更不能實行耶穌的真教義，所以不講救國，而更不能建國的原故。

復次，凡是真要救中國而又看明救中國唯一途徑的，都認定中國的抗日，就是民族革命，無論何人都應該一致團結起來，成爲整個民族對日本法西斯的抗戰。在中國人裏面，不能分是基督教非基督教，也不

能分是不是其他的宗教，因為若是亡了國，無論那一宗教的信徒都不能免做亡國奴的慘痛，基督教信徒也不能拿死後進天國來得安慰。這樣看起來，基督教對於民族革命這一階段，應該有所貢獻。在基督徒中最著者，如于斌主教在國際宣傳抗日，而雷鳴遠神甫更做了抗日游擊隊戰地服務團團長，自然是有很大的貢獻。不過，這是個人的貢獻，不能算是教會的貢獻。或者有人以為教會為中國抗日勝利祈禱，就是教會的貢獻，我以為這是迷信，抗日的勝利必須從人民的奮鬥得來，決不能從祈禱得來。我不是反對祈禱，但是，祈禱完了必須去奮鬥，不是祈禱就算了事。再進一步說，教會不要將個人與教會分開，認為抗日是個人的事，不是教會的事。我們查一查敵機轟炸的痛史，不知有多少教會被炸，並且外國教會與中國教會一樣的被炸。日本法西斯的獸行，乃是世界人類的公敵，教會何能置身事外，而不去抵抗這個公敵。教會自然是反對戰爭的。不過戰爭的意義要分別清楚：侵略的戰爭是人類所應共同反對的，至於抵抗侵略的戰爭，乃是人類的正當防衛，不但不可反對，還要努力參加。教會對於現階段的貢獻，就是應該參加民族革命。參加的工作有種種，不是說教會一定也要參加入軍隊，那可以聽每個信徒的自願，但是，教會必須要參加救國工作，如救護救濟，以及後方生產等事，都要盡教會的力量去做。現在各教會的人，我信得過有許多在做這些事，我更盼望教會把這些事擔當起來，當作實行傳教，那才是基督教對於民族革命的貢獻。

然後論到基督教與新中國的關係，如果基督教是抗戰建國的重要因素，自然是不能廢的，否則基督教將被視為人類沒進化的一種迷信的儀式，雖然在新中國中還存在，雖然還有許多人信教，雖然有領導

抗戰的最高領袖，也是一個信徒，但是不能認為合於時代的需要。人類的信仰，是必要的，因為信仰是使人類向上的原動力。不過，信仰是真理，不是神權，真理是現實，救人救國乃至救世的，不是空的理想——另一世界。真理是什麼？這個問題，現世紀人類的知識還是有限，不能完全解答，不過近代思想大概認科學是真理，這是沒有什麼論爭的。古代頑固宗教在科學萌芽時期，曾經用非常殘酷的手段來壓迫科學，後來因為科學真理不可遏抑，反被科學戰勝，於是宗教也不得不講科學，但是，仍然藉科學做門面而宣傳宗教，以示宗教是超科學的。誠然科學還沒發達到極點，止於能解釋自然的現象，而不能創造自然。自然何以然，科學並不能使之然，而僅能利用其然，但就是利用一點，還不過九牛一毛，去完全利用之程途尚遠，更講不到創造自然了。宗教因這一點又以爲大有宣傳之餘地，而將創造自然歸之於不可知之神（上帝），這種宣傳於人類有何用處呢？科學之缺點，在於科學祇是被人利用之工具，科學愈發明，殺人愈慘酷，人類剝削人壓迫人愈利害。但是，這種缺點，宗教有什麼方法，有什麼力量來糾正呢？其實不但科學之缺點是被人利用，就是宗教也何嘗不是被人利用。將來新中國若是不能改革政治的種種弊端，真正三民主義若還不能實現，我相信宗教在中國還要被人利用，這倒不是過慮。否則新中國若是能將人類殺人，剝削人，壓迫人的慘禍完全矯正了，恐怕宗教再不會有立足之餘地，除非宗教自身來做建設新中國的工作。

最後，我的結論，不要以爲我對於基督教是悲觀的，更不要以爲我是反基督教的。我在本文前面已說明，我所信的基督教是耶穌的教義，有三要點：一、犧牲。耶穌是爲救國將自身一切利益，以至於身體都犧牲

了。二、服務。耶穌是爲救國而服事人，而不要人的服事。三、團結。耶穌是教羣衆與他聯合成爲一體，使一國的人民成爲一個整的組織。我相信這樣行一定可以救中國，而新中國就必須在這三點上才能建立起來。

基督教與新中國的教育

陳子平

基督教對於中國的教育有什麼影響？對於中國的改造又有多大貢獻？這些問題，斷非短短的篇幅所能答覆的。現在我們知道新中國正在長成的過程中，基督教對於今後新中國的建設，尤其對於新中國的教育，應有何種特殊的貢獻？已往中國教育的缺點在何處，今後應如何補救？教會學校以及教會學生對於抗戰建國，應有何種貢獻？我願把這些問題加以簡短的討論。

一 已往中國教育的錯誤

已往中國教育的缺點很多，不使一一列舉，我認爲其中最根本和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缺乏精神的教。無論大中小學都是如此。平常學校的學生和教師，每天不過隨着鈴聲上課下課，而教師所教的也不外乎書本上的知識，對於如何做人，如何愛國，以及如何服務社會，就很少講到，即使講到，也無非是形式而已，殊少真正的精神。我們知道教育的最大目的，除授人以知識外，更須養成愛國和愛人類的公民。學校教育若祇養成少數自私的技術人員，那是不夠的。中國教育的宗旨，未嘗不好，不過所採用的方式和設施，尙未完美，以致培養出來的，大半都是些利己的個人，我敢說，這是因爲忽略精神教育之故。有知識而無道德，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於社會國家有害。南北的大漢奸和傀儡，不都是很有「學問」的人嗎？他們中間有大學

畢業的，有留學外洋的，而且在社會上和學術界都擁有地位。他們這樣有「學問」的人，竟做出這種行爲，我敢說完全是在於他們平日所受的教育，純然是一種知識的教育，或技術的教育，對於精神道德的訓練，則毫不注意。

抗戰以前，國內有一種普遍的觀念，以爲教會學校的學生對於國家觀念是很薄弱的，民族的意識，也很欠缺。其實並不盡然，因爲從教會學校出身的學生，不但很愛國，而且對於服務社會和人類，都能熱烈的參加。所謂缺少國家觀念云云，在這兩年來的抗戰中，已得了反證。

二 抗戰以來教會學校與學生的動態

自抗戰發動後，一般教會學校與國立大學，一致向內地遷移，以表示抗戰的決心，即在目前仍有在淪陷區域繼續辦理的教會團體，到今日爲止，仍保持着不屈不撓的精神，此外有許多教會學校的學生，在前方後方服務，對於抗戰建國的基本工作，有着莫大的貢獻。現在無論在什麼地方，教會學校的那種服務、愛國、犧牲和合作的精神，隨處都有充分的表現。即以全國青年會所舉辦的軍人服務、學生救濟、救濟難民和青年服務運動等而論，都是直接間接與國家、社會、人類有關的，其貢獻之大，已可以概見。其他教會團體的工作和價值，從這兩年來抗戰所得的教訓和事實，已證明教會學校的教育，自有它的大貢獻和它存在的價值。近十年來，不僅非教會的人士對於教會學校的設立問題，有所懷疑，即負教會責任的人，也時常考慮

這個問題：教會學校是否仍有舉辦的價值和必要？政府方面既已辦了許多學校，似乎無須再由他人來代庖，然而看了今日的情形，非但教會學校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且還有把它充分發展的必要。

三 新中國的教育應具基督精神

現在繼續要討論的是新中國的教育應採取何種精神，或走什麼方向？我在上面已說過，中國過去教育的錯誤，是在太注重形式化，而缺乏精神教育。單就物質設備而論，政府所辦的學校，無論在質量方面，都勝過教會學校，但是教會學校的大貢獻就是精神教育，基督化的精神教育。爲補救已往的缺點，新中國的教育，也應當多注重這種精神教育的方式，所謂精神教育，至少包含下列三點：

甲、博愛的精神 在新中國的教育中，加入耶穌的博愛精神。基督教以博愛爲中心，也以博愛爲出發點，如果基督教沒有愛，就沒有基督教。因爲從博愛中，才能發生愛國、愛人類的精神。有人誤會耶穌的博愛精神，以爲耶穌不僅是愛人，而且愛仇敵，所以敵人儘管侵略，無須加以抵抗。又以爲耶穌之被釘於十字架，就是不抵抗的表現。這種論調，實在完全誤解了耶穌的博愛精神。耶穌在聖殿中驅逐那班侮蔑上帝，沾污聖殿的奸商，是富於正義感的。他時以伸張公義，維護弱小爲己任。再耶穌當時所以不接受民衆的請求而爲王，因爲他很明白當時的情形。原來那時羅馬帝國國勢極盛，虐政暴刑，無所不至，斷不容猶太人有所反抗，如果耶穌發動積極的革命運動，結果非但他個人被害，恐怕全猶太民族也將遭受慘毒的屠殺。他以一

人的犧牲來替千萬人的犧牲，這真是他的偉大處，也是愛國愛民的最大表現，所以耶穌的這種博愛精神，應當為新中國的教育所採取。如此，則歷史上如石敬瑭、秦檜、吳三桂等奸臣，就不會再產生了。

乙、犧牲的精神 有了真正的博愛精神，才能談到真正的犧牲。因為犧牲是從博愛而來的。「犧牲」與「利己」是相反的。已往的教育多養成「利己」的個人，今後新中國的教育應把「利己」的思想剷除而輸以一種犧牲的精神，使人人以求學的目的，不為個人的利益，而是為大眾謀幸福，大家都有犧牲的精神。犧牲兩字，不是為基督教所專有，即其他宗教，也多少包含犧牲的說法，但我認為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和訓練方式，是比較容易收效的。今日在前後方的基督徒，所以不畏艱鉅，不顧危險的去從事種種工作，實由於犧牲精神的激發。而此種精神都是從他們平日的修養和訓練中得來的。要社會安富，要國家興旺，非要這種精神不可。所以新中國的教育應該灌輸學生以一種基督教的犧牲精神。

丙、進取的精神 基督教是一種有進取精神的宗教。它對於現社會從不表示滿意，但是它的不滿，不是破壞，而是改進——事事力求完美。中國在經過這一次抗戰後，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有很大的改變。人民的生活情形，也許更將困苦。對於一般貧愚弱小，應該有所服務。今後新中國的教育應採取此種進取的精神，使教育改進，不為少數有產階級或貴族階級所專有，而能為社會大眾——無論男女貧愚——所共享。從前個人主義的教育，非根本剷除不可。

總之，基督教有三種偉大的精神：（甲）博愛，（乙）犧牲，（丙）進取。這三種精神，是每一個民族所

必具的。一個民族如能具有這三種精神，那一定是一個很強盛的民族。學校為培植人才的地方，鑒往策來，今後新中國的教育應竭力採取上述三種精神，以培養未來的公民。如果這三種精神能應用於國內的一般學校，那就是基督教對於新中國教育的貢獻了。

原书空白页

基督教對人才的貢獻

張宗麟

筆者不是宗教信徒，對於基督教的教義，除出幾個極大的名辭如博愛等外，幾乎一無所知，同時對於基督教在哲學上的地位，以及基督教在歷史上與政治的關係，與社會民生的關係，也只能知道一個概略，所以此次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徵求基督教與新中國的意見，關於上述幾點，筆者竟不敢冒昧陳辭。不過筆者雖非宗教信徒，但平時對於宗教信徒的師友，却常常留意。二十年來，師友中宗教信徒很多，尤其基督教信徒佔多數，筆者對於宗教信徒的言行，雖然有時感覺他們太爲宗教着想（其實這或者正是我非宗教信徒的主觀見解），但是從他們整個體上來觀察，他們的集團是有力量的，他們的整個言行是有中心主張的。換句話說，宗教信徒的言行在某數點上是具有特殊風格的，這種風格是他們結成團體的主要因素。基督教徒的特殊風格是捨己助人，殉道救世，爲正義而奮鬥，爲大眾而犧牲。這種種風格，是任何民族應該有的特性，尤其是被壓迫民族在求解放的途徑中，更應該特別重視的風格。

宗教不是超民族的集團，宗教正是某個民族在某種客觀條件之下的產物，宗教也可以從別個民族傳到另一個民族，把這個民族興旺起來；某種宗教，也可以在某個時代使幾個民族都受了感化，而獲得宗教的貢獻。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宗教可以跳出了任何民族，單獨有所成就，不但過去不會有，將來也永遠不會有這樣不合理的事實。這許多事實從基督教的歷史上，都可以找到很有力的證據。從基督教的產

生，到基督教由中亞細亞流傳到歐洲，使歐洲各國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而改變各民族的國運；到了近代基督教爲着適合客觀環境，在教義上與組織上，多少改變了些，於是許多國家，又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這種事實，在在可以證明宗教是在民族中生長的，不是超出民族，或是虛無玄妙的東西。

反轉來，我們也可以看出近代的民族，必定有一部分或大多數人民是信奉宗教的。在一個民族中，若只信奉一種宗教，那末，這種宗教很可以影响這國的國運；若一個民族中包含着兩種或兩種以上宗教的信徒，那末，在宗教的信仰上，兩種教徒難免衝突，但是一提到國家民族的前途，兩種教徒必定會聯合起來，印度的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在若干經濟和政治問題上，常常發生衝突；在爭取印度民族的獨立的行動上，兩種教徒是一致的。同樣的，兩種民族，信奉一種宗教，在宗教的信仰上，兩種民族是一致的，在各該族的利益上，雖然是同宗教的信徒，也是爲各該民族的利益而奮鬥，歐洲無論條頓、日爾曼、斯拉夫、拉丁諸族，都有信仰基督教的或天主教的，他們在宗教上是一致的，在民族利益上是不一致的。所以宗教徒不是沒有祖國的，教徒的祈禱，恰恰是爲着祖國；教徒的犧牲，爲着宗教，同時也是爲着祖國。

近百年來，基督教在中國無疑的發展得很快，我們不能確實知道，全國有多少萬基督教信徒，但是估計受過洗禮的教徒，與間接受到教徒影响的人民，總數決不會在千萬以下，這個千萬人的大集團，雖然有天主教與耶穌教之分，在同一耶教中又有美以美會、浸禮會、長老會、倫敦會等分派，但是在整個教義上，他們是一個完整的集團。在這個大集團裏，包含了很多各種各樣的人才。當初他們是專爲着傳教，所以到處

設教堂醫院，後來他們也辦起學校來。在單純的設立教堂與醫院的時期裏，他們所培植的人才，是極有限的，自從辦學校以後，那末各種人才都漸漸受基督教的培植而發達了。其中尤其是近代的各種學問，大半由基督教徒傳播到世界各地，所以基督教在中國培植出來的近代學術人才，為數也着實可觀。我們倘若辟除成見，平心靜氣來說，我們一定會承認，今日中國無論學術界或政治經濟各種人才，大半是從基督教直接或間接培植出來的。今日全國各大學教授，大半是基督教學校畢業生或曾受基督徒的教育；全國各學術團體的主持人，也大都如是；至於主持政治經濟的重要人才，也大都出自基督教的門下。筆者提出這許多例子，不是有意傾倒於現勢力，而是指出過去幾十年來基督教培植出來的人才，對於中國確實發生了許多影響。

今後基督教是否繼續培植人才呢？當然還是繼續在培植各種人才。全國現有基督教設立大學十三所，在一九三七與一九三八年間（即七七抗戰以前的一年）共有學生七千另九十八人，在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間（即抗戰第一年）各地環境大變，在那樣艱難困苦中，全國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在學學生還有六千三百六十七人，較之前一年在總數上不過減少了七百三十一人，約佔十分之一。若以十三校平均計算，每校不過減少五十六人。這個數目並不算大，足見主持人的苦心孤詣於培植人才。再就各科學生而論，其中減少最多者為神學學生，前一年全國共有神學學生一百七十一人，後一年只有五十一人，神學學生本來很少，只佔總數百分之二·五，這次竟又在此微小百分數中減去百分之七十，可見今日基督

教各大學所培植的人才，並不如一般人所設想，以為專為宗教造就教士牧師，恰恰相反，他們正為培植一般人才而辦學。（根據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36—1938）

又該十三所大學，在最近十二年來的畢業生，共計一萬二百二十九人（根據華東基督教協會調查，）這許多學生除極少數赴國外留學外，（約計二百數十人，因缺二校統計，所以只有約數，根據同上調查）幾乎全數在國內各界服務，其留學回國者亦在國內服務。根據最近二十年來，國內各機關服務趨勢，凡留學生及大學生畢業生，服務職位大都是中上級。十二年來，國內各界增加這許多曾受基督教教育的中上級職員，他的影响，也可想見了。

有人以為基督教學校所培植出來的人才，不諳國情，又不會做事，這句話實在是不明瞭事實，排斥異教的猜測之辭。基督教所辦的醫院，醫生與護士的認真，醫藥手續的敏捷，這是人人都承認的，基督教徒主持的青年會遍佈全國，他們興辦的各種社會事業，幾乎沒有一處不受人民歡迎，在辦事的認真與敏捷上，青年會職員幾乎成爲模範人物，（譯名青年會派）講究辦事效率的基督教徒，那裏會有不能辦事呢？這點我們到可以完全相信，他們雖不是每個人盡是能手，也不見得不如其他教育機關培植出來的人才。

至於不諳國情一語，實在隱隱指着基督教徒民族意識的淡薄，其實這也是不合理的指摘。在本文前數段，筆者已經明白指出，信教與民族意識是不相違悖的，兩國民族發生利害衝突，雖然是同宗教國，各人也只爲着各自的祖國而祈禱。在中國近年來的事實上更表現得明顯。二十五年平地泉百靈廟各處擊退

敵軍得力於基督教徒極多，這是傅作義將軍親口對筆者的談話，大概不會虛妄。東三省領導義勇軍者，多是基督教徒，哄動全世界的義勇軍之母趙老太太的秘書參謀等，盡是基督教徒。最近有一極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基督教徒對於中國民族解放是赤忱忠心的，這就是全國注意的基督教青年軍人服務部的工作。這個工作隊伍，是專在前線爲傷兵服務，教育傷兵，慰勞傷兵，供給傷兵圖書看，供給娛樂品給傷兵娛樂，替傷兵寫信，在通衢大路上供給傷兵茶水等。該服務部全國分二十個支部，東起徐州，西迄漢中，南至衡陽，凡國軍所到之處，他們的軍人服務部也跟着到來。他們的工作人員，雖然只有一百五十二人，但是他們的工作表現得着實驚人：在去年四月間，他們的第一支部在鄭州爲兵士燒開水，在一天之內竟用去木柴兩千餘斤；第十二支部在信陽，一日之內，爲過往傷兵換紗布等工作，多至二千七百個傷兵，用去紗布三千餘捲。當國軍撤退徐州時，該部支隊竟步行千餘里去歸隊。如此辛勤工作，試問工作人員的月薪幾何？每月不過三十元，而服務者盡是國內外大學畢業生，與高中畢業生。這種只知道爲祖國民族謀解放，不顧個人一切利害生死的精神，又何嘗趕不上前方浴血的戰士。（根據全國基督教青年會軍人服務部工作概要廿七年度蕭奉元報告）兩年來我們從來沒有聽到基督教徒做漢奸的消息，只聽到基督教徒不願做漢奸被慘殺的消息，可以證明基督教徒具有深厚的民族意識。

此外我們時時可以在報上看到每一處城市遭轟炸，或被陷落時，基督教興辦各種救濟事業，比較任何團體來得勇敢與認真。所以全國難民，受基督教徒的救濟者，兩年以來決不止千萬。這千萬人受救濟的

難民，對於基督教的情感怎樣？這是可想而知是感激，甚至會與痛恨敵人的情緒對照，而成爲感恩基督教，而不由自主的信奉基督教。這種潛在的力量，在建設新中國的進程中，有很大的作用，也必有很大的貢獻，我們也應當重視的。

在兩年來抗戰的大時代中，中國基督教徒的真精神，在在都表現得活潑勇敢，爲祖國謀獨立自由平等而犧牲；在這種行動過程中，也就無形中擴大了基督教的影响，展開了全國人民——自軍人以至難民——信服基督教及基督教徒的真義與毅力。筆者雖見聞不廣，對於基督教徒在抗戰中犧牲奮鬥的事實，知道得不多，但就以上幾件事實看來，基督教對於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上，必定會有驚人的貢獻。他們正在培植各種人才，以備新中國各種事業的引用；他們正在本着教義，訓練教徒捨己救人，爲正義而奮鬥；他們正在大規模的救濟難民，慰勞傷兵，使全國無數萬的人民感激與信服基督教及其教徒。基督教在今日的中國，已經有很多幹部人才，很多技術人才，又有廣大羣衆的信服，再加上這許多信徒與信服的羣衆，都完全了解爲民族解放，謀祖國的獨立自由平等而奮鬥而犧牲。這是極可以爲新中國慶賀的生力軍。

基督教既然有這樣廣大的人力，我們一方面固然期望基督教更着祖鞭，日新月異，爲民族解放做更多更深的工作，同時我們一般非基督教徒的民衆，以及全國各黨各派，自中央政府以至一個小工廠，對於基督教這樣爲民族解放而艱苦奮鬥，除表示無限敬佩外，更應有下列各種工作，以期達到運用基督教團體培植出來的人才，以及牠的影响所及的人力，建設我們的新中國。

第一關於教育方面：基督教學校在中國新式學校中成立最早，數目亦極多，五四運動以後，略受挫折，十七年教育部實行私立學校立案以來，在經費的來源與教師人才上，更受不少影響，但其內容改良之處亦不少。從最近各種教育統計上看來，基督教學校成績，不但不弱於國立省立及其他私立學校，有許多部門，竟得極好的聲譽，如東吳大學、法科、金陵大學農科、華中大學的圖書館科、華西大學的牙科、滬江大學的商科，都是國內各大學的翹楚。各大學歷年錄取的新生，其中從基督教中學升學者百分比極大，這許多事實，兩年來並不顯出若何退步。但是世界情形的不穩，以及吾國長期抗戰的結果，基督教學校難免受到經濟上與教師人才上的影響，再加以許多淪陷區的學校物質上損失很大，這種種後果，我們應該估計到，並且應該極力設法援助，政府固然應該多方面補助他們，在民衆方面也應該發動援助的實力。這是一。其次基督教學校因為宗教關係，可能的會在短時期內到淪陷區去恢復若干學校，或至今未受敵人破壞而繼續開學校。這許多學校，在極度的壓迫環境之下，難免有少數教師為避免麻煩而施行中性的教育，這點是應該極力糾正的。我們雖然不能在淪陷區內用抗戰的教科書，但是在口講教材與傳達各種消息，組織學生等工作上，大可努力。有許多教師不是不知道應該這樣做，但苦於領導乏人。所以我們對於淪陷區基督教學校決不應歧視，更應該重視。他們正在教育成千成萬的淪陷區青年，他們的責任很大，我們應該用種種方法幫助他們，使他們能夠在淪陷區內的耶穌十字架之下，教育出成千成萬的青年，為祖國謀獨立自由平等。

第二、關於組織民衆方面：當基督教團體計劃到淪陷區去恢復事業，如教堂、醫院、青年會、學校等，有人便主張用基督教的力量去組織民衆，這件事未始不可以做，但不是一蹴即濟的就可以做。基督教團體爲着他們自身的安全，爲着事業的發展，對於淪陷區的暴力，也具相當戒備之心。他們雖然願意和暴力奮鬥，但不致於用這種奮鬥方式。所以利用基督教團體去組織淪陷區民衆，不是一句話就可以實行的。我們必須先認清，基督教團體本身，就是一個極有力的極堅強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富有捨己助人，爲正義而奮鬥，更能效忠於祖國的組織。那末何不從事於加強這個團體呢？加強基督教團體的組織，也就是加強民衆組織；加強淪陷區基督教事業的發展，便能加強基督教在淪陷區的團體組織。所以我們對於基督教在淪陷區內的事業，必須幫助它發展起來，同時，繼續不斷的提醒他們固有的精神，使他們鞏固自己團體的組織，擴大組織的範圍。

第三、關於糾正一般人的錯誤觀念的：近百年來，基督教對於中國雖然功多於過，尤其在抗戰中貢獻更大，但是一般人對於基督徒多少存有歧視的心理。這種心理的成因很複雜，有政治勢力的暗示，如清季排洋運動；有社會上人事的糾紛，如庚子後數年，河北一帶不肖教徒藉外國槍斃，強佔財產等；更有國際影响，如民國十一年，以後數年的反基督教運動等等。因這種歧視心理，造成種種不幸的事實。教徒爲保護宗教與事業，有時對非教徒措置失當，非教徒以爲教徒天生不應該受不平等待遇而關起門來。結果，不但教徒受到不利，即非教徒又何嘗會得到利益呢？在今日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倘若因這種錯誤觀念

而造成極不幸的後果，這是一件極不應該的事。今日整個中國國民，只有一個目標——抗戰建國。任何人應該向這個目標努力，也就任何人應該信任全國國民為這個目標而努力。我們應該確信中國民族的基督教徒，必定人人為這個唯一的目標而奮鬥，不致有一個例外。因此我們對於運用人才，組織民衆，資助社會事業，以及一切法律上道德上甚至各黨各派的黨綱政綱上，對於基督教徒應該一視同仁；不必過分的獻媚，也不應有所輕視。

集全國千萬以上的基督教所培植所影響的人才與民衆，必能為新中國建立起偉大的事業，這是過去許多銖的事實可以來保證。要想這個保證能夠實現，只有基督教的集團，本着初衷，不斷努力；同時更須全國非基督教徒的民衆與政黨，站在精誠團結的立場上，多方資助基督教的事業，運用基督教的人才，鞏固基督教的團體。

原书空白页

我與基督教

吳涵真

我在十年前，因痛恨朝三暮四的軍閥，爲個人的利益，造成不絕的內亂，憤而離開軍政生活，開始以小百姓的資格，爲社會國家効勞。

民二十年，伍朝樞先生將拜瓊崖長官之命，要我去幫忙辦鄉村教育，我即以陶行知氏的教育主張提出，伍先生毫不遲疑地贊許。於是我作三個月時間的漫遊，攷察各地普及教育和鄉村教育的情況，以資借鏡。在上海與陶行知氏討論鄉村教育問題，至七八天之久。我的原意，約請陶氏到瓊崖去主持，而我自己供奔走馳驅之勞。但陶氏認爲我無傳統教育的惡習，說大可一試，如有困難的地方，他當竭力幫忙，並供給各種材料，又介紹教育專家操震球先生同去幫忙一切，諸事均已佈置妥貼。剛到香港，粵省內部發生小規模的內戰。於是伍氏不能赴長官任，而我爲民衆服務之心願，亦隨之停滯一時！照上面這種情形看來，大有好人是沒有做事的機會！

我向來不相信環境是深堅壁壘。所以每到一處，無論環境是怎樣，能行則行，不能行而有意義的，則假以時日衝破之，改進之。不然，一別而謝絕之，決不與惡勢力合流。

香港是被割據的地方，所以一切都被人統制了，但是外國人有時還講點理，可是爲着衣食而爲人工作的那些人，竟失了性靈，昧了良知，處處予自己同胞以不利，言之太息！

爲實現我的真誠服務和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主張起見於民國廿二年，在文化荒涼得可怕的九龍，開了一間書店，以商業方式開始爲社會服務，凡有益於社會國家的，莫不努力以赴，惟恐不及。如是，不到一年光景，有許多社會人士以爲我是基督教徒，同時贈以徽號曰：「救國牧師。」到廣州爲社會服務不久，亦有同樣的社會批評。於是我感覺到基督教徒那種服務社會的精神，確爲社會所公認了。那時，恰巧各地青年會有許多明達之士，以基督教人濟世的博愛精神，作反侵運動和擴大宣傳救國運動，我雖不敏，亦同有此心，故以宣傳救國的工作，進而作實際的救國工作，「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於是各地基督教徒同我做朋友的，一天天地多起來了。

我自信對基督教的教義，沒有什麼的研究，本不敢隨便批評。但承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不棄，來函徵文，故不得不將自己所見的和社會公認的一些事實寫出來，以就教於社會有心人士！

當此道德淪亡，人慾橫流之時，凡有血氣之倫，均應將基督的偉大精神，發揚光大，挽回末世。

歷史昭示我們，國家的敗亡，十九由於多數人民的愚昧無知。印度，朝鮮，都是榜樣。所以大衆明白事理，是復興國家的先決條件。由大衆明白事理，進而大衆樹立道德，學習技能。大衆有了道德技能，國家一切，必然的能上軌道。願社會有心人，亟以基督教徒「服務盡責」的精神，和陶行知氏「即知即傳」的普及教育主張，合而實行廣大普及教育運動，復興中華民族！

基督教應當怎樣傳佈

屈 會

基督教對於建設中的新中國，究竟有什麼貢獻？要提供這一問題的答案，須先要問建設中的新中國輪廓，是怎樣的？筆者以為新中國的建設大綱，就是要根據孫總理之三民主義的理想，建設成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國。但目前的環境，中國是正在被人侵略的國家，土地主權之完整，尚在蔣總裁領導下全民誓死堅苦的抗戰中。故新中國建設之第一口號，曰抗戰建國，惟抗戰必勝，故能建國必成。中國今日之抗戰，為民族求解放而戰，為世界人道正義而戰。其抗戰必勝之信念，雖寄託於全民之自力更生，而世界友邦，能以平等待我的民族，能抱反抗侵略維持正義的國家，寄同情於我此番抗戰者，吾中國人民尤願與之為友。中國人素重道義，尤重患難朋友。今日中國民族正在水深火熱，千災萬難之中。基督教本身之真精神，真價值，是博愛，是予人以同情，是肯犧牲，是能仗義執言，而基督教來中國傳教之教士，都是英、美、法能維持國際正義的民治國家之人民，皆中國人民今日所引以為難友者。宗教者，感情之產物也。基督教中人，不論其為西人或華人，應於此時努力對各友邦宣傳，寄同情於中國，進一步要以實際力量扶助中國。果如是也，中國人民必推愛屋及烏之義，由民族之友愛，更進而欣賞基督教之教義。筆者在教會學校濫竽講席，先後將近八九年，對於基督教教義，有時頗感興趣，而於教會中人，發生良好影響者，千百人中僅數人耳。何也，個中人真正具有基督之精神者少，而言行未能一致者多。自民十四年，海上不幸發生五卅慘案，斯時東吳大學前校長

葛萊恩博士，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爲中國人作證人。此基督教士表現之真精神，第一次予筆者極深刻之印象。今茲抗戰以來，英美友邦人士，對中國寄以深切之同情，而教會中人，尤能對國外作正確之報道，正義之宣揚。在華傳教師，如饒家駒神父等等，對於被災之難民，以赴湯蹈火之勇氣，作救苦救難之工作，此又基督教之真精神，表現於中國人目前者，至真至切，使中國人永久不能忘者也。筆者此番重到教會學校服務，於不知不覺中，對西國傳教士，由懷疑而友好，換言之，對基督教由跡近反對，而變成不再反對或辯難之態度。倘西國傳教士對於領導抗戰建國之蔣總裁馮副委員長，更澈底的予以助力，間接的即予吾民族建設新中國的助力，則吾全民之民族情緒，對於歐美之基督教，必有更熱烈的歡欣鼓舞；此可於筆者個人情緒，先後冷熱之不同，推知一般民衆之情緒，必於抗戰建國成功之後，永不忘友邦急難相助之情。宗教者，感情之產物也。此種民族之情緒，非飛機大炮所能威脅，所能壓迫；亦非假冒親善，所能激發，所能鼓舞。基督教對於新中國之貢獻，根本義在此。如能握得此樞紐，則基督教必能爲新中國建設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換言之，新中國人民，對於基督教之教義，更信仰，更鼓舞，而基督教之傳佈，更可普遍，基督教能植基於中國人心中，則其基礎更穩固矣。

復次：基督教的教義與現代的思想，是不是相容的問題，筆者以爲須先問宗教對於進化的社會，開明的人生中，究竟有沒有存在的餘地？筆者以爲如以實驗主義的哲學評論宗教，則宗教對於人生爲有用的，如由新實在論哲學觀點言之，所謂個體之物存在，(Exist) 共相潛存，(Subsist) 所謂潛存者，即不在時

間空間中佔位置而亦非無有。知斯義焉，則基督教謂上帝存在者，亦不可非議也。大實驗主義哲學也，新實在論哲學也，非所謂現代思潮乎？與基督教教義既無不相容之處，其他各種思想，亦少發見立於基督教義絕不相容之地位也。

惟基督教是不是能夠與時代俱進的一問題，則有待於教會中人之自己努力！筆者於基督教義，未有深刻之研究，然敢大膽言之，基督教義本身，自舊約而新約，而近世各宗，莫不時在演化進步中，有充實其內容，有改變其形式，未嘗凝固硬化，蛻存軀殼，不懂隨大時代與俱進，且能於空間適應其環境，故此一問題，非能不能之問題，是為不為之問題，即如何而為，方合於時代，適乎環境之問題焉。夷考基督教傳入中國，唐宋以前無論矣；自明季利瑪竇繼耶穌會之東方布教長方濟各（Francis Xavier）遺志，於西元一五八〇年（明神宗萬曆八年）至廣東肇慶習華文華語，繼到韶州，設天主堂，隨後又到南京，在搢紳間遊說，於傳布教義之外，兼介紹天文、地理、算學、兵器等歐洲學術，更設醫院以療病，漸得一般人的信仰，雖有人以異教反對他，但竟能在上海設立天主堂於十字街。一六〇一年（明萬曆二十九年）他同教士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到北京貢獻方物，及基督聖母圖像，明神宗准其在京師內外建築教堂。廷臣如徐光啓、李之藻等並服習天主教旨，從他受西洋科學。龐氏又參加修正曆法，為朝廷所重視，當時朝野人士，都欽慕他們的學術。利瑪竇利用中國人士的心理，乃以鼓吹學術為布道的手段，就是關於教義的論著，也是斟酌中國的思想習俗而調和折衷。所以到京以後，信教者日衆，成就頗有可觀。至清康熙帝，深知西洋科學長處，不信

反對耶教領袖楊光先之言，任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為欽天監正，並命白晉（*Joachim Bouvet*）、德瑪諾（*Romanus Hinderer*）等分赴各省測繪成皇輿全圖，凡歷時三十餘年，這是中國用經緯度實測的第一部地圖。這時舊教他宗派，在中國布道者，屢向羅馬教皇陳訴利瑪竇等之容許中國教徒祭祀祖先，為違背教義。（中國的祭禮是藝術的，非宗教的，說詳馮友蘭氏著中國哲學史，利瑪竇見解，自是高人一等，故能得智識階級華人之信仰，如徐光啓、李之藻等均受洗禮。此輩教士，即頑固派，既不能與時代進化，復不能適應環境，遂致基督教在中國遭禁止傳教之結果。）教皇克列門十世信其言，西元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遣鐸羅（*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携密旨來華禁革。斯時清康熙帝已下令驅逐不守利瑪竇遺法的教士。西曆一七〇七年（康熙四十六年）鐸羅乃公布教皇密旨，令教士不服從教皇者，悉遠去。康熙帝大怒，逮捕鐸羅，囚之澳門。一七二三年（清世宗雍正元年）下令西教士除在京師效力者外，悉送澳門安置。至高宗乾隆時，刑部對於私入傳教者，有永遠監禁的判決。於是基督教之傳播中衰。及雅片戰爭，五口通商後，教士來華傳教，一反明季從上層社會入手，專收無聊之華人入教，是以社會流行吃教之說。清末士大夫，以入教為不名譽事，致釀成庚子拳亂，在中國固民智幼稚可笑，而基督教未能於中國文化有所貢獻，於中國人心有所鼓舞，亦彰明顯著。聞最近基督教中有一派高明之士，（我輩同情者如此稱呼，而教中人或反稱之急進派或竟謂之經離判道者。）竭力提倡中國化的基督教，倘能實現成功，則基督教必能於中國文化有極好之收穫。其教義之傳布，必能更深入民間。吳稚暉先生形容清季宣

傳革命，戴了紅頂馬蹄袖衣服，（清代制服）演說革命，深得民衆之同情與信仰。今傳布耶教，如專靠蘇州玄妙觀內小熱昏式牧師講道，何如多請教中飽學之士，於中西文化都有素養者，每年各地舉行大講道一次，如吳雷川趙紫宸劉廷芳吳耀宗陳文淵沈嗣莊等等，或爲青年所崇拜，或爲舊學人所宗仰，其收效必宏。倘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則基督教於中國文化，仍將無所影響，依然一空洞無物焉而已！

原书空白页

基督教在中國已有的貢獻

張宗道

基督教的教義，屬靈方面：則崇奉超自然的、全能、永生、聖潔的上帝，敬拜之方式，偏重心靈之活動，故純屬精神、情操、理性作用；屬世方面：對己則以『正心』『居敬』為律己接物之原則，對人則以博愛、服務、犧牲為高尚品格之表現；揭發『天國』為人生努力行善之目標，由此可見基督教教義之崇高、切實、偉大和神聖；惟其有此莫大策力，故能於種種困難之環境中，蓬勃生長，終無底止，歷代基督徒都能秉承斯旨，力行不怠，以造福人羣，著有不可抹殺之功勳，卒能奠立其自身歷史之地位。

可惜牠在中古時期，因在政治上之勝利，作出了不少違反真理的事蹟來，致留給世人以極大之反感；牠對於當時社會，從好的方面觀察之，如社會秩序之維持，古代文明之保存，蠻族之感化等，確有其高似日月之功；但從反方面觀之，却有許多罪過，如教會之封建化，徵教稅，售贖罪券，買賣教爵，設教會法庭及與君王鬥爭，阻礙國家統一，尤其是在統制人類之思想方面，杜禁一切未經教會承認之言論和新學說，如哥白尼、伽里略輩為近世科學家之祖宗，教士因有抱殘守闕之態度，不知新科學並不違反聖經，而盲目的竭力反對，妨礙人類思想之自由，阻滯文明之進步，為害確實非淺，致累基督教在此科學昌明之新時代中，貽人以『文明的阻力』之譏，是故現今一般人之反對基督教，夙怨即在於此，但我們要特別明瞭，此種過錯，實由當時思想和環境造成，係人為的，和基督教之原理及本質絕對無關。

自宗教革命後，新教興起，將昔日教會之錯誤，嚴加革除，基督教的本來原理，終如日月之復明；新教徒從改革宗教的工作上，養成了革命的精神與熱誠，對於惡劣的社會，也同樣地盡了改革的責任，如不合人道的奴隸制度之廢止，（著名的領袖爲衛伯福斯林肯等）工廠的改革，（沙甫慈白利）監獄改良，（約翰豪厄德夫萊夫人）女權的提倡，（夫萊夫人及南丁格爾）青年會的服務，其他如節制、道德改善、法律改良種種事業，都發軔於英國，而爲世界各文明國法式，爲全人類前進分子所歡迎擁護唱和，而這些造福人類富有歷史價值的事業，都是基督徒的偉大世俗情感表現。

我國社會自新舊基督教相繼傳入後，就多了一種新的活潑的文化因素，我國社會就呈露出生氣的現象來！這般傳道者，除宣傳教義外，且貢獻了西洋的文明，如數學、天文、科學、醫學之類；他們又帶去了我國的文化，如將四書五經譯爲西文，於溝通東西文化之工作上，有莫大的貢獻！可惜我國人保守性過強，自我滿足，不善仿效，固步自封，對這種適足以改進拯救我國族的新力量，不能充分的加以吸收；尤其不幸的是因習俗之不同，及舊政治的腐敗，間亦因列強政治及經濟的侵略，歷次的發生了鴉片之戰，八國聯軍之役，軍事外交，著著失利，喪權辱國，莫此爲甚，國人受了深深的刺激，對於洋人視如洪水猛獸，因之基督教也遭『池魚之殃』，直至如今，尙有許多人詆訾西洋傳教士爲帝國主義的先鋒，中國信徒爲其工具者，其實在其中間，有判然可分的畛域。我國不能否認列強的侵略事實，但要明瞭進行侵略的，並非基督主義者，乃係帝國主義者。基督教的原理是施予，而帝國主義乃是榨取，一爲利人，一則肥己，絕對不相容。假使沒有基

督教，帝國主義仍是要來的，茲因基督教的派遣母會，不幸都在帝國主義的國家，遂不遑人諒解，蒙了不白之冤。然則基督教終究盡了極大的努力，在我國立了不拔之根，長了茂盛的苗，開了燦爛的花，結出滿美的果。基督教徒在西洋各國所曾作的社會服務工作，照例地在我國貢獻了，並且比在西洋所盡的勢力和所收的果效更大，卒使我國有長足的進步。牠的屬世貢獻，舉其犖犖大者，約有下列諸端：

(一) 對於我國革命事業的助力：過去因政府無能，外交失敗，一般熟悉西洋國情的人，遂對自己的弱點，表示不滿，因之產生了辛亥革命！中山先生本係基督徒，而其革命思想的激發，如反對腐化政制，破除迷信，反對婦女纏足，乃至其革命學說，都是受基督教的驅策，他曾說：『我們極大的希望，是將聖經和教育從歐洲輸運給我們不幸的同胞，由此令他們得到公平的法律的福祉，並且從這高潔的文化中得以革除他們的痛苦。』

(二) 對於文學革命的鼓勵：我國文言文，成了『文化的古董』，不適合於大眾的實用，因之我國學術不振，文盲難除，文化停滯，一般有新穎腦筋的人，都主張文學革命，竭力提倡白話文，而基督教在其先，每以方言繙譯聖經，以求能兼顧到下層社會份子，實爲之首倡，待白話文勝利後，則聖經亦概用白話，俾能深入民間，是故文學革命的健將固然是胡適，但基督教却作了『無名英雄。』

(三) 對於國語運動的貢獻：我國語言不統一，民族精神大爲減色，迨歐人來華，以華言華字，難通，便利用羅馬字母拼音來代替，遂伏下了改革的動機。日後國人仿效其法，創造注音字母，經政府的驅策，教

育界的實行，國語遂成爲民族結合的骨幹，大有助於我國的統一。

(四)對於教育事業的努力：基督教爲增強傳教的效率起見，努力於中高等教育的興辦，冀造就一般智識份子，爲教會及社會服務。我國往昔原無完備的教育系統，但這般傳教士悉來自教育極發達的國家，且他們自身也多有高深學識的人，自然的要把他們母國的完善教育制度，連根帶泥的移植到我國來。他們所辦的高等教育機關，最著名的如之江、金陵、協和、嶺南、齊魯、東吳、聖約翰、華西等，牠們的設備完善，訓練嚴格，所造就出來的人才，爲國家社會作了不少的各種事業；牠們成爲我國人吸收西洋新文化的最大最有效的機關，較政府之盡極大力量派遣留學生，其成效在數量方面實有過之無不及，且亦成爲留學生的製造所。其次對於識字運動，也有相當的功績，基督徒誦讀聖經爲其要務，因之教會也竭力提倡平民識字運動，於掃除文盲工作上助益非淺。

(五)醫藥工作：傳道者以治病爲引人信福音之良法。不自諱飾的說一句，我國民衆對於康健衛生真太不講究了，確實適合於「東方病夫」四字的字義解釋，傳教士宗奉基督所用解除人們肉體痛苦以引人得救的妙訣，因之廣設醫院，對於赤貧者，甚至施醫施藥，於國民之健康上，殊多貢獻。

(六)救濟事業：「凡天下疲癯殘疾，鰥寡矜獨，皆我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這原是仁者所發的惻隱之心，但具體實行救濟的，頗乏其人，我國社會與政府，從不注意，惟有基督教本其博愛精神，已盡了其力之所能。

(七) 道德之維繫：社會上不少不雅言不層聞的傷風敗俗事，喫喝嫖賭為普通人之所視為普通事，但基督教却以為具體真實性的罪惡，絕對反對，基督教確是時代潮流的中流砥柱！

(八) 使我國合理社會制度之建設和文明法律的釐定：過去我國社會是重男輕女的，如纏足、妾婢、養童媳、多妻、處處違反人道，使半數的人羣居在壓迫之下。基督教徒在西洋各國會為人類鳴不平，終得勝利，在我國也是如此，結果我國社會制度終究因了牠而改變了。民國廿二年新法訂定，絕對禁止多妻制度，欣看我國躋上文明國家之林了。此種改革或有人歸功於社會學者及法律專家，但基督教教義却為其根本原理，何況我國取法於西洋文明國家而文明國家之所以如此，乃是基督徒努力的結晶。

(九) 進步觀念的激發：世界上最老的古國，數千年來依然故我，與後起之秀的西洋人比較起來，真是相形見絀，自感羞慚。時代再不容許我們守舊了，適者生存，是天然定律，我們既感處處不如人，則速求進步，為自強圖存的惟一鍼砭；一般人因信基督教而與西洋文明時常接觸，啟發了求進步的觀念。

上列種種貢獻，有的是基督教的主產品，（由於基督教原理所產生者）有的是其副產品，（由於傳教的方法手段，和那與基督教發生關係的傳教士所携餽的西洋文明），無論其為主產副產，終究是將我們的古舊無生氣的國家，變成一日進程千里的新國家了！

原书空白页

基督教教育與新中國的建設

顧惠人

基督教教育事業，在最近二十年中，不知經過多少的變遷。「五四」運動的時候，基督教學校曾被視爲文化侵略的工具；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時代，基督教學校更被目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和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但是在最近兩年抗戰期中，在淪陷區域的各種事業，多數轉移於外國人之手，俾免干涉及侵佔，這固然是由於時勢使然，而我們也並沒有聽見過非難的議論，但是以今例昔，亦可見一般人對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不同的觀念了。

近代教育，作者以爲當以當代教育學權威杜威氏之言，「所謂教育在經驗之繼續改造中，」爲其哲學的基礎。換言之，「教育卽生活。」但是觀察我國過去數十年的教育事業，我們却深感它只有提倡搖旗吶喊的名詞與口號，拿幾個主義的名稱去誇耀於人，喊幾聲打倒什麼，似乎這就是教育，而教育內容的空虛與淺薄，是無可諱言的。教育不看重過去數千年的經驗，不腳踏實地的尋求未來的新途徑，徒作稱快一時的動人呼叫，無怪一般人要說我國教育的幼稚。

倘把過去的經驗當作金科玉律，神聖不可議的，那就不免犯了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毛病。舊的經驗必須加以批判、檢討、整理、繼續改造，施諸行動。舊經驗在不斷的改造中，新經驗亦隨之而產生。教育的功用卽在舊經驗的整理與新經驗的創造。試問過去基督教教育會否把握着中國的舊經驗以作創造新經驗

的根據？還是膚淺地移植他國的經驗以致造成生吞活剝，敷衍門面的所謂近代教育？執此之故，中國過去教育祇有抄襲，始而日本，繼而美國，最近幾年更趨向德意統制的辦法。張申府氏於自由中國叢刊之二內有以下一段警惕的話：

「我始終堅信，中國近年教育的根本大病就是無哲學，無理想，無宗旨，無目的。至少也在不重視這些。因此所造就出來的人也常不免無哲學，無原則，無主宰，無節操，無所守，無所不為，全無忌憚，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最擅長的只是投機取巧，不但可以隨便賣黨，而且可以隨便作漢奸，賣民族！這是今日最值得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令人深思以身作則，中流砥柱，急謀挽救的。」

張氏對於戰時教育亦有以下的見解：「今日的戰時教育，在內容上，在精神上，我更認為：還必須有一個最最根本的根本，就是實。中國近年許多地方太不實了。」「時積力久則入。」荀子說過的。只要實，沒有作不到的。精誠所至，爲什麼金石爲開？實的緣故。」「充實之謂美。」是多麼美的話，爲什麼要教育？至少就一義說，就是要使人充實起來，今日戰時教育的第一要點，實應在於教實。學而有得，必須虛心。也正因爲虛心乃能充實。說實話，作實事，講實學，實行實踐，實幹，誠實，忠實，樸實，平實，切實，如實，實際，實在，堅實，腳踏實地，實是求是；都是今日最最應該鼓吹提倡的。老實話是今日最需要的話，老實人是今日最需要的人。」

試問基督教教育對於建立中國教育的哲學，有否下過最大的努力？我不敢說沒有，但我始終以爲大家還沒有用毅力和信心去探討，更沒有埋頭苦幹去體驗。真知灼見，不是偶然的產物，乃是日積月累的成

果，基督教教育對於中國教育的貢獻，正需要這樣的努力去建樹。

在基督教教育的進程中，我們必須同時注意到教會學校的分佈。在過去，因各種關係，多數大中教會學校集中於沿海各大都市中，我們不能厚非。但在現在的新環境中，我們對這問題應重新考慮，以期適應時代之要求。作者前年曾作昆明之行，觀察所得，深覺吾國這一次空前的抗戰，其意義之重大，不只在軍事的得失勝負，而尤在文化的內移，交通的邁進，工業的建設，社會的改造，以及中國國民精神與心理的重生。在這當中，基督教文化事業的內移是基督教的一個重要的使命。

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北京大學，已與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聯合遷移到昆明，即現在之所謂西南聯大。國立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都有駐滇辦事處，中國文化之向邊省推動，在戰前即有此主張，但未見實行，現在已到了勢不能不如此的地步。到內地去，到農村去，已成爲抗戰中的呼聲。基督教的教育事業，也不能不向着這方向走。

我們再從基督教教育演進中性質上的改變說幾句話。據我個人的觀察，在最初的基督教學校，不免帶有慈善性質，來校的學生，不付學費，甚至由學校給以津貼。後來學校數量，逐漸增加，公立學校亦與時俱進，不從事於歐西學術上之介紹，不能吸收當時有志青年，於是帶着學術性的基督教教育便應時而生，且確有了其不可磨滅的貢獻。到了最近十餘年來，基督教教育受到政府的統制與監督，行政與教程逐漸趨中國化。在抗戰以後，以上三種不同性質的基督教教育却同時並立。在淪陷區域中，是實行補習性的慈善

教育，許多處已設有補習學校；在日軍控制下的教育，又在那裏介紹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一套麻醉的理論，它是談不到什麼學術的。在中國的西部，基督教教育與新中國的建設，却發生了緊密的聯繫。基督教教育在這當中，應當向前推動，還是向後開倒車。老實的說一句，過去從事於基督教教育者，沒有把握着基督教教育的哲學基礎，一般的說，祇有保守着從西教士遺留下來的教育事業，以敷衍態度去維持殘局。因此，我們只見無數辦基督教教育的政客，而找不到基督教教育的政治家。

在這個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常有人說：培養青年的信仰是當務之急。但是究竟應當信仰什麼？各個人都有他的信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而造成現在這個四分五裂的局面。據作者的意見，普通的教育，在這時候，應當培養青年對自己和對民族的信仰，及對真理與正義的信仰。在新中國的奮鬥與更生中，只有抱着這樣的信仰，才能自救。但是基督教教育不僅要培植這樣的信仰，它更要叫人信仰全能全智全愛的上帝。有了這樣的信仰，雖遭遇了空前的困難與挫折，亦決不中途改變失節，這種前後一貫，統一完整的人格，乃是基督教教育理想中唯一的目標，基督教教育對於新中國建設之特殊貢獻就在於此。

最後讓我把基督教教育的哲學基礎簡單說明：

(一) 信仰上帝——他是人類的天父，人羣在他的撫育指導之下，必能日進於大同。這是國際主義的教育。

(二) 信仰人力——基督的降世為人，無非要把人的地位抬高，發揮人的權力，俾作上帝的子女。人本

主義的教育，亦為基督教教育所採納。

(三) 信仰事工——人世間一切的活動，我們深信都有聖靈的指引，它使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體驗到源源不絕的能力。實際主義的教育，更能使基督教教育大放異彩。

基督教教育能兼容並包各種主義教育之長，而能消除各陣主義之偏，其有再造於新中國之建設，實非淺鮮。

原书空白页

特 載

蔣委員長一九三八年復活節廣播詞

爲什麼要信仰耶穌

蔣委員長於四月十六日晚八時，爲紀念耶穌復活節，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爲什麼要信仰耶穌」，原文如下：

各種事業的成功，尤其是担任革命事業的人，迷信是不可有的，而信仰是不可不有的。況當此人欲橫流，尤其是我們國家破碎，人民痛苦，被敵人屠殺姦污，民族幾類淪亡的時候，若沒有堅決的信仰與必勝的信念，何以挽救這滔天的劫數，抵抗這萬惡的敵寇呢？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打破一切迷信，而另一方面更要積極的提高信仰。譬如我們能信仰三民主義，就能實行三民主義，因爲深信三民主義是真理與正義所在，無論敵寇如何兇橫強暴，決不能來滅亡我們中國，所以我們毫不畏懼，這種毫不畏懼的心理，就爲大無畏的精神，就是從信仰上得來的。今天又是復活聖節，今晚承中華基督教徒全國聯合會，邀我向全國同道廣播講演，我要承着去年的講題進一步的證道，特選定這個「爲什麼要信仰耶穌」的題目，同諸位說明一下。

第一，因爲耶穌是民族革命的導師，耶穌降生的時候，正是猶太民族日趨衰弱被壓迫的時候，若是看到歷史上的紀載，可以說，當時猶太民族受他敵人橫兇殘暴的痛苦，無異於奴隸牛馬；生殺予奪的權柄，

完全操在羅馬人的手中，而當時猶太民族的自身，不但沒有反抗的表示，並且連反抗的意志都消滅了。在這個時候，有一位民族革命的導師耶穌，他就毅然決然，將復興民族的重担，挑在肩上，以犧牲的決心，挽救猶太民族，進而來救世界和全人類，於是率領他的信徒，周遊各地，藉着傳道行醫，和他天賦的智慧與無窮的辯才，到處以真理、公義、與生命三大要旨，去喚醒民族，領導民衆，來創導這個民族革命。

第二，因爲耶穌是社會革命的導師。一個民族衰弱的原因，固然很多，俱是民族的生活和經濟，不能振奮，不能合理，是一個最大的原因，所以凡是從事民族革命的人，莫不先將社會的黑暗消滅，然後以新的精神來創造新的生活，使之充實發展向上，來求民族解放。所以耶穌當時也因為看出要復興他的民族，須先用社會革命的手段，就是使一般沉淪的民衆，因着他領袖把他的教化能夠脫離黑暗，做一個新民，建樹起社會革命的基礎，所以我說耶穌是社會革命的導師。

第三，耶穌是宗教革命的導師。耶穌認爲教會迷信的舊習，如不澈底改過，便不能使宗教真精神發出來提高起來，所以常常目擊十字街頭的報告，竭力反對宗教愚弄人民。這種種事實，無一而非要將社會的黑暗引入光明，從頹廢引入振奮，從紊亂生活引入嚴肅，從貪污引入廉潔，種種社會的黑暗，引入光明。這種改善宗教滌除污穢的工作，是何等重要，是何等艱鉅？但耶穌的能毅然決然，不顧一切，要把當時的宗教社會從萬惡裏拯救出來，要把當時的民衆從昏迷中喚醒起來，所獻我說耶穌是一位宗教革命的導師。

我常常研究耶穌革命精神的基礎到底在什麼地方？我體會他的基礎完全是在他『博愛』的精神。

他要把這種『博愛』的精神來驅除人類間的罪惡，不平的制度，使人人能享受天賦的人權，自由平等與幸福。他以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所以他要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患難相共；國與國之間要提倡和平與公理，所以他一生反抗強權，主持正義，而又以慈悲為懷，扶助弱小。他的言行，處處可以顯出他博愛的真理和革命犧牲的精神。所以在耶穌因為要盡也這個救人救世的天職，所以他立定堅忍不拔的志願，屹然不動的信仰，抱定殺身成仁的精神，不顧犧牲一切，發揮他大無畏的精神，奮鬥到底；雖到了十字架上，受盡無止的痛苦，他仍是處之如常，毫無難色，尤其是他對於主義與職務之忠誠，和對他朋友與同志之寬恕，這種德行，尤為難能而可貴。你看他高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還向天呼籲，要求天神寬恕他仇敵的無知，你看他的博愛精神，是何等偉大？耶穌倡導革命的精神，實基於此，就是博愛的精神。

返觀我國近幾百年來，承滿清淫威積弱之餘，所有的情勢和耶穌當時所行的苦境，幾乎不相上下。總理以悲天憫人為懷，謀貫徹耶穌革命的精神，本着『博愛』兩個字，奔走革命，四十年來如一日，以犧牲的精神，來求中華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翻滿清的專制，創造中華民國，完成他民族革命基礎。依中正個人對中國民族革命的前途觀察推究，深信欲求中華民族的復興，須有奮鬥與犧牲的精神，以奮鬥與犧牲為革命的本行，這也就是耶穌的精神。所在我曾說過：『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既到最後關頭，決不再惜犧牲。』也就是這個意思。近幾年來我在努力工作之餘，曾經提倡了幾個社會運動，最顯著而稍有普遍的功效的，可以說就是新生活運動，但是我還覺得這個運動中間容易偏於外表，忽

略了內心，容易注重物質，而忽視了精神，其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就是只顧新的生活而缺乏新的精神，所以今天另有一點新的貢獻，就是說我們要實行新生活，不僅要有新的精神，還要有新的生命。這個新生命，必須要有耶穌博愛的精神，和犧牲的決心，纔能得到這種新的生命。

總之，耶穌的精神是積極的，是犧牲的，是聖潔的，是真實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奮發的，而且是無在而非革命的。我們當此國難嚴重之時，適逢耶穌復活聖節，亦就是「精神不死」的確證，凡我同道，應更愛護「重生」的意義，抱定「犧牲」的決心，更要以耶穌爲我們人生的目標，要以耶穌之精神爲精神，以耶穌之生命爲生命，一齊向着十字架勇往邁進，以求人類永久和平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我的基督教信仰

謝扶雅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
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詩篇廿七章一節
約翰一書五章四節

整整兩周年了，那時抗戰還沒爆發，我在南昌爲十三省會青年會總幹事會議講『基督教信仰的基礎』劈頭就這樣說：

『現代是個信仰掌權的時代。從世界文化史來看：十七至十九世紀是理性時代；十七世紀是理性萌芽期，十八世紀是理性怒放期，十九世紀是理性登峯造極期。一到二十世紀初葉，信仰便已抬頭。今日可稱爲大過渡時期，大脫殼時期；蠶蛾脫繭是件最痛苦的事，如果沒有堅定的信心，咬牙都抵不住。大過渡必有大混亂，大沖盪，如果沒有信仰，便沒有重心，給狂瀾一下就打下去，受時代潮流的淘汰。』

『試看今日世界舞台上的國家或顯著人物，誰不在憑着信仰做事。蘇俄是很明顯的一例。它信蘇維埃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一定要在世上成功，日本也在憑信仰硬做，它信天皇萬世一系，信東亞一大帝國的必可建成。慕沙里尼希特勒一班人，都無不憑着信仰而猛幹。所以現世界是個信仰力角鬪的擂台。誰信仰力强，誰勝；誰信仰力堅實而持久，誰操最後的勝利。』

南昌會議後不到兩個月，蘆溝橋的烽火颯起，接着八一三戰幕揭開，我們整個民族也踏上了『信仰

』的征途，吹着『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號筒，浩浩蕩蕩地開往『死而復生』的火線！

無疑地這是一個信仰的大時代。

然而信仰是什麼呢？——信仰是一個冒險的突躍，是從可知界跳向不可知界的冒險一試。冒險本身原屬無可批評，只看所冒之爲何險。如果那種險是不合理的，那就是不合理的信仰，就是迷信。若是合理的，那就是正信。正信與迷信之判分，在不可知界無由辨識，其辨識全在可知界。他若站在真的事實上跳躍過去，便屬正信，反之卽是迷信。例如用香灰療病，張雨傘求雨一類做法，都是反事實的，反科學的。這種初民迷信，到處可見。迷信雖或止渴於一時，但必發毒於旋踵，所謂建屋於沙灘，遲早必要崩倒。建立東亞大帝國的信仰，只看日本法西斯暴力是不是紙老虎。新社會制度必將實現的信仰，只看現社會制度逐漸崩潰是不是事實。

那麼，基督教信仰是那一種信仰呢？正信呢？迷信呢？它站在那幾種真的事實上呢？

基督教基本信仰有二：一是上帝的絕對存在，二是神國的必然實現。這兩件事皆屬於不可知界，無可討論，你說上帝不存在，你也沒有證據，他說上帝存在，原也沒有證據可提，因爲上帝是超科學（注意：超科學不是反科學）的。從前許多神學家想證明上帝存在，却都無是處。上帝存在只有上帝自身去證明。換言之，你不能拿演繹，歸納，或辯證的科學方法去證明上帝存在。如必欲證，祇可用直接的『信證』而不能『學證』。猶幸人世上有不少東西都訴諸直覺而不求推理。例如藝術上的音樂，雖有樂律，却不僅僅是

規律。例如圖畫的欣賞，是以心傳心，而非可以學證。文學上的『斷腸』、『白髮三千丈』、『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都是超科學的寫作，但又洽乎人心，讀之皆感其美。上帝的存在亦然，只能『神會』，却指點不出，無由名狀。雖然不可指，無可名，但人們終有一個內心的呼號——『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的呼號。他終要呼，非呼不可。所以上帝在世界上，確不見其存在，然其存在又絕不可省。人們全要。他存在。這是出乎大家中心的要求——這要求是全場默認通過，無所謂表決，因為都是洽乎人心。

神國之必然實現，又成爲全場默認的一致要求。這種強烈的要求，比哀的美敦書要厲害百倍，非達到目的不可，非實現不可。人們何以有此強烈的要求？乃是由於人們雖名爲居在『人社會』，却實在比『獸社會』還不如。人們長住在『獸國』之中：（一）不相愛而相殘殺——弱肉強食，人吸人的血；（二）不平等到極點——有錢的得受教育，金樓玉宇，食前方丈，姬妾數百人；窮者却終年血汗辛勞而不得一飽；（三）不自由——物質的壓迫，思想的束縛，精神上的捆绑，你願意做的，不許你做，你不願意的，逼你去做。總之，現實社會是充滿了痛苦，凶惡，黑暗，痛苦一定醞釀鬭爭，被壓迫一定要反抗，鬱悶久了一定要爆裂出來。人們於是一致要求有一平等、自由、公道、和愛的新社會，而且堅信這新社會一定會來到。他們若無此信心，便生存不下去。因為若是苦的明日，依然是苦，則今日的吃苦，有何意義？不如乾脆自滅！不平等的將來，依然是不平等，那反抗又何用？殘殺的結果，還是殘殺，人生何須有此人生？所以『願你的國降臨』的禱文，與其說是祈愿，毋寧說是堅強無比的一紙哀的美敦書。

「上帝，你必定要送來你的天國！不然的話，我們大家一致不要生存！」

基督教信仰的潛勢力在此！

以上是我所解釋的，我所領悟的，也就是我個人所親證的基督教信仰。因為我具着基督教信仰，所以我懷了下述四種把捉得住的信心。反過來說：正因實踐了證驗了那四種信心，所以我更堅定了基督教信仰。下面的四點，都是本人最近一年半中，帶着信仰成分的宗教經驗。

一 我信青年人

中國青年一向在國家民族上占很重要的地位，這次展開全面抗戰，青年的貢獻真可謂大極了。他們無論在前綫，在後方，都有驚人的表現。尤其是男女青年學生——他們的熱誠，純潔，活潑，勇敢，肯吃苦，不自私的精神，叫人實在感動興奮！我所參預的湖南全省民衆訓練工作（去年春初）是發動了四千高中以上學生，給他們兩星期的嚴格訓練，作為幹部，分發到七十六縣市的鄉村，在六個月之內，訓練了農民壯丁一百六十八萬人。這班學生所受的，是每月生活費十二元。他們自然不慣鄉間的生活和習慣——身體上物質上的吃苦還其次，精神上的痛苦：碰區長鄉長們的釘子，受當地土劣的愚弄，上他們的當，壯丁們的不聽訓和不規則，叫你啞子吃黃連！然而大多數的學生，都能貫徹始終，完成他們應盡的任務。他們不但有熱情，也有堅忍的毅力。女生們的堅毅犧牲，更出人意料之外。最初我真想不到公子姐兒們——尤其是教會

女學裏的小姐——能忍受那樣堅苦卓絕的打擊，那知她們居然戰勝了一切難境，連土匪猖獗的荒谷深鄉，都踏進去把農村婦女叫醒過來。她們常常在鄉裏幾個月領不到生活費，也有時遇到很厲害的威脅——傳染病，強姦，匪劫……然而都動搖不到她們的堅定與熱誠。噫，原來青年人有那麼偉大的潛在力，肯獻身，肯効死，肯咬定牙根堅持到底！在神聖抗戰中，長成了幾多聖潔的青年！他們都是使徒，都是捨己度人的大勇金剛佛！

二 我信農民大眾

在幾千年錮蔽壓迫下的中國老百姓，表現出種種愚蠢，墨守，渙散，家族封建主義的普遍狀態，然而他們的本質，一點也不遜於任何先進民族，只要有人去發動他們，只要揭去了他們的重壓，寬鬆一點他們的捆綁，他們會立刻蓬勃地活躍起來。農民大眾們是那麼渾樸，誠實，勤勞，而且容易接受教訓，尤其是關於公民常識方面的教訓。上述湖南全省民訓工作，和全省地方行政人員（縣長以下）的整個改換，得到了農民莫大的回響。真想不到我所參預編輯的抗戰畫片，在許多鄉間地方發生了極大的發酵作用。本來無知識，無國家觀念的文盲農民，受了一課『舉發漢奸』畫片的短期教育，竟自動查察和捉住了鄉裏的漢奸，送到鄉鎮公所去。只要政治清明，辦法公平，老百姓什麼都肯！徵兵，徵工，攤錢，攤東西，都可以。但若不公平，便難怪他們挺而走險，寧願做『匪』！許多到鄉村服務的工作人員取得了農民的了解後，什麼話都對你講，

什麼事都替你做。你離開這村莊的時候，他們『攀轅』留挽。沒法，放鞭炮，送路菜，男男女女流着大而圓的熱淚，一程一程地送你走，禱祝你再回來！從他們樸實天真的面相，反映出上帝的仁厚與慈悲。這羣純樸的農民大眾，真肯挖出他們一顆鮮紅的丹心，獻到忠義壇上！他們的力量是無限的。他們將是新社會的基本隊伍。我深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底基礎，完全建立在他們的身上！

三 我信我不會死

這話怎麼講呢？然而，朋友，我告訴你：我可以死的機會確實不在少數。一年又半的湖南，敵機不斷地飛越在我們的頭上。那時我所供職的平民教育促進會本部，正在長沙北門外飛機場的旁邊。我們的會所，玻璃震碎，門窗倒裂，彈片飛落在庭園，然而這一切的一切，對我都司空見慣！後來因為警報太多了，敵機每天至少照例光降一次，如果等到解除警報纔再辦公，太減低工作效率了，所以決定作有計劃的避空襲辦法，即：第一次警報來，完全照常辦公，緊急警報來，也還繼續辦公，但派出兩人靜聽敵機——是否轟炸機——的聲音？如是轟炸機，便吹哨子魚貫走入後園防空洞，等機聲已遠，即吹哨子出來又辦公。這樣，保持全體工作同人不因每日空襲而亂跑及精神渙散，怠棄工作。換言之，我要勉使『我不會死』的信心，廣播到人人都有『我不會死』的信念。去冬岳陽淪陷後，長沙市恐怖到像死城一樣！公私各機關都早已遷徙殆盡，平教會可以說是最後的一個作有秩序的撤退，而我和少數負責同人，又是最後的最後纔出走，那就是大

火的前夕！南下衡陽的火車擠到真的連立錐地也沒有，我們迫得扒到車頂上去露宿一晝夜。那時，也許倦眼朦朧中，你的身體就滾下來成爲齋粉，也許你會坐起一下，正碰着無數的鐵路天橋中的一個，竟砍去了你的頭肩！捱到衡山下車，正逢狂炸兩日之後，縣城幾成廢墟，行人絕跡，飲食不可覓得。這不算稀罕，朋友，我以後一連四個月的旅行，這種絕食的經驗太多了。敵機的遭遇也習以爲常，我雖然不敢狂妄地作『天生德於余，××其如予何』之想，但我信我是不會死的。這種信心，誠然沒有理性的依據，不過，反過來說，我只堅決地抱定了這個宗旨，就是：我自認我所站的崗位是神聖抗戰的一環。抗戰神聖，工作神聖，因而這小小崗位也是神聖。我要堅決守此神聖的崗位！若爲守此崗位而致被炸死，或餓死，病死，這個死也是『不死』的。在這個意義上，我信靈魂不滅。

四 我信中國不會亡

我國這回起而抗戰，當然是冒了大險的。就理智的算盤而論，我們絕對沒法應戰，武器不如人，軍火不如人，機械不如人，然而我們竟挺起來抵抗了。這抗戰完全憑信仰。恐日病者不爲無理：『幾個禮拜內就把中國解決了』的預期，是敵國參謀本部極精確的估算。從知己知彼的『知』字來講，中國真不配談抗戰，然而我們一致主張抗戰！打了不少次敗仗以後，依然堅決不移地主張抗戰——長期抗戰，這完全從『信』字而來。人人信抗戰必勝，尤其是一般兒童十足不扣地這樣信。他們那種熱情和傻氣，就夠叫你信中國

決不會亡。歐戰名將福煦說過這句話：『要你覺得你打敗了，你纔真打敗。』現在却是我們先已在精神上道義上取得勝利。我們明知在算盤上不能抗戰，而爲正義之所在，爲世界戡侵略之魁魔，爲人類和平付敢死的代價，我們應該抗戰。犧牲幾百萬英烈的同胞，不怕！淪陷幾十萬里錦繡的土地，不怕！只要『應該』不惜犧牲一切。這是十字架的哀戰！『哀慟者有福了！』我們的抗戰，早已獲得了莫大酬報！悲觀論者頂多只有『論』，而無辦法，無力量。他們只有束手。然而一件鐵的事實擺在我們前面——那就是中國已整個『動』起來了。不管這動是被動，是亂動，是盲動，終要比不動好些。而且因了抗戰的延長，這個動，確由被動漸漸進化爲主動，也有許多不容爲諱的亂動——例如動員民衆過去的『動』法——已漸漸走上正動的軌道了。敵人種種的殘暴行爲，都是逼使中國大衆沒法再做靜止的『順天之則』的羊羣。敵人的那樣小家子氣，絕對吞併不了中國。如果換了別個大度的侵略國，中國真會不幸被滅。中國不怕急性鬼，不怕偏狹鬼，不怕沉鷲的陰毒鬼，天幸中國的鄰邦，正是這些鬼，而真正中國可怕的敵人却遠在另一地角。因此，只要中國『自己』不亡，更無可亡之理。而今日的抗戰，正是堵塞『自亡』的危隙，所以我信中國決不會亡。

上述四種信心，我是從基督教信仰裏演繹出來，而復歸納到基督教信仰的。我在純潔的青年和勤樸的農民大衆上，認識了上帝的面影，確定了上帝的昭存！我在前仆後繼，冒死衝進的集體抗戰建國運動中，透視了新社會的曙光，慢悟了神國的必然臨格！許多人提不起這種信仰，甚至不少基督徒也缺乏信力，其最大的緣故是由於沒有體驗基督本身。基督必須體驗，單是認識還不夠的，因爲基督是已由人而神。『拿

這餅吃，這是我的肉，拿這杯喝，這是我的血。」（馬太廿六章廿六節）我們必須與基督合一（at-one-ment），與基督之血交流，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然後能發出極大信心。在今日，無論個人的出路，民族的出路，都只一條——十字架的路。而這路，好似死路，却是真正的生路。耶穌說得何等透關：「凡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必失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救了他的生命。」（路加十七章廿三節）

宇宙應該是整齊而合理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現世界社會既有那麼深重的罪惡，「罪的工價是死」（保羅語）而這死罪看誰願意來承受，誰有大力來擔當！耶穌立了一個大榜樣，親以超潔的靈魂身體担上了萬惡奇恥的罪名。這是最不公平的一事，但也是一大奇蹟！須知基督復活的妙理全繫乎斯，基督教二千年來的生命，於此是源。王陽明之所以成就陽明人格，肇基於為忠得罪，廷杖八十，暈死復甦，遠謫龍陽，百苦備嘗。這是「動心忍性。」中國今日全民族，正在動心忍性的歷程中，正在和基督同釘十字架。你如果不能參預這艱苦卓絕的工程，你得受時代怒潮的打落！

來，讓我們都來飲這杯，吃這餅，勇敢快樂地背起十字架，大踏步奔入「信仰」的大時代！

原书空白页

我是怎樣相信基督教的

王季深

『我是真理，道路，與生命』……

在我的基督教信仰這個文題之下，我能寫些什麼呢？

十三年的基督徒生活，回憶起來，真使我的情緒錯綜複雜，是歡慰，也是哀傷；是興奮，也是頹唐；是狂熱，也是激憤。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然而，我畢竟執筆爲文了。

人類的宗教信仰，就主觀而言，信仰者本身的年齡及教育，固屬不可忽視的因素，而客觀的時代影響，也具有相對的支配作用。

我是出身於一個典型的封建式的宦官之家，十歲以前的往事，模糊得記不清了，依稀中還能夠拾得它底一鱗半爪。

時當在深夜裏，給父親酒後的亂語從甜夢中驚醒了，眼前是一副酩酊的醉態，是狼狽，是失常，父親平時的慈顏悅色不知那裏去了。有時，隔壁更傳來一陣方城之戰的吆喝聲，該是誰又完成了一樁得意之作吧？於是讚聲不絕，自矜其是。家人在賭酒上所浪費的精力，正不知多少。

從父親起，叔伯們也都有一官半職，手下二爺當差的，一派的驕橫氣，更是不可一世，什麼事都得擺

擺官場的臭架子。就以打轎夫一事而論吧，這班人誠然是『粗坯』，出言稍一不慎，二爺當差的，就得拳足交加，若說是遷怒吧，這該是他們在衙門裏受了老爺們的呵責了。

我也常給二爺當差的帶到衙門裏去，親眼看見犯人們在夾棍火練的威脅之下，被逼招供了。有一次我幾乎給嚇得哭起來了：一個女犯人死不招供，承審官命她用一隻有釘的皮鞋底自打臉光，豈知一紀耳光打下來，臉上滿是點點的血球從創孔裏湧出來。從此我就不到衙門裏去了。

所謂『信佛』說起來簡直可笑。有一位親戚家的太太，因為養了三個兒子，一個都不存，就叫小丫頭坐在門口，看見教化子，施給銅元一枚，談起來，這是贖前生的罪，修來生的福，天下竟有這樣便宜的事，歸根結底，還是不出一個自私自利的觀念。

信佛的人該慈悲為懷，具有惻隱之心了。事實上，我就看見一位老太太滿口菩薩，罪過的，打起丫頭來，簡直不把她當作一個人看待，毒打之下，還要餓上一餐，豈非罪加一等。被打的理由可就多了：偷嘴啦，拿錢啦，拗口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丫頭大了，賣給有錢的土老當姨太太，這該是最後一次的剝削了。

提起丫頭來，使我回想到一樁難忘的事情。大概是一個初秋的薄暮吧，我從大院子走過，看見一個小丫頭，挺起胸脯，端着一隻比她半截人還要高的便桶，一壁喘着氣，一壁勉力向前移動。這是一幅怎樣的景象！當買絕丫頭的，就得做這類為體力所不能勝的操作。

我就是這樣一個環境中長大的人類的自私，殘忍，縱慾，作威作福，都和盤托出了，也變成了我底小

小心靈的創痕。我是從小就滿懷着正義感的。看見轎夫給當差的打得頭破血流的，我就不齒那個行兇的人，晚上源源本地報告父親；老太太毒打了頭的時候，我竟忘記自己的年幼及斑鬢，提出釋氣的抗議；最可笑的，我居然在女僕人的奚落之下，幫忙那力不能勝的小丫頭，端起高大的便桶，到了晚上，還給母親責罵了一番。

記得在十四歲小學畢業那年的夏天，大哥揆生從北平南返了。他是我們家裏第一個皈依基督的信徒，他的日常生活與家人迥然不同，雖然在喧囂嘈雜之中，他還能夠相當安排讀經、祈禱、靜坐的日程。也許是我的早熟吧，一個十四歲的小學畢業生，居然探究人生的根本問題了。

每天清晨我總是伴着大哥到城頭上呼吸新鮮空氣，走累了，就坐在綠茵的草地上談心。現在想起來，當時我所提出的，也許是『愚問』，然而，畢竟是從我底心靈深處所發出來的微音，我祈求得到一個圓滿的解答：人們爲什麼這樣縱酒、狂賭、殘忍、自私？人生社會有沒有一定的規律和標準？是與非、善與惡，什麼是它們的分水嶺？它們底歸結如何？

這些問題無可避免的要牽涉到宗教的信仰。沒有正確健全的宗教信仰的人，只有小我的存在，當然免不了自私、縱酒、狂賭，在他們視爲人生的享受，實際上却是戕害身體而有餘。至於殘忍呢，他們那裏會了解被侮辱被損害者的痛苦，無非是作威作福罷了。

那時候的大哥，正是在一個信仰生活的苦悶和徬徨的時期，很可能從一個基督徒轉變爲佛教徒，因

此對於我所提出的問題的解答，簡直使我一知半解，無所適從。然而，最初使我「歸向基督」的，無疑的，就是他。

記得是在一個炎熱的傍晚，大哥帶着我到雲蓋山看日落，所謂「夕陽無限好，」日落的奇景是足夠欣賞的。當我們趕到山頂的時候，太陽已經大半隱映在雲堆裏了，一抹晚霞點綴着蔚藍的天空，大哥要我跟着他祈禱。「祈禱」在我還是生平的第一遭，當然是不慣於此，但是大哥在祈禱時，面部的表情可太使我感動了。他謙遜得像一個小孩，又誠懇，又莊重地在與基督作精神上的交通，他是以整個心靈來祈禱的。禱畢，他含笑地望着我，接着就打開新約聖經，我們一同朗讀着：

「當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了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式樣，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凡爲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馬太福音第十章一至五節）

「那時有人帶着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給他們按手禱告，門徒就責備那些人。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爲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耶穌給他們按手，就離開那裏去了。」（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三節至十五節）

一種從未體驗的分外的喜悅逕入我底心坎裏。自己雖是父母的寵兒，可沒有受到如何有益的教養。

鄰舍及親戚家的同輩何慮數十，有的給父母一味地溺愛，弄成一副嬌生慣養的皮骨，有的給父母當作私有的財產，所謂『養兒防老』的舊觀念；有的簡直視如敝屣，像廢物一樣的自生自滅，可是讀了這兩節聖經，使我在一剎那間拼命把抓過去，像耶穌那樣尊重小孩，愛護小孩，簡直是我意想不到的。

薄暮瀾漫着大地，繁星掛在太空，向人們映着眼，我們兄弟倆沈醉在主的恩典裏，時光的推移，全然不知不覺。

那年秋季，大哥主張我考入當地美以美會創辦的潤州中學。校長法毅爾夫婦誨人不倦，循循善誘，拋棄了優裕安適的生活，不遠千萬里，來到這個中國的小城市裏爲主工作。最使我佩服的，他們夫婦倆傳佈福音的精神，數十年如一日，一切在常人認爲難以克服的困苦，在他們都坦然處之。這是信仰的力量，這是主與他們同在的具體表現。法校長的個性近於沉默，寡言笑，但他是忠實誠懇的化身。他時常與新學生作個別談話，一方面安慰他們離家別親的衷情，一方面以實際生活爲根據，善誘他們『歸向基督』。法師母的個性與法校長適得其反，中國人有句俗語『春風滿面』，借來形容法師母，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直過去冬，他們夫婦倆召宴潤州旅滬諸同學，從第一屆畢業生到班次最低的我，赴宴的同學三十餘人。法師母又經過了這兩年的顛沛，但並沒有顯出老態，反而較前更年輕了，她在諸同學報告離校經過後，最後立起來致詞：『離開鎮江近一年半了，我和法先生，形體上雖在上海，而精神却與那裏的教友及受難的人同在，我們這一天回去，就多受一分精神上煎熬的痛苦，今天晚上的聚首，除了彼此報告近況以外，我要報告諸

同學的，我和法先生三天以後就要回到講位的故鄉，為主作工，主的差遣較前更緊急，而那裏的需要也更迫切了。『法師母致辭時的安祥和明朗，也許有一部份歸因於天賦的特長，但是信心在她的身上所發生的力量可太大了。我每次看見她，在她的和顏悅色中有一種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如萬物在大地回春時的活躍，而以這一次為最。』

就在開學後的第二個月，我領了洗禮，正式『歸向基督』，做他的門徒。同學中做基督徒的頗不乏人，但是在新生當中，我還是僅有的一個。在教會學校裏做基督徒，那還不是天經地義，名正言順嗎？然而，他們也有說不出的苦悶。真正自動領洗的基督徒究竟不多，有的爲了要免繳學費；有的爲了自己的父兄在教會裏有一份職務；有的巴望畢業後因爲教會的關係找到一隻飯碗……總之，事非得已，所以加入查經班、晨禱會、主日學者，無非把自己當作糊塗，做給人家看看罷了。當時在學校裏也確有一種口頭禪，所謂『吃教』兩字，『教』是要『信』的，『吃』了，還成何體統？然而，畢竟有人把牠當作進身的階梯，謀生的手段。基督教的受人歧視和輕蔑，也是這個道理。至於我的領洗，其動機雖不在功利，但受人輕蔑與歧視則一。至於家庭呢？父母的反對是在意中的。記得是一個初冬的早晨，我經過了一夜的思慮和掙扎，終於鼓着勇氣步到父母的床前，掀開帳子，吶吶地說：

『爸，媽……我已經領了洗啦……』昨夜的腹稿都忘記了，什麼也說不出，那時的心情好似一個待決的囚犯。

母親顯然有點不高興，但也不說什麼，只是父親冷冷地說：

「好了，和你大哥一樣，將來就不要祖宗了。」

我畢竟哭起來了，早餐前我照常祈禱，謝恩，可巧給叔父看見了，他聲色俱厲的逼住我，說出領洗的理由。

天啊！教一個十四歲的小孩說出他的宗教信仰，這是一件如何不可能的事！聖經告訴我，耶穌是一個唯愛的人，他「使瞎子看見，癩子行走，聾子聽見，長大麻瘋的得潔淨。」他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他又說：「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為上帝的國是你們的。饑餓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得飽足。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為你們將要喜笑……」總之一厚冊的新舊約聖經，我是一字不遺的讀過了，其中許多難詰奧秘的句子，直到如今，還不能逐一了解，當時對於聖經理解到什麼程度，可想而知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的，日常生活環境中所接觸到的人類底自私、殘忍、縱慾、欺詐、邪淫、卑俗，使我的小小的心靈感受煎熬的苦難的，在耶穌身上，我找到一個完全相反的顯彰，他是那樣的大公、慈愛、苦行、誠懇、正直、高尚，唯有跟從他，皈依他，才能戰勝罪惡，獲得永生。

我最初「歸向基督」在我并不是怎樣愉快的遭遇。同學的岐視，家庭的反對，是外力的壓迫；內在信心的把握也不堅定。儘管壓迫是無理的，而我竟沒有勇氣接受他們的挑戰。

最愉快的還是晨興夜靜的禱告。那是主最接近我的時候，好像一個無辜柔弱的孩子受盡別人的侮

辱和損害，在母親溫柔的懷抱裏訴苦，得到一種撫慰，也就滿足了。

最初半年的基督徒生活，給了我一個滿意的收穫。學期終了，的成績報告單上，品學均列優等，恢復了初小畢業時的光榮。第二學期正是北伐軍抵達江南一帶的時候，基督徒也跟着帝國主義一樣，在第二次大革命的澎湃的怒潮中，成爲被打倒的對象。隨着這個厄運的突襲，鎮江的外籍教會工作人員紛紛離開了，教會學校被迫停辦，一部份操守不堅的基督徒竟搖身一變而爲『吃黨飯』的，這更證明了他們的『吃教主義』，在平時，基督徒是他們的一塊金字招牌，以獻媚外人，壓倒自己的同胞，到了基督教遭受壓迫，他們儘可以放棄『吃教』的舊徑，吃起『黨飯』來了。無恥的機會主義者啊！你們還配替主背起十字架嗎？

我第一次對於基督教發生反感，也就在那個時候，如今回想起來，不外是：一、我對於基督教的認識膚淺，因爲認識的膚淺，信仰的基礎也不見鞏固。二、我把基督教和基督徒看作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其實基督徒不能『見危授命』，負起主的十字架，那是基督徒的個人問題，基督教本身的存在價值是不能貿然否定的。

隨着我對於基督教的反感以俱來的，就是我信仰生活過程中第一次的反叛與墮落。

學校是中途解散的，我只好留在家裏自修。當時，我對於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自發的，一經離開學校的宗教環境，信仰生活就告中斷。

全中國都在第二次大革命的興奮之中。鎮江那個小城市也似乎活躍起來了。革命給人民帶來了新的景象，新的希望。政治宣傳員常常在街頭巷尾向羣衆演說，公共體育場的民衆大會，每隔三五日就得舉行一次。牆壁上滿貼着一些彩色的標語，最使我觸目的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的急先鋒」……這許多都是針對着我底小小心靈的怒吼！它們向我挑戰！

我不但沒有迎趕上去接受這個挑戰，我是作第一次的反叛了。記得在一個晚上，我趁着家人聚在屋子裏閒談的時候，偷偷地把大哥在我領洗禮的前一天，替我買的一本裝璜精緻的新舊約聖經付之一炬了。禮拜堂也絕足不去了，祈禱的習慣也打消了。成天縈繞在腦際的是一串生疏的奇特的新名詞，把這些名詞勉強湊合起來，我得到一個概念：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目的，對內肅清封建餘孽，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基督教不但助長封建勢力，而且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

興奮是一時的，新的希望，新的景象，也跟着幻滅了。然而，這一度的變遷，却使我拋棄了過去的誠實，虛心和自制。私下抽烟捲兒的事也有了。晚上總是在門房裏和僕人們推牌九，最足以戕害我的身體的，還是偷看『禁書』。所謂『禁書』當然是偏向於性愛方面的。我不否認這一半是當時生理變化的反映，一半不能不歸因於環境的引誘。這樣的生活繼續了三個月，終於養成了手淫自瀆的惡習，再加上無限制的抽烟賭錢，除了行爲上的墮落以外，身體的衰弱簡直令人可怕，就在那年夏天，大哥把我帶到上海了。

到了上海，在我還算是第一次離家，再加上自己身體的羸弱，更免不了有一點依依難捨。然而，我畢竟在

一個老僕人的伴送之下到了上海，大哥不主張進任何普通的中學，他認爲當前的要務是鍛鍊身體，就選擇了西門陸家浜中華職業學校。我考入工科一年級，上午讀書，下午做工，沙工，木工，鐵工，我都做過。半年功夫，居然體壯力強，與前相較，判若兩人了。同學中我沒有發現有一個基督徒，但是當時的教導主任俞翼雲先生，據我記憶所及，他曾任南昌青年會學生幹事，平時誨人不倦，循循善誘，遇有同學違犯校規，照章得立即開除學籍，多數教員也一致主張，惟有俞先生力持異議。他認爲一個人偶而犯過，應該給他一個反省自新的機會，消極的處罰和制裁，有時會斷送他的一生，這完全轉移在執法者的一念之間。有一次，高班某同學深夜行竊，爲另一同學所破，次晨，據實報告教導處，諸教員認爲案情重大，有主張立即開除者，有主張送警法辦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那位同學給幽禁在一個小房間裏，諸同學不但無人前去安慰他，甚至有人幸災樂禍，極盡冷嘲熱諷的能事，我敢說一個行竊的人，已經意志薄弱了，再加上受到這種威脅與侮辱，羞憤交集，就是自殺了也是一件大可能的事。在當時的情形之下，俞先生并不感到孤掌難鳴，反而覺得責任的重大，他要把基督徒的精神，表現給五六百個非基督徒看。

他拿了一本聖經，非常誠懇慈藹地踏進那間被目爲「罪人」而幽禁起來的小房間。俞先生起初盡力安慰他，使他不致因羞而憤。然後打開聖經，與他一同朗讀：

「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嗎？若是找着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爲這一隻羊歡喜，比爲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

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不願意這小孩子裏失喪一個……」（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二至十四節）

「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她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時被拿來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劃字，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死他。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翰福音第八章第三節至十一節）

當時，一種「靈感」降臨到他們兩個人身上，俞先生顯然看出那位行竊的同學從內心反映到面部的變化，終於他被感動得流下淚來。俞先生爲他禱告，盼望因這一件事，他得着一個「再生。」

這樁重大的案件，是用宗教的方式解決了。在俞先生向全體同學公開報告以後，那位行竊的同學重獲自由，并且從此變成一個忠實的力行的基督徒。

因爲這樁事實的具體表現，使我對於宗教的熱情重新燃炙起來。那年冬天我又給大哥送到浙江嘉興投考秀州中學了。

在秀州中學讀書先後兩年，雖然離家更遠了，但是這個學校優美的環境和純樸的風氣，影響我此後的讀書爲人不少。記得第一天到那裏的時候，曹亮先生（其弟曹燦也是投考的新生）領我們去見顧惠人先生，略談數語，同進午餐，顧先生爲我們感恩，那種虔敬和誠摯，純出於自然和信心，使我異常感動，立刻覺得主就在我們當中。

秀州中學是實施級任制的，我當時在初二級任駱之駿先生真是一位難得的好教師，不但上課時拿出全副的精神，課後亦復與同學共同生活，視如幼弟，嘘寒問暖，循循善誘，誠屬無微不至。

校長黃式金碩士，老成持重，視教育爲神聖的終身事業，（去年在秀州同學聚餐會上，黃先生還說：『教書二十餘年，功利談不到，但我並不後悔，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業，獻身於教育的，精神上的收穫已經儘夠了。』）尤其難能可貴的，就是身爲教會學校的負責人，介於美國差會及中國政府之間，宜如何審慎於斡旋及折衝，一方面不辜負熱心在華傳教及辦學的外人，一方面遵守中國教育行政當局的法令。欲求兩全，非有絕對的忍耐與信心不可，黃先生在這方面的成就，不易爲人所矚目，但是他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上面三位先生是我在秀州兩年中感我最深的。同時，在宗教生活上，也是最豐滿最充實的兩年。顧惠人先生時常領導我們到車站附近的苗圃裏舉行晨禱。他是那樣的深沈和肅敬，祈禱時確能摒除一切塵思俗念，與上帝作精神上的交通，禱畢似乎得到上帝的指示，充滿了毅力與勇敢，與我們讀經講解。這是一

日的開始，使我們決定在一言一動上如何表現依皈上帝，并爲他在人前作見證。

校內的宗教活動很多，每隔相當時日，并請校外名人演講（如顧子仁、吳耀宗、沈嗣莊、鍾可託、劉湛恩、王揆生諸先生）使我們對於宗教的認識進入更高的境界。

同時，在這兩年當中，也是我對於文學研究及寫作的狂熱時期。一個十六歲的青年居然會在校刊上發表近萬言的文學論文（題目：民衆文學的真諦）居然斗胆翻譯詩哲太戈爾的著作，難怪當時的國文教師汪錫鵬先生對我說：『連成名的作家都不敢嘗試呢。』

天下事顧此而失彼，爲了對於文學研究及寫作的狂熱，而學校規定課程中的數學、物理、化學反不注意了。初中畢業文憑的所以未能到手，也就是爲了這三科的沒有及格。我在憤羞之餘，寫了一篇文章投寄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青白之園，真想不到會引起一番文學與科學的論戰，記得當時參加筆戰的除了我以外，尚有許性初、黃金濤、壽棣幾位。

爲了這場論爭的開始，師友對我的觀感就大異了。我還記得該文發表後的第二天，收到一張不具名的便條，最重要的就是引用聖經裏的一句話：

『不要只看見人家眼睛裏的棟樑，而忘記自己眼睛裏的刺。』細看筆跡，才肯定這是出於顧惠人先生之手。一念之下，忤羞交集，明知學校對於我這樣一個學生是愛莫能助了，惟一的辦法先回上海，再作他計。

到了上海，即往江灣專訪沈嗣莊先生，當時沈先生息影鄉園，閉門著作，對於我這樣一個形式主義教育制度下的犧牲者，慰勉有加，并介紹我投考立達學院，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試驗所。

在立達的兩年，是我沈浸於現代思潮，投身於工作組織的時期，耳濡目染，環境使然，對於宗教的反感愈為濃重。當時立達學院的主事匡互生先生是一位刻苦負重，身體力行的無政府主義者，聽說有時家裏無隔宿之糧，師母方愁眉苦臉，而他却專心一致為學校謀，為事業謀，這種為公忘私，勇於任事的精神，與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分別在什麼地方呢？當時，我更覺到中國基督徒傾其全力，謀個人的得救，而且是不澈底的，倒是政治信仰很能與現實社會相接觸，并能痛快的解決許多社會問題。

當時正是中國左翼文藝與社會科學運動達於最澎湃的時期。我一方面瀏覽各種唯物史觀的社會科學書籍，一面投身於工作組織之中，日積月累地，使我對於宗教的反感與時俱增，記得我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簡論一本小冊子上曾經寫過：

「總之，觀念論者的最大錯誤在迷沉於純粹的感覺——感覺的自立化，但在唯物論者看來，感覺是外部客觀作用於我們的結果；換言之，感覺是被認識的客觀與認識主體底感官的橋樑。若是僅有感覺而無客觀的存在，就變成伊里奇諷刺觀念論者的「無世界的世界觀了。」

「觀念論者底頭上常常浮動着神底幽靈，柏克立在迫得要探求他底感覺的原因時，就只得置念於神的當中。布哈林所說的「宗教觀念的緩和形式」即是指此。因此，觀念論必然地轉換為僧侶主義的實

在，而具有階級上被規定了的基礎。再顯明地說：僧侶主義是和支配階級的階級利益相結合的，它要燒燬無信仰的唯物論。

「歷史指示我們，階級社會的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羣，一方面用國家的武力為鎮壓的工具；一方面以某一種觀念形態麻醉他們，使他們的注意離開實際的物質生活，把對於現世的不滿、憤激，轉移到對未來的希望。觀念論的僧侶主義常常就是當作它底化身而出現的。」

「伊里奇指明這是支配階級的一種工具，他說：『宗教是一種精神的壓迫，這種精神的壓迫，到處都是壓迫着那些被壓抑於替他人做的永久的勞動，陷於困苦孤獨中的人民大眾的，對榨取者實行鬥爭的被榨取階級的無力，會喚起他們對於來世的更善的生活的信仰，這件事恰如自然實行抗爭野蠻人的無力，會喚起神明，惡魔奇蹟，和別的東西那件事一樣。宗教對於終生勞苦的人們教他們在地上屈從忍耐，以報得天國的希望，作為他們的慰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簡論第八頁至第十頁）

中學畢業後教書三年，連在麥倫書院的一年，也沒有與宗教接觸，這是何等的憾事。

民國廿三年冬，大哥在杭州之江大學教書，我因為要準備投考銀行，家中嘈雜，不便自修，就趕往之江，與大哥同住一個房間裏，多年生活於擾攘紛亂之中，一旦來到這個大自然的勝地，做點反省靜修的工夫，實在不是無益的。抽暇還幫同大哥翻譯安得烈的我所體驗的基督（What I Owe to Christ）使我最受感動的，是作者接受了一位友人的啓示，毅然拋棄了英國劍橋大學的優越地位，單身匹馬地前往印

度爲主作工，因爲他的朋友瑞爾博士說得很明白：

「你現在已經是三十三歲的人了，這正是救主實際上成就他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的時候，實在的，假使印度就是你底事工的園地，你不當再耽延片刻。你遲一年離開劍橋大學，你就更多一層難以脫身。那種扶着犁頭向後看的人，是不配在上帝的天國裏的。」

是的，配在上帝的天國裏的，就是那負起十字架，拯救被壓迫者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大智大勇者。正義與人道向他的良心控訴，他親眼看見印度雇工制度的罪惡，爲人所不齒的賤民（Untouchable）以及甘地等忍受着迫害，以善良克服罪惡的苦鬥精神，使他不得不這樣寫到：

「……我愈研究福音書中的耶穌基督的品格，愈感覺到西方對於東方無論在政治上教會上所採取的方法，頗有問題。種族與帝國統治的傲慢與他底精神相背而馳，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狐狸有洞，飛鳥有巢，人子沒有枕首之處。」」

我相信，以一個英國人民的地位，若是沒有宗教的信仰，誰也不會這樣坦白措詞。至於宗教的作用究竟能達於何種程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民國廿四年又來上海，加入銀行服務，適大哥在高橋農村改進會工作，他不但對於自己的日常靈修生活未嘗稍懈，反而爲了離開宗教的環境，對於真理的熱誠及追求較前尤切，在推動工作時，甚至最細微不至一個工作人員的進退，亦必虔誠祈禱，以期得到上帝的指示，奉他的名行事。每星期來滬一二次，擔任播

音，爲主作見證，或參加牛津團契，與同道交換宗教經驗。每次看見我，必再三叮囑前去參加，並剴切說明團契的意義，在摒棄自我中心（或小我）（Self centre），保持絕對的真實，與同道有憂分担，有樂共享，在上帝的面前必須自首（surrender）才能與上帝作精神上的交通，一言一動，無不遵守上帝的指示而行。

這一番話，字字如珠，句句如玉，確能感動我底心靈深處，我只覺得大哥說服我的時候，他底內心的誠摯，信仰的堅貞，確能見之於色，溢露眉宇之間，他不但是我的胞兄，更是我的良友，業師。就在這樣的感奮之下，我終於參加牛津團契了。

參加的結果使我太失望了，最大的關鍵在他們迴避了一切的經濟條件來參加團契。所謂有憂分担，有樂共享，這種憂和樂都是一些資產階級身邊的瑣事，真正的人類的憂是在街頭，在巷尾，在暗無天日的監獄和工廠，在被損害被侮辱者的身上；真正的人類的樂是在神聖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時代的千錘百鍊中得來的，相形之下，資產階級的憂與樂是太卑微了，太不足道了。因此，我不能與他們 share，而終於絕跡不去了。

『七七』蘆溝橋事變及『八一三』戰事相繼發生以後，是我宗教信仰生活最爲苦悶和不安的時期了。一方面是侵略者瘋狂的暴行，施之於無辜的民衆；一方面中國報紙上也不斷發表，類似『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論調（當然以侵略國家的野心軍閥爲對象，被統治的友邦人民大眾還是我們的同情者）直到最近，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還大聲疾呼地寫過：『血海的冤仇啊！我們要報！』

我是一個中國青年，我是個受過現代教育洗禮的中國青年！近百年來的史實不會欺騙我，中國的銅牆鐵壁自從給帝國主義者打開以後，就一直遭受人家的侮辱與損害，以迄於今；現在是國族存亡的最後關鍵，就不是爲了人類底公理與正義的伸張，爲了對得起祖先辛苦開闢的大好山河，也該『還拳』，還他滿蓄活力的一拳！

然而，我除了是一個現代的中國青年以外，還是一個基督徒，聖經該是我一底思想與行動的南針。耶穌是唯愛的，基督教是一個唯愛的宗教，主張絕對的寬恕與愛，耶穌不是對於弟兄『饒恕七十個七次』嗎？

耶穌說：『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要善待恨你們的人，咒詛你們的要爲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爲他禱告……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罪人又何嘗不是如此。』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凡罵弟兄是拉加的，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受審判。』

『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他甚至於說：

『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也由他打，有人奪你的外衣，連裏衣也由他拿去。』

『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

附？

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同時也是一個基督徒，實在具有雙重的人格。主啊！你要他們怎樣接受你的吩

耶穌叫世人愛仇如己，以善克惡，甚至說：『凡動刀的，必死於刀下。』並不是叫我們無條件的屈讓，而是說，宇宙間的真理是絕對的最後的（Final）。『以暴還暴』的結果，只是增加暴虐的程度，使其擴大，深入，戰爭也阻止不了戰爭。耶穌當然不是一個唯武器論者，所以，中國抗戰的最後勝利是真理的勝利。所不同者，中國士兵大衆槍桿的背後有真理在支持它，而侵略國的武器是反真理，它在向真理挑戰，其失敗無疑。

耶穌不但沒有叫我們無條件地屈讓，而他本身就是一個反抗強權的革命鬥士，所以，他的福音是革命的福音。

他說：

『我來爲叫人得生命。』

『我是真理，道路，生命。』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他不能作我的門徒。得着生命的，將要喪失生命，爲我喪失生命的，將要得着生命。』

「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受壓制的得自由。」

「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倘若已經燃燒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生出許多子粒來。」

.....

這些話，不是斬釘截鐵的革命號召是什麼？

抗戰以來，我底基督教信仰進入了下面的一個境界：

以前我所信仰的基督教只偏重於個人的得救，而忽視了人羣社會。抗戰以來，我覺得，基督教若僅僅是一個個人福音，那是太卑微了。基督教應該是一個社會福音，應該與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合流，而成為它底原動力，才是人生的，唯實的宗教。

基督雖然沒有給我們留下社會改造的方案，革命的理論與綱領。然而它給了我們最豐盛的生命，那是擁護真理的泉源。

甘地在我對真理的試驗的故事（吳耀宗先生譯為甘地自傳，已於民國廿二年由青年協會書局出版）說過：

「若要與瀾漫宇宙的真理的精神面對面地相見，我們就必須愛受造物之最卑微者，如同愛我們

自己一樣。一個有志於此的人，因此便不能對生活的任何方面，取超然的態度。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我對真理的追求，使我不得不投身於政治。我可以毫不遲疑的，并以最卑謙的精神來說，凡以爲宗教與政治沒有關係的，他們只是沒有懂得宗教的意義。』

因此，甘地爲了印度民族的獨立解放，時刻準備捨去他的生命，這種大量的犧牲行爲，成了延續民族生存，保持人類正義的動力，我們就視爲無上的光榮，因爲這種精神將連繫在一個將來的永生上。

最使我感動的是甘地底從容就義的精神；在消極抵抗者一章裏，說到甘地某日夜闌人靜即將就寢的時候，忽聽步履之聲。他知道被捕的時候又到了，但不必有何準備。這是何等的鎮靜，沒有宗教信仰能夠有這樣的涵養嗎？

其他，在監禁與勝利一章裏，甘地上書史密斯將軍，請求釋放靈力運動者，并准許到訂約工人的礦區及工廠裏，否則他說：『如果這些請求，不被接收，我們很對不起，不得不另尋入獄的方法。』

甘地的唯愛主張與消極抵抗的辦法，是否正確或適宜，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在當今的國際人物中，把宗教信仰應用到政治運動上，大使我感動的，就是甘地。

我們不需要有拯救力量的宗教，則已，否則就得讓它與政治合流，以不變者應至變。基督教是入世的，不然，基督爲什麼說：『我是真理，道路與生命』呢！

原书空白页

抗戰建國中的基督教信仰

徐寶謙

一

「在個人經驗中認爲最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及其在大時代中的意義」這是青年協會書局編輯我的基督教信仰一書的動機及條件。因此，我要對於「基本信仰」及「時代意義」兩點，先有所說明。

從歷史的事實看，宗教的信仰，不一定對時代發生意義。如晉魏六朝的清談，印度小乘佛教，及歐洲中世紀的修道院；從大體說，都是躲避現實，對時代不發生任何積極意義的。我對於此類宗教信仰，一無所取。據我個人的經驗說，宗教信仰，必須進入時代，而同時不應同時代的精神，完全一致。本文所要發揮的，大致不出此點。

我曾對宗教信仰，下定義說：「宗教是以出世精神，作入世事業。」換句話說，宗教信仰，如果要盡它領導時代的任務，必須超時代，同時必須進入時代。宗教信仰，是超時代的，因此，對於時代的精神，有時不但不能加附和，而且採反對挑戰的態度。此種例子，在歷史上非常之多。如希伯來先知，如孔孟的斥責當道，如耶穌基督反對儀文的宗教，如近時基督徒的反抗蓄奴制度及戰爭，都是極明顯的例證。

如果宗教的任務，只在附和時代的精神，那末，人類就根本不需要宗教信仰；而且，人類的進步，也成爲

不可能。我不是說，除了宗教之外，無其它促進進步的動力。科學、哲學、藝術、教育、政治等等，都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但是，如果這些東西的任務，不過是附和時代的精神，那末，不是人類的進步，成爲不可能麼？

宗教信仰，爲甚麼不應單附和時代的精神？是因爲它有它自己的標準，是因爲它的標準，是衡量一切價值的工具。舉基督教來作例，它的基本信仰是：神是宇宙人生的創造及管理者，他的本質是愛；基督是神愛的無上表現者；人類陷入在罪惡裏，無力自拔；但是，任何罪人，未曾完全丟失神性，人格的價值及可能性，依然存在；耶穌基督的愛，不但能使人脫離罪惡，而且能促成地上天國的實現。以上是我所認爲基本的基督教信仰。

「宗教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世上一切的價值，」這種見解，不是太唯心太主觀了麼？是的，純粹客觀的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神存在麼？神的本質是愛麼？基督是神愛無上的表現麼？人果然陷在罪惡中不能自拔麼？人格果屬可貴麼？果有發展的可能麼？地上天國的理想，果能實現麼？對於這些問題，都有採取相反的態度的可能性。因此，說基督教的信仰，有主觀及唯心的色彩，是無可避免的。不過，我們應該記得，那些主張與基督教相反，或主張任何其它信仰的，何嘗能避免主觀及唯心的嫌疑？凡是信仰，總不免有唯心與主觀的色彩，因爲與信仰有關的，不只是事實世界，價值世界更屬主要。

不過，價值世界，也不是純粹主觀的。任何價值標準的產生，都不能脫離事實世界，都有其產生的過程。任何價值標準，都須進到事實世界裏去，因爲價值是附屬在事實世界之上的。如果它不能充分判斷價值，

引導人生，當然會被人們所拋棄。可見，一種價值標準的歷久存在，仍為人們所信仰，必是因為已經經過了實驗與比較。

我所主張的宗教信仰，雖然是超世的，却是入世的。既是入世的，就不能不同時代的問題，時代的精神，發生關係。所謂時代精神，本是因時因地而異。如果時代精神，與基督教信仰相反，真正基督徒，自然不能不採取反對的態度。如國社黨主張雅利安民族至上主義，如法西斯黨主張極權國家，如資本制度剝削勞工，如現代國家作無限度的軍備競賽，如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這些，都是與基督教基本信仰相違反相衝突的；真正信仰基督教者，都應反抗。不過，時代精神，不一定是與基督教相反的。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民族自決，國際合作種種原則，至少就其本質說，是與基督教的根本信仰相合的；基督教不但不應反對，而且應當援助、充實、完成它們的使命。

可見，基督教對於任何時代的精神，有時採反對態度，有時採容納與合作政策。其態度的抉擇，在乎所謂時代精神的內容。

不過，在事實世界裏，往往無所謂純粹的宗教信仰，也無所謂純粹的時代精神。表現基督教信仰及時代精神的，到底還是人；而人總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有的時候，表現基督教信仰的人，太軟弱了，因此不免與壞的時代精神，同流合污，如歐美基督教的，政治化、軍事化及資本主義化，即是個例證。同樣，所謂時代精神，也往往是好壞參雜的。

二

現在我們應當談到具體的問題了。協會書局主任吳耀宗先生用「抗戰建國」四個字，描寫大時代的精神，自然是「一針見血」。不過，在這裏，似乎也有區別。把「抗戰」與「建國」聯合起來，果然是表示中華民族積極的精神，但是，就自動與建設的兩種成分說，「抗戰」與「建國」到底有多少不同。所謂抗戰是不得已，其局面並非由我造就，而其破壞性，實足驚人。至于以基督教信仰的性質及功用來說，其供獻之大，對於抗戰，自然不及對於建國。

抗戰的局面，並非由我造成，這點無待解釋。按我民族的文化說，我們是酷愛和平的。不過，強鄰既然壓境，而且深入腹地，為保持民族生命起見，不得不加以抵抗，這不是不得已的局面，而其破壞之慘，犧牲之大，自然在意料之中。不過，此種抗戰的情緒，與我國先哲的教訓，並不違反。代價雖重，但是中華民國的新生機，或者就在這局面中萌芽，這是足以自慰自勵的。

至于基督教對於抗戰的供獻，與其說是直接的，不如說是間接的。在過去歷史中，基督教雖然祝福了許多戰事；在現在的階段裏，基督徒雖然仍有主張參加戰事的；但是，從大體說，世上基督徒反戰的情緒，逐漸增高；又因非戰的努力，人類厭戰的情緒，也繼長增高；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推其原因，無非因為基督教本身，是根本非戰的。耶穌愛仇敵的教訓，是人所共知的；他甘願受十字架苦刑，正是愛仇的無上表現。因

此，基督徒對於抗戰的直接供獻，在事實上不能不受限制。

不過，我國此次抗戰，所靠者本不在物質，而在精神。如一致團結，犧牲到底，抗戰建國等等，都是精神的表示。基督教既是大無畏的精神，在這方面，當然有它偉大的供獻。況且，抵抗強暴，扶佐弱小，主張公道，救濟困苦，是基督教的本來面目。大概從抗戰以來，兩年之中，基督教在這方面的供獻，已為國人所公認，無庸多贅。

在抗戰過程中，有一種現象，使人快慰的，就是一般有識見的國人，對於敵國民衆並不仇視，對於敵國俘虜且加優待。這點，不但足以表示泱泱大國的風度，而且與基督教愛仇敵的精神，也非常接近。中山先生主張民族主義，而歸結于大同理想，可見兩者不必發生衝突。

中日兩國，本有同種同文之誼，在歷史上並無不共戴天之仇。不過，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方面走上了效法歐美強國侵略弱小的道途，因此，對於我國，無論軍事、外交、商業、經濟，處處發生衝突。加以在日本內部，文治與武力兩派競爭的結果，武力派擡頭，所謂大陸與南洋兩種進取政策，雙管齊下，以致釀成從滿洲事變以來的侵略局面。現在侵華戰事，已達兩年之久。在中國堅韌抵抗之下，戰事結局，不利于日本軍派，可以豫料。在這裏有幾個重要問題，遠見者不得不問：（一）假定抗戰勝利，我國對於日本，是否應襲他人故智，加以層層束縛，使之永無出頭日期？或應寬大為懷，不咎既往，許以自新？所謂只求推倒軍閥，至于兩國民衆，本可共同合作，以期奠定東亞之和平。所謂冤仇宜解不宜結，國際間循環報復的現象，不應使之重演。我相

信，這裏面的關係非常重大，為我民族所不能不考慮；我相信，基督教對於這個問題，能作重大供獻。

建國的任務，既然比較抗戰重要，而基督教對於建國的供獻，又比較偉大；因此，我們對於基督教信仰與建國的關係，應加以研究。從我個人的宗教信仰與經驗說，基督教對於建國，尤其是抗戰期內與戰後的建國，有四種必不可少的供獻，試分述如下：

甲、對民衆的真愛心。從表面上看，多數民衆是不足愛的。所謂貧弱愚散，是一般民衆的病狀。不過，從基督教立場說，無論何人，都是上帝的兒女，都有寶貴的人格，都有發展的可能；因此，人生意義，人生樂趣，是在彼此服務，彼此相愛。耶穌說：「我來不是要受人服務，乃是要服務人。」有此種精神的人，自然會打破數千年來「勞心勞力」「治人治于人」的界綫，會「到民間去」去謙卑地服務民衆，接近民衆。

乙、鍛鍊自己，甘願吃苦。有許多人，未始沒有「到民間去」的決心，可惜身體太文弱了，不能吃苦耐勞。同時，對於身體上所享受慣的安適，又不肯完全放棄。因這兩重原因，許多「到民間去」的人，往往是半途而廢。為補救這種弊病起見，第一，必須鍛鍊自己，第二，必須甘願吃苦。這兩點有連帶關係，却不是一件事。有鍛鍊而不甘願，就缺少樂趣；有志願而不加鍛鍊，必不能成功。耶穌說：「狐狸有洞，飛鳥有巢，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這是何等鍛鍊，何等甘願吃苦？

丙、靈修與信仰基督的人，不論作甚麼事情，他總以為事業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上帝的；力量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上帝的。他以為如果所作的事業，不合上帝的旨意，必無成功的希望。如果合乎上帝的旨

意，必不能失敗。因此，他在內心，有平安，有胆量；對於前途，抱樂觀，不會失望。而且，他在日常的靈修生活裏，可以獲得為事業所需要的力量與見識。耶穌說：『我的食物，是在做差我來者的旨意。』又說：『父在我裏面，我在父裏面。』這是基督教樂觀主義的秘密。

丁 團結的力量偉大的事業，不是一個人所能夠成就的，必須羣策羣力。耶穌召集門徒，使徒創立教會，都是履行這個條件。我們已往最大的弱點，就是不能合作，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以致演成『四萬萬粒散沙』的危險局面。古人說得好：『多難興邦，』我以為抗戰的最大收穫就是團結一致。抗戰勝利的關鍵在此，建國興邦的條件也在此。耶穌賜門徒新命令，要他們『彼此相愛，』又為他們代求『合而為一。』保羅囑咐古代教會，彼此擔當重擔，都是注重團結的力量。

以上四點，非常簡單，却非常重要。自然在建國任務及基督教信仰中，尚有許多要點，不及細說。最後，還有一點，應在結論中帶帶聲明的，就是基督教以實現地上天國為目標；同時，三民主義，亦以世界大同為理想。可見，我們從事建國，並不以國家或民族為終點；這也是基督教信仰具超時代性的一個理由。

原书空白页

基督教信仰與社會改造

吳雷川

我和基督教發生關係，是在民國三年，到現在已經過二十五年了。當初我所以要研究基督教，具有兩大原因。第一是我目視社會上種種不安的現象，覺得必須尋求改良的途徑，一旦和基督教會中人接觸，以爲他們傳教如此熱心，必是基督教具有改良社會的功効。第二是我個人雖是有志向上，而又不能力自拔，以致時常感到痛苦，因而希望基督教能與我以助力，使我得知人生的真諦，不致虛度此生。這兩大原因是我當初研究基督教的動機，也就型成了我的基督教信仰。雖然在二十五年間曾經幾次的轉變，但直到現在，我的基督教信仰還是與最初的動機一致，並且自信此後必不致再有差異。這是我撫今思昔，深幸當初動機不謬，乃能屢變而不離其宗，所以必須特別聲明的。至於我現時對於基督教的信仰，茲條舉其大端如下：

一、耶穌志在改造社會，而在創立宗教。基督教之被認爲宗教，乃是耶穌去世以後的事。若論耶穌在世時的活動，卻並不是要創立一種宗教，而只是要改造社會。試看福音書記載耶穌初次向羣衆宣傳的口號：『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註一）天國雖是猶太人舊有的名詞，但在耶穌用來，其含義正等於新的社會，絕不是叫人遠離現實，尋求另一世界的福利。這是我們應當首先認定的。

二、主禱文是耶穌對門徒心理的建設。改造社會是一件大事，必須集合徒黨，共同工作。所以耶穌

既向羣衆宣傳天國，就從事於選召門徒，（註二）而其教訓門徒的綱要，即爲我們現時所常誦的主禱文。依照路加福音十一章所記，此爲耶穌教訓門徒祈禱時應用的語句，但據我看來，當時耶穌決不是只教門徒於祈禱時要這樣說，乃是教門徒要常常思想這幾句話裏所含的意義。所以這幾句話乃是一種盟約，如同佛教徒的誓願文或發大心文，而不是普通所謂祈求。倘若看作祈求，其中就顯然有自私自利的語句，那還有什麼意義呢？試將這幾句話略爲分析：甲、「我們在天上的父」一句，是認明人類一體，無種族貴賤等等的差別。乙、「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一句，是要有共同的標準。丙、「願你的國降臨」一句，是要有共同的企圖。丁、「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句，是要有共同的活動。戊、「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一句，是要使人在物質上各得所需。己、「赦免我們的罪，因爲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一句，是要在精神上互相友愛，互相原諒。庚、「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一句，是要使社會上沒有一切險惡詐騙的行爲，並且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試看他先教門徒認準幾條原則，而後從各方面努力造成和平的景象，這分明是建立天國程序的縮寫，也就是天國的一幅圖畫。因爲建立天國是新的事情，而當時門徒多半是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並且才能和志趣又不盡相同，所以耶穌必須將自己偉大的理想縮成幾句短語，如同一幅畫圖，使他們時時觀看，時時思想，心領神會。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教他們認識主義，服從黨綱，思想集中，然後可以作團體的活動。又因改造社會的計劃，在當時還不便公開，所以將這最精要的意義，安放在宗教所習用的儀式中間，藉以避免外人的注意。這是耶穌的苦心 and 妙用，我們可以體

會而得的。

三、耶·蘇·社·會·建·設·的·綱·要。改造社會，必先有心理的建設而後有社會的建設。耶穌教訓門徒祈禱的語意，是在門徒心理上重要的建設，其他各種訓言以及登山訓衆時列舉各種事理，加以批判，也無非是要建設門徒和羣衆的心理，這都是顯而易見的。至於社會建設的計劃，在福音書上似乎沒有顯明的記載，但我們只要研究他片段的言論，也可以窺見一斑。類如他說：『我來是叫人分爭，』乃特舉一家五人爲例。（註三）他提到婦人生產，不說歡喜家裏生了一個兒女，卻說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註四）可知道他必不滿意於舊制的家庭。他嘗說他的國內沒有君王。（註五）又說他的國和這世界的國不同。（註六）可知道他在政治組織上必大有改革。他又屢次論到關於經濟的事，如登山訓衆時先說：『貧窮的人有福。』（註七）又說：『你們所需用的，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天父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註八）可知新社會的經濟分配必是平均。他嘗明說有錢財的人難進天國。（註九）又嘗設爲家主分銀與僕的寓言。（註十）及葡萄園作工的寓言。（註十一）可知新社會中私有財產制不能存在，凡物皆爲公有，凡人皆當爲公家作工，並且是各盡所能，各得所需。又如浪子於悔改之後，願意放棄兒子的地位，充作雇工。（註十二）是教人必要勞力而後得食，纔是大公的景象。又如論到衆人推辭天國的筵席，或說要去看地，或說要去試牛，或說因爲纔娶了妻。（註十三）是告人以凡人對於公益不肯負責，都是受了私事的牽制，所以經濟制度若不改善，社會間道德永不能進步。可見耶穌改造社會的

方案，必是以改革經濟制度爲中心了。

四、耶穌以改革宗教爲改造社會的初步。耶穌改造社會的各項主張，雖因不能得位行權，未嘗見諸事實，但他對於宗教的改革，卻已毫無顧忌地切實施行。他要推翻猶太人安息日不作工的律法，就說「安息日爲人而設，人非爲安息日而設。」（註十四）所以他常在安息日爲人醫病，不顧宗教界領袖的非難。他反對猶太人拘守遺傳，所以不使他的門徒飯前必洗手，且暢論人的污穢不在外物而在內心。（註十五）他不重視宗教上各種規例，就連自古相傳的禁食的祈禱的儀式，也不命令門徒遵行。因而有新布不能補舊衣，舊皮袋不能裝新酒的喻言，明示改造社會的原則。（註十六）原來猶太的一切習俗，多半依附於宗教，我們看耶穌當日毅然地改革宗教，正知道他具有改造社會的決心。而且他於解釋門徒不禁食的理由時，明說新郎與陪伴者同在時，陪伴者不必禁食，惟有新郎將要離去，陪伴者始要禁食。這就是說有活的精神指導者，即不必有呆板的宗教儀式來約束。更可見耶穌在世的工作，只是要改造社會上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決不是要創立一種教派了。

五、耶穌爲基督。要興起改造社會的大事，必先要取得羣衆的信仰。我們看耶穌出而問世之初，先有施洗的約翰對羣衆說他是基督，後來他也自承爲基督，更可證明他不是要創立宗教，而是要改造社會。因爲在猶太人理想中的基督，乃是上帝特爲他們誕生一位神聖英武，復興國家民族的君王，等於中國古代所說的聖天子。其名雖含有宗教的意味，而其作用則全屬於政治。如果耶穌只是要作宗教上的宣傳，

何必假用此政治上的尊號呢？及至政治上的活動難收成效，而耶穌艱苦奮鬥，不改初衷，終於甘心爲真理而受死，這正是社會改造家的本色，即此足以垂範於後世。自是以後，使人知道：作君王者固是政治上時一的領袖，而爲真理受死者乃是人類永久的領袖。耶穌既藉着自己的行事，給予基督以新的解釋，因而世人對於領袖的觀念也就改變了。（註十七）

六、耶穌的上帝觀。耶穌人格之偉大，固在於立志改造社會，至死不變，而其所以能成就此偉大之人格，則由於其個人實探得宗教之靈源。他生於宗教空氣濃厚之猶太民族中，自幼即浸染於宗教。當時宗教的根源爲上帝，而耶穌對於上帝的觀念卻與一般猶太人絕不相同。猶太人視上帝如嚴君，而耶穌視上帝如慈父。猶太人崇拜上帝偏重形式，因而流爲虛假，而耶穌則謂拜上帝要用誠實和心靈。（註十八）猶太人奉上帝爲一民族所專有的神，而耶穌之愛上帝，乃因其爲全人類的宗主。（註十九）他竭盡一己的心智，深深地體會了上帝與人的關係，他就認準了人對於上帝所負的使命。所以他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註二十）又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註二十一）又說：『我爲此來到世間，特爲給真理作見證。』（註二十二）所謂作事，服事人，爲真理作證，是人生三大原則，也正是上帝的本性，是人類世界所以能進化的原動力。耶穌本此三大原則而爲人，所以他既自信與上帝合一，（註二十三）人也說他是表顯了上帝。他的人格之所以偉大就在於此。若問所謂上帝究竟是怎樣一回事，我於此不遑詳論。但簡括地說來：凡是努力於使世界進化工作的人，通常稱爲能盡爲人的本分，而用基

督教的話來說，便是表顯了上帝。因此可說耶穌所體會的上帝，所表顯的上帝，也正是如此一回事了。

七、耶穌成功的兩大關鍵。處在人類社會之中，想要以社會一份子的力量來改造社會，這種艱鉅的工作，為領袖者正不知要如何竭盡畢生的精力。我們說耶穌與上帝合一，或說他表顯了上帝，都是就着既成的景象而言，我們若要效法他，還須尋求他是如何刻苦奮鬥而後能得此景象。耶穌內心的刻苦奮鬥，固非我們所能盡知，但依福音書所記，在他的一生歷程中，我以為有兩個緊要的關鍵，足使我們注意。甲是耶穌既因約翰介紹與羣衆相見後，又退到曠野去修養的事；這件事在福音書中名為受魔鬼的試探。（註二十四）其實只是耶穌將自己以往在靈性中的經驗告諸門徒，並不是真有神祕的現象。當時他既知道自己所負的使命就要積極進行，同時又覺到在紛擾複雜的環境中要進行非常的工作，實有再加慎思明辨的必要。所以他獨自退居深念，起初他的腦海中湧現了三種假設的途徑，經過了無數次的衝動與降伏，至終認定凡事都當服從真理，就是所謂上帝的旨意。於是耶穌就戰勝了意境中的試誘，照着決定的方針出而問世。可見凡事要慎之於始，方不至於誤入歧途。這種經驗的宣示是最可寶貴的。乙是耶穌當彼得認己為基督後，對門徒宣告自己將要受死的事。死的問題是人生最不容易解決的，尤其是抱負大志的人，豈願輕於一死？耶穌自從在社會上活動以來，一方渴望自己計劃的成功，又一方堅持着真理之不可違反，就發見了前面只有一條死路，是自己的歸宿地，那時他內心的情況總是迫切不安。（註二十五）這次下決心向門徒宣言，（註二十六）與其說他是以此一大事教訓門徒，無寧說他是特用此方法以約束自己，使

自己既萬不能失信於門徒，因此一念就永不退轉。所以在這件事之後，福音書接着記載耶穌登山變相的事。（註二十七）所謂登山變相，就是耶穌帶了幾個門徒一同進入山中，又將自己決志受死的事昭告於先王先聖，於是耶穌面上容光煥發，將以往迫切不安的情況一掃而空，從此就再向耶路撒冷邁進，直至於死而無悔。而耶穌的事功於以完成了。這兩大關鍵，正所謂慎始圖終，是信仰基督教而有志於改造社會的人所必須奉為圭臬的。

八、基·督·教·是·應·付·現·代·需·要·唯·一·的·宗·教。總起來說：基督教的中心就是耶穌，耶穌一生的事業只是要改造社會，而其個人的修養則全得力於宗教。耶穌絕不以宣傳宗教為目的，乃是以宗教精神為參加改造社會事業必要的工具。所以論耶穌本身，他實是一位社會革命的示範者，不必是宗教的創立者。但就現今稱為基督教的内容而論，它裏頭既蘊藏着社會改造的原理，正有待於今人的努力實現，它確然是社會的福音。它裏頭又昭示了個人修養必要的途徑，足以增加個人對於社會工作的熱心與毅力，它也可稱是個人的福音。兼此兩種功能，基督教就顯然是應付現代需要唯一的宗教了。

以上略述我的基督教信仰，大都是從四福音書中尋繹而得的。四福音書中還有耶穌降生復活以及其他種種奇事異蹟的記載，據我看來，這些記載，或是當初傳說的失實與附會，或是經過後來神學家的曲為解釋，要皆不足置信。並且這些事都無關宏旨，所以也不必加以論辨。至於基督教與現時代的問題，我以為我國現值非常時期，世界大勢也將要有劇烈的轉趨。民族復興，是我們亟切的需要。社會改造，更是世界

普遍的希望。而基督教的功能，卻正足以適應此項需要，滿足此種希望。關於此點，已具見上文各節中的說明，於此即無庸贅說。最後，我所要聲明的是我所信仰的無論是正確或是乖僻，並未有毫末的增加或減損於基督教的本身。我惟希望我這篇文章，能引起讀者研究基督教的動念，因而各自有所發見。如果是因熱心於社會而研究基督教，或是因研究了基督教而更熱心於社會，那便是社會前途之福。愛國志士，盍興乎來！

註一 馬太福音四章十七節

註二 馬可福音一章十六至二十節

註三 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一至五十三節

註四 約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節

註五 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七節

註六 約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節

註七 馬太福音五章一至三節路加福音六章二十節

註八 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三節

註九 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四節

- 註十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至三十節（此寓言是指着管理公共財產的事）
- 註十一 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十五節
- 註十二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至三十二節
- 註十三 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六至二十四節
- 註十四 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節
- 註十五 馬可福音七章一至二十三節
- 註十六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三至三十九節
- 註十七 詳說見拙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第四章
- 註十八 約翰福音四章二十三節
- 註十九 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九節
- 註二十 約翰福音五章十七節
- 註二十一 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節
- 註二十二 約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節
- 註二十三 約翰福音十章三十節
- 註二十四 馬太福音四章一至十一節

註二十五 路加福音十三章五十節

註二十六 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至三十八節

註二十七 馬可福音九章二至八節

新時代的基督教信仰

趙紫宸

「我的基督教信仰，」好像是專論我個人的信仰；但是我不是一個住在真空中的個人，我的信仰也不僅我個人所獨有的信仰。我是中國民族的一分子，我的信仰不能與中國民族不發生關係。我是基督的門徒，我的基督教信仰，也不能與中國民族不發生關係。我所引以為慚愧的是：我雖然做了三十餘年基督徒，我的信仰還沒有堅如金石，我還沒有成爲一個純粹的基督徒。對於耶穌基督我常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感嘆，亦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志願。我自覺私心太盛，冒險的精神，依賴上帝的徹底投靠，都不充足。所以在寫我自己信仰的開端，我不能不自認自認，在上帝與人面前，謙卑承認自己的罪愆。不是上帝不能使我完全變化氣質，乃是我自己猶豫自傲，不肯單純地將自己交託給他。我這樣的不投靠上帝，一方面是因爲我自私，多有疑慮，一方面也是因爲我是這行將過去的時代的一分子。

信仰與時代是互相推移的。一個時代若有純正高尚堅確強健的信仰，這個時代就可避免痛苦，保持正義與和平。時代若虛誇自大，或專持科學的理論，以自然解釋一切，把人生價值，作爲人造的東西，一切人羣社會的現象就必因虛矯無根而入於不可收拾的破滅。信仰萎頓，人站在宗教的亂礫荒墟之上，結果必是大亂。行將過去的時代，就表現這個道理。反面說，時代若有一個公共信守的信仰，遵從真理，誠服正義，人類就必大有希望，因爲人不能靠自己，必須要依靠超乎人力、人生的道德品格……上帝。基督教是一個信

仰，由上帝的恩典而加在人的身上。簡括的說，基督教相信上帝是愛，超乎一切而又在耶穌基督裏面完全啓示，使人因信而得彼此相愛，也相信人若沒有上帝的靈在他裏面，必不能相愛，人不相愛，人的面前，就沒有希望，沒有和平的道路。這個信仰是應當引導社會的。可惜教會裏的權利之爭，各國政治上國際間的權利之爭，將他棄置不理。可惜科學哲學一切依持人力的文化因素，因為依持人力的緣故，亦往往拒絕了耶穌基督與他所啓示的上帝。結果是一個黑暗的世界，一個沒有根本的世界，一個不可能的，戰爭的，生靈塗炭的，自私自利自盡自殺的世界。世界上強權的組織，都是主張維實主義的，信仰隨時代而墮落，時代無信仰以維持。我們所渴望的是：這個時代快快過去，新而有力的信仰快快產生，人世界快快的見到『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這個時代究竟是一個什麼時代呢？

一、從全人類方面說，這是上帝懲治世界的時代，歷史上已成的事實是不能推翻的。有其因，必有其果。自己種的，自己必定要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荆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上豈能摘無花果呢？』我們所見的是什麼？強國併吞弱國，大國欺壓小國，列強之間，互相猜忌，猜忌不足，互相牽制，牽制不足，互相戰爭，造出恐怖，演成慘劇。強國大國的民衆，照強大必有福利的道理講，就應當是極自由極有福的了。誰知道他們一樣的做奴隸，沒有自由，祇有流血的生活？這一國牽連那一國，彼此影響，全盤混亂。譬如中國今日的流血，在死亡中求生存，原因在什麼地方呢？原因有三個。一是中國自己的愚弱私偽，自己的不道德，應當承受天

爵。二是敵人的下流自私，要乘機征服中國的野心。三是國際的自私，例如英國的苟且狡猾，不肯維持國聯及盟約的尊嚴，又例如英美的猜忌。所以九一八演成了蘆溝橋，蘆溝橋演成中日的長期戰爭，而中日的戰爭，又變成了現在歐戰的一個主因。凡是作亂犯罪的國家，沒有不在上帝的懲治之中。那末美國怎樣呢？這還要看美國是不是肯負全世界全人類的道德責任。若是不肯，也自私自利的下去，那末美國也要有自敗的危險，不出五十年，是非定然可以分明的。

二、這個時代，從基督教的信仰方面說，是上帝賜人的懺悔自新的機會。我們不必講列強應當如何懺悔。即就中國說，我們自私自利，勇於私鬥，怯於公戰的罪惡，實在擢髮難數。所以前幾年常有人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可是這句話現在倒反而沒有人說了。因為兩年餘的抗戰，使我們在火裏血裏受了洗禮，已經把罪惡滄雪了一大部分。這個時代是中國民族國家的生死關頭，求自由獨立，求主權保存，領土完整；求公道正義。抗戰流血，即是中國人懺悔實現的方式。在這一點上，軍人與民衆都已表示了誠摯懇切的懺悔，與夫達到了驚天動地的進展。祇是士大夫們腐化太深，尚有不少無恥之徒。中國的國恥依然存在，因為士大夫們的覺悟還有許多地方不徹底。顧亭林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幸而無恥之徒的鼠竊狗偷，奴顏婢膝，不足以阻塞我們全民族懺悔自新的門路。

三、這個時代，是舊時代過去，新紀元來到的時代。列強的無法無天，苟且擄奪，決無忽得覺悟自創新紀元的道理。我們且不必討論他們。單就中國而論，我們是受苦受難的。不是我們在根性上比列強有什麼優

異的地方，乃是我們因被迫被辱的沒有路走，祇有站立起來，主張公道，爲自己兼爲人類，爭自由與正義。我們被迫到無可奈何，纔覺悟到五件大事。甲、是解放全民衆；乙、是團結一致，得到一個鞏固的統一陣線；丙、是在國際縱橫捭闔，外交與戰爭臻於無可逆料之時，努力去作自力更生的奮鬥；丁、是建設政治經濟各種的勢力；戊、是以全國的物力和人力去達到最後的成功。世上的道德正在崩潰，而我們的道德，却正在建立。三十年來，我們總覺得舊道德的淪喪，新道德的難立，所以有中國固有文化的討論，恢復孔讀經的行爲。總是外鑠，不是內啓。外鑠的祇是皮毛，內啓的纔是靈魂。不過抗戰以來，我們站在公義的立場，義憤填胸，正氣彌髓，倒是從內心裏感悟了道德的力量。我們的新道德，於是乎由外鑠的一變而爲內啓的實在勢力。我們不可自誇，但可以認識事實，一方面要清楚地知道民族的劣根性，愚私弱偽等醜德，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剷除乾淨的；一方面要明白地瞭解自己理直氣壯的新道德，果然已經駸駸向前。我們在這時期受苦受難，却不曾自欺自哄。我們不必騙自己說殺人是偉業，不道德是榮譽，不必歪了良心，顛倒了是非，混亂了黑白。所以我們已經得一個鞏固的立國的根基。這個道德觀，是與中國舊文化有一貫性的，也是開創新紀元的根本新勢力。反面說，我們若是蒙蔽了民衆，歪了良心，我們雖能戰勝世界，征服人類，也是等於自殺。可是我們所處的地位，在死的蔭下，不許我們不崇正義，死就做了我們生的門路。我們戰兢恐懼，不能自誇，因爲若是強權，也會去征服小弱的國家。我們要在這時代學習，然後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可以不誦於人而爲獨立自由的民族。從消極方面說，兩年來的事實，兩年來的覺悟，已經證實了中國的不亡。從積極

方面說，覺悟的道德，已經作了鞏固的立國的基本。因為我們既是站在公義之上，既是主張廣大兼包的平等自由，便不能不迅疾地解放民衆，堅固地統一戰線。這兩點已經是新中國的生命，已經爲我們——也許是爲全世界——開闢了一個新紀元。

我是一個基督徒，在這個時代中，我的信仰是什麼？我又當如何說明我的信仰呢？我的信仰並不複雜。我相信上帝超絕一切，而又道成肉身，不斷地在人類歷史中活動，治理一切，操縱一切。本文開始的時候，我已說明自己是自私之人中的一個自私者，又是行將過去的時代的一分子。實在說，我不能堅定信仰，岫然不動。我的新覺悟是我不能信，不能冒險，因爲我依靠學術，把知識認作信仰，沒有澈底地得到正解，認識知識的相對性與矛盾性，不能執住超乎知識證據的信仰。知識用已有的經驗與事實測度，未有所執住的，依然是已有，不是未有，不是超乎已有的真際。而那個真際は新的，永遠超乎人而命令人信仰。知識追信仰，却是在自己圈子裏轉，轉得果然快，但所追的是自己的影子。十年以前我就對自己說：『信仰沒有憑據，信仰本身即是信仰的憑據。』可是我的信仰依然是學府式的，到現在方始覺得我自己曉得信仰而又沒有真信仰。這種覺悟生於憂患痛苦之中。我覺悟到活的信仰，是靠賴，是無恐怖的信心，是等於知道上帝必然拯救的交託，是上帝的恩賜，由人的懇求而加給人的，不是人自力所能致。這幾句話是我的自述。我爲什麼要自述呢？因爲信仰不是像科學那樣可以彼此傳授的東西，乃是人心血中的實在，須是見證，不是傳說。當然，人愈有學問愈好，可是人的學問阻礙了許多小的見識，破裂的，矛盾的見識，去接受由信而獲的生命。我於

是一方面自勉自勵，務求真有科學的精神，一方面痛心疾首的指出一切知識的矛盾與障礙。

一、我信上帝在歷史中治理一切。人類受苦，生靈塗炭，難道上帝不見不聞麼？我直截痛快的回答說，上帝正在與人類一同受苦，不是不見不聞。宇宙之間，一切都有規則律令。自然有自然之律，道德有道德之律。自然之律，彰明昭著，人不可以違反。凡違反的必受其果。例如人不能犯寒。假使北風凜冽，寒冰凝堅的時候，人偏解衣臥雪，當然立刻要受凍受病，甚至於凍死。人知道自然的鐵面無私。爲什麼不曉得道德律的鐵面無私呢？犯道德律的事情最嚴重，因爲犯此之後，不但是身死，而且是心死。上天好生，給予人類懺悔的機會，自新的可能。人犯了罪，不至於立刻看見惡果，但是不悔的人，惡必隨至，禍必踵行，不過時候長就是了。現在世界上的慘劇，都是犯罪的人類應得之罰。上帝昭然鑑察，並不是置人類於罔聞，乃其統治至公，天理彰然。上帝早已向人宣告他聖善的旨意。各國各族都有聖賢述說宇宙凜乎不可違犯的公理。他們即是上帝的呼聲。時期到了，上帝就在耶穌基督的生命裏昭示於人。耶穌說：『我父作工直到如今。』上帝救世的工作，自有宇宙以來那裏停過呢？自然界，歷史界一切的苦難，都是人類受訓向上的機會。文化是苦難所激起的。人生是苦難所造就的。若有苦難，不得解釋，成了不解之謎，也沒有要緊。因爲這個不解之謎，不能推翻了上帝在歷史中的道德行爲，救度行爲，倒反足以使人相信上帝的良善必定預有超乎人智的安排，使遭難而死亡消滅的人在上帝的愛裏有他們的存在。這樣，世上的苦厄不足以阻止或削弱我們對於上帝在歷史中治理一切的信仰。

二、我信道義的力量，真理的力量，勝過一切物質的力量，機械的力量。上帝既然是歷史中至公無私，至愛純聖的主宰，他的勢力，自然是道義的，精神的，也自然是勝過一切，巍然永存。這不是勉強要將心物分開，也不是說沒有物質的力量，人可以憑空發揮他們的精神勢力。這是肯定一件事，就是有了相當的物力，若沒有精神力的主持，一切企圖終要歸於無效。譬如一個強權的國家，專恃機械的，物力的組織，專靠武力的蠻橫，不顧是非，不顧公道，去侵佔他國實行盜竊，牠必要身受適得其反的結果，牠必要屠殺自己的靈魂。我們爲了自己民族的生存與自由，努力捨命，一方面建設物力，補充缺乏，一方面發揚精神，延續鬥志，增長氣節。兩年之間，歷經危機，反而愈戰愈強，我以爲決勝的原因，主要的不在於物質的武力，而在於精神的充滿。不餒不虛，良心無愧，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天下萬國都曉得我們的是，所以同情於我，亦都看見我們的勇決，所以贊成，愛護我們。天下萬國都知道我們的敵人的非，所以不同情於他們，不給他們道德上的維持。因此，我們氣壯，他們志餒，我們所維持的是公理，所扶植的是正氣，所以國內則民衆一志，國外則萬國同情。道德的維持，真的不是鐵，不是金，人看不出牠的力量，可是牠是人類的命脈。我們所主持的是人類生存必需的條件，我們所攻擊的是人類死亡必然的條件。

三、我信犧牲受難，失敗死亡，是爭取生存的惟一法門。耶穌基督與惡鬥爭，在十字架上捨命，爲多人的贖價，爲人類開了生命之門。他爲我們立了一個榜樣。我們不能誇口，因爲我們不是自願犧牲受難，去救世界；我們是被迫出於萬不得已，方始去冒萬死，求一條生路。可是我們却實在是犧牲受難，付了極重極大的

代價，而且現在正在付更重更大的代價。這個經驗，雖然沒有完全改變了我們的氣質，却實實在在地使我們整個民族精神上受了極大的刺激。我們在火裏血裏受了洗禮，知道惡是何等的惡，善是何等的善。兵家說：『哀兵必勝。』宗教家說：『一人死了，衆人可以不死，少數人死了，大多數人可以生存。』在這兩年的民族經驗上看，苦難增進了國民的愛國心，加添了各方面的團結及親愛的精誠，促發了對於誰是朋友誰是仇敵的認識，激勵了抗禦侵略的決心。其中不爭氣的、衰頹的、洩氣的，祇有少數平日養尊處優，習慣自私，而不會吃過苦的高等廢人。在這種時代，誰給我們苦難，誰就給我們送了一個無價的禮物。在苦難之中，我們若能憑着信仰不屈不撓，不餒不衰，我們便可以爭取自己的品格，國家的榮譽，以及民族的自由與生存。耶穌教我們進窄門，行直路，那裏知道這個窄門正是生命的門。

四、我信多數民衆參加戰爭，謀求自由與生存，是中華全民族的大解放。耶穌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新約上所謂罪人，不一定是犯罪作惡的人，乃是一班不能守繁文縟節的小百姓。換一句說，耶穌來『不是召大人先生們，乃是召民衆。』耶穌的運動是民衆運動。在耶穌看，若然民衆改變心志，謀求天國，謀求自己精神的解放，世界上就有天國實現的事實。我們這幾年來，被迫被辱，不得已纔有人去激發民衆，不得已民衆纔自動起來，抵抗強權。中國歷史上一切的戰爭，都是大人先生們，政客軍閥們的事。舊朝代亡，新朝代興，民衆還是一樣的不管事。如今却不同了，老百姓不得已的自動了，有識的也去鼓勵民衆了。民衆一有覺悟，中國便可以無恙，絕對的不會被征服。這不過是消極的話。從積極方面看，中國的政治經濟漸漸的

走上民主的道路。我們若果然有覺悟，不怕民衆有知識有能爲，那末我們也許可以因此而引導世界。試看世界強國的民衆，那一個國內的人民是真自由的。有錢的國家，祇有少數人有錢，大多數的人還在那裏做牛做馬，掙扎着吃棹子底下的殘渣兒。黷武的國家，無不『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帝國主義的民主國家，時刻把人民放在死亡的翳蔭之下。總而言之，人民沒有主張不得自由。我們若因此番國難而擴大民衆教育，民衆組織，政府與民衆同甘共苦，中國的前途就可以光明燦爛。不過在這一點上，已有始兆，將來如何，尙須有識之士共同的努力與奮鬥。

五、我信既有其前，必有其後。上帝既已賜與我們悠久的歷史，必要繼續引導，使我們對於人類負一個重要的使命。上帝使希伯來民族負救世的使命，使希臘民族負文藝理想的使命，使羅馬民族負法律政治上組織的使命，現代國家亦各有貢獻。不過違逆者受罰罷了。我們中國應當負爲全世界維護正誼，穩定國際親善的使命。我們是善戰能戰的民族，這兩年的抗戰即是明證。但是我們酷愛和平，能容忍，能調解，能用理性，能看清楚實際。同時，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地大物博，民衆繁盛，都有穩定國際關係的能力。這個勢力，不是武力，而是生命力。現在上帝正引導着中國走上這一條路，使中國從苦難中掙扎出來，可以訓練到一個程度，有能力擔負這個使命。因爲我們最能調劑，我們就正受訓練作東西文化匯流的中心。我們不要將西方文化驅逐出去，也不要附和野蠻沉悶的人，爲東亞的權威。我們要謙卑地接受西方文化中最深最要的因素，就是耶穌所啓示的宇宙主宰的仁慈公平，一方面使其與中國固有的文化作水乳交融。

的和洽，一方面使新的調劑作爲全世界的所有物。我們主張天下爲公，不求東亞一隅如此，乃求全世界如此，不求我們自己說是如此，乃求天下人承認中國實在是如此。這不是說中國現在已經能夠如此做；我再說，我們不能自誇，我們也不能空作夢想，自欺而欺人。我所信的是中國若繼續地爲公道正誼奮鬥，得更深的自覺，上帝必不舍棄中國，定要使我們爲全世界擔負維護正義，穩定邦交，溝通文化，貢獻新生命的使命。

六、我信中國今日與後來最需要的是耶穌的宗教信仰。我若不信這一點，我就無須做基督徒，更無須宣傳基督的福音。那末我爲什麼這樣信呢？甲、我覺得中國文化的要素，是以宇宙爲一個道德秩序的信仰，宇宙有道，天地有正氣。這個正氣，上下與天地同流，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但是「神」是神化的神，神妙的神，不是有人格的心靈——上帝。因此，人比宇宙還要大。「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不自動，不主動。人便是自己的上帝。人是上帝，卽是一切罪惡，一切戰爭的總因。這是從實際上說，不是從哲理上說。哲理多門，互相桎梏，使人不得要領。從實際上說，中國聖賢所主持的宇宙爲道德秩序，大有破綻。這個秩序在人身上不能發生大效，因爲這個到底是偏面殘破的人爲中心的。基督教可以補充這個信念的不足。因爲基督教看宇宙也是一個道德的秩序，不過相信上帝，人格的靈，是這個秩序的主宰。人必須服從他的命令，他能夠使人有宇宙的意義，有道德的力量。我恐怕中國的識者不一定肯接受基督教，但是我們做基督門徒的要儆醒警惕，不懈不怠，把基督教打到民衆的生活裏去。乙、我覺得基督教還有極重大的貢獻。第一是爲中國造就

有基督精神的個人。國家的基礎是強有力的善人。基督教若能使一萬個強有力的真基督徒，抱着犧牲服務與惡奮鬥的精神，進入各界各機關各組織裏去，基督教便做了偉大的貢獻。第二是爲中國創造新社會。基督的團契，基督的教會，就是一個最堅固最有力的社會。中國人缺少社會意識，缺少密切的團誼，大規模的友誼。教會正可以補充這個缺點。基督是教會的元首，門徒是教會的肢體。他們的結合是因着一個共有精神，一個共同的生命，一個不解的深密的團契。惟有這樣的社會可以產生好人，惟有好人的結合可以產生好社會。基督教爲此可以爲中國奠定至要的社會核心。可惜中國沒有教會意識，教會也沒有真的生命。在這一點上，基督徒應當努力，務使中國得到從來未有的社會意識。也許在這個艱難痛苦的時代，基督教在民衆之中能因自覺而生一個新動向。

七、我信祇有基督教的信仰與精神，能夠使國際間的糾紛得到相當的公平的解決。從中日的戰爭方面看，基督教的力量在中國有發揚光明的自由，在日本沒有主持公義的機會。當然，基督教在中國的權威也極微弱，但在兩端上基督教在中國實在是佔優勢的。甲、中國固有的文化，在道義方面，與基督教非常接近。中國人若求澈底瞭解而接受西方文化的真精神，不能不更進一步而認識基督教的真際，漸漸的覺悟到基督教足以補充成全中國的志願。到了中國人對於基督教有相當瞭解的時候，不問有多少知識階級的人們信奉基督教，耶穌的福音必然有更通流的流行。乙、在現時中國謀求獨立生存的戰爭中，中國站在公正道德的立場上。中國的立場是近乎基督教的立場的。因此，基督教在現在的中國容易發揮牠服務教

度的精神與工作。這兩年來，中國的人們對於基督教已經認識了許多。民衆學生對於基督教更發生了探求的興趣。中國抗戰的熱情，有幾分是基督教所給與的，我們當然沒有法子可以說。但是我們知道信徒及我們最高領袖的祈禱，在抗戰上，不能說不是一種精神的，無形的勢力。此後中日講和的時候，兩國都要有一點基督教的精神，總能有一個解決的辦法。日本犯了深重的罪惡，總得應當有一個懺悔的心，中國受了空前的威脅與侵略，付了無上的代價，也總當有一個寬恕的心。中國能赦，日本能悔，東亞方始能有澈底的公道與和平。事情是嚴重的，日本不容易用實際的，偉大的，實在是有榮譽的方法來容中國獨立自由，所以決沒有辦法可以表顯基督教的精神。與其與虎謀皮，不若自謀伏虎的方法。中國現在走的路是順着基督教方向的，是正直的，公平的。中國人應該覺悟到中國能達獨立自由的目的，日本亦可以獨立自由。日本若達到侵略中國的目的，中國即無獨立自由的餘地。因此，在正誼上，公道上，解決中日糾紛的鑰匙是中國人所操，而在不日本手裏。不過我再說，我們中國不可自誇，與其自誇，毋寧自卑。中國素來是包容廣大的，須要繼續努力，認清目標，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麼，絕對不要存一個己所不欲，則施於人的思想。中國基督徒應當抱持偉大的信仰，拒絕一切我們所痛恨的鬼祟的投機與欺騙，更應當澈底地曉得上帝的愛兼包無餘，而上帝的公義必要懲罰一切罪惡。因此我們信衆要用全部愛國的熱忱，幫助國家同胞，作道義上解決中日問題的準備。我相信基督教在解紛這個問題上有極重要的貢獻。

從世界方面看，列強火併，在遠因上是基督教的衰落。列強若不棄絕基督教，他們中間尚有一個公共

的信仰，尙可服從一個超乎各個國家的命令。現在因爲宗教的統一被罪惡破壞了，人便無所適從；祇有將國家建立在自私自傲的虛空上，使牠成爲一個絕對無上的主權。世界上有許多國家，不祇是一個國家，所以國家僅有相對的實在，決不能有絕對的威權。可是有些國家總祇有自己，沒有別國，主持絕對無上的統治。因此全世界成了一個大矛盾。這個矛盾，是文化的矛盾。政治上講國家絕對無上，科學上宗教上都不能承認這一端。科學祇有相對的道理，宗教祇信上帝是絕對而能統治世界萬國的，不信任任何一個國家可以代替上帝做統治世界萬國的工作。因此，西方文化在現在的階段中，其本身便是一個矛盾。科學與宗教爭，宗教與政治爭，政治與科學爭。假使我們說希臘文化是文藝科學的根源，希伯來文化是宗教與民主政治的根源，羅馬文化是法律政權與帝國主義的根源；那末我們可以說西方文化的三大根源，互相衝突，因而發生列強的戰爭。三者之中，主持正誼的是希伯來文化，是宗教，是基督教。現在的爭戰都是因爲列強之間廢棄了正誼。換一句話說，列強放棄了基督教，所以文化失了平衡，世界受了空前的戰禍。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是一個不可能的世界，一個沒有主宰的國際是一個不可能的國際。人類不能沒有一個在實際上實力上超乎人類的主宰，因爲人類沒有了主宰，各國祇有服從自己，彼此服從，與弱小服從強大的三條路，而這三條都是死路。各國必須共同服從一個超乎一切的眞宰。或者有人要說，若然人類因文明進步而不能再相信一位掌權施令的上帝，難道就不能用理性達到一個共同的契約，公法，藉以維持世界人類公共的生活麼？當然，人類必須要努力設法，想出一個公共規律來。但是自私的人能大家至公至大麼？幾時纔到得

這一天呢？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國際公法，國際法庭，國際聯盟，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不都是人類極偉大的創作麼？但是野心的軍閥，到了一種程度，可以撕碎公約，退出國聯，將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將自己弄得烏煙瘴氣，以至於自殺。公共規律之上，尚須有一個主宰。這些話，在無宗教信仰的人聽起來好像是東風吹馬耳，但是歷史本身要為我們證實這世界的矛盾，非基督教的至公至愛的上帝，不能自己消滅。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祇有基督教的信仰，能使人類得到國際問題公平的正當的解決。人祇有信上帝，纔能彼此相信，互相合作；祇有信仰纔能生出偉大的信仰來，也祇有偉大的信仰，纔能給人類一個共存互助的生命。

八、我信全世界全人類必要回頭過來，歸向上帝。我信基督教經過了科學的打擊，自身的革命，人類的吐棄，必然要復活，重新做全世界全人類的宗教。我這句話當然是武斷的。因為這是信仰，不是知識。我的武斷是顯然的。我不說其他的宗教可以救世界，因為我信人類所缺少的是一位人格的靈，一位全能的真宰；祇有基督耶穌完全啓示這位真宰，說他是人類的天父。我亦不說科學、教育、理論、藝術、錢財，可以拯救人類；因為這些東西，雖然是人類進步所必需而不可缺少的，但是這些東西本身，都沒有根基。這些東西不能給人類一個公共的信仰。我更不說世界的人生哲學，宇宙哲學，社會哲學，可以救世界達到一個統一的信仰，因為我知道，而且知道得很清楚，一切哲學是破裂的，分爭的，矛盾的，時刻變換花樣的，是靠不住的，并且本身須要一個共同信仰的。這不是說哲學沒有貢獻，沒有偉大的勢力。這乃是指出哲學須要能解釋人生國家最深最要的一切事實。沒有一個哲學到現在會給我們一個滿意而活動的綜合。一切理解是因為有一

個超乎理解而又貫注歷史的真實。這個真實，我認定是基督教所信的，基督所啓示的上帝。

現在基督教裏面的人深深感覺得信衆缺少信仰。基督教因了科學對於心理、生理、社會、歷史的解釋，把一切事象歸納在自然主義機械論之下，便自己氣餒了。有識的人咬定牙根的信，但是也不免口是心非。祈禱的時候靠上帝，做事的時候還是靠自己，靠他人。說教的時候放了膽，與實際環境接觸的時候，還是恐懼憂惶。信徒自餒，便等於基督教的丟失效用。可是近二十年來，基督教有了復活的生氣，從壓迫牠的環境中擡起頭來了。甲是基督教思想的進展。這幾年來，因為蘇俄反上帝，德國壓迫教會，義大利敷衍公教，美國主持人文主義，把誠心信基督的識者逼到重新估訂信仰，說明信仰的路上去。結果是基督徒瞭解了科學的界限，宗教的內容，與基督教本身特殊的實際。人因此能夠從信仰上，生活的交託上，執定了上帝內在超越的真實，執定了耶穌基督自己的神性，執定了基督教的生活法，不但是人生唯一滿意的哲學，而且是人生唯一得救的道路。這些都是基督教歷來的根本信仰。近幾年來，人們將牠重新執定。我個人以為歷代以來，從來沒有人像現代基督徒中學者那樣理解得信仰的意義。乙、在連絡交通方面，基督教的普世教會運動，是一個基督教復興的大運動。世界基督教的領袖們覺悟到基督教教會是一個正誼的，由上帝的靈貫注而連絡萬民的社團。宗教是生活，信仰是生活，不與生活各方面發生連繫，不在一切實際問題上發生效用的，便不是宗教，不是信仰。這個生活不是個人的，乃是羣的，應當普遍到全人類中間去，創造一個基督教的社會意識，即是全人類意識，即是人類都是弟兄，都當互相諒解，彼此扶植的意識。這個普世教會運動是

在一個偉大的自覺中產生出來的，就是除却基督，人類沒有出路，祇有死亡。基督教所透到人羣中的東西就是自由，平等，博愛的生活。如今極權國家統制人的心靈，剝奪了人的信仰與價值，於是乎基督教駭然自覺，自任道義，為人類的真幸福，為上帝的旨意而奮興自己，保全自己，發起了所謂普世教會運動，一方面要由明切的瞭解而使各宗各派得以有事實上的統一，一方面要充實各地教會，使牠成為有道義有生氣的屬靈而又為人類服務的社團，叫牠在社會之中，創造一個新時代，新文化，新人類的普世意識。這是一件極偉大的事。前年牛津世界基督教生活與工作大會，伊定堡世界基督教信仰與制度大會，去年印度馬德拉 斯世界基督教宣教大會，今年荷蘭世界基督教少年大會，都是這個運動偉大的進展。本文不必細說這些進展的事實，所要說的是在世界破毀之間，一切黑暗之日，我相信，我們可以相信，基督教必要復興，人類必要在絕望之中回過頭來，歸向我基督所啓示的上帝。

以上所述的是我個人的宗教信仰，是從普通生活方面着想而不依信經神學為規範的。我的信仰當然都有信經與神學的根基。但是我並不會背誦信經，闡釋神學，而祇把自己生活上逐漸發生效率的信念大略說出來。所述的信仰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第一，我是一個研究神學的人。我的信仰，當然是研讀思想的結果。不過研究神學有研究神學的態度，在一方面，研究的人須要有科學的精神，去看清楚事實與事實的順序，亦須要有歷史的眼光去瞭解這種事實順序的推衍變化。在另一方面，而且在同時，這些事實順序的推衍變遷也須是研究的人自己內心的活動，所以又須要有誠心領受，虔心感悟的志願。這兩種態度好

像是互相桎梏的，也實在是容易同時並存的，所以一個求信仰又求理解的人，精神上總老是緊張的，可以說老是有個努力挺進的辯證。生活是按邏輯的，也是不按邏輯而超乎邏輯的，一直要在不可理解沒有理解的實際行爲中得理解。在知識方面，這樣看來，我的信仰是一種超理解的理解。第二，從實在的經驗方面看，我的信仰，歷經憂患，深受痛苦，確是從艱難中產生的。信仰在知識之先，又超過了知識而存在；發揚於知識之後。知識的階段，始於信仰而終於信仰。憂惶恐怖足以推翻信仰，但若翻然改圖，投靠上帝，亦足以成爲信仰的先聲。我從憂患中好像把握着了信仰的意義。希伯來人書的作者說：「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這個實底與確據，就是我所切求的。求之不得，我就恐懼憂惶，如今我好像一個學游泳的人，漸漸的放心，浮在水面上，不管身底下的水有幾萬丈深，確像是在信仰中得了實底與確據。

最後，一言以蔽之，上帝是公義的，治理宇宙，執掌羣生，引導歷史，必要成全他的美意。我祇是相信上帝。上帝既是全宇宙的主宰，歷史中一切的一切當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我相信上帝，當然也要信上文所說的幾件事。人的生活不能離開了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也不能離開了人與宇宙本原上帝的關係。人的生命在於連繫。剪斷了人生的根本連繫，人就死了。而一切連繫，凡在人羣方面的，都有道德的意義。所以有道德的，雖經艱難，至終巍然存在，沒有道德的，或是違反道德的，雖一時氣餒冲天，至終亦祇有潰敗。信仰的偉大不是在平安愉快之中；信仰的偉大是與艱難爲正比例的一個人所不齒的女子用香膏抹耶穌的腳，耶穌指着她說：「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爲他愛的多。」我們若是誠心信仰，努力爲公道正義奮鬥，

付下代價，耶穌也必要說：『看哪，你們許多的艱難都要克服了，解決了，因為你們信得多。』我祇信上帝。我因祇信上帝，所以我信經過了奮鬥，受盡了艱難，我們與我們的民族，就要得到解放與自由。上帝的旨意必
要成就在我們中間。

基督教與生活的改造

朱祖滢

翻開中國近代歷史，自帝國主義者以武力擊破幾千年的閉關自守政策後，基督教在不平等條約保護之下，自由傳播，由都市而進入城鎮，農村，幾乎每一個市集、村落、山岳與田野，都佈滿着傳教士的足跡。牠們的機關、教堂、學校與醫院，也聳立在中國每一個通商口岸，城市與鄉鎮間。尤其近五十年來，無論橫的擴展，縱的增加，它總是蓬勃地發榮滋長。假使寫一本近代中國文化史，它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簡直稱之為基督教文化，也不為過。這種文化對中華民族是貢獻，是侵略，那不是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但無論怎樣，總給予中國社會劇烈的刺激。現在它的集團，已由小市民階級而進入統治層，擁有達官、富商、買辦、地主、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學者、商人、工農、士兵，甚至土劣與流氓一百多萬的羣衆，我也就是這羣衆中的最小一員。

在這中華民族解放的抗戰進程中，號稱東方巴黎的上海，舞場、電影院畸形發展對比之下，基督教也呈着超記錄的活躍，每逢安息日，我雜在人叢中，由教堂門口擁進擁出之際，在我的神經原上，起了劇烈的反應。——爲什麼信基督教？而我又爲什麼要參加這些人的行列，每隔七日來此一叙呢？

爲要澈底明瞭基督教之本質，不得不先把現有的基督徒加以理智的分析。照我個人的經驗觀察，現在基督徒之所以信基督教者，不外下列七種：第一種爲生活而信教。我不能一概抹煞說，凡是教會的工作人員，都抱着飯碗主義；可是事實上確有許多過着和尙撞鐘式的生活。我也曾見過當初被稱爲熱心的

傳教士，甚至牧師，大聲疾呼地勸人進教；後來他們自身因為某種關係而脫離了原有職務，反轉入墮落之門，而誹謗基督。這種為生活而潛伏在基督教集團中的，數量並不在少。第二種名之曰實利主義者。他們信仰基督教，由於自身的窮困，失業，且基督教為慈善團體，希望同道者援助，賙濟，甚至找得較好的職業。第三種是有產有閒階級。他們把教堂當作俱樂部，娛樂場，好在鋼琴伴奏梵啞鈴，青年男女合組的歌詠隊，清脆悅耳，每星期欣賞一下，陶情作樂，並不減於流行的電影歌曲，何況基督教還辦有許多娛樂活動，社交機關呢？社會上流行的打彈子，比籃球，游泳，旅行，甚至賭博式的競技比賽，在基督教主辦的社交團體裏，可說各式俱全，應有盡有，費幾個錢，混在隊伍裏，樂得參加一下。至於基督教本質的信仰，那本來不是他們所追求的。第四種，是因為基督教的統治權大半操於白種人手裏，這些白種人，又是當代天之驕子，他們既自稱為世界上最優秀民族，尤其在次殖民地的中國，處處享受黃帝子孫所不能享受的特權，因此一班投機者流，他們想藉異族人的特殊勢力，來稱羈鄉里，誇耀威黨，於是低首下心，混進基督教集團，結交西教士。這班人近十年來，雖稍知斂跡，但潛伏着的，却依然存在。第五種是報恩者。他們由於教會的栽培，或物質的資助，更有曾遭遇某種特殊困難，而獲得基督教團體的實力援助，今日之得以立身社會，憑良心說一句，由於基督教所賜，這班人雖然對基督教義懷疑，或許內心中竟感不滿，而表面仍依然擁護基督教者，實在在他們的心靈上，印着不可泯滅的深恩厚德。痛快地说，他們信仰基督教，以行動論，是受習慣的支配，以心理說，是感情作用，友誼的交往而已。第六種基督徒，是未成年的兒童，與知識幼稚的低級民衆。他們對基督教的信

仰，與愚夫愚婦的拜菩薩沒有兩樣，聽見傳道士說：祈禱可以醫病，於是就不肯吃藥，低首跪下，喃喃自語。至於祈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應該有怎樣的至誠，方能獲得至高無上的靈感，那不是他們所明瞭的。他們對基督教義，既沒有研究，於基督的人生觀，也根本不明瞭，因之張牧師告訴他基督是長，他也信是長，李教士對他說耶穌是短，他也隨着喊耶穌是短。這種盲目式的基督徒，在基督教集團中，不止有幾萬呢。第七種是因主義而信仰者，沒有作用，不具背景，為基督的愛所激勵，不僅崇拜基督，更堅信基督是人類救主，不單希望死後獲得天國之報償，更願在現實生活中，以基督的自我犧牲精神，為人類服務。

感謝主！我生長在基督徒的家庭裏，由於血統的遺傳，受洗皈依基督二十餘年了，在這二十多年的基督徒生活中，我得到怎樣的經驗呢？毫不偽飾的寫下我的自白。

四十餘年前，先父在風氣閉塞的封建社會裏，基督教遭人賤視的環境中，他以知識階級的立場，打破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反抗着宗族的壓迫，親友的非難，而毅然接受了基督教。他雖沒有担任教會任何有給職務，但是數十年如一日，對基督教的信仰，始終沒有猶豫。我在童年時，雖說也每逢禮拜日，跟着他到教堂做禮拜，他們唱詩時，我也拉着喉嚨，高喊幾聲，他們祈禱，我也低頭閉上眼睛，除了行動上的模倣學習外，當時在我的心靈上，基督教與我沒有絲毫影響。後來年事稍長，知識漸開，基督的一生事蹟，以色列民族的動人故事，我也能背誦記憶，聖經考試時，成績也曾名列前茅，但基督到底與我有多大關係，簡直與第六種基督徒，盲目跟從一樣。不久先父去世，孤苦求學，由中學而大學而服務教會，對基督教義非特不感興趣，甚至

有一時期，竟與反基督者同樣的把輕視基督教心理，佔領了我的內心，當時爲要適應環境，不得不在宗教生活的支配之下，捱度歲月，這種內心與行動矛盾的人生，七年前我擺脫了。滿想自此以後能獲得理想的勝利生活，那知在這短短的過程中，外來的刺激，改變了我整個的人生觀，昇華了我對基督教的信仰。

當我進入大學，預備專業訓練之時，我就認定『教育』是爲國爲民至高神聖的工作。由於梁啟超演講集裏的一篇對南高著校同學演講詞稿，就作我選定職業的南針。十幾年來，我迷信着教育萬能，時至今日，才覺悟人定勝天的學說不全可靠，教育改變人性——內心——的力量，更是微渺。我並不是說『教育』無效，也不是主張放棄『教育』上的努力，而另闢門徑，我乃信仰『教育者』若沒有基督的服務精神，把基督教的精義灌輸『受教育者』的內心，而經過超自然的昇華作用，則所有教育工作，斷難獲得理想的收穫。

爲要證實我的信仰無誤，我必須舉出幾個從經驗中所得的實例。

大約四五年前，能有一位同學從美國留學畢業回來，擔任了美國某製藥公司的駐華經理，月入當然豐富，他本是一個無產階級的苦學生，他之得有今日，一方面固然是他本人的努力——工讀自助，一方面也賴他未婚岳家幫忙。他的未婚妻雖是個目不識丁的勞動女工，然辛勤所得，衣襪鞋帽，在國內求學時，她就一手接濟了。赴美路費，也是她父母以田產出抵，得款資其成行。她父母滿望佳婿成龍，女兒有靠，所以研手砥足，勞力所獲，陸續接濟，先後不下三千金，那知我這位同學，回國後，既不聲明解約，也不履行結婚，偷

偷摸摸，倒又和她實行同居了，她的父母算個半開通，並不與之斤斤較量結婚儀式，那知他暗地裏又勾上了他胞哥的情人，因之弟兄吃醋，手足失和。我和他算來比較知己，發現他這種昧心行動後，就再三勸他勒馬懸崖，不可自墮人格，自掘墳墓。那知忠言逆耳，他竟瞞着一切親族朋友，除了對方幾個戚友外，私自和那女人結婚。『隱秘的事，沒有不顯露的，』任他如何狡黠，怎樣秘密，結果終於被他名義上的未婚妻發覺了。雖說她是個目不識丁的勞動者，但結婚這個權利，是不肯無故被人剝奪的。起始向他交涉，一味敷衍，等到一再催迫，提出嚴厲對付時，他也自知形成僵局，騙婚罪重，況且公司業務不振，虧款甚鉅，於是不顧一切，就捲了公司大宗款項和那位新婚未久的摩登女郎，在一個初夏的清晨，逃走了。讀者試想，一個年近三十，似嫁未嫁的勞力姑娘，費了三千元的代價，得到如此下場，當時精神的痛苦，內心的悲哀，不容筆者敘述，當可想像理會了。十幾年的學校教育，在我這位同學身上不是宣告破產麼？『教育』給他的影響，在他的人生價值上，到底具有多大的力量，我不勝爲之惶然！

前年我受政府委任，在揚子江口某縣舉辦土地登記，一年零四個月的經驗告訴我，任何法令，任何主義，若是執行者不抱基督的服務精神，一切均難獲成效，充其量，形式的更張，名目的變換而已。當我着手開辦之際，具着無限熱情，滿想該縣地政，從此經緯有序，民得昭蘇，那知上自局長科長，下至書記傳達，內外上下，漆黑一團。工作彼此推諉，權利互相爭奪，行文不必依據事實，祇求手續合法，用人不計能力，先看有否交情。營私舞弊，雖證據確鑿，祇要後台有人，鑽營得法，照樣趾高氣揚，逍遙法外，否則任你平時忠實，怎樣勤奮，

若不與之聲氣同謀，難免不遭排擠，甚至構詞誣陷，含冤莫伸。這些話，並非我信口雌黃，任意胡編，均有事實可據，詳細經過，固屬不勝盡述，僅舉一例，則全豹可窺。八一三事發，該地雖與戰區僅一水之隔，因非軍事要區，初尙安謐。先是局長因公赴省，預定九日返局，迨至十二日時局轉緊，輪船停駛，交通斷絕，同人以局長未返，紛紛自擾。當日下午縣長召集訓話，囑各安心任職，並謂：『際此非常時期，吾人生命祇可置之度外，在未奉上峯明令撤退前，任何人均不得行動自由，擅離職守』等詞。迨至八一六下午，敵機被擊，墜落該縣附近沙灘，敵機師二人，一死一微傷，縣府據報，當即派員將該受傷俘虜解縣，並即宣佈戒嚴。至夜半縣府忽派警捱家敲門，促居民離城，聲稱日軍已在某處登陸，所有烟犯獄囚一律開釋，社會秩序頓時大亂。天明，地方安謐如恆，我照常赴局辦公時，則佈告牌示，已一律卸除，科長、會計、庶務，均攜帶行李，一併走空。是時四鄉土地登記，正告擁擠，被迫而驟告中止，鄉民在農忙烈日中，汗流浹背，往返奔跑，又恐過期加價處罰，紛紛向我責難；不得已電省請示。熟知未隔三日，所獲俘虜，又以脫逃聞，地方輿情大譁，幸該縣四面環海，後終被鄉民緝獲。民衆呈省查究，文被扣而署名者遭逮捕。

由於這件事實，我更懷疑『學校教育』改造國家社會所生的力量。這班人不是沒有受過教育者，有的畢業中央政治學校，有的受過專門訓練，土地登記本來是解決民生，國民黨對內重要政綱之一，因為沒有健全的人，所以就難成健全的事。怎樣才算健全的人，一言以蔽之，以基督的心為心。

再看近來上海教育界的現象怎樣。課程、設備、教材、師資都不談。僅以營利為目標之私立學校的遠離

事實誇大招生廣告而論，光怪陸離，極盡渲染之能事。除江湖醫生，滑頭藥商的虛偽號召，足以比擬外，任何宣傳文字，決難望其項背。某校啓事遷移復課，某校聲明改組，教職員蟬聯，你說他是非法假冒，他說我是正統嫡系，一個有政府法令，一個有校董爲證。眞卽是假，假卽是眞，局外人莫明其妙。他們目的不是『教育』，乃在金錢。雖說非常時期，衣食艱難，但是謀生方法，也當由正路循進，決不應以欺騙青年，混濛學子的手段而獲取。我自信是天下第一流窮漢，與基督同樣的無安枕之處，然撫心自問，從沒有以欺詐或不義的方法而獲得金錢。平日努力職務，藉勞心勞力而生活，雖在極惡劣的環境中，上帝也照樣養活我。

我對基督教的信仰，到底具有怎樣的態度呢？把三年前在常州某女校與同事們一席談話寫下，作我對基督教教義思想之一斑。

這是京滬路中心的一個私人名園，在中國藝術史上與滄浪亭有同等地位，它是惲南田的故居，有石谷的墨蹟，亭台池沼，具有東方藝術作風。是一個初夏的午后，窗外梧桐樹葉，遮着西斜的陽光，池邊假山倒影，在水中微微盪漾，我盤膝坐在這假山上的石橙旁，翻閱着多年相共的一本聖經，張君匆匆從教務室向我走來，問着：『你爲什麼不去打排球？』

『唔……』沒有回答他，雙目仍注視着膝上的聖經。

『你看什麼？如此用功！』他又問着，加速地向我跑近，終於一手奪去，不久而擲還說：『哈……哈……原來是一本聖經。』

我一手接着，我望着他那鄙夷的面容說道：『聖經怎樣？』

『你怎麼也喜歡看這類荒謬無稽的書籍！難道你也相信人是泥土造的麼？一個未出嫁的女子，不經過兩性交接的行爲能受孕麼？這種學說，在稍有科學常識的人，均不值一笑，何況你也曾受過相當科學教育，而現任中等學校的教務主任呢？』

空中浮雲，與燦爛的霞光，交織着藝術家難以描摹的各式圖案。微風吹來陣陣花香，窗前鸚鵡對語着，游魚如梭，水面的倒影。我整個身軀陶醉在大自然的懷裏。在我的聽覺神經上，突然接受了站在對面早夕相處友人所發的音波，由於交感神經的結合，不期然而然的發生下面的反應。

『泥土造人，處女懷孕，你若信宇宙間有神的存在，是出於神的行爲，問題就容易解決了。科學固有助人類文明，物質享受。二十世紀，我也承認是科學時代，科學來應用自然，各種發明，對世界文化，雖有驚人貢獻。但是我不敢信科學絕對萬能。因爲……』

『現在科學工作，並沒有登峯造極，今日我們所認爲不可能的，或許若干年後成爲事實，我們不能懷疑將來科學界的成就，正如我們的祖宗懷疑今日的科學發明一樣。』他不待我講完，急於發表了。

『是的！我也尊重你的意見，我不是先知，不能武斷將來科學界的景象，同時也很覺慚愧，對科學工作沒有深切研究，但在校時，也曾選習幾門所謂純粹科學的課程，單把天文學、生物學、及心理學三種來說罷！越是學習，越覺得人類微妙，神的偉大。天文學家告訴我們，宇宙間星球有幾十萬萬個，距離地球最遠的現

在所知約在一百萬年以上。前人說：行星是轉動，恆星是靜止的。現代天文家的報告，恆星並非絕對靜止。牠們也有移動，不過移動的差度較之行星微渺，我們不易覺察罷了。他們用幾何的定律，而解釋星球的公轉，但沒有說的推移的動力所在。愛因斯坦證實了光線是弧形，打破幾千年垂直的謬說，但是他不能說出太陽何以能發射光與熱，及力。生物學家可以從單細胞生物，解釋到最高等動物的人類，中間包含着天空、大陸、水族中各式各種一百幾十萬不同的生物現象，但他們不能使一棵枯草生長，一朵凋謝的花幽香。科學家可以用科學方法，改良生物的品種，但是他們絕對不能使任何低級生物的生命延長。因為他們自己也承認，造成細胞的原生質，科學無論進步到如何程度，決非人力所能創造。論到我們這個「人」，自稱為萬物之靈，其實與宇宙相較，渺小得無法形容。人體的一切構造與生殖，固屬奇妙，若是再研究人類的心理活動，更具有不可思議的神秘。心理學告訴我們，人類的一切精神活動，發源於人體的神經系。神經系由許多不同的神經原組織而成，分佈全身。人的智愚魯鈍，以前有人說，是由於腦形角度的鈍銳，後來有人說，乃在乎腦的重量。近代心理學家的主張是關於腦壁的縐紋。但是我相信世上任何心理學家，決沒有預定他子女智力的權衡，就是擁有當代心理學權威的桑代克氏，也決沒有如此超自然技術。」

「照你的意見，難道這一切自然現象，都是出於上帝麼？」他反詰着。

「當然！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他。」

「那麼上帝是那裏來的呢？」

「上帝是神，他的來源我們若能明瞭，就失了祂的神性。」

「你連祂的出處都不明瞭，你就糊裏糊塗的信祂麼？」他帶着嘲笑的口吻，彎着腰問我。

「並不糊塗，我雖不能澈底明瞭祂的來踪去跡，像我們人與人的互相瞭解一樣，但藉着祂所造之物，祂的永能和神性，這偉大的超自然力量，我不得不承認祂確有存在性。」

「那麼你看見過上帝麼？」

「你這個問題太幼稚了，請問一件事物，要親眼看見後，你纔相信麼？凡是我們眼睛看不見的東西，你能說宇宙間就根本不存在麼？」我反問他。

「當然！俗語說：『眼見是實，耳聽是虛。』但是，能用科學方法證實的事物，我纔相信呢！」他有些自玄了。

「空氣上層的以太 (ether)，電燈裏的電流，你看見麼？」
A \searrow B \swarrow
 \downarrow
 兩條線，你不是親眼望過去較B長麼？若是把尺量一量，就可得到它們實在的比例。老實說，憑我們的目力，來辨別宇宙間一切事物範圍之狹小，實甚於青蛙之坐井。」

「喔唷！你罵得好啊！我並沒有說必須要目見，我是主張必須經過科學證明後，才相信。」他發急了。

「經過科學證明後，保得住絕對正確麼？沒有經過科學證實的事物，難道就絕對不存在麼？單把醫藥事業而論，西方的醫學，不是號稱科學麼？那麼爲什麼有許多病症他們認爲絕望，而反經過他們斥爲極不

適合科學方法的中國金針術治愈了呢？若干年前，科學家認為「人」是猴猴進化的，現在這種學說，已漸漸動搖了。或許今日科學家所定為金科玉律，千百年後，又要推翻了。我勸你還是不要迷信科學萬能罷！」

「天下固沒有絕對可靠的事情，不過科學上的學說，比較聖經上的記載，總要真實些。」

「你今日的思想，正和五年前，我在校求學時一樣，你以為聖經的記載，荒誕無稽，不適合近代學術思想，這也難怪你，因為你對這本書，沒有深切研究；由於偶然片段的涉獵閱讀，或受了反基督教者似是而非的攻擊論調影響，在你的腦海裏，印上了謬誤的傳統觀念，以為聖經之價值，無異於中國小說中封神榜、西遊記。其實你若肯平心靜氣，用些功夫，從頭至末，把這本書詳細研究，則其中一字一句，均含有人生無上精義。全書六十六卷，著者四十餘人，以一千五百年之長距離時間，自始至終，先後一貫，把基督做中心，以救恩為要道；歷代史實，均斑斑可考，先知預言，屢驗不爽，若非由於超自然的靈感而成，任何巨著，決無此奇妙。若能仔細讀完美國 E. A. Rowell 著的一本 Prophecy Speaks（現由徐華譯成中文本，名為古事今談，上海時兆報館出版，每本售價四角）則聖經的真實性，我想你也決不再像今天這樣懷疑了。」

「你們談些什麼……」一羣人從外面拍罷排球進來，油漆教師尤先生，一手提着排球，一手握着披在肩上的外套，氣喘喘地高聲喊着。

「老朱又在說教了。」矮子吳先生——音樂教師，猜着了。

不久他們從小石橋上盤旋假山甬道，山洞，而把我們包圍，幾個女學生，隔着小溪，遠遠地臨風立着，注

視着這一羣年青的教師。

「各位太辛苦了，請大家席地而坐，休息一下吧！」我站起來招待。

「一馬……離……了……西……涼……界」尤先生把外套掛在身旁樹枝上後，席地坐下時，高聲唱着。

「唱得好，再來一個！」黨義教師王先生，縣黨部的常務委員，斜着身臥在他的旁邊，一手支着下顎，一手攀着身旁的花枝，瘦瘦的面頰，浮着無限歡情，喝彩着。

「那本什麼書？皮面金邊，裝釘真不錯，借我一看。」他又伸着手向我說。

「聖經！我遞給他。」

「狗屁！」他的手馬上縮回，恨恨地說：「基督教是文化侵略，帝國主義的走狗。什麼聖經，簡直放屁，胡說八道。」

「王先生，你誤會了。」我帶着微笑，向他解釋。

「那裏誤會，你自己着了迷。」他反駁着。

「其實宗教可以把「美育」來代替，宗教不過是陶冶人性，而含有神權迷信，藝術則有其利而無其弊。」尤先生以藝術家的風度，把蔡元培派的說素來緩和。

「宗教歸宗教，美育是美育，不能混為一談。各有其特性，各有其價值。至於宗教僅陶冶人性，而含有神

權迷信尤屬非是。別的宗教，我不知道，至於基督教的價值，決不在此。現在的基督教對中國文化，是侵略，是貢獻，宣教士是否給資本家收買，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我在未澈底明瞭前，不敢爲他們辯護，與你們有所討論，但是這本聖經，你們說它是胡說八道，簡直放屁，那要盡我所能，與你們反抗。」

「得啦！不要說罷！你以爲聖經上的道理，是天經地義，耶穌的思想，永垂不朽麼？老實說，耶穌的犧牲服務精神，我們是佩服的，但是他的奴化態度，我始終不贊同。什麼？有人打你的左臉，連右臉也要給他打，奪你的外衣，內衣也要給他。」這是什麼話？難道敵人搶了我們的東北，連華北也讓他，睜了你的老婆，連女兒也送給他。除非你願意，我是不肯的。」血液充滿了他頭部每一根血管，一疊連聲，眼珠突着向我詰問。

「哈……哈……不錯，老王說得有理！他們大家拍手，齊聲附和，對岸幾個女學生，也抿着嘴笑。」

當時我的聽覺與視覺神經，從外來的音波和光波所生的結合反應，在一般人或許要引爲奇恥大辱，但是在被他們包圍，目爲思想落伍的我，却認爲解釋基督教義的機會到了。

「我們研究一個問題，總得平心靜氣，多方面加以觀察，不能斷章取義而忽略問題的中心。諸位若是要明白基督教義的真諦，我不妨與諸位簡略討論。」

「很好！你說罷。我們現在沒有事，不妨領教領教。」

「領教不敢當，不過就我所知，和諸位談談罷了。耶穌的一生言行，據這本聖經記載，我讀之又讀，並沒有絲毫奴化態度，他是具有非常革命精神的青年。大聲疾呼而斥責當時猶太社會上法利賽黨人的偽君

子剝削行爲。他對統治者異族人——羅馬，雖不作正面的反抗，但南北奔馳，公開鼓吹民族團結，他看到當時猶太民衆，撒馬利亞，耶路撒冷，各因地域的封建觀念隔閡很深，而空張應一視同仁，不分畛域。他抱着自我犧牲的服務精神，就是到一人打左臉，連右臉也準備給他打。時，仍是忍耐，勇往直前，不畏縮，不卸責，而負起救人責任。可是他對於團體的破壞者，欺詐，剝削，自私，淫亂，和一切不法行爲，他絕不容忍，也不妥協。你們沒有讀過他拿着鞭，趕出土劣法利賽黨人包庇下的聖殿中不法奸商的故事麼？他看到猶太宗教統治者的爪牙，利用宗教上職位的權力，高利貸剝削民衆，憤恨極了，搗毀他們的不法營業機關，而高聲喊着：「你們把神聖的殿，作爲賊窩了。」翻遍猶太歷史，像他這種反抗當時社會惡勢力的革命青年，簡直找不出第二人。他非但沒有絲毫帝國主義色彩，並且根本反對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人生，他明白告訴猶太民衆，財主得救，比駱駝穿過針眼（耶路撒冷最狹之城門，僅容單身側面通過）還難，他更對資本家說：「要把你的財產變賣後，分給窮人，再要學我的犧牲精神，爲人羣服務。」你們若能讀雅各書第五章第一至第五節，更可明白基督教對資本主義所取的态度了。」

「怎麼說？你讀給我們聽……」張先生提議。

「贊成！」音樂教師吳先生同意了。於是大家又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我手中的聖經，側耳傾聽。

「噫，你們這些富足人哪！應當哭泣，號咷，因爲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你們的財物壞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們的金銀都長了鏽，那鏽要證明你們的不是，又要吃你們的肉，如同火燒。你們在這末世，只知積

價錢財。工人給你們收割莊稼，你們虧欠他們的工錢，這工錢有聲音呼叫，並且那收割之人的冤聲，已經入了萬軍之主的耳了。你們在世上享美福，好宴樂，當宰殺的日子，竟驕養你們的心。」

『有意思！』幾個人同聲的喊着。

『既然如此，那麼牧師爲什麼放印子錢，重利盤剝呢？』黨義教師王先生又詰問了。

『牧師放印子錢，在現有的基督教團體裏，我不敢担保說，絕對沒有。因爲任何團體，所有分子，不能全部優秀，就以黨務工作人員而論，難道個個廉潔麼？我們批評一個團體，不能因少數不良份子而加以整個摧殘。』

『但是現在的基督教會，幾乎處處以金錢爲標的，各種事業，美其名曰慈善，其實那一件不是資本化不信，請看現在的教會學校，收費之昂，直令窮人子弟裹足。醫院裏的頭二等病人，醫生護士特別巴結，中國人如此，外國人何嘗不一樣。牧師收捐款，極盡搜括之能事，對窮教友，冷若冰霜，待闊太太，鞠躬盡瘁，與中國的和尙靠菩薩吃菩薩，沒有兩樣。就以基督教的青年會而論，若不是有產有閒階級，小市民繳不起會費，那裏有入會的資格，有享受各項活動權利的可能。因爲他們口頭講着耶穌基督的博愛，實際抱定無錢莫來的資本政策。這不是少數，却是有目共睹，普遍的事實。』他更聲色俱厲的說。

『不錯！有很多人與你同樣的感覺，其實根據聖經的記載，使徒時代的基督教會，完全採用集體合作制度；他們都把私產變賣後，放在使徒腳前，萬物公用。可是今日的社會，不是使徒時代的社會，資本主義的

環境，影響了基督教集體生活，這不能說是基督教本身的罪惡，因為它也受現社會的包圍，不能遠離這競爭制度的社會而單獨生存。」

「基督教固屬社會各種事業之一，不能脫離現實的資本社會而單獨生存，但至少它本身內部的各個分子，應該彼此合作，恢復使徒時代的集體合作制度，爲什麼在它的集團裏，個人與個人有糾紛，團體與團體有磨擦呢？」

「原因很簡單，因現有的基督教信仰者，不全是使徒時代的基督教犧牲者。」

「那麼所有不良份子，就當用清黨的辦法，來肅清一下，把所有純粹基督徒，另行團結，恢復使徒時代的教會組織。」

「事實未必如理想之簡單，我認爲一個基督教信仰者，若沒有基督的與惡勢力奮鬥的革命精神，不配稱爲健全的基督徒，同樣一個從事革命工作的人員，若不具備基督服務人羣，自我犧牲的毅力，也不配稱爲革命者。」

「其實基督教也不外乎勸人爲善。」頭髮花白的國文教師施先生，搖着扇子岔出說：「耶穌講的博愛，和中國墨子的兼愛，孔老夫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一而二，二而一，沒有什麼兩樣。」

「不然，中國孔墨古代之聖賢而已，耶穌除以人的姿態，爲社會服務外，更具有超自然的神性。他治病，趕鬼，復活，升天，出乎人力的奇蹟，聖經中均詳述無遺，巴勒斯坦都有史蹟可考。」

「這又是迷信了。」體育女教員徐先生擡起嘴唇說：「基督教旁的我都贊成，但是閉着眼睛做禱告，也委實太迷信了。」

「你以為禱告是迷信麼？你沒有這種屬靈的經驗，我若用論證法，斷難使你折服，可是這種經驗假使你也獲得之後，任何理智的攻擊，也決難動搖你的信念。我引證罕勒（Ethel Romig Fuller）一段關於禱告的話，他說：

「如果播音臺，由空中接收一種音調，而把它遞過大海；如果梵啞林的鏗鏘的音調，能飛越高山，或城市的喧囂；如果像鮮紅玫瑰花一般的歌曲，可從稀薄蔚藍的空中擷取——那末，人們為什麼懷疑上帝是否聽聞禱告呢？」

「印度的佈道家，龔斯德（E. Stanley Jones）在他著的勝利的生活一書中，他論到禱告說：

「上帝能把思想放入一個人的心中麼？思想嗎？其實就是他的生命，他因輸入他自己的生命，增厚一個人的生存基礎，生命流入生命中，意旨流入意旨中，愛流入愛中——這便是禱告的意義。」

「他在禱告的經驗上也坦白的承認說：

「我並不懷疑，有時我跪下的時候，一切都是黑暗和失敗，但我站起來就有了力量，一切是新的，勝利的，在我裏面的一切，都說我已見到上帝，而我的確是遇見過的。」他更提到：「有許多人把禱告當作避雷針，如果他們不禱告，便將有什麼不利於他們的事情發生，有一個小女孩很莊嚴的說：在我們家裏沒有

祈禱或恩典，而尙未遇到什麼事情。不錯，小姑娘！尙未遇到什麼事情——除了墮落以外，沒有別的事情，也許永遠不會有別的事情，但那已夠了。不過墮落是慢性的，我們不易看見它的滋長，所以我們不覺得驚駭，不祈禱是緩慢的銹蝕，不是突然而來的災害。」

一個人若要獲得勝利的生活，我確信非得藉這被你們所懷疑而認爲的迷信方法——祈禱不可。這種支配心理活動的超自然能力——聖靈，它能使你在悲哀中得安慰，失敗時能奮發，絕望中有生機，總括一句，它就是你生命中的原動力。這種能力，除一片至誠，屈膝在超自然的神——主耶穌前祈求獲得外，據我所知，別無第二法門。」

噹……噹……噹……的晚鐘聲，衝破了我們談話的緊張場面，地平線下的陽光，輝映西半空格外金光燦爛，枝頭鶯兒，播奏交響樂，在這晚霞籠罩之下，各人面部呈着歡愉神情，在魚貫走下這三百年前名藝術家設計的人工堆砌之假山時，都異口同聲說：

「不錯！耶穌是有道理……」

自稱爲最高等生物的「人類」，却制不住潛伏在下意識的殘殺本能，在這競爭的社會制度之下，由於自我本能的畸形發展，殘酷的戰爭，摧毀了我生命以外的一切，天倫骨肉，飄泊在海角天涯，僅有的幾本祖遺書籍，灰燼也不知飄飛何方。我雖極盡人生顛沛流離慘事，但內心深處，絲毫沒有悲哀，精神始終不覺頹唐，並非神經麻痺，心理反常，自覺早已與基督的愛相膠合，此身非我。汽車裏的闔閭千金，我固與之無緣，

即使出入歌台舞榭的公子哥兒，也何嘗能向我炫耀呢？但每當僵臥道旁的逃亡難胞，與流浪街頭兒童的菜色枯手，呈現我的眼簾，枯瘦垂斃的情態，婉轉呼號的音波，浮現在我的腦海時，在我心的深處，都引起無限刺痛。除以袋內僅存的兩角法幣，分給一半，自己走入一般人認爲極不衛生的露天飯攤，裹腹外，心裏再默默的祈禱說：

「至公無私，造物的主啊！你可憐這班弱小無能被壓迫的兒女，求你改造統治者的心，把你的自我犧牲的模型，印鑄每個人的心頭，使這些人間慘事，可否由你的大能，在我們人類中蠲除。更求你的國行在人間，使我們的生活，無論精神與物質，都能獲得勝利。求你幫助我們改造環境，至少在你所領導的教會，一切雲霧都能消散，在我的生命史上，未來的較之已往，要更勝利，更光榮，啊們！」

原书空白页

從迷信到信仰

陳保羅

我是福建同安人，我的故鄉就是在縣轄馬巷的一個濱海小村莊亭下厝，我就是在這村裏出世的。

這箇村莊居民都是以打魚爲生涯，富有冒險性，善航海，性兇悍，宗族觀念很重，喜好爭鬥，封建思想牢不可破。陳林兩姓，仇視甚深，常因細故爭執，雙方激起械鬥，傷害人命，迭經官方彈壓，纔能終局。對於迷信佛爺，可謂一心至誠，執迷不悟，每有疾病，不請醫生，祇要籤符靈卜，任憑佛法救治，終竟命喪在佛爺手中者，豈能勝計？

民國七年元宵前夕，我呱呱墜地。出世在一個佛門弟子的家中。因爲我的祖父是個當地有聲望的佛爺的神人，而且他的爲人忠直，被舉爲鄉長。我的母親是個齋戒沐浴至誠敬的信女，所以當我出世後的第二天，門前點燈結綵，鞭炮燃放，全鄉的人都來相賀。我在那時候毫不識人事，也不能領悟其樂。原來在我以前的兩個哥哥，和兩位姐姐，都是被佛爺害死的。每當我的媽媽身懷六甲的時候，這位佛爺神人——我的祖父——就要出過幾壇神，占問神明，分派香案，五腥供獻，紙申壽金致謝，草人符籙，忌神押煞，甚至羹湯穀粒，不許進我的媽媽嘴中，祈求腹中兒女無恙，却不料生出兒女，經一兩個月，竟有白喉而夭折，或因患「猴損」而亡。如此死於非命，都由於不請醫生診治，而盲從神鬼排比所致的。讚美主！我雖幾次逢凶，幸虧未遭荼毒！

同年的秋天，我的祖父冥幽長逝，那時候我的爸爸和叔父，就把訃聞分頭走報親戚，費了一筆款，請糊紙匠糊了一座三落大屋，做起一番念經拜懺的公德了。那時候同安城隍第一岳，馬巷舫山岳，后廢岳的和尙，以及觀音庵的尼姑，聽到祖父噩耗，都不約而同，先後來遙瞻這位頭鬢眉鬚雪白的神人，超登樂國的盛會。雲亭吹鼓，幢幡前迎，引祖父魂歸西天去。這就是所謂「生者迷之不足，死者佛魔前扶。」

主奇妙變化能力，真使我說不盡啊！

當我三歲的時候，我的媽媽，因為患脚瘋病，竟至半身不遂，身體衰弱，痛苦難堪。我也害着「猴損」病症起來了！本來清標肥潤的我，慢慢地也消瘦起來。所喜的在我的祖父已經死了，佛爺再也沒法把我抱到閻羅陰府，所煩惱的，藥石無效，只得日夜和媽媽呻吟在病榻。這是主留給我們悔改的機會啊！

讚美主賜平安的主耶穌說：「凡是勞苦擔重担的人，都可到我這裏來，我要給你得着安息。」

在我們鄰鄉詩場有一所禮拜堂，那位傳道李永棟先生非常熱心救人，實在堪稱做主的忠僕！他和我們有親戚關係。（我應該叫他表叔）他屢次到我的家中，宣講道理，教我們回頭歸順乎主，千萬不要再讓那鬼神惡魔作家主。宇宙中惟有一位真主宰上帝，能夠救人，除此以外，別無救法。起初我的媽媽全不睬他，竟置之不聞，戰戰兢兢地恐怕神明被他趕出去。所以李先生只和他的姑母——我的祖母——談道而已。好在我的祖母這時候已經稍能懂曉了！就執意勸誡我的爸爸、媽媽、叔父、叔母……一家人說：「佛家到了如今，已束手無策了，我們應該要棄邪歸正，信靠真活的上帝啦！」這句話打在我媽媽的心坎上，她便毅

然決然地說：『既然如此，何不差人到詩場禮拜堂請那位李先生來替我禱告，無論「生」「死」我總要倚靠主！』

我的爸爸親自走到詩場，要去請李先生。剛走到門口，正在躊躇不敢進去，恰巧李先生提着一隻藏着藥方的皮箱出來。那天是星期五，他照例要去佈道，一面診病，一面巡視教友。於是我爸爸說明來意，祇聽得李先生脫口先問：『表嫂（我的母親）要我去禱告嗎？那真是好極了！上帝徧地要召這一班迷信魔鬼的信徒，利用這樣離奇的症來吸引做他的子民。』李先生又說：『她既然在佛門熱心，相信也要在基督的裏面熱心起來！』到了我家，進房子裏，挨近我的病榻，說聲：『保羅！耶穌會救你！本然我的名字是由一個清水僧人起叫水槽（意思是潔淨凡塵。）從此就改做保羅啦！』李先生用一點兒藥水給我服下，那時候我的爸爸和叔父，早就把神帳、佛爺、偶神、符籙……一一掣出來放在庭院中，要請李先生把牠燒掉，霎時只見火光熊熊，將這木偶盡付之一炬了！讚美主！果然神鬼驅除，聖神來臨了。那天下午，我就會爬起床來，叫聲『爸爸』、『禮拜』等句話語了！那一個星期日，我一家人只留下我的媽媽臥在牀上，我和老祖母、爸爸、叔父……都到禮拜堂去服事上帝。從這回禮拜以後，我的病慢慢地痊癒，身體也肥潤。我的媽媽請一位名醫宋金水——石碼鎮熱心信主的醫生——來替她診治，打注射針，服用藥方，終於也將病魔逐去！因此我的媽媽就向上帝許願，要我在長大時作主聖工，為主服役人羣。於是全家歸主，並且有四五家親族也先後信主。

爲着主道被親人攻擊，謗讟，譏刺，捏造壞話的緣故，我的家就離鄉背井，搬到一個——福州泉州廈門

舟車交通的樞紐同安縣屬濱海的鄉村——澳頭——居住。這箇鄉村算是個文物彬彬的地方，是明朝蔣會魁和清朝蘇庭玉（四川總督兼全國布政司）的故鄉，古蹟甚多，風景美好，與金門廈門兩島僅一衣帶水之隔。可是村裏也沒有禮拜堂，並且信道的人寥寥無幾；在主日還要走八里路跨過一條海壩，一座泰安半里橋到劉五店去禮拜。因道路跋涉，時或遇暴風雨，或逢潮水漲，種種不便，所以後來先把我家屋獻作宣道堂，惟因慕道諸友增加，這間屋子容納不下，因此我的父親、母親，便將平日粒積的資款捐獻，並且蒙一位英國倫敦公會牧師戈登腓力籌備鉅款，和幾位熱心的傳道士分頭向諸同道兄弟捐題，鳩工建造殿宇，成立教會，聘請傳道者。主的道理廣播，真是「福路宏開援溺世，音聲遠播警迷人。」信徒日見增加。

感謝主！我自六歲進澳頭覺民小學，以至漳州尋源中學畢業，一直到現在漳州華英小學（英公會創立）任教員職，無時不是受主恩佑。光陰駒隙，條經二十一年了。但願主恩沛降，加諸信靠之者，亦使我這微賤軀體，將來能做主忠僕，報答主恩。

在敵人殘暴肆虐，想併吞中國，獨霸東亞，稱雄世界，魔厲縱橫的時候，到處教堂遭受敵人轟炸，金門廈門相繼淪陷。所以我的老家澳頭，時時刻刻是受敵人炮擊轟炸。房屋毀壞很多，聖殿也被炮彈所擊，坍塌不堪，幸而村民早就逃難疏散，無甚損失。但願主施行威嚴審判，拯救大能，把這強暴的敵人趕退，如同昔日埃及的戰車馬兵，盡被紅海淹沒，讓以色列選民得平安。希望這次爲着正義維護世界和平而抗戰的我國，得着最後勝利，滿望主道廣傳，使天國實現在人間！

基督教信仰的意義

江文漢

討論宗教的信仰，最有力量的方式，就是做見證。我們也可以說宗教與科學的不同也在這一點，宗教祇能做見證，做見證的意思就是將宗教對自己生活的影響去對人宣述。科學是要實證，如赫胥黎所說的：『拿證據來。』宗教却祇能拿生活來做見證，譬如說母親愛我，這一種愛，我們就無法實證，我們祇能用我們各人所感受到各人母親的愛來向人作見證。同樣的，我們說上帝是正義的，我們也不能實證，我們祇能用觀察世界上以及歷史上所發展的現象來作見證。因此宗教同生活是一種交織的東西，特別同各個人的生活有密切的關係。

在我沒有提到我個人對宗教的信仰之前，有幾點關於我的宗教經驗的背景須先說明一下：

一、我信仰基督教是出於自己個人的選擇，我並不是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我的父母都不是信教的。我相信基督教最初的淵源，是由於參加青年會的英文查經班，當初的主要目的還是在學習英文，可是逐漸對基督教也發生了興趣。在十六年前我加入教會受洗時，並沒有同家中的父母商量。受洗以後，我就一直在外面求學，直等到父母去世之時，也不會和他們談到受洗的事情。這十六年來，替我施洗的教會，並沒有與我發生特別的關係，那時，祇是因為那個教會離我當初所住的地方較近，青年會便介紹我進去。受洗以後，教會既沒有和我發生密切的關係，所以我的宗教，受教會的影響很少。因此我在基督教中，可以算是

一個自由主義者。

二、我不曾有過什麼奇特的宗教經驗。像保羅上大馬色時那樣忽然的受到聖靈的感動。我的宗教經驗是逐漸從認識和追求中得來的。在這十六年中，我的生活很平淡，所以宗教經驗也並沒有奇特的變化。這並不是說我的宗教信念沒有轉變。實際上現在回想起來，這十幾年中，我對於宗教的思想，曾經有過許多的變遷。

三、我從小到現在，和基督教青年會的關係最深刻，因為我小的時候就在青年會學習英文，後來從中學到大學，都在教會學校念書，我對於學校青年會的活動是極感興趣的。大學畢業之後，又加入青年會全國協會服務。因青年會的關係，又與基督教學生運動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發生接觸。這些關係都影響到我的宗教信念。

說明了上述幾點之後，現在要來分析我自己對於基督教信仰的幾個基本信念，這些信念都是根據個人生活的背景，以及個人宗教思想的轉變而來的。

一、我相信基督教的基本要點就是跟隨基督；或者說加入基督教就是和基督見面。這一點可以說是我的生活的一個最重要的立腳點。從前有一個極著名的物理學家亞基美德說：「給我一個立腳點，我就能將全世界掀舉起來。」這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意義，因為做人必須有一個立腳點。我選擇基督教，就是要以基督做我的立腳點。有了這麼一個立腳點之後，我對於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就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歷

來世界的偉人，在他們的生活中都有一個立腳點。譬如印度的甘地，他寫的一本自傳，題爲『我對於真理的試驗。』這意思是他的一生以試驗真理爲他整個人生的中心。再如穆德博士，是世界基督教運動中一個偉大的領袖，我們從他的傳記中，發現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那就是當他在康納爾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天他在聆聽演講，這演講中有一句話，把他整個的生活改變了。這句話就是耶穌所說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其餘的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穆德博士聽了這句話之後，深受感動，有好幾晚沒有睡覺。他是一個最擅於口才和富有組織能力的人。他原來的志願是想做一位政治家，但自聽得那句經文後，他就決定將自己獻身於基督教運動。這樣看來，人生必須有一個立腳點，相信基督教的人應該以基督做他們的立腳點。

以基督爲立腳點，在我的宗教經驗中，也經過數度的演變。譬如，最初我對於基督教發生興趣的時候，我所注意的是耶穌的教訓，因爲我在家庭中，受儒教的影響很深。可是我與基督教接近之後，便覺得耶穌的理論，比中國的聖賢更高超，更偉大。後來從追求中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耶穌爲什麼會說這些話呢？這問題使我逐漸注意到耶穌的人格。因爲有耶穌這樣的人格，才能說出這樣偉大的話。從此我對於耶穌的人格，就發生了一種景仰的心。後來我又發現耶穌之所以偉大，是因爲他信仰上帝。耶穌說：『你看見我就是看見上帝；我所行的都是上帝的旨意。』這一句話表示耶穌把握住了宇宙間偉大的實在，所以他的生活也因而更偉大。推崇耶穌而對上帝沒有信仰還是不夠的。最近一二年來，我在國外領略到最新的查經

運動，覺得它給了我一種新的發現。從前的查經，是以自己爲本位。個人根據自己的思想和要求，然後再拿經文來配合。新的查經方法，是要在查經的時候，屏除自己的思想與願望，來靜聽上帝的聲音，所以上帝是主體。我們做基督徒的，一方面從耶穌認識上帝，而一方面又要與上帝交通，不斷的追求上帝的真理。

二、我相信宗教應該與生活打成一片。這一個觀念是我在南京金陵大學讀書的時候開始形成的。當時，我們在學校中組織了一個團契，這個團契到現在還沒有解體。那時我們在每星期日早晨六七點鐘就舉行常會，秩序方面分崇拜，討論，讀書報告，並提倡『三白主義』。所謂『三白』者，即白饅頭，白糖和白開水。這個團契對於我的宗教思想也有很大的影響。那時正當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時代，中國的政治，社會都起了一種極大的變動。我們一方面感覺到基督教的責任和機會，另一方面又對教會更加不滿，所以當初我們金大團契就提出了兩個標語，這標語可以綜括我們當初對基督教的一種要求。（甲）『用理智去滌鍊信仰』（乙）『用生活去試驗宗教』。這就是我們一方面要求一個合理的信仰，即信仰要合理化；另一方面我們要求一個生活的宗教，即宗教要在生活中起作用。因爲宗教要是不合理，它即成爲一種迷信；宗教假使離開生活，它就失去了意義。當初我們抓住了這兩種觀念，自認爲在發動一種宗教的革命。還有一點要提出的，就是『團契』兩個字在當初也是一個很新的名詞，可是它現在已經普遍全國了。團契的基礎是友誼，所以當初我們還有一句常說的話：『生命就是友誼。』現在回想起來，友誼實在能使我們宗教的生活更豐富。

三、我相信天國是在理想與現實間不斷的奮鬥。一般的青年剛離開學校時，是充滿了理想，可是與現實接觸之後，就往往容易失望。因為現實與理想似乎相差很遠，於是就容易遷就現實，作現實的奴隸。或者我們太迷戀理想，不顧到現實，結果我們對於改造現實，沒有什麼貢獻。所以從我的宗教追求中，我覺得基督教是要我們在理想和現實中間不斷的奮鬥。天國是什麼呢？天國就是奮鬥。基督教決不是要我們逃避現實，也不是要我們放棄理想。在我們太遷就現實時，我們就要更深切的把握住理想，使理想能夠在現實中有表現的機會，可是在迷戀理想的時候，我們就不要忘記現實，要使我們的理想，常常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而不致流為空虛。

這一點，是我在青年會作學生工作所得到的一個最深刻的信念。因為這幾年來，在學生團體中大家最關心，和討論最劇烈的就是個人改造和社會改造的問題。中國基督教學生運動的目標是很顯明的，它是：『本耶穌的精神，創造青年團契，建立健全人格，謀民衆生活的發展與解放。』這可以說學運的目標是有社會性的，所以近年來學運很提倡對社會的認識。在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我自己更清楚的認定基督教不祇是個人得救的福音，因為甲、世界上沒有真空裏的個人，每個個人都是社會化的，因為個人代表各種各類的關係。要真正的有效力的改造個人，必須同時改造個人所有的各種各類的關係。乙、社會決不就是許多個人的一種結合。因為這是一種數量的看法，這結合中還有質的關係存在，這就是所謂社會的制度，因此個人的道德和社會的道德，是很難一致的。在某種情形之下，個人的道德容易行得通，而集

體就不容易了。所以要改造個人，同時也得改造社會的制度。丙、社會同個人有相互的關係。譬如我們不能憑空的提倡個人的道德，如真誠、清潔、仁愛等等。因這一類的德性是有階級性和社會背景的，資本家所講的真誠，不會與勞動者所講的真誠相同；侵略國所講的正義與被侵略國所講的也不能一致。所以我們要改造個人，就必須有一個新的社會理想作標準。有了這樣的標準，人格的改造才能有很具體的指引；同時個人要是能根據新的社會理想來培養新的個人道德，這樣的人才能促進新社會的實現，所以個人和社會是相互影響和推動的。換句話說，個人和社會是一個東西的兩面。耶穌從來沒有分別個人福音和社會福音，耶穌的福音是整個的，我們宣傳耶穌的福音，也是要將耶穌的整個福音去改造整個的人生。丁、明白這種關係，宗教就不祇是對『自私』的一種宣戰，也是對壓迫人類的制度的一種宣戰。唯有對壓迫人類制度宣戰的宗教，才能夠真正的打倒人類的自私，因為自私是有社會背景的。所以做基督徒的是不斷的在理想和現實中間奮鬥。因為人是不完全的，或者用宗教的名詞來講，人是有罪的，因此我們需要理想，但因為人不是完全的，有許多時候，不能將最高的理想充分的實現出來。換句話說，天國是在生長中，天國是不會在任何一個歷史的階段中完全全的降臨到世界上，我們祇能一天一天的比較接近天國，而不能充分的實現天國。因此我們不能將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和天國相混合。社會制度完全與否是相對的，而基督教是社會改造的一個永久的挑戰。

四、我相信基督徒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建立一個世界基督教的集團。前幾年我個人對於教會沒有很

深刻的認識，所以我也很同情於一般青年，覺得信仰基督教與加入教會沒有深切的關係。近來我同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接觸，使我對於教會得到一種新的認識。現在看起來，教會不祇是一種組織和一些信條，教會乃是全世界基督教信徒的一種結合。「教會」兩個字的原文，在希臘文方面也就是這個意思。保羅當初所講的教會，是常拿基督的身體作比喻。實際的說，教會就是世界基督教的集團。我們加入有形的教會，目的也就是要實現或促進這個世界基督教的集團。

可是担負這種任務，不是很容易的，因為世界上有種族的分別，國家的分別，還有我們的文化不同，歷史的背景也不同，所以我們在強調這個觀念的時候，當然也感覺到事實上的困難。譬如在蘆溝橋事變前，我到日本去，有一次給日本基督教學生演講時，忽然想到孔子所說的「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句話，我忽然覺得這句話與現實不切合，因為今日的世界，可以說「四海之內，皆非兄弟也」，無論在政治生活或經濟生活上，大家都沒有彼此以兄弟看待。今日的世界，我們所看見的，只是人壓迫人，強國侵略弱國。那末，怎樣才能使世界達到大同的理想呢？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基督教有很偉大的貢獻，因為基督教所講的，是在基督中我們就能「合而為一」。所以從國際的關係來，說我們平常引證孔子的那句話時，大部份還是感情的作用，而這一種願望，也必定是虛空的；除非使世界得到一個共同的信仰，世界大同更沒有實現的可能。不過共同的信仰，不祇是要產生民族間的情感性的愛，而是要在正義和公理上建立一個堅強的基礎。例如保羅說：「愛不可虛偽，」換句話說，愛不能建築在虛偽的立場上，真正的愛，必定是從正義的立場

出發的。這一點是在談國際親善和世界大同的時候，所不能不注意的。愈能自由的申述正義和是非，那末，我們愈能發展國際間的愛。所以愛同真理是分不開的。基督教就在這方面給我們很大的幫助，所以我相信基督徒要是都能認清自己的基本任務，是站在耶穌的真理和愛的立場上，去建立一個世界基督教的集團，那末，我們才能改造這世界。據說在莫斯科列甯的墓前，每天有許多人去瞻仰，在瞻仰的時候，也有人唱歌，歌中有一句話是：『我們在改變世界。』基督教的人能不能在今日這分裂的世界中也挺身起來說：『我們在改變世界』呢？

基督教與新社會的創造

激 濤

我是在基督教家庭中生長的，自幼就被父母帶到禮拜堂受洗，送入教會學校讀書，一直到大學畢業以後，又在基督教機關工作，可以說從來沒有離開過基督教的環境，始終在受着基督教的陶冶，訓練和恩惠。

同時，我又是在這大時代的洪爐中，受着熔煉的女兒，經受着暴風巨浪的折磨，在黑暗的海洋中摸索。我聽見人們宣揚基督的正義，彰顯真理的大能，我也看見惡魔的張牙舞爪，和那些假借和平的美名而爲虎作倀的幫兇者。當今全世界的人民都在真理與罪惡搏鬥的中間掙扎，我們遠東首先燃起了正義的火，正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獻身服役的大好時光，可是，在上海，我們所見到的，却儘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所聽到的，却儘是那些不分黑白，動搖無恥的荒謬言論。然而，我不悲觀，我不迷離，我沒有苦悶和徬徨，我所有的，却是堅定不拔的信仰，和這信仰所給予的快樂的人生和前途的無限希望！

在社會上的另一個角落，有無數的勞動者在不斷地創造人類的幸福，他們爲着真理和正義，在流着最後一滴血和惡魔頑強地對抗。食不飽，穿不暖，父母流亡，家鄉淪陷，職業被人剝奪，生活受着極大的威脅，都不能使他們屈服，妥協，退讓。相反的，他們所受的痛苦愈深，反抗的情緒愈高，鬥爭的意志愈堅決。他們抱着一個最單純的基本的信念就是：『要求解放，必須攘臂而起，鬥爭，流我們的鮮血。』他們沒有依賴，也不

企圖苟安，他們所有的，是在堅定的信念之下，努力奮鬥的一條路。

經上記着說：「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得自由。」（先知以賽亞書六十一章一節）我相信被壓迫者必得解放，而在謀求解放的過程中，最堅決穩定的主力軍就是親歷艱苦的勞働者。

我堅信宇宙間只有一個真理，這真理必定能夠勝過一切違反它的力量。「上帝」這個字的意義，便是絕對的善和絕對的能力之聯合」（引證遠濤譯述之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第一章「上帝的意義」第二頁）也可以說就是真理的人格化。上帝的真理，通過人爲的努力，使社會不斷地往前邁進。在現階段講，那人剝削人，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的制度必將崩潰，侵略者壓迫者必將毀滅，代替它的將是自由，平等，幸福的新社會，它將容納着一切仁愛的，和平的，上進的，肯勞働的人們，推動着人們一天天接近最高的理想。耶穌說：「我來，是爲叫羊（衆人）得生命，並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十章十節）「凡勞苦担重担的人到我這裏來安息。」（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爲天國是他們的。」（全上五章四節）「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裏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馬太第八章十一節，路加十三章廿九節）在未來的新社會中，人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享受着至高的唯愛的幸福生活。

然而，我們絕不能把天國看作美麗的幻夢，「神國如同人把種撒在地上……先發苗，後長穗，然後穗

上結成飽滿的子粒」(馬可四章廿六節以下)天國必須是現世的,它的完成雖屬無限的將來,但經過人類不斷地努力,必定會實現的。我們不能僅僅在美麗的樓閣中,享受安逸的生活,空談靈性的修養,坐待天國的降臨,我們必須起來,和大衆打成一片,自力更生,並和那黑暗勢力的維繫者戰鬥。耶穌說:「凡爲我喪失其生命者,必得着生命。」(馬太十六章廿五節,馬可八章三十五節,路加九章廿四節,又十七章三十三節,約翰十二章廿五節)頑固的惡魔,不會自行滅亡,你不和它戰鬥,就只有屈服妥協,永遠不能翻身。爲着真理和正義,我們必須有背十字架,死不屈服的犧牲精神,才能打破黑暗,建設天國在地上,達到真正和平仁愛的理想。基督無須依靠過去時代的權威,或其他的教師,他依靠他自己,他的行事爲人,顯然含有上帝的真理的權威,他是上帝的含有創造性的道。

信仰就是力量,因爲我相信上帝的光時時在引領着我,使我無論在多少麼黑暗的環境中,只要抓緊了那條真理的線,我就沒有徬徨和迷離。因爲我相信天國必須經過人類共同的努力,才能建設在地上,我就不幻想苟安,坐待其成,却要艱苦地努力工作,直到永遠。因爲我相信建設新社會最堅強的主力軍是被壓迫的勞働者,我就要在他們中間工作,學習,鍛鍊,希望成爲他們當中的一員。這信仰給予我無限的,任何魔力所不能阻止的偉大力量,因此,我從不感到孤獨,悲觀,因爲我堅信世界上有千百萬和我抱着同一信仰的人在爲着真理正義而奮鬥。

原书空白页

基督教信仰的特質

余日宣

生長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中，雖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自幼多少受了基督教的薰陶，壞處是對於宗教習以爲常，不肯虛心研究。我進中學以後，同學中頗有反基督教者，常欲指摘基督教之短處以相難，這種反應，就使我覺悟到對於基督教須有澈底的認識，而不能僅作掛名的基督徒。於是與師長同學，互相討論，反覆玩味，四十年來，我的信仰，纔能日益堅固，而不致有所動搖，今謹就管見所及，略述於後：

一、基督教是一種宗教信仰，信仰爲宗教的基本條件，缺乏信仰，就根本談不到宗教。耶穌說：「信可移山，（馬太第十七章第二十節）又說：『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馬可第九章第二十三節）又說：『信子的，人有永生。』（約翰第三章第三十六節）保羅也說：『我們行事爲人，是憑着信心，不是憑着眼睛』（哥林後第五章第七節）又說：『到上帝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上帝。』（希伯來第十一章第六節）但是信仰，不可錯認爲迷信，不是人云亦云，乃是可以用，並且應常用科學的方法去實驗的。

二、基督教對於崇拜上帝，擁護真理，是絕對不能遷就妥協的。耶穌說：『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馬太第六章第廿四節）所以我們不能有時崇拜上帝，有時崇拜金錢，或是一半順服上帝，一半貪圖富貴，或是將國家政黨的領袖，看做上帝，甚至高於上帝。我們與魔鬼和世上一切惡勢力，是不共戴天，勢不兩立的，須奮鬥到底，毫無妥協的可

能。如雅各說：『你們要順服上帝，務要抵擋魔鬼。』（雅各第四章第七節）保羅說：『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以弗所第四章第二十七節）又說：『你不可為惡所勝。』（羅馬第十二章第二十一節）

三、基督教注重實事求是，主張信心與行為並重，無信心固不成信仰，但僅有信心，仍是不足，還要有行為將心之所信表現出來。雅各說：『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因為聽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對着鏡子，看自己本來的面目，看見走後，隨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第一章第廿二節至廿四節）又說：『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雅各第二章第廿六節）耶穌也常責備猶太國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他們『能說不能行。』（馬太第廿三章第三節）我們普通的人，也最容易犯這個毛病，就是講的多，行的少，議論多，成功少，誤認言不顧行，尚無大過，這在雅各就大不然，他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第四章第十七節）所以基督教的道理，知行如不合一，不但無功，反是有罪。

四、基督教注重服務，主張『兼善』而不主張『獨善』，主張入世，而不主張出世，主張積極而不主張消極。耶穌會以身作則，替門徒洗腳。（約翰第十三章第四節第五節）並很嚴重的勸告他們說：『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約翰第十三章第十四節第十五節）我們人生在世，有了健康，有了聰明，有了才能，有了經驗，並且得了上帝的恩惠，這是上帝要利用我們的健康、聰明、才能、經驗和所得的恩惠，去為社會人羣謀幸福，也

就是『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的意思。倘若我們只知自私自利，那種人生，就無意義，那種生活，也就與禽獸相差無幾了。換句話說，我們若能利用上帝賜給我們的一切，去為民衆謀幸福，為世界求進步，世上最快樂的事，就莫過於此了。當美國獨立戰爭時，有青年愛國志士赫爾（Nathan Hale）願尋機會，為軍隊服務，後來偷往英營，刺探消息，不幸被捕，從容就義，其最後一言為『我僅有一條性命為國犧牲，真是遺憾！』

五、基督教不僅注重服務，而且是富有犧牲精神的，我們如要為社會人羣服務，作救國救民的事，必須準備出相當的代價，倘若我們一方面想服務人羣，而一方面又不願犧牲個人的光陰、金錢、精力，那就等於『緣木求魚』了。所以耶穌用比喻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第十二章第十四節）而且想作的事業愈大，其代價也愈高，就是犧牲性命，亦不宜有所愛惜。耶穌在未做成救人的工作以前，早已準備出最高的代價，他會再三告訴他的門徒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約翰第十章第十一節）又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太第二十章第廿八節）又說：『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第十五章第十三節）不過犧牲的精神，固然重要，但是犧牲的對象，尤為重要。故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為擁護真理，維持正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死猶生；若因個人私慾或意氣之爭而輕生，那就是無謂的犧牲，為君子所不取。耶穌一死，使全世的人可以得救，這是頂大的代價。當他在十字架上彌留之際，他

不怨天，不尤人，僅求天父赦免害他的人，『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第廿三章第三十四節）他這種捨生成仁，超凡入聖的榜樣，真值得我們頂禮膜拜！

六、基督教是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宗旨，即人力神力並重的，耶穌固然說過：『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第七章第七節）但是我們祈禱以前，要明瞭兩件事：甲、我們須要盡人力，決不能『守株待兔』，希望不勞而獲，或是希望人勞己逸，坐享其成。耶穌曾責備猶太國的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他們『把難担的重担，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馬太第廿三章第四節）保羅則不然，他告訴他的弟兄，說他自己『未嘗白喫人的飯，倒是辛苦勞碌，晝夜作工。』又吩咐他們說：『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喫飯。』（帖撒羅尼迦後第三章第八十一節）但是有人把耶穌所說飛鳥不種不收，不積不蓄的比喻誤解了，（馬太第六章第廿六節）以為人可不努力，而白得上帝的贍養，或是有機會避難而不逃走，以為上帝必施奇能去救護他。其實耶穌並不是教人怠惰，或是反對自助，乃是教人不可僅為飲食起居，日夜憂慮，如所謂『杞人憂天』，而忽略了造物分派各人的使命，這也就是『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意思。乙、上帝的聰明，是絕世超倫的，他又是我們的天父，如果我們所求的，是合理的，那當然照他的方法來成全我們。如果我們所求，是不合理而且有損無益的，上帝必用種種方法使我們覺悟。耶穌說：『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呢？』（馬太第七章第十一節）有時我們覺得祈禱未蒙應允，或是祈禱的結果，正與我們所求的，適得其反，就生怨望，信心墮

落，直等到數日數月，甚至數年以後，回想當時情形，方才恍然大悟，明白「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意義。所以一方面，我們對於「謀事」應當努力工作，向前邁進，一方面對於「成事」應當信靠上帝，因為經上說：「上帝爲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第二章第九節及以賽亞第六十四章第四節）倘若我們不願信賴上帝，我們又何必去求他呢？倘若我們不聽上帝的話，反要上帝聽我們的話，不管我們所求的合理不合理，有益或是有損，總要上帝聽我們的指揮，那還成一個甚麼上帝呢？

七、基督教是高於一切國家民族的，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民族。耶穌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翰第十八章第三十六節）在上帝的國裏，只分善與惡，並無種族階級男女的區別，正如所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耶穌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馬太第十二章第五十節）又說：「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從南從北，將有許多的人來，在天國裏與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馬太第八章第十一節及路加第十三章第二十八二十九節）不過我們不能因有上帝的國，就輕視或反抗世上的國，甚至故意違反國家的法律。耶穌在世，照常納稅，並且說：「該撒的東西當歸給該撒。」（馬太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節）我們一方面努力做上帝的子民，一方面仍是國家的國民，只要國家的法律命令，不與上帝的旨意發生衝突，我們只有服從的義務，並且對於愛國，不可後人。

八、基督教是傳「永生」之道的，今世不過是暫時的，宇宙的存在，是恆久的，何止億兆萬年。「人生七

千古來稀，『今世的病痛死亡，不過是『永生』中之最小驛站，其起原固然有時由於犯罪，或由於違反自然律，但不必是上帝的刑罰，因為有時是上帝故意試驗我們，要我們從痛苦中得着喜樂，使我們因今世的窮困，而得永遠的恩典，正如雅各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驗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第一章第二至第四節）有時我們『為作基督徒受苦』（彼前第四章第十六節）或因『行善受苦』（彼前第一章第二節）或因『為義受苦』（彼前第三章第十四節）都不是刑罰，都不必悲傷，正如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樣，這種苦難，都是暫時的，將來的『永生』才是長久的。約伯受苦受難的時候，還能自慰的說：『我這皮肉滅絕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上帝。』（約伯第十九章第廿六節）有時我們病痛，尚有更奇妙的寓意，存在其間，就是要使我們因忍受痛苦，而稍微聯想到耶穌從前為我們世人，如何無罪受苦受刑，——拳擊，鞭打，戴荆棘冠冕，釘十字架，槍扎肋旁，水血並流，——因也知道上帝愛人的長闊高深。先兄日章，臥病數年，備受痛苦。他的朋友嘗作『斯人斯疾』之感歎，然其精神殊覺快慰，始終未發怨言，常喜家中人為之歌唱：『我聽見我救主叫我……我願同過客西馬尼……我願與主同去被審……我願與主同釘十字架……我願與主同去埋葬……我願與我主同復活……我願與我主同升天……主領我我真願跟從，我願與主一路行。』他逝世的前二日，忽然離床就坐，彷彿先將一生的言行，默然自審一次，似覺無愧

於心，然後肅然向家嫂說：『我要去了！』其最後一言是『我已得救！』所以病痛死亡，有時並非刑罰，乃是一種優遇，使別人所不能明白的，上帝的愛，我們得明瞭於萬一！

九、基督教的精神是『愛。』上帝就是『愛。』（約翰一第四章第八節）『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約翰一第四章第七第八節）上帝既是『愛，』而我們人類，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創世記第一章第二十七節）雖然因為犯罪，不免暫時有了畸形，但終久必變成和上帝一樣，都成為『愛。』耶穌說：『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第十三章第三十四節）我們世上的人如都遵守他的新命令，宇宙間就充滿了『愛，』所以約翰在啓示錄廿一章內講到將來有新天新地，新聖城耶路撒冷，在那裏上帝要親自與我們同住，他作我們的上帝，我們作他的子民，在那裏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任何悲哀，號咷，在那裏沒有黑夜，也用不着日月光照，因有上帝的榮耀，光被四表。不過我們以前所犯種種的罪，雖蒙上帝饒恕，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未能完全剷去，以致我們清夜自思，捫心自問的時候，良心上還是難過，精神上仍有餘痛，彷彿有『不死的蟲』常咬我們，『不滅的火』常燒我們一樣。（馬可第九章第四十八節）等到愛心充滿寰宇，這種蟲火，就必消滅，但是上帝的愛，是理智的愛，不是溺愛，溺愛是誤人的，上帝的愛，是恆久不變的，是『永不止息的。』（哥林多前十三章第八節）不是暫時的愛，為一時情感所衝動而發生，是靠不住的。上帝的愛，是普遍的，不是偏袒的，偏袒的愛，是不公正的，願上帝的國，早日降臨，願上帝的愛，瀰漫全球，願普

世人民，廢除爾我界限，都成弟兄姊妹！

我的基督教信仰

誠質怡

在這個大時代中，我的基督教信仰，好似一隻小船，從一個很平穩的江河之中，轉入到一片大海汪洋，經過了一番的狂風駭浪。我歷來對於宗教的思想研究與信仰，在目前好似經過了一次很嚴重的測驗。我覺得有幾個問題，時常在我的心目中徘徊。第一，我的信仰在這個大時代中，能否保持我的靈性生活，並且促進我的冒險精神？第二，我的信仰能否應付時代的轉變與環境的要求？第三，我的信仰，能否與歷代基督徒的經驗互相比較，列在一個系統之中？爲了回答這幾個問題，我也不揣冒昧的寫幾句話，爲主作一個見證。

一、我相信上帝在宇宙之間，有一個長遠美好的計畫，是超過了人類的知識和想像。今日的世界裏，有兩個主要的現象，即是紊亂與變遷。我們到處所見的，不外乎國際間的糾紛，種族上的仇恨，武力的橫行，強權的威脅，戰爭的殘酷，社會的黑暗，這一切都是紊亂的表現。從生活與思想方面看來，現代的世界是隨時流動，隨時變遷的。舊日的文化、思想、習慣、風俗、道德，莫不受了根本的動搖，而新的偶像，新的主義是與日俱增的。在這個紊亂與變遷的過程中，基督徒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便是上帝對於世界根本的計劃。上帝是要毀滅人類呢？還是要造就人類使之向上呢？

從已往的歷史上看來，上帝對於人類的愛護與保障，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上帝對於每個國家，每個

民族，皆有一定的意旨。詩篇上說：『上帝是公義的，不偏待人。』凡遵守上帝的誠命和法度的國家，雖暫時受苦，終久必被造成更剛強更有力的民族。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這條公律，在今日的世界中，仍是要實現的。上帝對於人類的意旨，在紊亂與變遷的過程中，是很難看得清楚的，有時人所見到的，不過是痛苦，憂傷，失望，與悲觀。但信仰的意義和價值也就在這裏。信仰的對象，不是人所能見的，乃是人所能見的，因為所能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能見的是久遠的。基督徒處在大時代中惟一的安慰，也便是相信上帝對於人類有愛護成全的意旨，使人類由痛苦之中，學習了做人的方法，走進了向上的道路。

二、我相信罪惡的勢力是暫時的，終久必受相當的懲罰與報應。在猶太人的宗教思想中，有一個運動叫做啓示運動，專講到末日未來的事。這個運動雖然產生於受壓迫的時代，內容的文字帶着些奇異的色彩，但對於善惡的結局所表現的真理，却很值得吾人的注意。按猶太人講，末日審判是世界所必不可免的，到審判的日子，一切罪惡的勢力，都要滅亡，上帝的公義要完全地表現出來。所謂『耶和華的日子』便是賞善罰惡的日子。審判的目的，是要除滅一切違背上帝旨意的人。在審判未來之前，世界要發現各樣災禍，在審判之後，上帝要治理世界，建設永久的太平。這種說法，雖然是代表兩千年以前猶太人的思想，但在今日罪惡盛行的時代，仍有它的意義和價值。啓示錄書末章有句話說：『看哪，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行的報應他。』

吾人如果相信上帝是公義的，世界的善惡，早晚要受公義的裁判，這是毫無疑問的真理。在今日的世

界中，罪惡的勢力，似乎是繼長增高，日漸擴大。從前人類的罪惡，只限於個人家族與社會。今日罪惡的範圍，超越了國家與種族，籠罩着全人類的思想，統制了人生一切的自由。基督徒處在這種罪惡所包圍的環境之中，無法解脫，更談不到抵抗。然而基督徒要在罪惡面前屈服嗎？絕對不能，罪惡的勢力雖然稱雄於一時，但終久必歸滅亡，古代如此，將來亦然。撒但的威權，盛行「一載二載半載」，但至終一敗塗地，永不復起。罪惡的結局，在歷史上已演過多次的滅亡，吾人深信罪惡將來的結果，也逃不開這一條公律。

三、我相信痛苦是人生中所必不可少的經驗，痛苦能造成更剛強更有益於社會的人才。人生的經驗都是相對的，有喜樂必有憂愁，有成功必有失敗，有安逸必有痛苦。痛苦原有造就人，使人成爲更聖潔，更謙卑，更勇敢，更忍耐的功用。詩篇上有話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處，爲要使我學習你的律法。」希伯來書上也說：「上帝管教我們，是要使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人在苦難之中，有時能得到極寶貴的經驗。大衛一生所遭遇的苦難甚多，他說：「死亡的繩索纏繞我，陰間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難愁苦，那時我便求告耶和華說，求你拯救我的靈魂。」大衛雖在苦難之中，仍用弦琴詩歌來讚美上帝，這種樂觀剛強的精神，可以說是由苦難之中所學習來的。保羅一生所遭遇的苦難，也是一言難盡，他「多受勞苦，多受鞭打，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人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然而他還說：「我們所受的苦是暫時的，比起將來所得的榮耀，便不足介意了。」他又說：「萬事都互相効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

處。』從此可見，保羅由苦難之中，反倒變爲剛強，這是今日基督徒所極當注意的一點。目前有許多同胞，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廬舍坵墟，財產蕩然。在這種情況之中，我們仍然相信上帝有他的意旨，這一切痛苦，無非是爲造就我們，使我們成爲上帝更有用的兒女。

四、我相信教會在今日有極大的使命，不但要宣傳個人的福音，也要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教會如果脫離了社會單獨地去發展，便是失敗的起源。宗教與生活，原是不能脫離關係的。教會對於它所處的環境，若不發生影響，便失掉了爲光爲鹽的功用。教會工作的範圍，不但是要擴大，在思想方面，也要作社會的領導。要使教會統一，必須免除新舊神學思想的分爭，這種分爭固然都有產生它的背景，同時也是宗教思想進步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思想上的分爭，不應當妨礙了事工上的合作。如果因爲思想的歧異，便使內部分裂，破壞了基督教的統一戰線，那是我們不能贊同的。我相信目前教會的聯合運動，如事工的合作，機體的統一，是應付大時代的最上政策。在這危機四伏，壓迫重重的環境中，凡在基督旗幟之下的同道，急當重整旗鼓，聯合陣線，對於儀文末節，暫可放棄，而把全付的能力精神，放在救濟同胞，宣傳社會改造福音的事工之上。夫如此，教會才可引起民衆的信仰，博得青年的同情。

五、我相信天國主義是基督徒努力工作的目標。耶穌說：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上帝的國雖不屬於這個世界，但是改造這個世界是實現上帝的國所必需的步驟。但改造世界，將以個人改革爲中心，抑以社會改革爲中心？我們的答覆是雙管齊下，合併進行。改變了個人，未必能改變社

會制度，因為社會制度不是完全由個人組成的。它是由傳統的法律制度和習慣演進而成的。反之，改變了社會制度，也未必能產生個人完全的改變，因為良善的社會制度，固然可以使個人改善，但不能使人格變成完全。所以個人與社會的改變，必須雙管齊下，才能發生效力。

至於上帝的國是人為的還是天賜的，由福音的記載中，可以說是天賜的，因為耶穌會講到「承受上帝的國。」但同時天國亦須藉着人為的力量才能實現。天國既如麩餅、芥菜種，乃是漸漸地發展，所以人人都有促進天國的責任。天國固然是上帝所賜，但人必須與上帝合作，方能促成天國的來臨。

六、我相信今日世界中，有兩個大問題，是必須由基督教的立場來解決的，一個是戰爭問題，一個是經濟制度問題。這兩個問題有彼此連帶的關係，經濟制度若不改變，戰爭的禍患永遠不能免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少數的人民擁有多數的財產，結果便是階級的鬥爭。基督教主張人類平等，以和平的方法，而剷除階級的分別，使世界上的原料，在每一個國家之內，能有平均的分配。在馬太福音二十章，耶穌所講葡萄園的比喻，便是經濟均等的原則：後來的工人，即代表失業的羣衆，他們工作的時間雖短，但生活的需要却與先來的相同。他們沒有早來作工，是因為沒有人雇用他們，並不是他們故意偷閒。失業的原因，是由於社會制度的不良，所以經濟的不平等，當由社會來負責任。耶穌對於經濟問題，是最關心的。他說：「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世人的飢餓等於他的飢餓，世人的貧窮等於他的貧窮。

耶穌不但關心經濟問題，也是關心和平問題。他反對以戰爭的方法來解決國際間的糾紛。他的方法是以善勝惡，以愛勝恨。但同時耶穌也是反對罪惡的，戰爭既是罪惡，爲了反對罪惡，犧牲性命，也是值得的。英國哲學家赫比氏謂戰爭的原因有三：（一）商業的競爭，（二）懼怕的心理，（三）虛榮的愛好。但侵略主義的野心，却是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並且造成了現在世界恐怖的局面。基督教對於戰爭，當作強有力

的抵抗，用教育和宣傳的方法，喚起世界的民衆，一致的反對武力戰爭及非人道的行爲。這種方法在某些國家之內，也許不能實行，在能實行的國家之內，也許不能見效。但無論如何，和平與正義的呼聲，是不可停止的。今日的世界，需要以賽亞、彌迦、阿摩司、何西阿等類的先知，來作正義人道的呼聲，使全世界人類可以早日脫離戰爭的恐怖。

七、我相信基督教的領域是寬大的，藉着它的能力，可以解決人生中一切重要的問題。近十年來，巴特的神學思想，在歐洲影響甚大。這種思想根本的理論，是反對人類的自足，證明上帝絕對的權能。自科學發達以來，人類的理性得了解放，於是乎有了『科學萬能』的自滿心理，以爲用機械可以試驗物理，用心理可以測驗人心，甚至於可以用科學歷史的方法，來分析宗教，推測神明。巴特神學派的人說：這一切自滿的知識，都是虛榮，都是幻想，所謂人類文明，並非真正的福樂，只是罪惡，以壞與痛苦。人類的知識既是不可靠的，只有相信那絕對奧祕的上帝，因爲上帝原是『衆人的父，超乎衆人之上，貫乎衆人之中，也在衆人之內』。這種思想，一方面可以抵抗膚淺的人本主義，一方面也可避免反科學的基本主義，所以有它的功用和價

值。不過巴特神學也有未盡之處，因它只承認上帝在歷史中有啓示的作用，而無幫助人尋求真理的作用。人由科學中尋求真理，由靈性中尋求宗教，這種向上的尋求，不但蒙上帝的祝福，也有上帝同情的協助。所以上帝不僅是把真理啓示出來，也是隨時隨地的幫助人去尋求真理，這一點是巴特神學中所未顧及的。不但如此，現代歐洲的神學家，有時過於著重個人的宗教經驗，而忽略社會的改造，只講到人與神的關係，而不問人與人的關係，這一點也是巴特神學派的影響。基督教的神學，若要適合於今日的大時代，必須對神和人的關係，有更切合實在的了解，使宗教與生活打成一片，如此才可以應付人類普遍的需要。

八、我相信基督教不但顧念人的生前，也要顧念人的死後，在人死之後，靈魂仍舊可以繼續存在的。從人性的要求方面來講，如果死是完結了一切的人生是可悲哀的，人生一切的成就也似乎是兒戲。固然所謂「社會的不朽」可以多少彌補這個缺憾，但却不能完全滿足人性的要求。如果世界是合理的，似乎死不應當是完結一切的。

從科學方面講，物質不滅與能力不滅的定律，也可以證明靈魂有繼續存在的可能。人死以後，身體中的有機部分與無機部分，仍可變化分散，成爲世界物體與能力中的一部分。按生物學說：世上的生物可以繼續存在：「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便可以結出許多的子粒來。」肉體可以消滅的，但生命却繼續的存在着。

從基督教信仰來論，信仰靈魂不朽的人，不是一個失敗主義者，忽略現世，對現世妥協，而是對前途抱

着極大的樂觀，並且冒險去追求靈性上最高的價值。基督教對於來生的信仰，可一言以蔽之：『來生乃是完全之實現，』來生與今生，並沒有什麼多大的分別，來生不過是今生的繼續和完成，而支配今生的原則，也要照樣支配來生。耶穌的復活，證明了靈魂有永遠存在的可能。有人會把身體比作弦琴，靈魂比作音樂，弦琴可以拆斷，但是音仍然繼續長存。身體可以朽壞，但靈魂却永不朽壞。基督教對於死後的信仰，給了大時代的人無限的安慰。吾人生前所遭遇的禍福，不過都是暫時的，至於將來在上帝國內所得的榮耀，才有永久的價值。因此，我們可以不顧一切，甚至犧牲生命，在現世為真理與正義奮鬥。

以上這幾點，不過是很簡略的把我的基督教信仰，在目前大時代中陳述出來。我希望我所作的見證，不但為要榮耀上帝，也為要幫助現今國內無數在患難中奮鬥的同胞。

耶穌是我的救主

丁但以理

一 家庭中的生活

自我在母胎時，父母已將我獻給神。先祖家長都篤信基督教，在此環境優良，生活豐富的當中，兒童時代，可說是訓育在敬神愛主的家庭裏。這是我一生認爲最大的幸福。嬰兒不會言語時，家長就用愛主的道理，撫養我，唱詩歌給我聽，時常用禱告，及敬拜神的良範，訓育我。待我漸長，就能歌唱祈禱，有時背誦聖經。及我進學讀書的年齡到了，便入教會學校，除了學校當局的課程外，我時常參加基督教各種聚會。那時活潑快樂，真像在樂園一樣。待至十二歲時，學識漸長，才發現了自己有罪，常在罪惡痛苦之中，罪的重軛壓制我，罪的捆綁纏繞我，心身不得自由，心靈裏毫無平安快樂，這時個人還沒有得着耶穌的救恩，寶血的潔淨，十字架的恩典，更沒有得着基督的生命，聖靈的澆灌，父神的同在。直到主耶穌的恩愛，親自向我顯明，主的靈，指摘了我所犯各樣的罪過，使我屈服在他十字架大能之下，承認了我一切的罪過，相信我的罪過，都在他寶血潔淨之中，被洗清潔。我痛悔改過，感謝主，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便拯救了我，寶血的功效就潔淨了我，叫我蒙恩，在天父面前，作得救的人，賜我有永生。基督釋放了我，賜我有自由平安，真像一隻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裏脫生了。基督的光，照亮我的生命，耶穌至死的愛，就吸引了我走在永生快樂天堂的道路。我知

道只有耶穌是我的救主，生命平安，除此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我知道沒有救主耶穌就沒有生命平安自由。從此我認罪悔過，重生以後，我每時每刻，都在耶穌的寶血中被保守，在他大能恩惠裏，被恩佑。現在的我，不再是我活着，乃因信基督而活，他是愛我，爲人捨己。我的舊人與耶穌同釘十字架，我的新人與主基督一同復活，有新生命的樣式。那時真是快樂，像過天堂安樂的生活一樣。但是魔鬼非常厲害，我不屬它，它就用各種詭計迷惑，藉着世界的榮華，肉體的享樂，人生的嗜好，千計百法，來引誘我，試探我，叫我陷入圈套中，掉入陷阱裏。但我靠主耶穌便能勝過。有時肉體時常和聖靈爭戰，靈性的生活有時冷淡，有時火熱，如行山中崎嶇的道路。

記得在民九年的夏季，靈修會中，蒙主愛大大激動我，加我熱誠，靈程大有進步，日夜歌唱歡呼，真是快樂無比。我大發熱心，便到監獄佈道，電台播音，爲主作見證，我復興起來。那時精神上的快活，真非筆墨所能形容。但是後來起了狂風暴雨，環境兇惡，使我漸漸冷淡，靈性衰敗下去。然而主耶穌是拯救人到底的救主，耶穌的救恩是完全穩固而不改變的，他的恩愛並大能，卻保守了我還有今天的地位，沒有失去起初相信的心，也沒有改變我依靠的心，仍然有今日豐盛的生命，作他蒙恩的兒女。

當中學完畢，便投考某某學校，先軍事訓練半年，再轉入正式技能學習。這時的生活，因環境的支配，紀律的規定，不能按時到禮拜堂聚會，靈性因此退萎，精神漸次被侵蝕。但是個人仍然單獨暗中親近神，禱告主，靜密處讀聖經，靈性得以與主來往，肉體雖然受機械式的訓練，但是個人卻仍然單獨在冷靜的氣氛裏

生活。在主耶穌豐盛的恩惠憐憫中，被保守。我個人與教會的同道們團體生活，雖似隔絕，然而主卻仍然處處同在。同學們未十分明瞭基督教，所以和他們談道，常受譏笑，背地遭攻擊，但是我知道，這是必定有的遭遇。主耶穌在世上，怎樣被人凌辱，唾罵，遭逼迫，如今凡信他的人，也必如此被人攻擊，辱罵。在校不久，因故退學，靈性的生活以後較比豐富，得以親近神，敬拜主。

自民念陸年，七七戰事爆發後，遭遇很多危險，青年精忠報國之期到了，基督徒愛國熱誠，尤不敢落後。某校復召集特種短期訓練，重於戰術之實用，所以我又再入學校訓練。這時便離申到滇，除在校上課，很少有機會敬拜神。但是個人的靈性，雖然蒙恩，有時信心軟弱，行事為人，沒有和蒙召的恩相稱，然而當我倚靠主的能力時，就勝過引誘與迷惑。訓練期滿，即被調出外面服務。這時的心靈，只有專心靠主，仗着十字架得勝惡魔，靠主耶穌基督戰勝罪惡，得勝敵人。唯有相信得勝復活的主基督，保佑我一切，不然真要死在無情的敵人手中。在此萬難的生死關頭，心中依靠主的心漸強，每次工作，多多禱告，把生命和依靠的利器，交託給全能的主耶穌。每於戰前我的健強精神，早已克服了敵人。我有靠基督的勇敢，我有信靠主的膽量，靠他的大能大力，作我隨時的幫助，患難中的避難所。他的恩惠作了我的高台，他的尊榮作了我的冠冕，那怕仇敵如何兇猛，敵人如何慘暴，我的依靠，我的禱告，我的呼求，總被恩佑的主允准。不然恐怕沒有今日的生存，也不能如願為國盡忠，為主耶穌發光，為主的真理作見證。

二 病中醫治我

我在十五歲的時候，秋季剛來，不幸忽染傷寒，渾身發熱，食慾大減，精神退萎。當進醫院診斷的時候，熱度已達百零一度，數日後，漸漲到百零四度，病勢已到嚴重時期。落於病魔痛苦中的我，慈母的愛撫，勝於己命，終日在傍照護。雖因母子骨肉之親，感覺憂傷，但她精神的倚靠，心靈的仰望，在全能父神的面前，晝夜不住的禱告，仰望那創始成終的耶穌。他是大夫，他曾醫病趕鬼，叫死人復活，也必可憐小子，拯救我，醫治我，相信主必藉着醫生的手，顯出他的榮能，醫治我痊愈。那時熱度甚強，頭腦不清，醫生設法用冰袋冷頭，教會的同道們，都同心合意代禱。那時病痛正在萬分危險之中，肚腹不能轉動，否則腸膜血管破裂，即無救路。但是神是賜憐憫聽禱告的，不到一月後，熱度已退，疾病漸消，食慾大增，且食量較普通的人加強。那知魔鬼的力量，大加攻擊，藉着飲食，使我重犯傷寒。凡知道患傷寒病再發的人，性命非常危險，然而主的恩典，豐富有餘，無論魔鬼怎樣設法，百計傷害信主的兒女，但是神的大能，總有力量，魔鬼就毫無侵犯的餘地。母親與同道的禱告，更加迫切，倚靠而祈求，望主開恩可憐醫治。感謝主，答應了信靠他的人的禱告，便醫治了我這將死的病人。住院二月多，身體瘦弱不堪，皮膚露骨，頭髮已將禿完。讚美主，休養一月後，漸學步行，精神體力漸漸增強，不久即恢復健康，繼續讀書。感謝永遠不改變的主耶穌，不但拯救了我的罪，得以釋放，有永生的福，還醫治了我肉體的疾病，死亡中拯救我，使我生存。

三 苦難時安慰扶助我

當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有時遇見不信的人，暗中設計陷害，使我受害，落在他們的網羅裏，或藉着他故反對逼迫我。使我真難應付。唯有跪在主耶穌施恩座前，虔敬禱告，望主開恩，赦免他們的無知，不讓撒但來陷害我，主賜我安慰並力量，叫我倚靠仰望他，立時便平安，愁苦消散了。有時遭遇父母或親友的遠離，身傍無倚無靠，感覺非常孤單，愁煩，看看目前環境的惡劣，怎能勝過呢？我那時卻忘了全能的主耶穌，他是扶助引領憂傷軟弱的人。當我要悲傷哭泣的時候，在我身旁有微聲對我說：『不要憂傷，因我與你同在，我釋放了，使你成新人，處處引導保佑了你，你還怕什麼？』『我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主，你還孤單憂慮什麼？』當我禱告，就轉憂為樂了！

有時魔鬼藉着世界的榮華富貴，常來引誘試探我，叫我要愛慕世上的虛榮貪心，使我疑惑所信的道，心中很覺不安，但是當我抬頭仰望高高在天上的主時，世上的愛慕立刻打消了，疑惑便解除了。魔鬼不能再叫世界的榮華，罪惡的享樂，來纏繞迷惑我，使我失去生命平安。它也不能叫肉體在敗壞中的享受，使我倚靠主耶穌的心挪移，更不能叫我因看人，看環境的失望而不信從主，愛慕主，因主的寶血救贖了我，作他蒙恩的兒女。他十字架的大能，使我仗着得勝，有了主耶穌比什麼都好。

有時要受經濟的壓迫，環境的纏繞，精神很覺痛苦。靠自己的力量，真像千斤的重担，背負在身。毫無能

力勝任，更覺沒有平安喜樂。但主使我回頭仰望他的時候，立刻我的重担輕鬆了！『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豈不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賞賜給你們麼？』『你們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當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主。』這樣叫我想起主的教訓，我立刻充滿了平安喜樂。阿！我這小信的人，靠自己，一定要失敗。但是一心靠託主耶穌，就大有盼望。耶穌是我的救主，使我在各樣苦難憂傷中，得了安慰，扶助並引導，所以我要歌唱讚美，我要歡呼榮耀我的神，我的主，他是萬有之主。

四 死亡中拯救我

自民念陸年夏季戰事爆發以來，國家遭遇敵人的侵略殺害，在種種危險當中，不知有千千萬萬的同胞的性命，喪失在殘酷死亡之中。更不知有多少男女老幼，家破命喪，被慘殺傷亡。爲了青年理當負起匹夫之責，我便離別了父母，兄弟姐妹，逃出了上海，奔跑了萬里，去作基督徒愛神愛國她表示。二年來，不知經過了多少危險，但是主卻保全了我，這屬他的人，竟連一根頭髮也未落在仇敵的手中。下面有我如何從仇敵手中被拯救了出來的經過：

自我離申沿路來華西華中一帶，所經過的地點無時不在生死關頭當中，如在蘇浙湘桂黔滇川鄂贛等地，有時遭遇敵機轟炸，目睹同胞被炸的慘狀，不堪形容，令人痛苦傷心。有時躲避警報，不知跑了多少次。有數次在漢口南昌衡陽柳州等處，被敵狂炸，個人性命幾乎喪失，親眼看到炸彈投下的形勢，爆炸震耳的

聲音。許多寶貴的性命，死亡在無情的敵機之下，這些殘忍憂傷史，有誰不痛苦悲泣呢？

當念柒年夏天，奉命去轟炸沿江中流一帶敵艦時，駐守某地，某日清晨至湖口上空，當在轟炸任務完畢歸程中，忽遇敵機攻擊，我機被燒，無法操縱航行。正於機身墮落時，九死一生之中，我沒有別法求生，只有呼求主耶穌拯救，性命交主手中，生死唯有主同在。阿主允准了我的呼求，沒有讓我的性命喪在敵人手裏，卻搭救了我，使我空中安然跳傘降落。面部少受微傷，休養十天即告痊愈。其他二位同事，傷勢較重，三四個月，方得痊愈，我的小皮包，仍然未與機子同歸於盡，得以保全，所帶的物件，無一損失。讚美主！我真快樂，高興！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我。『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中間安營搭救他們。』『母雞怎樣保護小雞，耶和華也照樣保護投靠他的人。』讚美主！我的爲人，不比別人好，我的行爲，不比別人強，我在臨死當中，主卻聽了我的求告。這是何等大的慈愛呢？奇妙的拯救呢？『敬畏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因爲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誰呢？耶和華是我性命的保障，我還懼誰呢？那惡者，就是我的仇敵，前來吃我肉的時候，就絆跌仆倒，雖有軍兵安營攻擊我，我的心也不怕，雖然興起刀兵攻擊我，我仍舊安穩。』（詩二七篇一至三節。）

原书空白页

我的基督教信仰

曾寶荪

信仰二字，各人的認識未必相同，就是一個人自己，也未必能始終如一，所以我不能對我的信仰二字，下一個學理上的界說。大致說，我認信仰有理智和感情兩方面，理智的信仰，考慮在先，信仰在後，這種信心可用思議來辯證，用學問來探討。感情的信仰，則信仰在先，行為在後，不可思議，不可辯證，不能在學問中得來。完全的信仰，必須兩面俱備，有理智而無感情，則成了鳴的鑼，響的鉞，與生活無關。有感情而無理智，便成了迷信，甚至瘋狂，將幻想來替代真實。必得內發乎情，外協乎理，超乎理智而不違背理智，方為完全的信仰，易經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可借來為此註腳。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的，更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廣義說來，一飲一食，無不基於信仰的行為。(An act of faith) 我們不等候理智的證明，便毅然決然的起居飲食。既然穿衣吃飯尚且需要信心，比穿衣吃飯更高尚的行為，所需要的信心自然更加多了。到了形而上的生活幾乎全賴信仰。這種信仰斷不是試管中可測驗，天平上可權衡的，而牠的能力竟能超過理智的信仰。

我個人信仰可說是在理智方面較為發展。一則是因為我信基督教時，已到了理智發達的成年時期。二則因為我辦蕙芳女校二十年，每日早晨講道給學生聽，凡我的信仰能用語言發出來的，多半經過一番陶鑄工夫，成為比較有系統的理論。同時不知不覺間，我對於我自己的理智信仰，也大加考慮，自認有相當

的了解。至於我的感情方面的信仰，只怕我自己也不能十分解說。以下我雖說出幾條信仰，然而是否在我的行爲上顯明，還待證實。大約我的朋友們，看我的行爲和事業，來估計我的信仰，比較我自己所說的還更正確些。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他是聖父，是創造宇宙者。十九世紀末葉，科學家相信物質自成系統，不生不滅。近來漸漸相信物質能力，可以互相消長，甚至有相信物質可由無極而生者。空間雖無邊，而數量有限。時間雖無始終，而數量亦有限。這種科學的推測，雖令我發生很大的興趣，但不能搖動我相信宇宙必有創造者的信心。一個客觀的自給自存而自相矛盾的物理學上的宇宙，必不能自創，必有一個超乎物理學的創造者之存在。從科學上看創世記發生衝突，這是我所承認的。但是我相信這衝突是暫時的，終有一天，科學與聖經可以互相印證。因爲大自然所啓示的上帝，和聖經所啓示的上帝，在我眼中只是一位。

宇宙是有目的有意義的。我認爲這是宗教的根本。科學家大都只能相信一個冷酷無情的宇宙，最多是一個盲目偶然的宇宙。宗教家則不然。若創世無目的，人生也就無意義。我相信宇宙的創造，是因爲要榮耀上帝。人生的意義，是接近上帝。我們最高的發展，是與上帝成爲一體。

上帝是全愛。在現代戰雲籠罩之下，有強權無公理的世界，相信上帝是全愛，真不容易。不過在整個宇宙看來，有創造，有真理，有美麗，有深情，有良善，莫不基於愛。即以戰爭而論，誰在極端凶暴殘酷之下，也有不少動人的犧牲，俠義的壯舉。並且戰爭也證明除非愛能得勝，痛苦就永無窮期。這些事都證明世界需要愛，

因為愛卽是上帝。

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藉着自然界，啓示他是創造者。却藉着耶穌基督，啓示他是我們的聖父。把天人的關係變得極密切。不靠着耶穌，我們不能揣想上帝所懸人的標準，和人類能接近上帝的可能。所以道成肉身是神降到人的水平上來，也是人升到上帝那裏去，完成上帝的愛和他的使命。

耶穌是基督。基督就是救恩和救贖，耶穌以完人而願爲世人之罪犧牲，把人的品格提到與上帝相近。又因他是道成肉身，以神子爲人子，使我們爲人有所遵從，可以得上帝的喜悅與赦免。在耶穌身上，天人合一，成爲我們的救恩。

聖靈是人類的光。光是照耀我們，使我們不致暗中摸索。我們人人靈性中有這種光明，這是上帝所賜的。靠這靈性的光，我們可以認識真理，辨別賢愚，了解上帝，在危險時發生勇氣，困難時發生希望，幽暗中發生光明。若是沒有聖靈的光，我們人類就等於禽獸。若是沒有聖靈的指導，我們甚至讀聖經做禮拜，也是無益。

聖靈是衆聖徒的交通。聖靈使我們有靈性上的交通，使古今中外的聖徒，具有同情，彼此聲氣相通，道義相承，同屬於一靈一主，而歸榮耀與上帝，造成一個永生的世界教會。

聖靈是處世生活的嚮導。我們生命上隨時隨地所需要的選擇和決斷，都靠這一點靈光來指導。使我們靈性的生活與世界的生活聯繫起來。我承認講拯救社會的，不一定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斷不忍坐視人

類淪喪。全講社會福音的，未必一定得救。而全不講社會福音的，靈性上一定未得救。基督教與佛老不同之處，最主要之點，就是基督教是積極的救世福音，而不是消極的遁世哲學。

以上大致是我信仰的幾個要點，至於聖經裏有科學不能解釋的神蹟，我的意見是：（一）神蹟的哲學上的意義，不待科學證明，自有人生上應用的價值。（二）相信科學，有一日可與神蹟印證的。（三）耶穌行了神蹟，不願人傳播，可見耶穌不願意人因他的神蹟而信他。換句話說，就是福音的價值，不因科學的矛盾而減少，也不因科學的左證而加多。（四）我的信仰中心，既不在神蹟，則神蹟失去他神秘之時，我的信心也不會搖動。（五）宇宙間極平常的現象，也無一不是神蹟，科學何嘗能樣樣知其所以然。

禱告當然是基督教中一個重要的作用，牠對於人們的修養自省，以及天人匯合，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我深信禱告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是頌美的，而不是求福的。是要合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合乎我們私見的。假如禱告合乎以上的原則，必蒙垂聽，也必有效能。

我的信仰仍在不斷的演進中，以上所說，也許不與我以前所說的符合，也不定以後不變更。我很知道我對於信仰的認識，仍欠缺很多。不過我的信仰，却很影響了我生平的事業。我一生最大的事，就是辦理藝芳女校。我把我的全副精神，所有財產，整個生命，供獻與她。因為藝芳是我為上帝作工的地方，我就把我一切所有，作為孤注，下在他上面。藝芳兩次因共產黨在湘引起的政變而被焚劫解散，最近又被日機轟炸，我自己幾乎喪命，校舍成為幾堆瓦礫。先前又屢受社會及政府的摧殘猜忌，實在指不勝屈，現在雖漸蒙社會

政府所諒解，然將來何如，尚不可料。然而我不爲挫折所勝，累敗累起，因爲藝芳是一種信仰的行爲，我相信冥冥中有上帝的管理。

我的非戰態度爲日已久，曾經發表過文字反對戰爭及一切招致戰爭的原因。戰爭已發，我當然恭敬那些捐軀爲國，搗竿抵抗的英雄。但是我站在基督徒的立場，決不能流別人的血。因爲我相信我們同是因基督得與上帝成爲一體，我殺人卽是再釘基督於十字架。況且戰爭絕對不能解決國際糾紛，這是已證明的事實。若是沒有愛，斷無真正的和平。日本此次侵入中國，是我萬分反對的。日本也必自食其報，若日本悔改，以公義代替鎗炮，仁愛代替仇殺，誠意尊重中國之獨立平等，完全退兵，則所謂親善和平，都是在遠東種下千年糾紛的種子，絕無和平之可言。現在歐亞兩洲，都有空前的大戰，殺人如麻，流血千里，財產的損失，更不待言。我敢預言，將來戰爭停止之日，和平恢復之時，回頭看來，也要追悔這些無謂的犧牲，也必承認那個付了絕大代價的和平，實在可以不流血而獲得。人們不能脫離以戰爭來解決國際問題的心理，不但是我們基督徒的失敗，也是政治家的失敗。

因爲我相信人人有聖靈在他心裏，所以我對於學生是很尊重信任的。我辦學二十年，從沒有記過開除學籍等事。無論學生人品學問何如，我總以好人待他。我的經驗是少年人最能自重，只要年長的能尊重信託他們，很少會令我們失望的。當然也有例外。耶穌對於猶大彼得多馬都是信託，我們是甚麼人，敢比耶穌再苛求麼？

人生是複雜的，而信仰卻求簡單。執簡御繁，當然不易。但是我們有了耶穌的信仰，為我們自己信仰的楷模，可以做人海的寶筏，亂世的南針。縱然有時似乎失敗，實在不是失敗。甚至為世人所詬病逼迫，正是成功。與耶穌一同釘十字架，一同復活得勝，就是這個意思。

我的基督教信仰

詠 公

一個人要將他的宗教信仰，用一篇文字敘述出來，是很不容易的事。因為一種實在的宗教信仰，也就是一種生活，一種生活是整個的，好似天衣無縫，一片織成，不好拿來剖解分析，就好比一幅天然畫景，你得去凝神靜氣的心領神會，然後才有了了解之可能。但為交換經驗，作為同道間相互勗勉砥礪起見，此篇之作，不過一種嘗試而已。

一

若要開門見山的將我個人現有的基督教信仰，作成簡明扼要的兩三條寫了出來，大概只好這樣說：

甲、我信人間的事，有一位全智全能而又全善的上帝主治管理；這位上帝管理人類也有一種計劃，這計劃的目標，就是要引領人類進入一種更高的生活境地。

乙、我信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啓示，為要指示人類向前走入那更高生活的境地。人類得救，在乎遵循這福音的指引。我也相信人在相信這福音之中，能得着上帝聖靈的扶持幫助。

丙、我信悔改是人類得救絕對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我的基督教信仰就是這些，就如這幾句話所描寫的模样。并不如此。而且僅憑這樣幾句

話，讀者也看不出來任何模樣。但是以上所言，我認爲是基督教信仰中基本的要素，至少就我個人對於基督教的認識和經驗看起來，確是如此。

二

也許有人以爲以上所言過於普通寬泛，叫人看不出一些肯定的和特殊的意義來。從一方面說，所有基督徒的宗教信仰都是類似的，相同的，因爲是同出一源；但從又一方面說，活的基督徒信仰不能有兩個人是全然一致的，總有些特異之處爲個人所獨有，也許那些特異之處，不在乎組成那信仰的各種成分，乃在乎各種成分的分配調和，各異其式。而且文字上的術語無非是一些記號，牠們所代表的內容和意義，還存在那用這些記號者的心意中。然而各人對於各種普通記號，都有或多或少不同的見解和主見。於是由同一術語之中，時常發生出許多不同意義，也就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這可以解釋同一宗教中之各種宗派，同一宗派中之各種主張。所以我覺得本文若要有何貢獻，必得要將以上一些普通術語所包含的有些特殊意義，約略解述明白。

甲、我信上帝主治管理人間事，但我不信這種管理是容易簡單的事。若上帝把我們人類當作木石，那末他的事就好辦了，至少可以去許多麻煩。雖說聖經也講這個道理，例如耶利米書將上帝比作陶人，將人比作泥土，但這都是一面之詞，不是真理的全部。就世間最後的局勢言，我固然相信上帝的旨意終必完

成，但依目前人事而言，并非如此。我能用一種普通術語說，我信上帝是『賞善罰惡』的主，但是這種賞罰的施行也不是如同我們通常所信的那樣淺顯簡單。上帝誠然要我們人類社會中有『公平如大水滾滾』有『公義如江河滔滔』。但他不能替我們越俎代庖，把一切人間事都辦理得公公道道，完全合乎正義。他要我們自己對於正義求了解，也要我們自己想出有效的方法來，使正義伸張於人生所有關係中。所以我們與其將上帝比作閻王，不如將他比作教師，我們人類就是他所要造就成材的學子。他能指導我們，啓迪我們，也能做戒我們，督促我們，但不能代替我們把許多的事盡都作成，更不能用法術式的方法，叫我們不勞而獲，或一蹴而濟。他得用各種善美的方法，費盡幾許心血，存着百般忍耐的心，讓時間去解決問題。聖經說：上帝愛我們，正如父親愛兒女，他要我們像他，有些像他一樣，智能與良善，兼而備有，能以管理享受他爲我們所創造的這大地山河，世間萬有。

乙、我信基督的福音，但我所相信的是這福音的精義和精神。基督福音的精神，自然包藏在基督教會裏面，在聖經裏面——特別在福音書裏面，在歷史的耶穌裏面。但在其他宗教或文化裏面，也一樣包藏着這福音的精神。在基督教裏面稱之爲福音，在其他宗教或文化裏面不稱爲福音，也不稱爲基督，但一切人間許多不同的語言文字都表示人心同一願望，都指着上帝引領人類前行的同一方向。至於這方向所指的最後境地，到底是何樣式，不是任何一種宗教或文化的語文所能告訴我們的，而且我們也不需要詳細的知道。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堅強的信仰和信念，使我們在心靈中滿有勇氣力量，向着那更高的生活境

地邁步前進。至於說，我何以只作基督教徒，而不作其他宗教徒，相信基督的福音，而不相信其他旗幟所代表的福音？我的回答是，一切都是環境造成，我之所以作基督徒，因為我僅有過作基督徒的機會，假使我會有過機會與兩個以上的宗教發生同等的接觸，到今日我到底要何去何從，這是我無法回答的問題，因為沒有的事，總不能僅憑猜想虛擬。我對於別的宗教或文化，不是全無知識，但要我憑着現有知識，而又站在基督徒立場上去作個各種宗教之優劣比較，我總覺得有些不大公正平允。所以我是不能用教會傳統的方法為基督教宣傳的；我作基督徒，并非單作基督教會的教友，乃是作世上一切追隨真理，服膺基督福音精神者之同志。而且我也深信時候到了，一切什麼「教」，什麼「徒」，什麼「主義」，什麼「黨」，都要消滅，天下萬人的心，都要歸向一個永久的真理，即我們現在在基督教中所信仰皈依的上帝，和上帝所立的基督。

以上所言好似近乎異端左道，但我還有較此更爲「悖謬」的思想和信念，存於我的基督教信仰中。不信有神的人，也能隨從基督福音精神之引領，朝着那更高生活的境地前進麼？我說能。而且我要說得更激烈，這問題并不在乎信不信有神。不過我之所謂有神與無神，乃是宗教形式有無之辨，也是言語文字上解說不同之辨，并非實際生活之辨。我相信許多在宗教形式上相信有神的，或在言語文字上倡導有神論的人，在實際生活上，反不相信有神。在另一方面，世上也有人，且在今日之世，這樣的人較前更多，在宗教上，在思想上，言論上，不信有神，但在實際生活上，反信有神。這好像耶穌當日所說的那個比喻：小兒子在外

表上順服父親，但不實行父親的吩咐；大兒子在口頭上違反父親，但在實際上却依父親所吩咐的去行。耶穌自然將小兒子比作當時猶太社會中慣於上聖殿去禱告獻祭的法利賽人，將大兒子比作一般俗人，稅吏，娼妓。今日世界的情形也是如此。所以宗教上與語言上的有神無神，並不表明一個人或一個社會精神上與實際上的有神與無神。最近教會中有些著名的作家，把口倡無神的蘇聯所行的種種伸張公理正義的事，看為較之歐美許多禮拜鐘聲遍滿全國的奉教國家所行的事，更為接近上帝的旨意。這種思想並不減少我基督教的信仰，反要增強。因為我知道這有形教會人數之增減，並不影響上帝旨意之完成，天國之實現。即令現在有組織的教會盡都消滅了，上帝還有方法進行他引領人類前行的計劃，或者進行得更要順利。換言之，如果教會成了不合上帝實用的工具，反不如棄置一旁，另找一個合乎實用的。古代猶太選民被上帝棄絕，即因此故。今日之教會，如果但以擴大一己的組織為目的，而不以建設天國，實行上帝的旨意為目的，也要受天然淘汰，祇好留供古物學家之參攷。教會果真有此一日，而且此日之來臨即在眼前，這也不能搖動我相信基督福音的心，反要加強我的信心。因為我信上帝原定的計劃永不改變，直到最後成功。但在實施他的計劃之中，他用許多方法，而且在每次廢棄一種方法之後，他所更換的新的方法較以前所用者更有效能。換言之，我的基督教信仰不為『基督教』這個名稱所限定，這個名稱儘可消滅，儘可廢而不用，但這種信仰在我心中，我相信也在一切人心中，要永遠常存，直到我們所信的，演進而成為我們所見的，直到我們『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上帝兒女自由的榮耀。』

丙、然而我的信仰也并非過於樂觀。許多事引起我的信仰失望，悲觀，有時很有些懷疑到上帝的計劃未必能成，一切人心的理想願望或者永無實現之日。你看基督教傳了近二千年，有何實在的成績可言？人類文化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時至今日，雖號稱現代文明之世，然而人類中種種欺凌，強暴，仇視，怨恨，互相排斥殘殺之事，較之數千年前之野蠻時代，并不減少，甚至還要變本加厲。這些事實都是無可諱言，不可抹煞的。不要抹煞這些事實，而仍可抱絕對的樂觀，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我們的盼望完全放在末世論裏面，相信這現有世界只有愈久愈壞，不過上帝所定的時期一到，這個腐敗到無可救藥的世界要全部焚毀，另有新天地要立時建立起來，迎接一部份蒙恩得救的人居住其中，永遠享福。這種樂觀在我很難享有。一則因為說這世界愈久愈壞是很難的，許多事實不容許作如此想。就科學的進步言，并不如此；即就人類對於美的欣賞，真理和正義的認識言，也不如此；就是說現在國際情形如此惡劣，現代戰爭如此殘暴，然而人類中之同情，諒解，以及互助互愛的心理亦同時顯有進步。二則因為這種樂觀趨於『清靜無爲』，『自甘暴棄』，至少不能激勵人生奮發有爲。歷史爲我們證明民族之遭天演淘汰，自形滅沒者，都是些萎靡不振，疲弊不堪的。而且這樣設想也與上帝要造就我們，作到他兒女地步的道理，大相徑庭。全部聖經所講的信仰都是自動的，奮發有爲的，勇往直前的，雖說也是柔和謙遜的順服上帝的旨意。一讀希伯來書十一章，就知道作我們信仰模範的古聖先賢，是一些『制服了敵國，行了公義，得了應許，堵住了獅子的口，滅了烈火的猛勢，脫了刀劍的鋒刃，軟弱變爲剛強，爭戰顯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軍……不肯苟且得釋放……忍受戲弄，鞭打』

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英勇卓絕的人。我自然相信上帝總在人世間工作着，如同主耶穌所說：『我父工作直到如今，我也工作。』而且人類要脫離這現有的低微之境，而進入那高尚之境，必得經過一番上帝創造之功，如同世上起初有人經過了上帝創造之功一樣。但上帝『按着自己的形像，』造了我們，特爲要我們與之同工合作，達到成爲上帝兒女的地位。這種同工合作的程序，自然沒有上帝獨自工作之簡單容易，在上帝一方面需要忍耐等候，在人一方面需要努力奮鬥。

因爲我對於那人類向前進行，達到更高生活境地之信念，難於完全樂觀，所以我相信悔改有絕對的需要。但我之所謂悔改，並不以許多道德品行之劣跡，如嫖，賭，偷盜，以及種種不良嗜好爲對象。一個人在這些事情上悔改了，並沒有按着聖經所說的意思悔改了，根本就還沒有悔改，雖說比連這些事也不悔改的人好得多。因爲這些事情都是人類罪惡的枝葉，不是根本。人類根本的難題是自私，生活不以真理爲主，用基督教的術語說，不愛上帝過於自己，過於萬物。因爲私心爲己，於是一切人與人中之關係，均與公平正義相違反，更談不上友愛，反而時相欺凌殘害。我們要將自私的心換爲絕對服從公理正義的心，換爲盡心盡力愛上帝的心。要將彼此相待的態度由互相猜疑，排斥，爭競，侵害，變爲互相幫助，友愛，尊重，體諒。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悔改。這就是人心澈底的改造，雖說是很極端的，最激烈的，但也是解決人類社會一切糾紛的起碼條件，是人類得救必循的途徑。一切修身端品的點綴，都是粉飾太平，對於人類的實在問題，一點抓不着癢處。

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每個人對於真理以及對於他人的態度問題。至於許多別的問題，藉着科學之進步，藉着社會制度之改善，都能得到相當的解決方法。個人的悔改，科學的發明，社會制度之改善，在此三者協同前進之下，人類才能向前走入那更高生活境地之中。

三

以上將我個人所有之基督教信仰之大概情形拉雜寫成，現在想要再往下寫出一些此種信仰之經過，但不為時間所許可。算是結論一樣，我還喜歡簡約的加上幾句像下面的話：

甲、我的信仰好像滄海桑田，經過了不少的演化和變遷。從神學方面講，經過了老而又老的基要派思想，又涉獵了現代派許多過程。到了現在，我不能說自己是老派，也不能說自己是新派。神學上老的和新的思想都幫助了我，都教訓了我，都有或多或少的成分，融和滲合在我現有的信仰之中。我是誠心誠意的隨從着上帝聖靈的指引，向着真理追求，朝着那基督福音所指的更高生活之境地走去。

乙、對於哲學我無高深造詣，但也曾涉獵過各種各派的思想學說。我一點不能憑藉理性證明有神，我也不能說唯物論全無理由，有時還感覺牠有相當的吸引力。汎神思想亦有時令我折服，但這一切都不能使我的信仰受到嚴重的打擊。一個人所有的基督教信仰，依我的經驗看，是很可以超出一切思想學說之上的，如同牠也可以超出任何政治主張和運動之上一樣。我能欣賞各派思想，我的信仰也為我所了解的

各派思想所影響左右，但我覺得牠們總是在幫助我，并不阻難妨害我。

丙、說到實際的人事方面，世上真有許多事不能與基督教信仰調和融合。你說上帝愛我們，何以在我們當中有如此多數的人受苦？你說上帝是公義的審判主，何以世上有這許多不公道的事？對於這些難處，我有兩種方法應付，不使自己的信仰受到摧殘。一為仔細研究，探討到事理的深處去，不讓事理的皮毛來欺哄我們。用這方法我所得的益處極多。一為認定信仰的意義。我們當知道信仰就是信仰，不能憑我們的任何官能去經驗。『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若有人對我們說，或者我們自己有時懷疑着說：『你所信的太靠不住，因為沒有人看見過！』我們若知道所信之事與所見之事截然不同，不可同日而語，相提並論，我們就不致於對於這種懷疑發生恐慌。要承認自己的信仰不過是信仰，是目前不能證實的。某神學家說，我們的信仰是好比在黑暗中看一物件，明明不看見，反說看見了。『摩西因着信……如同看見了那不能看見的主。』『亞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時候，就遵命出去，往將來要得為業的地方去；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裏去。』聖經所記一切已往的信仰英雄，類皆如此。『你禱告的時候，祇要信你所求的要得着，就必得着了。』用這兩樣方法，一面仔細研究探討到事理的裏面去，不怕與信仰好似衝突的事實，厚顏相向；又一面，在理性無法自圓其說之處，承認信仰不過是信仰，是無法證實的；用這兩樣積極和消極的應付方法，不但是保守了我的信仰，不受各種外來攻擊的損害摧殘，反而在軟弱時更顯剛強，在退縮時顯出勇敢，即在茫茫的黑夜，也能隱約的看見那前途呈現着的無限光明。

原书空白页

我的基督教信仰

陳文淵

信仰與懷疑，是相反相成；我信仰基督教，是從懷疑而起，由疑而問，由問而思，由思而得，由得而信。即信仰既已確定，也不能不常存懷疑的態度。羅馬天主教的學者天南蒙訥（Miguel de Unamuno）說：「信仰而不懷疑，是死的信仰。」因為信仰一方面是思想的結晶，一方面是行動的引擎。信仰是活的，不是死的，死的信仰是迷信。

基督教的基要的信仰，是由着耶穌而信賴上帝。換言之，基督教的信仰就是信基督和基督所信賴的上帝。為甚麼我們要信上帝呢？因為我們仰觀天象，俯視庶物，芸芸衆生，森羅萬有，我們要同莊子一樣地問道：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意者其有機械而不得邪？意者其運動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淫樂而勸是？」

假使我們是未曾受過唯物論或機械論的洗禮，我們很自然地要承認宇宙中有一位主宰，主張和綱維一切宇宙的進行。我雖然信奉了基督教，對於宇宙的主宰——上帝——還是不斷的追尋，好像小孩子在暗室裏哭泣求光。我從未會治過神學，因為我知道神學不是宗教，更不是基督教。我開始尋求上帝以理知爲出發點，除聖經外，不向神學，只向着哲學和科學來尋求宇宙的實在。我知道這是很危險的，而且是錯

誤的。我少時看了嚴復譯的天演論，反覆誦讀三四遍，對於我的疑問得不到完滿的解答，同時却也未會推翻我的基督教的信仰，因我以為基督教的創造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好像是相反，究竟也是相成的。後來我讀達爾文的物種由來（*The Origin of Species*）和他的傳記，更足見他的發現，和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是不相衝突的。詩人丁尼生問達爾文道：『你的學說和基督教的原理，應該不是反對的麼？』他毅然答道：『實在沒有反對。』到了柏格森（*H. Bergson*）的創化論（*L'evolution Creative*）出世，以進化的觀念，建設創造的生命哲學。宇宙的生命是創造而進化的，因此要認識宇宙生命的連續不斷創造的實在，和了解生命整個的真理，不能靠着理智，要用直覺（*Intuition*）來體驗。柏格森說：『理智的特性，是牠的完全不合於對付實在。』（*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intellect is its total unfitness to deal with reality*）我的信仰的歷程，因此前進了一步，擺脫了理智，知道怎樣運用內心的直覺來了解實在。可是對於上帝的存在，還是沒有得到十分充分的回答。到了最近十年來，得讀亞歷山大教授（*Alexander*）的空時與神性（*Space, Time and Spirit*）摩根教授（*L. Morgan*）的突創進化論（*Emergent Evolution*）由承認上帝的存在，以求一最後之哲學解釋，以補足科學之解釋，最能滿足我尋求宇宙實在的慾望。進化的原理正如菲舒克（*Fiske*）說：『是上帝創造宇宙的一種方法』了。

近代的哲學和科學的趨勢是傾向於有神。英國哲學者培根（*Bacon*）說：『一點的知識使人心傾向於無神，更大的知識使人復歸於宗教。』（*A little knowledge inclines a man's mind to atheism;*

greater knowledge brings it back again to religion) 這話在現今還是確實的。偉大的科學家，雖一時棄離了上帝，最後也要如羅馬巷司 (Romanes) 一樣，回到宗教來。比如最近美國心理學大家凌克 (Linke) 從應用心理治療的結果，和診察數萬變態人生的現象，不得不承認宗教信仰的力量，而復回到宗教，像這樣的例子很多。可是近代哲學科學的趨勢，不特證明上帝的存在，而且也表示着這一個宇宙是有秩序有計劃的。只就自然界之生物而言，一切生物無不以類相從，形成井井有條的系統，所以雖有五十二萬五千種的生物，却構成一種邏輯的級數和合理的秩序。我們從這些條理和秩序，發現了宇宙中有一個偉大的計劃，或一種超自然超物質的能力，如杜里舒所說的『穩諦來氣』。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在這偉大的計劃中有一個計劃者。

宇宙中種種現象與事實緊迫着要我們承認有神，而且是一個公義與仁慈的神。在自然界裏我們都可以看得到因果的關係，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在人生道德方面，亦何莫不然。雖然這宇宙裏還有許許多多的罪惡和不平的事情，使我們有天意不可揣度之感，如屈原的天問，約伯的呼籲，但是這更是證明宇宙中有神的必要，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憫恢恢，疎而不失。』幼讀詩書，知吾國古聖先賢無不欽崇天理，對越上帝，及至後代，淫祀盛行，對於創造萬物的主宰，反而忘記了。我覺得基督教使我恢復了我們古聖先賢的信仰。我不能用試驗管或儀器來證明我所信仰的真宰，正像我不能證明何故二加二是四，不過我可以審察宇宙事物的現象，人類進化的歷程，和吾人內部生活的要求，靠着直覺，在情緒最高潮，或心境最清靜

的時候，我所感覺到的眞宰，不特是千真萬確，簡直是宇宙實在之實在。當我感覺到上帝的存在，我的祈禱，頌詩，崇拜以及生活的一切，都有意義與價值了。我的基督教的信仰的第一步，是在哲學科學裏尋找上帝，感謝上帝，我還未曾走錯了路，雖然這一條路是荆棘叢生，危機四伏。

緊接着第二步就是靈魂存在的問題。凡是主張無神的，自然也要主張無靈。近代唯物論者或以爲『人死如燈滅』或以爲『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可是近代科學的趨勢也是傾向着有靈。我對於心理學有過極濃厚的趣味。心理學是以尋找人類靈魂爲發軔，到如今雖沒有完全找到，也未能證明沒有靈魂，而且有許多學者都承認『人格的長存』(The Existence of Personality)十年前我得讀吾師墨獨孤(William McDougall)的名著心與身(Mind and Body)算是一部擁護有靈論的不朽之作。後來又讀他的近代唯物論與突創進化論(Modern Materialism and Emergent Evolution)那書繁徵博引，根據科學的事實，推究人格的長存。杜里舒在中國講學的時候，講到心理學的危機(Crisis in Psychology)在德國出版者爲 Gaundprobleme der Psychologie，末了也提到人格長存的問題。他深信靈魂不滅和許多精神現象。至於柏格森，楊容(C. J. Jung)，洛滋(Oliver Lodge)都是現代科學界的泰斗，都深信人類有不可磨滅的精神和不可限量的潛在于。我的朋友賴英博士(Dr. J. B. Rime)最近對於遠隔知覺(Telepathy)中國叫做他心通或精神感召)且有驚人的發現，證明人類不僅是一個血肉之軀，只具着佛家所謂『臭皮囊』而已，究實其內在的能力，大有出人意料之外。由這樣看來，基督教之靈

魂不滅的信仰，很有科學的根據，並非一種無稽之談了。

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滅，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假使是沒有上帝和靈魂，基督降世是毫無意義，而人生還有甚麼目的與價值？

再進一步，我相信基督的救恩。基督對於人類信仰有獨特的貢獻。第一，他的上帝觀和希伯來人的上帝觀不同。希伯來人以上帝為造物主，為至上的君王。基督則以上帝為人類的天父，這樣一來，一切人類都是弟兄，一切衆生都是平等，這是何等偉大的信仰！第二，基督的靈魂觀念和希伯來人也是不同，希伯來人不信死後靈魂長存，古代最早相信靈魂不滅的是埃及人，到底耶穌的思想有沒有受過埃及人的影響，我們不能在這裏討論，但是他主張人是不只一生，人要生而再生，再生而永生。這種的信仰又是何等卓絕！第三，基督的天國的觀念，也是和當時希伯來人不同。在希伯來人眼光裏的天國是物質的，是一屬世的猶太人的國度。至於基督的天國是精神的，是公義、真理、和平的本體。真、美、聖、善的實現，這樣的信仰又是何等奧妙！總而言之，基督是要使人認識上帝，得到永生，加入天國，他自己也抱着這個信念。上帝、永生、天國，這三個新信念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我信賴基督，不特因為他給我一種新信念，同時他也使我感覺到個人和社會的罪惡。這種罪惡是新信念的障礙，要使我的新信念發生效力，必須先將這障礙消除。人類最初的罪惡是貪，始祖亞當、夏娃為圖物質的享受，滿足肉體的慾望，偷食禁菓，違抗天律，結果失掉樂園。再進一步的罪惡就是妒，亞伯該隱，因妒

生噴，因噴而殺，雖爲兄弟而禍起蕭牆。個人的罪惡由貪而起，社會的罪亦何莫不然？階級鬭爭，國際侵略，一面提倡共存共榮，一面實行搶虜姦殺，雖承認一切人類都是弟兄，推而至於同文同種，爲了罪惡——貪——的驅使，所有主義、條約、信用都可以撕毀，來蠻幹一下。正似曹子建說：「煮豆燃豔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些罪惡的產生，一方面固由於社會的制度，一方面也由於個人的內心。一切變更要先從中心做起，所以基督在開始他救人的工作，即大聲疾呼：「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馬可一章十五節）

當我感到自己的罪孽，同時我也感覺着基督的救恩。他爲了人類的罪惡捨身於十字架，流着他的寶血，滌除我們的罪污，引導我們上了生活新途徑，使我覺着「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此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他赦免我們的罪過，爲的要我們不蹈覆轍，再來犯罪，這是消極的，他還要我們起來，負起十字架跟隨他與惡魔奮鬪，這是積極的。再進一步，我們與他合而爲一，打成一片，動作存留，都在於上帝的旨意和恩典中。基督所給與我們的生活的原則，不期然而然也在我們身心和我們所處的社會發生效力。當羅應登教授（Prof. Roentgen）發現愛克斯光（X Ray）的時候，有的人懷疑，因而按着羅應登的原則和方法，在某種條件與環境之下來試驗，果然，他們都得到同樣的結果。倘若我們接受基督生活的原則，也來試驗一下，我們必定也要在我們身上得到效力。這就是由懷疑而實驗，由實驗而信仰，因爲基督教是實驗的宗教，並不是一種迷信的、麻醉的宗教。

末了，我也相信聖靈的存在。我不能用甚麼方法來證明，但是我可以感覺着聖靈的能力，有過化存神之妙，遇着罪惡，他如燦原之火，加以焚燒燬滅；對着靈性，又如過野春風，使之欣欣向榮。他的力量真是瀾滄宇宙，磅礴兩間，好像文天祥所說的天地正氣。雖一般愚夫愚婦，得到聖靈的感化，立刻可以轉凡夫為聖賢。怯懦如彼得，殘忍如保羅，放恣如奧古士丁，平庸如弗克斯（George Fox）得到聖靈感化之後，判若兩人，使天下聞其風者，頑夫廉而懦夫立。有了新生命就有一個新世界。（Transformed lives and transformed world）正如約翰說：『我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坐寶座的說，「看哪，我一切都更新了。」』（啓示錄二十一章一節和五節）

人類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世界危機已是迫在眉睫，資本主義的制度快要崩潰，替代之只有兩條途徑，一是共產主義，一是納粹主義，一則引起階級鬭爭，一則難免國際侵略。我們處着這火山快要爆裂的前夜，除非我們要離開這個世界，我們不能不作未雨綢繆。同時除非人心改造，一切新制度，是不生效力。我相信上帝，我相信基督，我也相信聖靈所感化的新社會——天國。開始我說過：『信仰是行動的引擎，』現在我一切思想和行動，是向着宣傳基督主義以謀天國的實現，使上帝的旨意實行，在地如同在天。

原书空白页

編者的意見

——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及其在大時代中的意義——

基督教與新中國一書編輯既竟，我預定在書後把個人對於本題的意見寫出來，以作本書的結束，並以補充各篇作者所說的話。不幸正在要執筆寫作的時候，忽患目疾，而印刷所又屢來催促，不得已遂將所要說的話，口授給一位朋友，這自然不如自己親自作稿的方便，但我希望我所要說的話，大概都可以在這裏表現出來。現在讓我先說我個人的基督教信仰：

我從小並不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我的信仰基督教是二十二年前的事，那時我已經在專門學校畢了業，在社會上做了幾年的事。我是經過一番長期的思索與探討，然後相信基督教的。當時思索探討的經過，現在我不能細說了，我祇能把我被基督教所吸引的那一段事實簡單的說出來。有一天晚上，我在一位美國朋友的家裏，第一次讀到馬太福音裏面所謂登山寶訓那幾段經文，當時我受了深刻的感動，覺得裏面所說的道理，就是我十幾年來所追求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它給我極大的安慰和極大的興奮；它好像一盞明燈，把我一生所應當走的路程，都給我照得清清楚楚。從此我就把新約書殷勤的閱讀，而我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礎，便在此建立起來。這二十二年來福音書中有兩段話最使我拳拳服膺的，那就是（一）『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馬太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三節）（二）『因為

凡要救自己生的，命必喪掉生命。凡爲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四節）

現在我把我所認爲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寫出來。

我對於上帝的信仰

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自然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究竟是不是一個客觀的實在，抑或他祇是人類思想中的虛構？我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番刻苦的追求，到現在，我覺得我對於這個問題已經得到一個比較滿意的解答。在表面上似乎所謂上帝也者，祇是一個空洞的名辭，但我認爲這個名辭是代表着一個絕對真實的存在。這個名辭所代表的是宇宙間一切客觀的真理。宗教家認爲宇宙間的真理，是統一的，是一元的，是支配着整個的歷史與人生的。他把這個客觀的真理稱作上帝，並不因爲他像一個人——雖然在許多宗教信仰者的思想中，他們的上帝觀是「擬人」的，而是要把上帝這個名辭來象徵客觀真理對人生的絕對的力量與權威。真理是支配一切的，所以上帝也是支配一切的。如果我們明白了這一點，則上帝存在的問題，不必解決而已經解決，因爲事實——客觀的真理存在在先，而人們以上帝的名辭加於這個客觀的事實是在後。至於宗教家說上帝創造宇宙萬物，那無異說：真理創造宇宙萬物。如果我們問：上帝創造宇宙萬物，上帝自己又是誰創造的？那就等於問：真理是誰創造的？這個問題不但是不能答覆的，也是沒有問的必要。

但基督教對於上帝的信仰當然不是這麼簡單的，因為這個信仰，不但有理智的成份，也包含着濃厚的情感成份。雖然有思想的信徒，並不把上帝看作一個長鬚子的坐在天上寶座的王者，但他對於這個上帝，却不像科學家用客觀理智的態度去對待他所追求的真理。上帝是一個信徒生活上的主宰，君王，父親；他對上帝有靈性上的交往，那就是祈禱；他也可以得到上帝的領導，那就是聖靈。這些信仰上情感的作，用似乎是迷信，似乎是離開了客觀的實在，然而事實上並不如此。現在舉祈禱一個例來說。所謂祈禱，就是虛心的在客觀真理的面前等候它的啓示。一個祈禱的人，他對於客觀的事實，應當有更周全的體認，他的心靈對於真理應當有更敏銳的感覺，他也應當更堅定的具着服從真理的決心。這種種的訓練都不祇是理智的，而是充分帶着情感的作用的。宗教家固然是這樣的，即使科學家也決不能不多少是這樣的。一個宗教家因為情感上的需要，把客觀的事實情感化了，甚至人格化了，這正如一個私人或一個藝術家，把客觀的事實情感化了或人格化了一樣。然而如果這些主觀上的作用是建築在客觀事實之上的，是受客觀事實所支配所修正的，這是無傷於客觀的實在的，並且可以使客觀事實更豐富，也更能應付人生的需要。

現在讓我，把信仰上帝對於生活上的意義，簡略地說出來。

第一，一個信仰上帝的人，對於真理的追求，應當是更熱烈的，更深刻的，更誠懇的；他的最終的目的，應該是一個真理化了的人生，正如耶穌所說的：『我來是為真理作見證。』因為他相信真理是上帝的啓示，所以無論從任何方面來的真理，他都應當接受，都應當服從。但在歷史上為什麼許多宗教徒却變成了最

頑固，最守舊，最反對真理的人呢？那就是因為他們沒有追求一個表現於客觀真理的上帝，而把自己主觀的見解和成見當作上帝。而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宗教是具着濃厚的情感成份的，用之得當，它是解放人生的利器，正如耶穌所說的：『你們將要認識真理，真理必定使你們得到自由；』用之不得當，則宗教可以成爲反對真理的最大力量，這種力量，不但表現於宗教在中世紀以後的反對科學，也表現於耶穌自己所與周旋的，至終被它釘在十字架的，爲當時猶太那些法利賽人和文士所代表的守舊和頑固的宗教力量。基督教本身的產生，就是爭真理，爭自由的成果。

第二，一個信仰上帝的人應當是更勇敢的，更有力量的人。人生是渺小的，是受着許多不可預測的事勢所支配的。然而一個信仰上帝的人，如果他是不斷的追求上帝的旨意，服從上帝的旨意的，他必定會感覺在他做事的時候，有一個偉大的力量在推動他，支持他，成全他。他知道凡是合乎上帝的旨意的事，不管當前有什麼阻力，也不管它一時遭遇了什麼挫折和失敗，它至終是必定能夠實現的。甚至在走頭無路，面前似乎是充滿着黑暗的時候，一個信仰上帝的人，也絕不會悲觀失望，放棄了他認爲是上帝所指示的道路，或所給予的使命，因為他相信凡是應當做的事，也必定是可以做成的事，並且他也相信任何困難都可以勝過，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他所以有這種毅力，有這種決心，就是因為他相信支配着宇宙和人生的上帝，是具着無上的權力的，而這個權力，也就是真理的權力。

第三，一個信仰上帝的人應當是很快樂的，很平安的。他的所以快樂和平安，並不是因為他沒有困難，

沒有問題，並不是因為他覺得人生的途程上盡是玫瑰的花朵，而是因為他信靠上帝，信靠真理，覺得世界上的窮通否泰，得失成敗，都不足以支配他的命運，都不足以奪去他內心的均衡。耶穌在約翰福音書上說過：『你們在世上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因為我已經勝過了世界。』這就是一個信仰上帝者內心的把握和平安的自白。但這並不是說，一個信仰上帝者的內心，是可以無間斷地保持這樣的快樂與平安的。我們很容易被不必要的憂慮和淺窄的眼光所蒙蔽，所影響；我們很容易祇看見近處小處，而沒有看見遠處大處；因為我們住在這樣一個狹小的天地裏，我們便得不到宇宙間偉大的真理所應當給與我們的慰藉，鼓舞與平安。但是一個信仰上帝者在這樣的時候，有一個恢復他內心的均衡的秘訣，他將跪在上帝的面前，把他的願望，他的苦悶，他的問題，他的軟弱，他的罪過，都擺在上帝的面前，在那裏等候祈求呼籲感謝和贊美，結果，他恢復了他的平安，他得到了新的光明和力量。就是耶穌自己，他在被難以前，特別在十字架上，也會覺得憂愁苦悶，彷彿一切都已失敗，甚至說：『上帝，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但是他經過懇切的祈禱以後，他便把一切都交託在上帝的手了，而他便恢復了內必心平安。這似乎是一種不可以用理智解釋的經驗，但事實上這種經驗的成因是很簡單的：一個時常與偉大的真理面對面，服從它，信靠它的人，精神上是一定會得到這樣的經驗的，因為這就是耶穌所說的：『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以上我把基督教最中心的信仰——上帝，及其在生活中的意義，簡略地說出來。在我個人思想與體驗的歷程中，這樣的一個信仰是合理的，是建築在客觀的事實的，是隨時可以被新的客觀的事實所充實，

所修正的。它是信仰而不是科學，但它並不違背科學的原理，它也可以接受科學所發見的任何真理，以至從任何方面得來的真理。這樣一個信仰的好處，就在於它可以充分的接受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真理，並同時增加了信仰對生活所給予的豐富的情感上的意義。這幾年來我稍涉獵了一點唯物論的哲學。從理論上說，唯物論同宗教信仰是絕對不相容的，然而在我粗淺的思考之中，雖然這二者的出發點是絕不相同的，但我至今還沒有發見它們在歷史和人生的認識中，有什麼絕對不相容的地方。這也許是因為我的宗教信仰是一個「異端」的信仰，也許我對於唯物論的認識還沒有到家，但我至少可以相信這二者之間的衝突，或者並不如一般流行的理論家所稱述的。我始終相信，世界祇有一個共同的真理，這個真理並不是那一派學說或那一種主義所能獨占，所能專利的，而是任何人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發見的。一種思想，一個信仰，自然不能不深刻地受着時代的影響與限制，然而在他们裏面，未嘗不可以有超時代，超地域，放之四海而皆可準，質之百世而不惑的真理。我相信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有着這樣的真理。也因為這樣，所以我相信基督教不但可以與時代俱進，並且可以永遠站在時代的前面，引領着時代前進的。

我對於耶穌的認識

除了對上帝的信仰以外，基督教的又一個基本的信仰就是耶穌基督。這兩千年來一般信徒對於耶穌個人的認識是極其紛歧的。有的人以為他是神，有的人以為他是人，有的人以為他是「末世論」者，有

的人以爲他是現實主義者；有的人以爲他是政治家；有的人以爲他是一個純粹的宗教家；有的人以爲他是一個唯愛主義者，也有的人以爲他是主張用武力的。但在這許多紛歧的解釋中，我以為有一點是大家所公認的，那就是耶穌是表彰上帝的。上帝是看不見的，聽不見的，是無從捉摸的。然而一般基督徒感覺耶穌的生平和教訓，是把上帝的本性表彰了出來，正如耶穌自己所說的：「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上帝。」耶穌的這句話是在福音書裏的記載得到充分的證明的。耶穌是一個血肉的凡人；他會哭，會笑，會感覺飢餓，疲乏，他會憂愁，他甚至怕死。然而耶穌在他醫治人教訓人的時候，表示了超人的能力，這樣的能力也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具有的，然而因為我們有着許多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障礙，所以不能把這種能力發揮出來。但是耶穌所表現的還不止於此，聽過他說話的人，都覺得他的話是「有權柄」的；被他所吸引的羣衆，有時跟他到曠野去，甚至忘記了飢餓。一個犯姦淫的婦女，被人捉住，送到他面前，要把她用石頭打死，耶穌在他們當中默默無言，後來只說了一句：「你們當中，誰若沒有罪，就可以先拿起石頭來打她。」這一羣來勢汹汹的人，聽見了這一句話，便一個一個的走開。又有一個犯罪女人坐在耶穌足前痛哭，眼淚流在他的足上，她使用自己的頭髮把它擦乾，並且用香膏來抹他的脚。二十年前有一位知名的戲劇家曾經說過，這是一段最美麗的故事。在耶穌的門徒中，彼得是一個性情暴躁而意志又很不堅定的人，當耶穌告訴門徒說他自己將要受難的時候，彼得說耶穌無論到甚麼地方他都要跟從他，但後來耶穌被捕以後，彼得却三次說不認識他。及至耶穌死了以後，特別在五旬節的時候，彼得却變成另外一個人了。他大胆的講

道，爲耶穌作見證，並且據傳說，他後來以身殉道的。這些人的經驗，似乎都不能不使我們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他們在耶穌中，尤其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中，看見了上帝。他們所看見的是太動人了，是太美麗了；他們似乎感覺這些東西就是宇宙和人生所以構成的原素；他們似乎意識着：宇宙間如果有一位上帝的，這就是上帝的表現。

耶穌所表彰的上帝，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上帝呢？無疑的，他所表彰的是一個愛的上帝。從普通的經驗來看，宇宙似乎是無情的，是中立的，甚至是殘酷的，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然而耶穌却肯定了上帝是愛。他把上帝當作我們的父親，他是愛惜我們的，是知道我們一切的需要，是慈悲的，是幫助我們的，因此他告訴我們：第一個誡命，就是要愛這位上帝。究竟耶穌這個愛的上帝的觀念，是思想中所構成的，抑或是有事實的根據的呢？這便引起了人生中最不容易解決的苦厄的問題。人生的苦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可以完全廢止的，但有一些却是不能避免或廢止的：生老病死和風水地震等無望之災，以至終有一天必要來到的，地球的末日就是屬於這一類的災難。但在這許多似乎是與人生作對的事實的面前，耶穌却大胆的說：『上帝是愛，』他認爲苦難只是上帝所給予人類的一種磨練，上帝是要在苦難中成全我們的。基督教一個最大的貢獻，就是教人從痛苦和失敗中得到勝利。這並不是叫人屈服於痛苦與失敗，被它們所降服，相反的，基督教是教我們以積極進取奮鬥犧牲的精神，去應付人生一切的痛苦。耶穌的十字架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在表面上看，十字架是莫大的痛苦，是悲慘的失敗，然而兩千年後的今日，一般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認為十字架的精神是偉大的犧牲精神，是人類得救所必不可缺少的精神。世界之所以能進步，人生之所以有意義，就是因為這種精神的存在。這樣看來十字架的精神，就是把痛苦與失敗變作勝利與成功。耶穌所有的教訓中，其最富有深刻意義的一句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這不但是消極應付苦難的方法，也是積極戰勝世界的方法。因為耶穌有這種覺悟，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後還是相信上帝是愛，還是能夠把他自己完全交託在上帝的手裏。說上帝是愛，是只有拿這樣的事實和經驗來證明的。自然在人生裏有許多痛苦似乎是不必需的，似乎是毫無意義的，然而一個相信上帝是愛的人，他也能夠把這些痛苦看為在上帝整個慈愛的計劃中不能缺少的成份，採取一種信靠服從的態度，因而獲得內心的平安。簡略地說，這些就是基督教所以說上帝是愛的原因。

耶穌所相信的這樣一位愛的上帝，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呢？我以為有兩種極重要的意義：第一，是這種信仰對於自我解放的意義，第二是它對於社會改造的意義，為什麼相信一個愛的上帝可以解放我們自己呢？耶穌告訴我們：我們一切的需要上帝是知道的。他叫我們看空中的飛鳥：它們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然而上帝却養活了它們。他又叫我們看野地裏的百合花：它們也不紡線，也不織布，然而所羅門最榮華的時候，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的一朵呢！所以耶穌叫我們不要憂慮，說：「你們要先求上帝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必定加給你們的。」他叫我們不要憂慮，並不是叫我們不去計劃，不去工作，他是叫我

們放心，叫我們信靠上帝的慈愛與力量。我們如果能夠從這許多不必要的憂慮與畏懼被解放出來，我們便可以恢復我們固有的精神上的獨立與自由。所以耶穌說：『凡勞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到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輕省的。』

其次，相信一個愛的上帝是深深地具有革命的意義的。上帝是愛，上帝是人類的父親，人是上帝的兒子。因為這樣，在上帝的眼中，人是具有無限價值的。耶穌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的，不是人為安息日設的。』他說過一個譬喻：一個人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後來他把這一只羊找到了，他對這只羊的快樂比對沒有失去的九十九只羊更大。在耶穌看，凡是否認人的價值的，無論是制度，是階級，是個人，是國家，我們都應當去反對。因此我們相信，如果耶穌生於今日，他對於剝削人的社會制度和摧殘人類的侵略與戰爭，也必定是反抗的。但耶穌的信仰雖然具有這樣的革命性，他對當時羅馬的統治，却沒有像當時許多的猶太人主張用武力去推翻。他的羣衆有一次要擁他為王，他却跑掉了。他進耶路撒冷的時候，民衆熱烈的歡迎，以為他是他們所盼望的彌賽亞，但後來他們失望了，他們知道耶穌所主張的是內心的改革和宗教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革命。因此羣衆的情緒，馬上改變了。雖然彼拉多——羅馬的統治者，說耶穌沒有罪，要釋放他，但猶太人却堅持非把他釘在十字架不可。這些事實都證明耶穌的死，並不死於反抗羅馬的統治，而是死於他的反對傳統的宗教，和他的使當時愛國羣衆的失望。這是不是證明耶穌的信仰是並不具有革命

性的呢？我以為這樣的一個結論是完全錯誤的，耶穌當時所以不主張用武力推翻羅馬的統治，並不是因為他認為這統治是好的，或者是願意與它妥協。據我看耶穌的所以這樣主張，大概是因為（一）他是主張用愛的手段去達到任何的目的，（二）他認為猶太人的內部生活如果不能改進，他們便根本沒有推翻羅馬統治的能力，（三）他認為當時羅馬和猶太的力量比較起來，無疑像卵之遇石。但這些事實的存在却沒有絲毫減少了耶穌的教訓的革命精神。他把人的價值看得那樣的重要，所以他對於任何的惡勢力都絕沒有妥協的餘地。兩千年後的今日，我們讀到耶穌對當時法利賽人和文士的斥責，猶不能不肅然起敬。

但為什麼本質上是革命的基督教，在歷史上很容易變成一種保守，甚至反動的勢力呢？我以為原因是：（一）基督教常常被統治者所利用，（二）基督教很容易偏向於唯心的觀念，變成一種逃避現實的信仰，（三）基督教所注重的不是社會和個人在某一階段的改造，而是全人類的得救和天國的實現，因此他對於現階段社會的改造，並沒有一個具體而切實的方案。但我們相信基督教的革命精神，在每一個時代都會打破傳統的桎梏而表現出來。在世界第一次大戰結束後的二十年中，這種表現尤為顯著。這裏因為篇幅關係，不能細說了。

在耶穌的宗教思想中，還有一點很重要的，應當在這裏補充，這就是耶穌認為人是有罪的。他認為只有一位是聖善完全的，那就是上帝，至於人，他不但是現在有罪的，而且這個惡的傾向，除非因得了聖靈的感化而獲得重生，便會永遠地存在。因此人雖然是有絕對的價值的，但這價值却並不由於人是完善的。因

爲人是有罪的，所以人對於自己應當謙虛，人對於別人應當以同情容忍與饒恕相待；人對於上帝更應當永遠追求他的至聖至善，像耶穌所說的：「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在基督教的思想中有人以爲耶穌是絕對唯愛的，是不主張用武力的，也有的人認爲武力與強制是不違反耶穌的精神的，然而這兩派的思想都有一個共同的點，那就是他們承認人類的罪惡的傾向，因此，即使武力與強制是不得已而用的，他們也覺得同情和憐憫的心，即使對於我們的仇敵，也是不應當缺少的。因爲有這個特殊的對人性的認識，所以基督教對於革命的主張，對於革命的方法，以至對於革命的期望，與一般流行的看法，在若干方面，都有質的不同之處。

以上，我把我對於基督教最基本的信仰，簡略地敘述出來。裏面有許多重要的意義，不是用寥寥幾千個字所能說得清楚的，更不是用獻書的方式所能說得周暢完滿的。也許還有許多別人以爲重要的教義，在這裏完全沒有提到。但我希望這一篇提綱挈領式的敘述，可以使讀者對基督教的信仰，得到一個清楚的輪廓，更因此也可以明瞭我在下面所要說的關於基督教對新中國的貢獻的一些話。

基督教在大時代中的貢獻

基督新教傳到中國百有餘年，其間或因信徒本身的弱點，或因教外人士對基督教的誤會，曾經發生過好幾次排教運動。最近一次發生於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之間，就是在五四運動產生以後。在那時，基

督教會被看作帝國主義的工具和文化侵略的先鋒。也正是在這時候，新唯物論被介紹到中國來，一般人更從這個觀點去批評宗教，把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放在一起，等量齊觀，認為宗教是某階段社會發展中所具有的現象，產生這些現象的因素被否定了，宗教的本身，也同時被否定而將消滅了。這樣，無論在理論方面或行動方面，宗教在現在固然沒有地位，在將來也是沒有前途的。但是在最近的四五年中，因為一般基督徒和許多基督教團體對於抗建國策的擁護，尤其對於傷兵和難民的服務與救濟，以及在國際間正義的宣傳，一般人對基督教的觀念已經大大的改變。在他們的心目中，它已不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或文化侵略的工具。相反的，基督徒們大部份被看為具有正義感的人士，與其他的人為中國的自由平等而奮鬥。尤其被人稱道的是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流血的精神。雖然唯物論者在哲學上對於基督教的批評始終沒有改變，他們至少認為基督教在現階段的中國有它相當的地位和貢獻。這些對基督教的善意都是很可欣感的，然而因為許多人對基督教的基本教義還缺乏着深刻的認識，所以他們對於基督教在現時代的貢獻也不能有一個很深切的了解，因此，似乎我們有從基督教本身的立場，說幾句話的必要。

首先，我願意把基督教最前進的學者和領袖對於一般社會問題的態度，簡略地介紹一下。從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深刻而普遍的經濟恐慌發生以後，他們都一致感覺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已經到了沒落的時候，他們認為現社會制度造成經濟的不平等和階級的對立，也必然地引起國際間的紛亂和慘酷的戰爭。在他們看，代替現在社會制度的，應當是平等自由為人民大眾謀幸福的社會

主義制度。在這一點上，這些基督徒們的見解，可以說是同共產主義的見解沒有多大分別的。但是他們對共產主義有三點主要的批評：第一點，他們認為共產主義雖然在革命方法的方面可以說是科學的，但是在革命目的的方面，它却是烏托邦的。所謂烏托邦者就是說：共產主義認為現社會一切的弊病都是現社會制度所產生的，現社會制度改變了，不但這些弊病都可以除去，人類從此也可以有無限量的進步。他們根據基督教的觀點，却以為社會制度的改革，雖然是一個大的進步，但人性中惡的趨向，却並不會因此而消滅。他們以為人的自私自利，好名心還是一樣的，可以在新的環境中有新的表現，即使這些惡的表現不像以前的可怕。他們對共產主義第二點的批評就是說：共產主義對於個人人格和價值的尊重，常常會因為實現集團的利益和革命的目標被犧牲掉。他們並不否認共產主義最後的目標是要解放個人的，他們也不否認在革命的鬥爭中，個人的犧牲有時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們還是覺得共產主義常常會有求目的而不擇手段，及重集團而輕個人的危險。第三，他們認為共產主義過分地把人生的價值看為是建築在物質需要之上的。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承認人的精神生活在某些情形之下，是受物質條件支配的，但他們覺得人的精神生活，並不完全附屬於物質生活而有它的獨立性，因此人生的價值，也不完全是建築在物質生活之上的。基督教的學者以上三點對共產主義的批評，是不是可以成立的，這很值得我們去討論，但無論我們對於這些批評是否同意，我們認為這兩種足以左右世界的思想，的確應當有互相批評，互相研究的機會。我們相信它們都各有它們特殊的貢獻，它們都各有所長，也都各有所偏，我們希望最近未來

的新文化，是由這兩種表面上似乎很不相同，而實質上都有許多共同之處的思想，所鎔鑄而成的。

把基督教對於現在社會的問題的態度簡略地介紹以後，我們現在可以進而討論基督教對於抗戰建國中的中國可能有的貢獻。

第一，我以為基督教在現在應當充分發揮它的反侵略的作用。耶穌在開始傳道的時候就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這幾句話是充分地具有反侵略，反壓迫的正義威的。這幾年來，全世界的基督徒不但一致的擁護中國正義的抗戰，他們也普遍地發動了反侵略，反法西斯，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運動。雖然在基督徒中還有不少人根據愛仇敵的教訓，不主張用武力去制止侵略，反抗壓迫，但是他們反對惡勢力的正義的呼聲，却是一樣的。在今日侵略者到處瘋狂地發動戰爭的時候，基督教主張公道維護正義的力量，尤其是在弱小民族中，應當是極其重要的。

第二，基督教應當成爲一個實現和擁護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基督教的教義是尊重人格，尊重個性，尊重自由的，而些這都是構成民主主義的要素的。從使徒時代的時候基督徒們爲擁護信仰的自由，曾經說過：「我們應當聽從上帝的話，而不聽從人的話。」十八九世紀間歐美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浪潮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也是發源於基督教的。在希特勒專政下的德國，基督徒們因爲反對政府對思想和信仰的統制，紛紛起來反抗，雖遭受財產，地位與生命的損失而不顧。在我們中國，很可喜的，憲政

運動已經開始，而民主政治的要求亦普遍於全國。中國的基督教運動在這時候，不但對於憲政運動應當予以有力的推進，並且對於一般民衆的民主習慣，生活與智識的訓練，也應當負起領導的責任。民主政治不但與抗戰的勝利有極大的關係，它也是人民在抗建過程中及抗建完成後，所當享的權利與應盡的義務，基督教對此應當可以有巨大的貢獻。

第三，在抗戰建國的歷程中，中國的又一個需要，就是全民族堅固的團結，尤其是黨派間的合作。西安事變後，中國國共兩黨的攜手合作，可以說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怎樣保證這個合作的維持，以及怎樣使全民族繼續保持一條堅強的統一陣線，使中國民族求生存求獨立的奮鬥，不至中途挫折，這應當是全國民所最關心的一件事。基督教有一個教訓，就是叫我們「合而爲一」，叫我們消除彼此間的嫌怨，用同情，體諒，饒恕的態度，去爲人服役。這一種精神，正是我們今日中國所需要的。耶穌又曾教我們做「光」，做「鹽」；所謂「光」就是給人做一個好榜樣，使別人見了我們的行爲便歸榮耀與天上的父；所謂「鹽」就是叫我們在人的關係中發生調和，消毒與防腐的作用。基督徒如果能做到這樣，他們便可以幫助把現在一切妨礙團結，造成分裂的現象，逐漸的消滅，使中國民族解放的前途，奠定在磐石之上。

第四，我們在前面說過，許多有思想的基督徒，都認爲現在的社會制度，已經就到末日，取而代之的應當是個更平等更合理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樣一個新社會制度的實現，自然要因爲時地和環境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方法與步驟，但這一個最後目標的實現，需要我們在此時此地作不斷的推動與策劃，使前進

的力量得以日漸發展，使落後的力量可以日漸消滅。在現階段的中國，我們還沒有到可以實現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也沒有具備實現這樣的社會的條件；同時我們也知道我們不應當，也決不能使今後中國的社會，重復走向已經崩潰的資本主義的舊路。在這樣的時期中，大家的意見似乎都覺得，我們應當一方面鼓勵私人資本，以求達到經濟基礎的建設，另一方面把若干重工業收歸國營，同時限制私人資本過分的發展，這便是所謂非資本主義非社會主義的一種過渡時期的發展。基督教在這個時候有兩個重要的任務：第一，它應當以教育的方法，養成一般人民對新社會的了解和要求；第二，它應當提倡與鼓勵新的經濟組織，如合作社之類，和訓練這些組織所需要的技術人才，以奠定新社會的經濟基礎，如果它能完成這兩個任務，這對於新社會組織的最後實現，實在是一個有力的推進。

基督教應常用什麼形式去幫助大家實現上述四種的任務呢？我以為它應當以一個民衆運動的姿態去從事於這些工作。現在我們最需要的是一個超然的，非政治的，非黨派的，而能宣達大衆的要求的民衆的力量。基督教因為它在各階層民衆中所發生的廣大的關係，和它的比較超然的立場，應當可以成爲構成這一種民衆力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幾年來的抗戰，的確把中國進步的力量解放了和發展了，然而殘喘着的腐敗的力量和落後的力量，在許多地方還是根深蒂固，不會一時消滅，民衆的力量是保證進步力量的加速發展和落後力量的加速崩潰的最有力的武器。我們試看過去三十年中華民國的歷史，不論是滿清的被推倒，是洪憲和北洋軍閥的失敗，甚至是「七七」抗戰的發動，和抗戰前幾次內爭的消除，處處

都有普遍的民衆的要求在它們的後面，因為這樣，所以這許多空前的事件，才能在艱苦的環境中出現。過去是這樣，我們相信將來也不會例外的。我們希望基督教能夠在今後與國內一切進步的力量攜起手來，去完成這一個重要的歷史任務。

在此之外，基督教還可以做一種極其需要的工作，那就是國際宣傳和中西文化溝通的工作。基督教不但有許多西國的傳教師在中國服務，基督教本身也是一個國際的組織，有着無數的國際關係。自抗戰以後，在國際中爲中國作正義呼聲的，有不少是基督徒和宣教師，因爲他們的國際關係，他們的呼聲是很有力量的。他們不但擁護中國正義的抗戰，他們也反對國際一切侵略的戰爭。基督教中的這個成份可以變成一個重要的國際反侵略的大團結，而中國的基督徒也應當成爲這種團結中的重要份子。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督徒也應當藉着基督教的關係，把西方的新興文化介紹到中國，把中國的新興文化也介紹到西方。在過去的數百年中，基督教在中國會有過介紹西方文化到中國的重要貢獻；在新中國建設過程中的今日，基督教在這方面的任務，尤其重要。

基督教在精神生活中的貢獻

我在上面所說的是基督教在社會生活方面的貢獻，現在我還要說到基督教在個人精神生活方面的貢獻。我們現在的時代是一個動亂的時代，是社會基礎和社會組織發生了根本動搖和變革的時代。在

這樣的時候，尤其是在那些已經被侵略者統治着的地方，很多人容易感覺悲觀與失望。那些另具作用的人，更利用這個機會去散佈失敗主義的毒素。在近幾年的世界政治中，尤其在歐戰爆發以後，也有許多人感覺國際間侵略勢力的進展，和一般混亂的形勢，似乎都表示着人類又重復回到野蠻的境界。在這樣的時候，有兩樣東西可以幫助我們看清楚世界的演變，使我們不至於因把握不定而陷於消極與悲觀。第一是社會科學：它告訴我們社會的演變，是根據着一定的法則的。它告訴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因為本身內在的矛盾，必然地要崩潰，必然地要演變成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了解社會科學的人，對現世界的局勢只有欣悅與期望，沒有消極與悲觀，因為他們從過去可以了解現在，從現在可以把握將來。另外一種可以幫助我們對現世界保持一個正確態度的東西，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相信一位慈愛公義的上帝，他是運行於歷史之中的，他是利用着社會生活一定的法則，來表現他自己的旨意的。基督徒認為上帝的力量高於一切，認為他的旨意，無論經過多少迂迴曲折的道路，始終必能在歷史裏實現出來。世界上的惡勢力可以得勝於一時，社會上保守的力量，也可以開一時的倒車，然而正義的力量，進步的力量，和一切適合於歷史演進條件的力量，至終必定能夠戰勝一切腐惡的東西，把新時代迎了進來。因此一個基督徒對於現在紛亂的世界，不但不悲觀，而且因為他可以從已經崩潰的舊世界中看見了新世界的萌芽，因而充滿了前進的勇氣。以上兩種對現世界和歷史的看法——一種是科學的，一種是宗教的，表面上似乎是相反的，是互不相容的，然而我相信在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衝突，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們是同一個真理的兩

種不同的看法。社會科學對世界演變的每一階段，可以作清楚而詳確的分析，這是我們認識現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宗教因為它宇宙觀和人生觀的關係，更給予我們一種深刻而磅礴的信仰，使我們在任何形勢之下，都能覺得世界的前途，是在公義與慈愛的上帝的手裏，而不是在橫行一時的國際的侵略者和社會的壓迫者的手裏。基督教的這種信仰，無論在舊約先知的預言中，或耶穌的訓言裏，都充分地表現出來。這種信仰正是我們現在的時代所需要的。

我們既具了不可動搖的信仰，我們便有力量去克服前面的許多困難，和忍受在這轉變的時代中個人所不可避免的生活上的困難與艱苦。這些都是我們對新時代所必需付的代價，但因為我們對新時代抱着無限的期望，個人所遭遇的都算不了什麼。這也可以說就是基督教十字架救世的精神，抱着這樣的精神的禍福成敗，不足以動其心，順逆否泰不足以喪其志，這是基督教對今日精神生活的又一貢獻。

我希望以上所說的足以代表基督教的真精神；我希望這種精神能夠變成今日新中國建設一種主要的力量，這兩三年來，有許多人對基督教發生了新的興趣。據我們所知道的，聖經和其他基督教書籍的銷數，在今日物價高漲和運輸困難當中，居然打破了戰前任何的紀錄，而青年讀者在這裏面更佔着一個重要的位置，這是很值得我們欣慰的。我們希望這不但是基督教本身在中國的一個新發展，我們更希望這一個從中國的新時代所孕育出來的基督教的新階段，能夠把基督教寶貴的精神給它一個新的闡發，因而可以對世界的基督教有一個特殊的貢獻。

一九四〇，五，廿一

